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PERSIANS:  
MASTERS OF  
EMPIRE

波斯人

帝国的主人

主编：戴尔·布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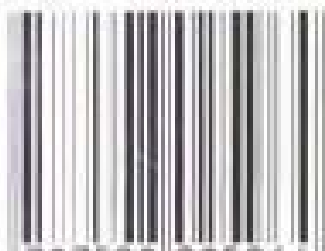
翻译：王淑芳

审核：吴芬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ISBN 7-5080-2596-2



9 787508 025964 >

ISBN 7-5080-2596-2/G · 1191 定价: 65.00 元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 波斯人 帝国的主人

*PERSIANS MASTERS OF EMPIRE*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王淑芳

审校：吴 芬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ARTS 0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美) 布朗主编；王淑芳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5080-2596-2

I. 波… II. ①布… ②王… III. 波斯帝国—历史—普及读物 IV. K124-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080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0-0714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王 进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李秀清 丁 华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 开本 13 印张 100 千字 2 插页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80-2596-2/G·1191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肇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 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信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的大量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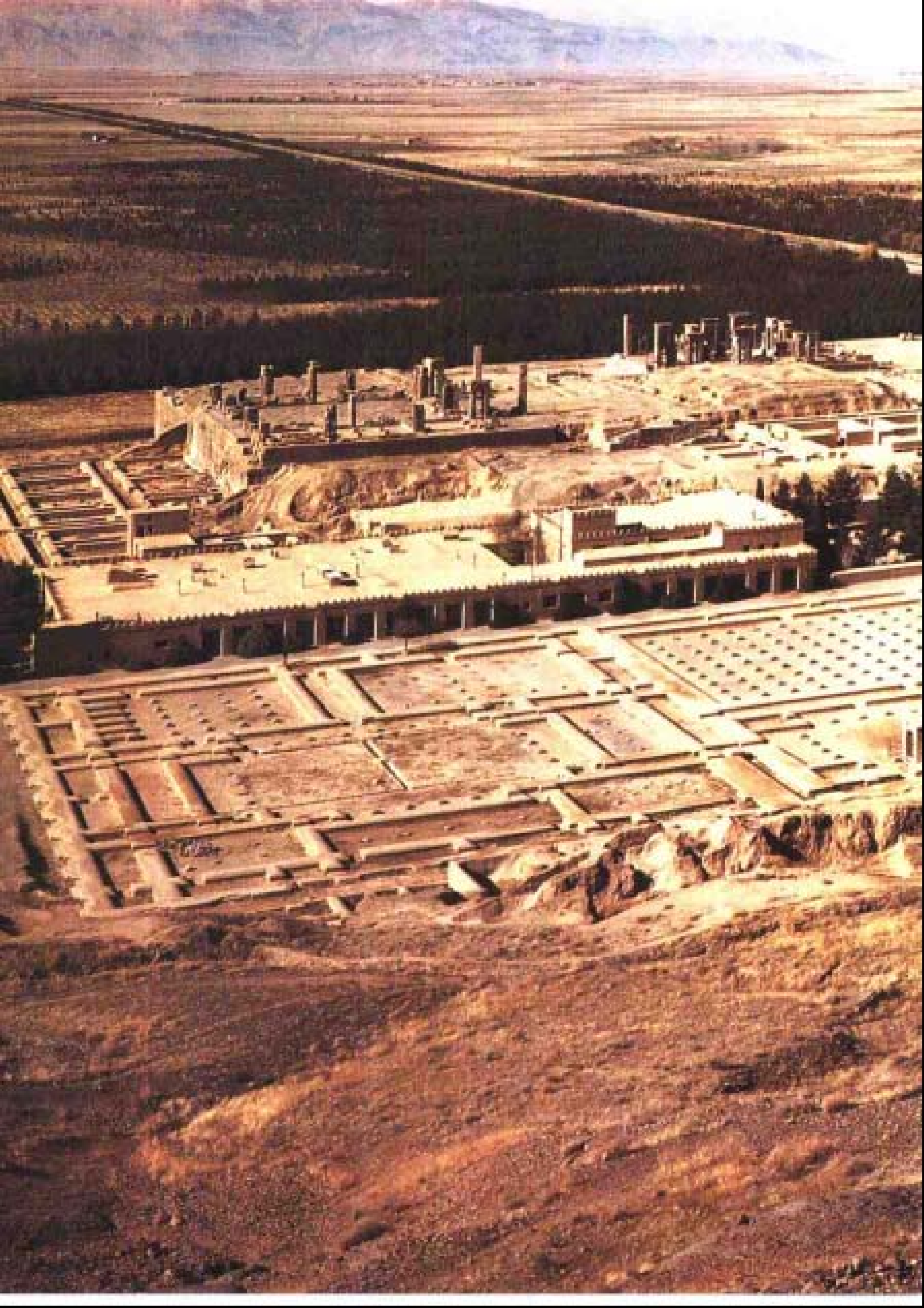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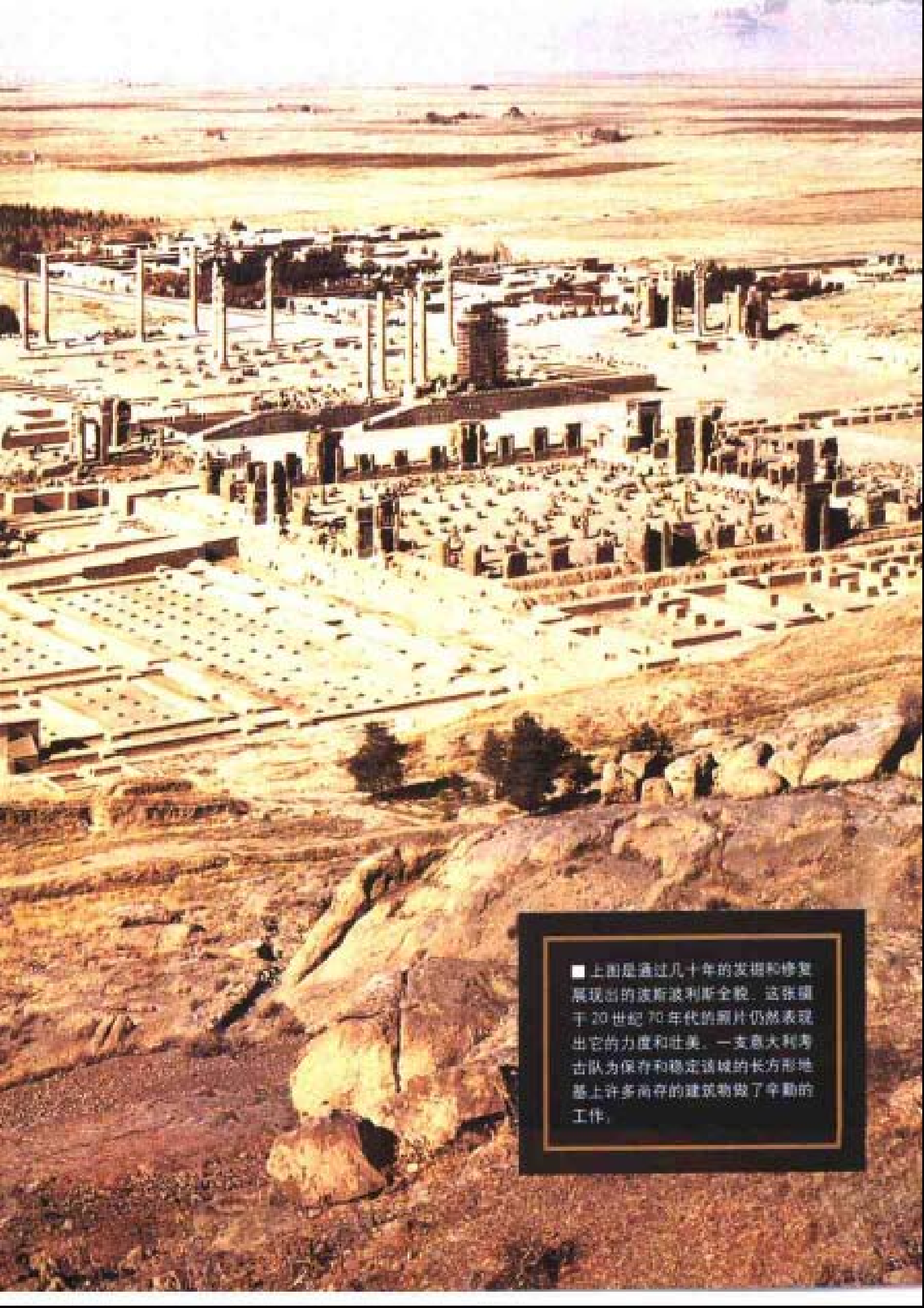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2001年12月15







■ 上面是通过几十年的发掘和修复展现出的波斯波利斯全貌。这张摄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照片仍然表现出它的力度和壮美。一支意大利考古队为保存和稳定该城的长方形地基上许多高耸的建筑物做了辛勤的工作。



本书顾问：

非罗尔·比亚 华盛顿特区纺织品博物馆东半球收藏品部主任，至今仍担任布鲁克林博物馆、汉堡博物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史密森学会及其它机构顾问。曾在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埃及、伊朗和土耳其做过广泛的现场考古工作，撰写了大量篇文章介绍中东纺织品。

罗伯特·卡尔·亨瑞克逊 史密森学会保存物分析实验室的研究协作者，专攻近东考古，精通陶器的生产与分布、居民点居住模式与复杂社会的发展和动力，对本书的编辑开发 and 写划都曾提供帮助。

霍莉·皮特曼 曾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代近东艺术部主任14年之久，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古代近东的艺术史副教授，她曾在塞浦路斯、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广泛的现场考古。

迈克尔·罗夫 曾任伊拉克境内不列颠考古学院院长，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近东考古系教授，他在伊朗境内做过无数的考古发掘，其中包括在本遗址发掘并撰写五个发掘季的考古工作。

《失落的文明》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 林建初 张华斌

副主任 江 萍 王 进

委 员 区向明 郭 健 王 进

潘六安 段长城 彭庆国

李殿霞 郭宝贤

失  
落  
的  
文  
明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呼声
5. 希腊——宙斯、陵墓和珍宝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7. 圣地——耶路撒冷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人侵者
9. 东欧北——重新找回的历史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16. 古代中国——全封的王朝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20. 北美洲——农民和定居者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战车

尼萨



赤陶器

乌尔米亚湖

哈桑卢

济危伊

### 扎格里斯山脉

- 戈丁泰佩
- 塔基布斯坦
- 贝希斯敦
- 泰佩巴扬
- 苏尔克杜姆
- 埃克巴坦那
- 泰佩努什扬

### 卢里斯坦

- 苏撒
- 哈夫特泰佩
- 乔加赞比尔

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

杜拉欧罗波斯

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

巴比伦

乌鲁克

乌尔



哈特拉雕像



宽口陶器



屈普士墓

沙漠

泰佩西阿尔克

德黑兰

### 厄尔布尔士山脉

里海

泰佩马里克



北

沙漠

沙里索科特

沙达德

泰佩亚哈



王子头像

帕萨尔加德

波斯波利斯

安善

比沙普尔

陶克

古尔

波斯湾

阿曼湾



黑海

里海

波斯湾

苏撒

波斯波利斯

埃兰

埃比斯

埃比斯

埃比斯

# 目 录

## 第一章 众神之国怎样成了波斯人的国土 /1

HOW THE LAND OF THE GODS BECAME THE LAND OF  
THE PERSIANS

通往发现的飞行航线 / 40

FLIGHT PATHS TO DISCOVERY

## 第二章 我是居鲁士，世界之王 /51

I AM CYRUS, KING OF THE WORLD

波斯波利斯：鬼城的辉煌 /86

PERSEPOLIS: A GHOSTLY GRANDEUR

## 第三章 大流士的帝王之矛所及的广阔范围 /99

THE DAZZLING REACH OF DARIUS'S IMPERIAL SPEAR

帝国的贡物 /134

THE TRIBUTE OF EMPIRE

## 第四章 帝国的兴衰与兴起 / 145

THE RISE AND FALL-AND RISE-OF EMPIRES

悦目的宝物 /83

TREASURES FOR THE EYE

## 年表：波斯历史的漫长历程 /192

THE LONG MARCH OF PERSIAN HISTORY

# 第一章

## 众神之国怎样成了波斯人的国土

HOW THE LAND OF  
THE GODS BECAME THE LAND  
OF THE PERSIANS

**公**元前647年左右，位于今天伊朗西部的强国埃兰被它的敌人亚述人击败。当它的征服者亚述巴尼拔奏凯而归，回到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尼尼微后，他召来一位文书来记录他的胜利。若非他让人把自己洋洋得意的言辞刻于干泥圆筒版，再隆重地放入王宫一堵墙内，他的话可能已湮没无闻。在过了约2400年后的公元1854年，英国人亨利·奥斯汀·莱亚德正在对尼尼微进行发掘，他的主要助手伊拉克人霍姆兹德·拉萨姆把这个圆柱形铭文从它古老的藏身之处释放出来。这一发现使拉萨姆激动欲狂，他接着拆开了王宫中可找到的、可能藏有其他铭文的每一堵墙。

那一段激发了拉萨姆如此热情的原文，揭示亚述巴尼拔是一位为美索不达米亚人几个世纪以来遭受的屈辱对埃兰人进行惩罚的报复者：“苏撒，这座伟大的、神圣的城市，他们神祇的住所，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被我征服了。我进入了它的宫殿，我住在里面尽情欢乐；我打开了聚积着黄金、白银、货物和财富的国库……埃兰过去的国王们从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

■ 这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黏土制作的头像出土于公元前1000多年埃兰苏撒城一座墓中。它躺在一具骷髅旁边，可能是这位死者的肖像。埃兰人是巴比伦人凶猛的敌人，也是一流的波斯人的前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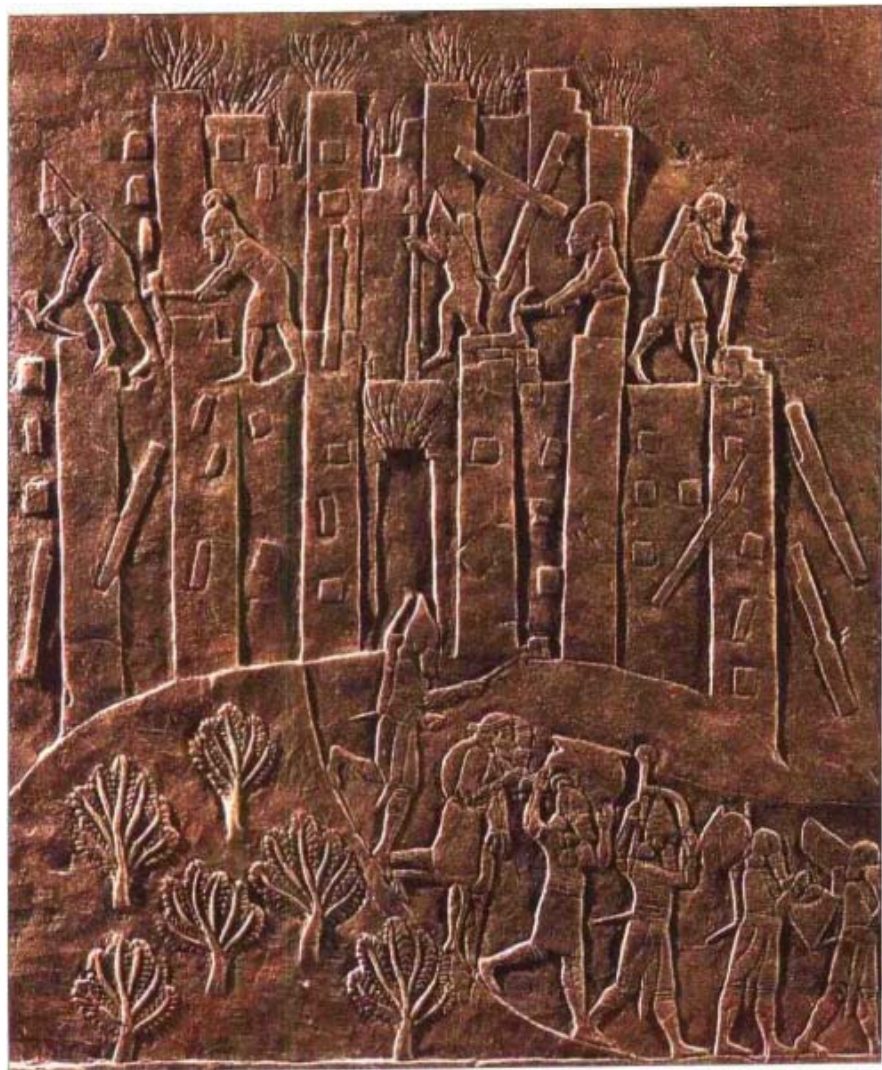
劫掠并运走的那些宝物。我破坏了苏撒的金字塔庙，我捣烂了它闪闪发光的铜号角，我把埃兰的神庙夷为平地；他们的男女神像被我碾碎迎风撒落。我毁坏了他们古老的和最近的国王们的陵墓，使它们曝于天日下；我把国王们的尸骨运往遥远的阿舒尔地域。我蹂躏了埃兰诸省，在它们的土地上撒上了盐粒。”

亚述巴尼拔本以残暴闻名，他这么残忍不仅仅是为对付他的敌人，也是为给那些受他奴役的附庸国造成心理上的威胁。作为一个大帝国的元首，他是一长串的古都城邦——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阿舒尔——的末代统治者之一，他们曾经统治幼发拉底河和

底格里斯河之间肥沃的冲积平原，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然而纵使他在叙述对埃兰人的征服之时，美索不达米亚王朝时代已在衰落。最终权力的中心要移到东南部，即今伊朗境内的山区和平原地带，那里的人民正因他们奇妙的城市苏撒被毁而感到悲痛。

苏撒城处在从低地国家到山区最近的路线上，许久以来其地理位置一直令人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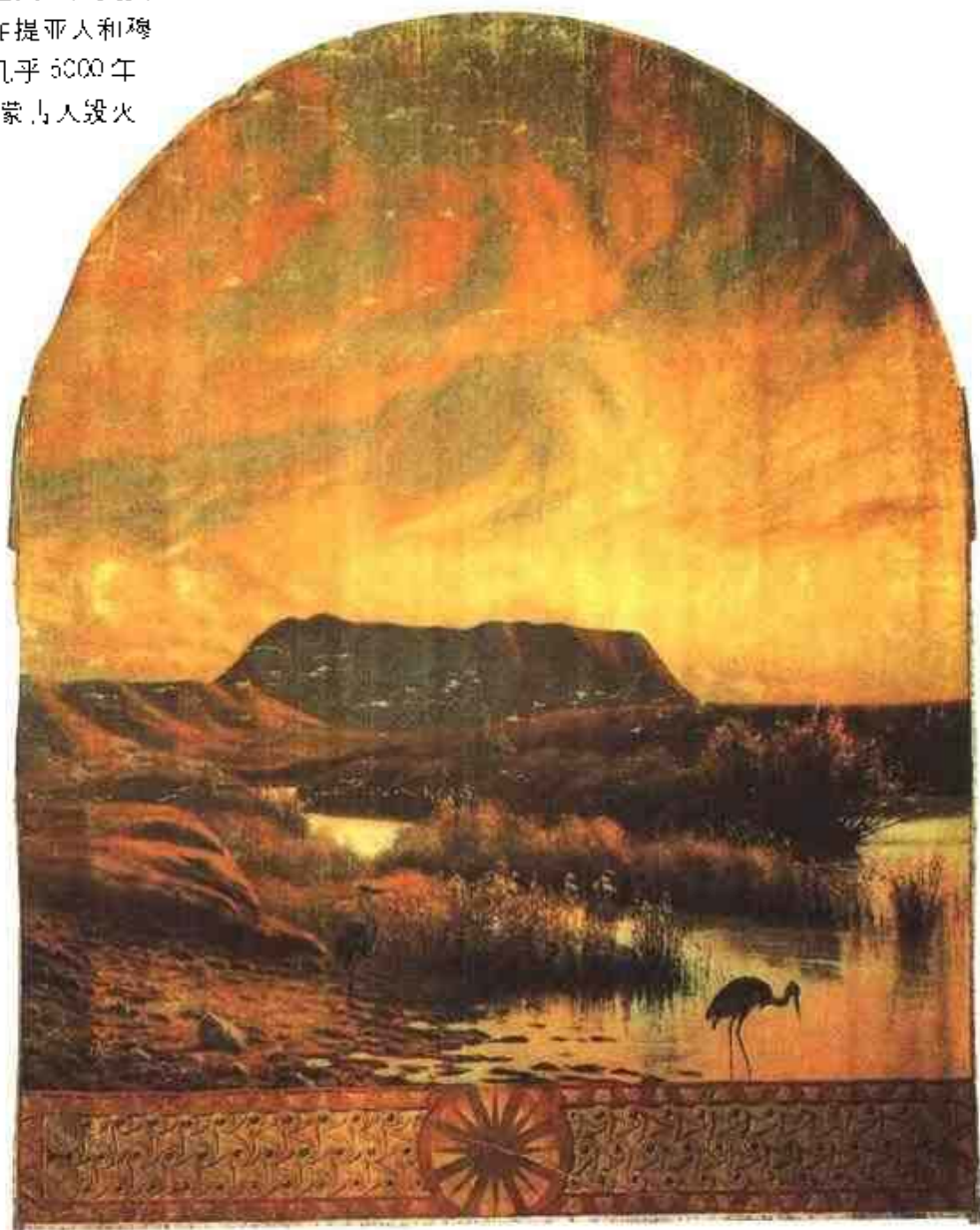
■ 亚述巴尼拔把对埃兰发动的野蛮的战争得意洋洋地记录在尼尼微王宫的这块浮雕上，它描绘了公元前647年一座埃兰城市被洗劫的情景。当亚述士兵用镐和铁撬推倒城墙搬走掠夺物的时候房屋上兴起浓烟。亚述人的近距离作战技术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太依赖于弓箭防御的埃兰人。



■ 下图是法国艺术家朱尔斯·乔治·邦杜所作的油画。图中的土墩容纳了苏撒城的废墟。当他于1905年在波斯旅行期间为这幅油画作草图时，法国考古学家雅克·德·摩根正在全力对苏撒卫城进行发掘。这幅15英尺高的作品显示出一些20世纪的磨损。它留存了涉水的苍鹭展示的永恒的田园牧歌风光，却没有透露出阴影中的苏撒城土墩展几的考古学方面一连串紧张刺激的事件。这座古老的、著名的城市在一连串的民族——埃兰人、阿契美尼德人、塞琉西人、帕提亚人和穆斯林——手中延续了几乎5000年，最终在公元13世纪被蒙古人毁灭。

妒。它位于波斯湾北部大约130英里处，那里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东部一片地貌奇特而丰富的地带的交汇处。尽管东部这片区域包含着两块无法居住的、多盐的沙漠，它的周围却是肥沃的高原。该区的北部有高高的山口通入中亚，再往东去，较低的山地是今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国界线。中西部耸立着扎格罗斯山脉，隐约俯视着西部的平原。

这些山区的河流和小溪哺育了高高的山谷和干燥



少雨的内陆绿洲。河水通过灌溉流入田野才使农业生产成为可能。那些高高耸立的山峰也出产了多种使埃兰富裕起来的原材料：大理石、雪花石膏、红玉髓、青金石、木材、铜、铅、金、银和铁。在高地的起伏处掩映着形态多样、封闭、肥沃的河谷。从山间通道上走过来的人们带来了别处的货物和思想观念，促进了埃兰文化的发展。

**在** 苏撒与美索不达米亚共同拥有的3500年历史中，这座埃兰都城不止一次地衰落、兴起。当亚述巴尼拔本人化为尘土，他庄严的城市被他的敌人们洗劫的时候，苏撒城要再次兴起。在亚述巴尼拔的敌人中有在今天的伊朗境内发展的强国。“伊朗”这个名字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土地，指的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迁移到这里的印欧语系人——也就是雅利安人。在几乎过了3000年之后欧洲人仍然把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称为波斯，波斯一词源于波斯湾东部的一个省，那里有一支印欧语系的人们定居下来——他们被希腊人称为波斯人。这个相对鲜为人知的民族将从这里进行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从而使伊朗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最强盛的帝国中心。

在亚述巴尼拔进攻之后100多年的时间里，苏撒成为《圣经》上描述的光辉的城市，它的巨大的建筑物“用大理石柱和金、银涂层装饰，拼花的路面由斑岩、大理石、珍珠母和宝石铺成”。的确，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18年左右重建苏撒，着意记载了他用萨迪斯和巴克特里亚的黄金、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象牙以及黎巴嫩的木材来装饰苏撒——所有这些都是他作为波斯帝国全能的统治者得到的战利品和贡物。

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波斯人控制了差不多2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埃及和爱琴海延伸到印度，从波斯湾到超越黑海和里海的地方。在他们的臣服者中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兰人和亚述人、

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和吕底亚人、非洲的埃及人和库什特人、来自黑海更远处多风的俄罗斯大草原的西徐亚人、来自北部的亚美尼亚人和来自东部的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这从雕刻在宫殿正面的人物行列即可得到证明。据希罗多德估计，这些臣服的民族每年缴纳的珠宝、金属、香料、织物、食物、动物和奴隶岁入照当时的市场价计算，值差不多100万磅白银。

这一不同寻常的大帝国富饶、管理有效且有着高度文明，它由一个家族的历届国王进行统治，他们的姓氏来自一位据推测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统治过波斯人的祖先阿契美尼斯。这些阿契美尼德君主们——居鲁士和他的后继者们——具有传奇般的勇猛，他们从壮丽的都城发布命令：低地的苏撒和巴比伦，山区的七墙之城埃克巴坦那，高原区是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但是在200多年后的公元前4世纪，这些阿契美尼德人被一个旗鼓相当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击败，后者是马其顿年轻骁勇的国王。阿契美尼德人的土地成了亚历山大大帝更庞大的帝国的主要部分。

尽管亚历山大广阔无垠的王国在他英年早逝之后迅速分崩离析，曾处于波斯人统治下的版图的核心部分却在一个又一个王朝的统治下继续存在，它的领土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延续了近千年。帝国的波斯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希腊人的理想和希腊文化：从公元前311到141年，它首先处于亚历山大的直接继承者塞琉西王朝的统治下，然后处于帕提亚人的统治下。帕提亚人是源于中亚的游牧民族，公元前275年左右迁入里海东南的帕提亚省，最终控制了帝国。帕提亚王朝在公元224年被伊朗人——萨珊的后裔国王们——所取代。当时只有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和遥远的中国可与萨珊人的力量相匹敌。萨珊人最终于公元637年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军队击败，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对波斯的记忆并没有从想象的王国中消失。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征服者们吸收了他们的前辈萨珊人的艺术和制度，甚至在欧洲，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像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著作中都保存了这个已消失的世界的形象。古波斯是一幅奇特动人的图画，有着奇异的众神和膜拜仪式、骇人的暴行和业已逝去的辉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早在公元12世纪，一位勇敢的西方旅行者漫游远至苏撒；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都城，耸立在波斯平原上。到公元14世纪，一些欧洲人已见识过毁坏的波斯波利斯倾颓的圆柱。这种景象仿佛代表了一种逝去的原始辉煌。游客带回欧洲的故事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导致许多不同作品的产生，从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马娄1587年的悲剧《泰姆勃兰大帝》到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克·韩德尔的滑稽歌剧《薛西斯》，该剧于1738年首次上演。到18世纪，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冒险去伊朗，带回了对古迹热情洋溢的叙述及波斯波利斯和其他地方神秘铭文的拓本，供几代的学者钻研。

然而，为伊朗境内最重要的发现提供机会的是新的帝国时代。到19世纪初，西方列强由于在中东和远东的商业利益已向处于垂死的奥斯曼王朝的控制之下的伊拉克派驻代表。这些外交官都是出色的学者，他们开始从事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工作，结果发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并破译了它们久已被忘却的语言。

丰富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材料诱惑着学者们东入伊朗，不仅是要去波斯波利斯，还要去那些散布在广阔的地带、掩藏了古代遗迹的数千个土丘。他们发现了往昔辉煌的珍贵遗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宫殿、神庙和高大雕像的城市；表明远古时代王国存在的文字；装饰品、铠甲、首饰及用金银打造出的王权标志。

早期的考察者—考古学家们也是国际阴谋的参与者，卷入了欧洲各国争夺古文物的不合适的竞争。他们无所畏惧，而且也只

能如此。伊朗的地形崎岖不平，令人气馁。从北部的里海延伸到南部的波斯湾和阿曼湾，许多地方是高地，海拔至少1500英尺。常常只有最危险的路径才可到达考古学家们的工作地点。一些地方流行诸如疟疾之类的疾病。乡下窝藏着强盗和凶残的游牧部落。甚至普通的伊朗人——那些牧羊人或农夫——行为如古代人，他们把西方人视为不洁的异教徒进行骚扰。一份英国的报告抱怨道：“他们（伊朗人）拒绝卖给我们粮食或羊，无论什么时候遇见我们的仆人，他们都要辱骂；他们尽可能地远离可恨的外国人污染性的、可怕的影响。”

**苏**撒是考古学家们首选的考察目标之一。当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掌握政权的时候苏撒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波斯人的领袖、第一位波斯国王居鲁士通过冒用一个埃兰皇室称号承认了苏撒城悠久而光荣的埃兰传统，此举使他与过去建立了一种崇高的联系。

虽然考察者们知道埃兰是波斯帝国一个重要的省份，他们尚需找到证据来证明埃兰和苏撒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第一位考察这座城市废墟的是一位名叫威廉·肯尼特·洛夫吐斯的英国人，他于1849年来到巴格达，在土耳其-波斯边界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是英国与俄国为解决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争端而设的，英、俄这两个扩展疆土的帝国都认为伊、奥均位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范围之内。洛夫吐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对自己作为英国官员的权威非常自信，同时也是一位处在科学正在改变对地球历史的陈述那个时代的地质学家。他还是一位考古学家、运动家和冒险家，并且还是对周围世界最敏锐的观察员。不久他就被委员会的主任——另一位热心文物者——派去鉴定苏撒的地点、绘制地图并进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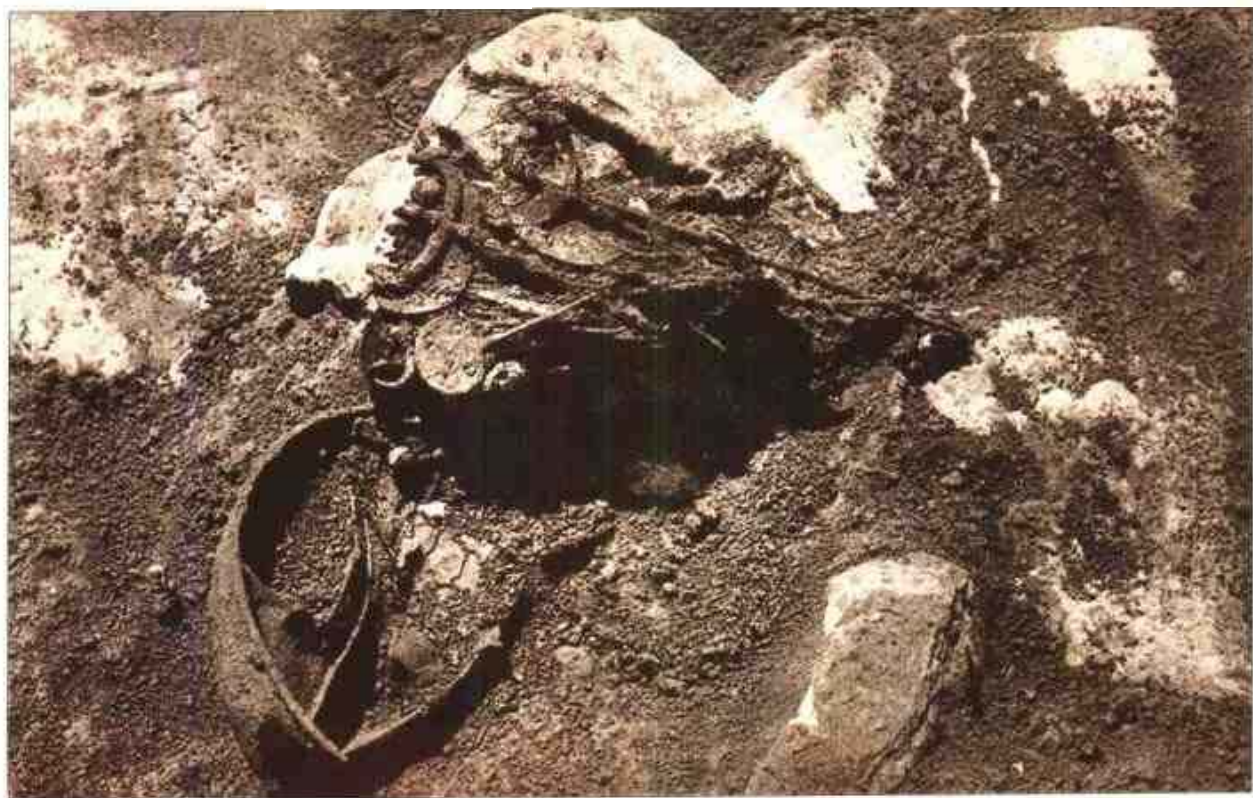
在根据《旧约全书》中的“创世记”、“以斯拉记”、“以斯帖

## 卢里斯坦无人 照管的流失文物

### THE ORPHANED STRAYS OF LURISTAN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艺术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青铜制作的马匹装饰品、武器、还原物品和装饰品。扎格罗斯山脉的高地河谷叫卢里斯坦，这些物品是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在此兴盛起来的一支显然为半游牧的牧马民族的坟墓中掠来的。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们如埃里希·施密特坐飞机搜索卢里斯坦封闭、崎岖



的中心地带，寻找遗迹和未打开的坟墓。1938年，在苏尔克杜姆一座公元前9世纪的神庙旧址出土了几百件埋在墙壁和地板里的物品，包括一批密藏的青铜饰针，上面有印着图案的圆盘（左下图）。但是由于施密特的发现又过了50年才发表，所以反是比利时考古学家路易·范登·伯格的发掘和研究最终为鉴定流入博物馆、个人收藏品和文物商店里的“无人照管的流失文物”提供了风格方面的参照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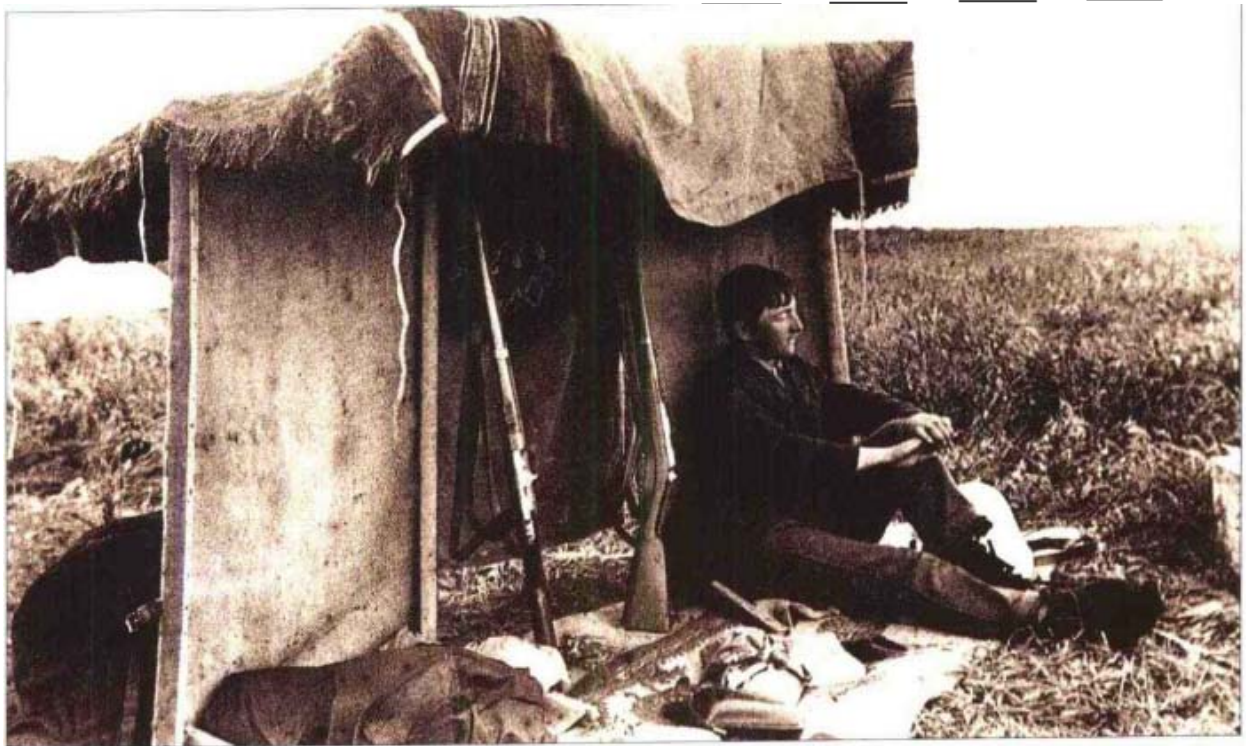
青铜器专家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奥斯卡·怀特·穆斯卡雷拉，就借助了范登·伯格的研究来鉴定卢里斯坦文物的真伪。他考查了左边这个5.5英寸长的针头，它非常像苏尔克杜姆出土的饰针。他寻找仿旧的腐蚀的痕迹、铜绿和其他可表明它是用真品铸出的腐品的洇露底蕴的标志。然后他对这个针头进行了金相学的分析以断定它属于古代还是现代。幸运的是这个针头通过了检验。

记”和“但以理书”确定了苏撒的位置之后，洛夫吐斯出发了。他也了解公元1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和图德拉的便雅悯的著作，后者曾在12世纪到过苏撒，描绘了据称是先知但以理的坟墓，甚至在洛夫吐斯时代那座墓仍是崇拜的圣地。此外，洛夫吐斯对最近破译的楔形文字的文本也熟悉。

洛夫吐斯一路乘船骑马到达苏撒，记下了沿途所有的见闻。他描写了穿越的这片平原，观察生活于此的狮子、狼、野猪和胡狼。他记下了枣椰林、桔子林和柠檬林、怪柳和白杨森林，还有长着大米、蓝靛和大麦的田野。他一到苏撒遗址就忍受了数月的大风和经常高达120°F的气温。这种气候使当地的居民白天躲在建于房屋下面深入地下的房间内，到了黄昏才来到室外睡在平坦的房顶上。公元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评说，伊朗炎热到连蜥蜴和蛇都怕被煎熟而不敢穿越道路，洛夫吐斯对此深有同感。他很喜欢苏撒附近的春季，春天给人带来了令人愉悦的调剂，雨水浇灌的土地上长满了美丽的鲜花，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圣经》中该城的名字舒善——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百合花——一定起源于这些美丽的花儿。

洛夫吐斯怀着愈来愈激动的心情接近他的目的地。从30英里外他就能看到四个主要的土丘，最大的一个占地60英亩，高耸70英尺。当他走近后看到了觐见大殿的遗迹，也就是那座巨大的、用圆柱支撑的大殿，波斯国王曾在里面接受帝国的贡物；它从地面上就可看到。他绘制了这一地点的地图后就从这里开始发掘，见到了更古老的文明的遗存片断，其中包括残缺不全的方尖碑，上面有33行楔形文字；刻着铭文的一堵砖墙；





200个小的赤陶塑像，主要是裸体的女神像；及许多黏土制成的不同的动物模型。洛夫吐斯说，这些刻有文字的砖和碑是远古时代的确证，它们都归属于巨大的苏撒城堡。尽管他相信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文物，但他的资金已经告罄，所以不得不带着他所发现的手工艺品离开。这些文物后来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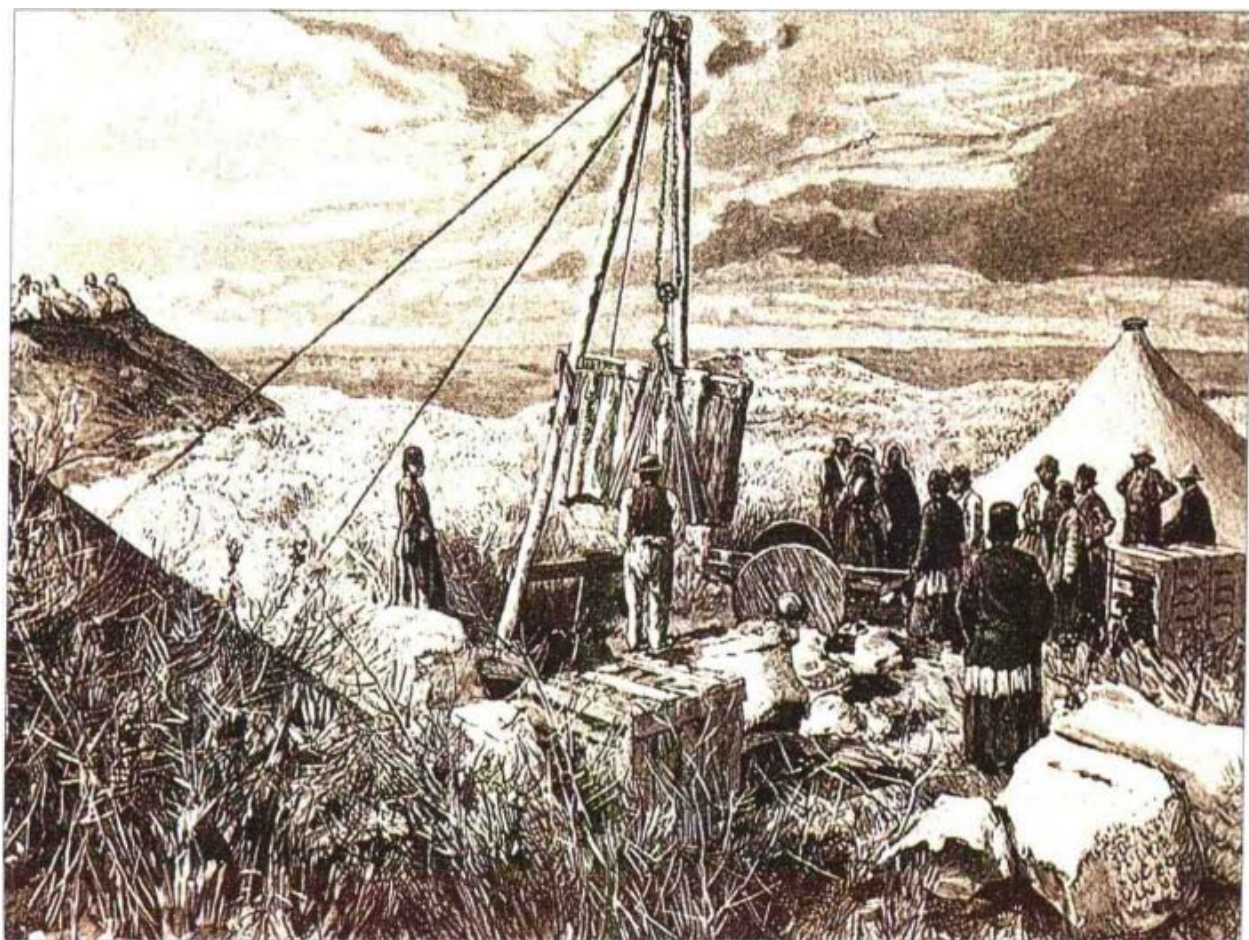
急于开发自己的文物点的法国人密切注意着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行动。1884年法国政府给予了适度的财政支持，一个夫妻考古组来到苏撒进行发掘工作。他们是第一批在那里进行发掘的人员，此后许多法国学者也将在这里进行发掘。这一对夫妇是集军人、工程师和建筑历史学家于一身的马塞尔-奥古斯特·迪厄拉富瓦和妻子简。

这一对夫妇在苏撒住了两年。马塞尔-奥古斯特制作了一份对阿契美尼德城堡和宫殿进行复原的、充满想象力的详图；他还向卢浮宫发送了不计其数的文

■ 在这张 1886 年拍摄的照片中法国作家兼摄影师简·迪厄拉富瓦坐在苏撒附近蛮荒的开闢地带休息。手边有备好的步枪。在她和她的丈夫考古学家马塞尔·奥古斯特发掘大流士宫殿的两年里，他们总是提防着会有部落来抢劫。简的许多照片后来制成了版画。像右边这幅版画，画面上工人们正在把迪厄拉富瓦夫妇发现的阿契美尼德文物装入板条箱以便运往巴黎。这对夫妇的捐赠极大地丰富了卢浮宫收藏的中东文物，现在那甲已有人约 30000 件。

物，包括从觐见大殿倒下的柱子上取下的巨大的公牛头柱冠。简带回法国的是几本小说的灵感——其中有一本是以居鲁士母亲的一生为素材的《帕里萨蒂斯》，及两本活泼的日记的素材，它们是《亚马孙在东方》和《到众神之家考察》。在这些作品中她陈述了在苏撒时曾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倾覆的壮丽。她写道，她脚下的这片土地由古代君主的遗骸构成。她还严厉批评了吝啬的法国政府提供的财力支持不够宽裕。

他们夫妇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帮助促成了政府对伊朗考古方面兴趣的支持。1895年，驻德黑兰的法国大使说服伊朗国王纳希尔·丁给予法国伊朗全境内考古发掘的垄断权。到1897年，法国政府已组建了资金充足的法兰西波斯科学考察团。实际上，法国人主要坚守在苏撒。1900年，前伊朗国王的继位者同意将在伊朗西部的冲积平原地区（通常叫作埃兰）发掘出的所有文物都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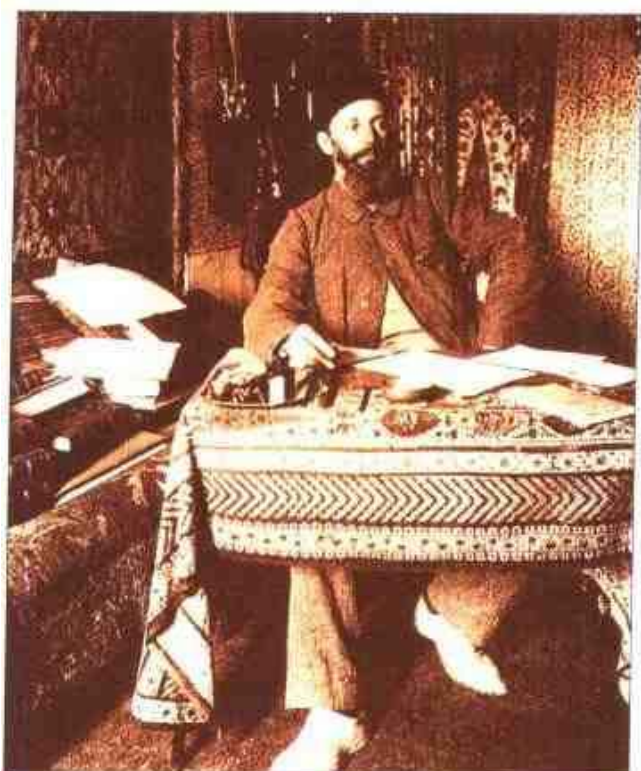
往法国，法方对金银物品要按规定给予赔偿。

这一协议以及早期发掘的方式从那一天起到现在始终是有争议的问题。住在发掘地点附近的伊朗人抱有敌意，此外抢劫成性的部落有着极强的攻击性，致使第一批驻苏撒的发掘人员用现场的古砖石建造了一座防御性城堡，称为古堡。英国考古学家约翰·柯蒂斯称它是“迄今为止建造的最豪华的工作用房”。后来许多考古学家对此表示愤怒，其中自然包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进行发掘的伊朗人。伊朗考古学家伊萨特·内加班把这项协议归咎于“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及伊朗政府的天真”。

大概由于给予了法国垄断权和考古队的第一任首领雅克·德·摩根的粗枝大叶的工作方法，法国人的发掘工作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考古队的头头被讥讽为为给博物馆搞文物而严重破坏了文物遗址的寻宝者。在这一点上受到非议的不只是他一个。据估计，摩根和他的继任者们总共给卢浮宫提供了成千上万件埃兰艺术品，英国考古学家也曾为大英博物馆作过同样的事情。

然而，摩根却是带着令人钦佩的各项证明书来接洽这一项目的。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采矿工程师，对史前史怀着深深的喜爱之情，在40岁被任命为法国考古团负责人之际，他已在波斯北部的高加索山区工作过，而且在埃及有杰出工作表现。为了苏撒的发掘工作他雇佣了一支由考古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强干的队伍，出发去挖掘文明的源头。

由于对古代的中东建筑缺乏了解，以及现代考古学原理知识的贫乏，摩根吃了亏。这个古代世界的房屋、宫殿和神庙都是由砖坯建成，这些砖坯由粘土、水和麦秆混合，经木制模子定型，而后在炎热的太阳下晒干而成。这种建筑物在战争、洪水和地震期间很容易毁坏；然而它们的非永久性也意味着人们只需把它们推平，即可在此地台上修建新的建筑物甚至城市。这样，每座城市都是建在前一座的基础上，经过许多年后这许多建筑层就形成了



■ 坐在苏撒这间挂有绣帷的书房中的雅克·德·摩根怎么看都像一位可敬的学者。这张照片摄于他在19世纪90年代督建的法国考古队总部。这座重新利用埃及和阿契美尼德遗物装配成的城堡式建筑物绰号为“占堡”，它使这些考古学家们免受15年前迪拉富瓦大奴所经受的物质方面的困苦和内心的焦虑。下边照片中的前景是摩根300英尺长的“大壕沟”的一部分。它剪开了通入苏撒卫城的一个很宽敞的缺口。背景部分是看起来仿佛为中占建筑的古堡。



伊朗境内高耸的土丘。

今天构成这些土丘的许多不同的居住层是获取原来的该地居民生活方面考古知识的主要来源。现代考古学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拯救文物，也是为了在其背景中了解它们。这就要求制订仔细的计划，采取缓慢小心的行动以区分那些不同的地层。而摩根却在对苏撒作了初步考察后过于迅速地得出了结论，认为进行这种分析是不可能的。此前他曾经希望至少找到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建筑物来研究房屋的底层平面图，现在他却写道：“我很快认识到一切都处于最严重的混乱无序状态。那些重要的物品，无论有多少，都稀疏地分布在一大堆碎砖瓦砾中。”

这位法国人因此制订了被一位评论家称为“骇人的”计划，旨在以最快捷、最廉价的方式搬走苏撒那座115英尺高的最大的土丘上绝大部分的泥土。由于他辨认不出不同的地层，所以他把土丘水平地分成了七个16英尺厚的层面。他说他选择这个厚度是由于经验显示当泥土从16英尺的高度被抛入马车时，藏在其中的物品“不会受损”，这句话足以使同时代的考古学家们发抖。为了很快挖完这些层面，他雇用了1200名工人。由于人数太多，他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或记录挖出文物的位置。许多本可以提供关于这座城市古代历史年表的细节无可挽回地永远丢失了。后来只是在二战后对苏撒城进行



■ 这个有 6000 年历史的花瓶几乎有一英尺高，能盛下一加仑的液体，它以其风格优美的动物装饰而闻名，被认为是史前伊朗陶器中的杰作。摩根在苏撒卫城的墓穴中发现了成千上万件此类陶器。他在现场画的草图（下图）表明了这些碗和大酒杯以什么方式放在死者身旁。



重新发掘时才可能再次试图汇集这样一份年表，结果由于早先摩根对苏撒遗址造成的破坏，这份年表并不完整。

摩根的轻率使他对这座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城市下面更古老的世界只得到了一丁点儿模糊的认识。他发现了埃兰国王们修建的精美神庙；写有原始埃兰语文字的土简，这种语言使用于公元前 3300 至 2600 年这段时期；还有一座巨大的史前墓，里面装满了做工精美的陶器。由于人们对其工作的攻击，摩根于 1908 年离开苏撒时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他的助手——一位名叫罗兰·德·梅克凯内姆的采矿工程师——接管了发掘工作。

1927 年伊朗终止了与法国签订的垄断协议。法国人继续进行他们的发掘，但许多国家的考古队也加入进去。发掘工作的加强导致了在埃兰遗址和埃兰边缘的许多发现，揭示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一个社会。

**埃**兰的地理状况导致它的文化受两种力量决定。低地的定居点如苏撒受毗连的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市的都市生活风格的很大影响。这些知识和宗教中心数千年来在贸易、外交和市政体制方面一直在阔步前进，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观念被强加于周围的定居点或被它们仿效。但是埃兰也受到苏撒东部和北部山区中比较与世隔绝的山岳地带

居民的影响，他们独立向前发展，不受外界影响。

低地和山区这两种不同的地区从最早的时代就有人定居。到公元前7000年，这两种环境中都出现了村落。房屋是用太阳晒干的砖坯建造的，有些砖坯上面还有制砖者的指纹。村民们开始加工铜矿石，首先锤打它，然后溶解矿石并浇铸出金属制品。他们还学会了制造陶器。一开始他们用手工制作陶器，然后在太阳下晒干。不久他们发现了在窑中烧陶器的办法，烧过的器皿更坚硬，因而也更适合盛液体。陶器上出现的最早的装饰是雕刻或用液态粘土绘制的简陋的几何图形。陶器取代篮子作为容器，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图案模仿了篮子的编织式样。陶器制造者后来学会了用陶轮把陶器塑造成型，陶器上的装饰也演变为非常复杂的图案。在许多史前期的遗址都发现了这种器皿，表明这种陶器

■台泼提-柯哈之墓(下图)用晒干的砖坯砌成，历经差不多3500年，墓顶依然纤毫无损。在1965年道路施工时无意中破坏了它的部分结构。右图中11英寸高的粘土头像可能是这位国王葬礼上的肖像，它是在艺术家作坊里发现的，作坊中散放着贝壳、黄金、锯开的象骨、青铜工具、镶嵌细工的残片和盛着干颜料的碗。这颗头像经历了造型、磨光、上色、镶嵌等工序，底部还钻了一个孔，可能是备安装之用。



式样广泛流传，而且该地区早期居民之间的交往成果丰硕。



公元前4500年左右，沙乌尔河畔两座一模一样的小山上出现了一个小居民点，此即苏撒城的开端。在一座通常称作卫城的山上建起了一座砖砌平台，大约262英尺长，213英尺宽，从底部算起有31英尺高。它可能比周围的平原高出近60英尺，肯定在几英里外就能看见。有证据表明平台上曾建过一座神庙。但是这些建筑物最终都被毁，显然是入侵者所为，在这一破坏行径发生前后，至少有10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埋葬在平台的底部。他们的遗骸在很小的空间内紧紧堆在一起，一具叠放于另一具之上，有些尸体残缺不全。许多具尸体好像是同时被埋葬的。

有几位考古学家相信这些人在一段时间内先后死去，它们的尸体先被存放在藏骸所，后来当皮肉烂掉以后骸骨便被埋葬了。但是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认为这些人死于同时——可能是在苏撒城被洗劫的时候或是在一场饥谨或瘟疫中——然后他们被幸存者运到同一个墓室中埋掉。随同一些死者一块儿下葬的殉葬物品有：锻造成斧状的铜制工具；铜盘，有



的上面有孔，可能是为挂在颈上用；还有粘土制成的碗、杯和大酒杯，上面有绘制精美的装饰图案，描绘的是苏撒周边地区当地的动物。

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期间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城市崛起于苏撒的西方。当这些城市富裕强大后，它们向东觊觎着伊朗山区的财富，而苏撒是通往这些财富的必经之路。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原始埃兰语初期，苏撒就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的影响。由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有限的文字记载尚未破译，所以是否有乌鲁克人住在苏撒尚不清楚。但是这一时期很普通的、大量生产的陶器与乌鲁克陶器很相似。此外，苏撒人用来加盖在陶器上以确定所有权的圆筒印章表面刻有文字，与在乌鲁克发现的那些印章雕刻风格相同，外形相似。

随着观念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增加，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文字。在苏撒进行的早期发掘出土了很小的黏土或石头记号。考古学家认为它们不同的形状表示不同的物品，例如用于物物交换的粮食、羊或成罐的油。这些记号有时装在称为螺壳的中空粘土封套中，上面常常压印有与罩内所藏记号相同的标志，所以一眼就可看出在交易中货物的数量和种类。考古学家认为，如果可在包装罩上找到必要的信息，那么记号的用途是提供一种迅速把该数据压印在普通上筒上的手段。从这种初步的记账记号演变出记账土筒，从记账土筒又发展出初步的楔形文字，其中包含一些乌鲁克楔形文字的变体，但总体来说，这种楔形文字与乌鲁克的楔形文字显然不同。学者们把用于书写早期的、尚未破译的苏撒铭文的这一文字鉴定为原始埃兰语，它是

■ 与台泼提-阿哈之墓相邻的一座建造简陋的墓中骷髅整齐地排列着。伊朗考古学家伊萨特·内加班认为他们是这位国王的14名永久卫士，可能是为他殉葬的仆人和妻妾。这些尸体都面朝北排成一排，另外9具骨骼散乱地放在这些殉葬者的腿骨上。与里面有21具殉葬尸体的国王之墓不同的是这座墓没有门，在放入尸体后，就用晒干的砖坯砌成一堵简陋的墙来把墓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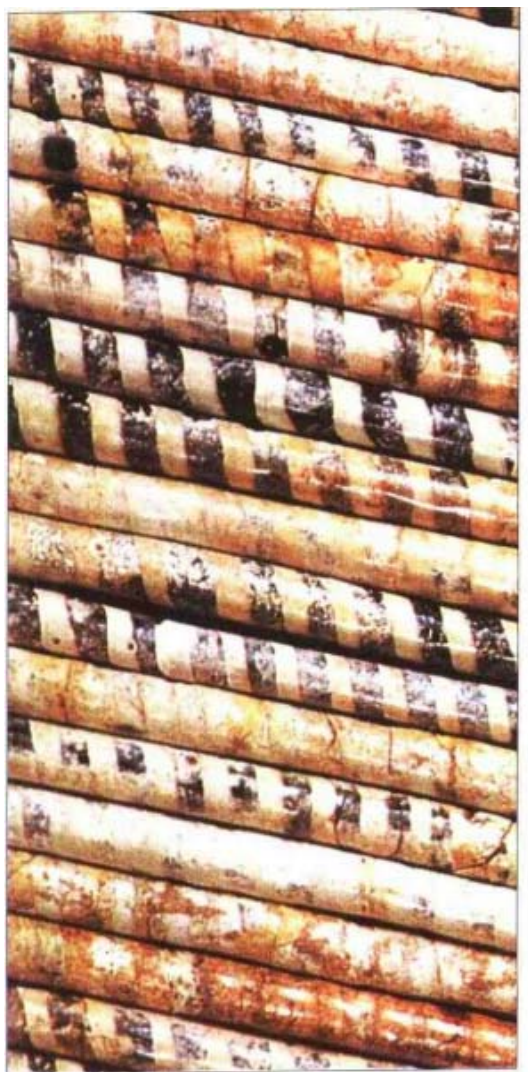


埃兰语的前身。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语言既不属于印欧语系，又不属于闪族语系，也没有为人所知的派生语。

虽然原始埃兰语目前尚未破译，考古发掘显示在广阔的区域内都出现了这种语言，显示存在着一个包括苏撒在内，延伸远至伊朗高原地区的商业网。在商路沿线的城市发掘出了早期的土筒，例如远至北部170英里处的戈丁泰佩、东南部320英里处的安善、东部450英里处的沙克里索克赫特、靠近位于阿伊边界的札黑丹以及罗德沙漠边缘的沙赫达德，那里发现了许多这类的文字材料。

安善也许是这些地点中最有趣的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权力中心，并且还分享了埃兰的领导权，许多埃兰统治者称自己是安善和苏撒的国王（后来的阿契美尼德君主们也使用了这一有名望的称号）。安善的位置不为人知，直到1970年一位名叫约翰·汉斯曼的美国考古学家在研究了许多不同的考古、文本和语言学方面的参照资料之后，提出位于扎格罗斯山区宽广、肥沃的塔里玛扬河谷的土丘中可能掩埋着该城的遗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美国考古学家威廉·萨姆纳率领下，于20世纪70年代对这个土丘进行发掘，掘出原始埃兰语时期这个定居点的部分区域。它巨大的防御墙护卫着修建得很好的三角形土砖房及设有火炉和烘箱的手工作坊。青铜匠和陶工曾在城里干活，商人和农民也曾在这里居住。用红、黄、黑、白颜

■ 几个世纪以来国王温塔什·纳皮里沙的金字形神塔通常被当地人称作乔加赞比尔或“篮子土丘”，因为它的形状就像一个倒置的篮子（右下图）。对这个占地250英亩的综合遗址开始发掘挖出了几百份表明这位国王姓名的铭文，出土的还有手工制作的、由白色和不透明的黑色或蓝色组成的玻璃棒（下图），它们倾斜地嵌在木板内，成为这座金字形神塔木门上的装饰，虽然不再是埃兰的都城，但这座城市一直很繁荣，直至亚述巴尼拔野蛮的进攻使它成为一片废墟时为止。



料绘出的几何图形装饰着这些建筑物房间内抹着灰泥的墙壁。当考古学者们的抹刀翻出了清晰地刻着该城名字的砖块时，他们终于找到了该城便是安善的证据。

安善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也许是苏撒商人所建，他们可能把安善用作将东部山区的铜和半宝石运至人烟稠密的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中转站。由于库尔河河水的灌溉，周围又环绕着葡萄园及长着小麦、大麦、葡萄和扁豆的农田，还有成片的橡树、朴松、白杨、扁桃树和阿月浑子树，再加上周围的小卫星村，安善发展很快，在几百年内它的面积就达到苏撒的五倍。尽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模糊不清的历史中安善经历了兴衰，但它的兴建是向着埃兰的前身——诸城邦联盟——迈出的早期步伐。除了南部



的苏撒和东部的安善，埃兰王国还包括西北部的阿旺和东北部位于卢里斯坦山区河谷中的西马什省。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古埃兰语时期（公元前2600年至1500年），苏撒和埃兰出现在埃兰人的敌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历史档案中。随着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市的发展，黏土制品上开始有叙事记载，包括宣扬与埃兰的血腥战争取得胜利的史诗。这些记述中有些可能是夸张或虚构的，但它们表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埃兰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进行了许多断断续续的战争。可信度较高的是刻在一根黏土棱柱上的宣言，通常称作“苏美尔国王一览表”。它首次编纂于所记述的绝大部分事件发生许久之后的公元前2100年左右，概括了美索不达米亚人进攻埃兰人的许多中心——诸如阿旺、安善和苏撒——屡次获胜的历史。最后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在阿卡德城邦的领导下征服苏撒，把它纳入一个新形成的帝国。这一事件在苏撒人的雕刻、陶器和用阿卡德语和埃兰语两种语言书写的文献中都有所反映。苏撒城仿佛成了阿卡德国王们向东出击的一个驿站，他们的战车御者和步兵在那里可以进行冬季休整，以备来春再战。

当阿卡德帝国于公元前2150年左右覆灭的时候，来自埃兰阿旺省（非常可能位于苏撒北部的卢里斯坦山区）的普祖尔-因舒什纳克收复苏撒，但苏撒城又被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的一个新王朝夺去。最后乌尔也衰落了，又是山岳地带的人——这一次是来自希玛什基的高地人——在公元前2004年夺取了这座都城。希玛什基可能是苏撒东北山区的一个省。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哀悼诗中说，希玛什基的统治者非常强大，他们进攻乌尔城并俘获乌尔国王。他们还掠走乌尔神圣的保护女神宁格尔的雕像，这起渎神事件过了许久还萦绕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心头。

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希玛什基被另一个名叫苏卡尔玛的王

朝所取代。还愿物品和建筑物上的铭文及法律文件都提供了关于这个国祚相对较长的王朝的一些情况。希玛什基的统治者根据传统采用了一个源于苏美尔语的称号：苏卡尔玛，也就是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与大摄政和小摄政一同治理国家。前者的称号是埃兰和希玛什基的统治者，经常由他的兄弟兼继承人担任；后者的称号是苏撒的统治者，可以由最高统治者的儿子或侄子担任，他们也在继承人之列。这种不同寻常的制度提供了有经验的统治者，大概也减少了王朝内部的阴谋倾轧。

在苏撒发现的文本表明这个新出现的埃兰国家的势力日益增长。它的农业区主要是苏撒边缘的灌溉农田及依赖雨水的高原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农业财富增加。从巴比伦到叙利亚的文献表明埃兰人在商业、外交和战争方面都很活跃。虽然关于苏卡尔玛王朝的最后两个世纪的统治除了统治者本人的姓名和称号之外没有什么信息保存下来，但是肯定三头政治统治方式依然继续。后来似乎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考古研究表明城市附近的村庄被抛弃，随着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城市不断扩大，这可能是苏撒和安善周围农业生产力的下降所致。这一衰落的时代之后便是学者们所称的中埃兰时期（公元前1500年至1000年）。

尽管埃兰的时运倒退，它仍是一股需要顾及的力量。公元前15世纪一位名叫台泼提-阿哈的君主控制了这个世界。大家对这位君主的情况几乎都一无所知。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伊朗考古学家伊萨特·内加班开始在位于苏撒南部大约9英里处的哈夫特泰佩雄伟的礼仪城市进行发掘。内加班在德黑兰大学就读期间第一次见到这里的14个高高的土墩，他写道，在他坐火车从学校回阿赫瓦兹的旅途中看见“这个遗址在傍晚的阳光和阴影中的庄严形象”。在19年后的1965年，工人用推土机推平这一地点建甘蔗园时注意到用晒干的砖砌成的一段墙并向上报告。这一消息传到伊朗考古局；不久，内加班集合一队人马开始对哈夫特泰



■ 1903年在苏撒宁布尔萨格神庙发现的皇后纳皮尔-亚苏的铸像是公元前14世纪的作品，它代表了埃兰金属工艺水平的高峰。纳皮尔-亚苏的衣着甚至她的指甲都细心地铸造出来。铸造这具铜像利用了熔模铸造工艺，在青铜核心的外面铸造了纯铜的外壳，然后可能在铜像表面覆上了金箔。这具铜像重达3/60磅。

■ 这幅青铜人物造型几乎有两英尺长，嵌在一座埃兰人坟墓的墙壁内，位于出土纳皮尔-亚苏王后铜像的神庙下面二英尺处。公元前12世纪的一位埃兰国王的铭文确认此场面为祭祀太阳仪式。它是古代中东唯一的礼拜进程中的三维样品。造型上两位剃光了头的祭司取跪姿，周围环绕着小型的金字形神塔、锥体柱、坛子、盆、圣坛和树。在乔加赞比尔举行仪式的前院之东南部或日出方向也挖出了类似的建筑和盆。

佩进行发掘(见29-31页)，发掘工作持续至1979年，该年发生的伊朗革命使其停顿下来。

内加班发现的是一系列雄伟建筑物的遗迹。它们于公元前15世纪中叶用砖坯建成，以石膏砂浆固定，包括大厅、庭院、厨房和作坊，均饰以油漆和灰泥。在一个有围墙的庙宇-坟墓综合建筑(230余英尺长，98英尺宽)内有一个巨大的中央庭院，其北端是一个很长的柱廊，柱廊后面耸立着两座神庙大殿，分别通往两座坟墓。庭院里竖立着一块刻有阿卡德文字的石碑，这种语言由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普遍使用而成为中东的通用语言。纪念碑宣称台泼提-阿哈在此地“为他本人及其最宠爱的女仆建了一座陵墓，在陵墓旁边建了一座小庙堂并配置了祭司、仆人和卫士以尽服务及保护之责”。石碑上详细开列了用于日常维护、常规仪式和年度节日的每笔费用的数目。

内加班认为台泼提-阿哈可能曾让女人在他死后





## 文物保存的目标： 是挽救遗物还是重 现本来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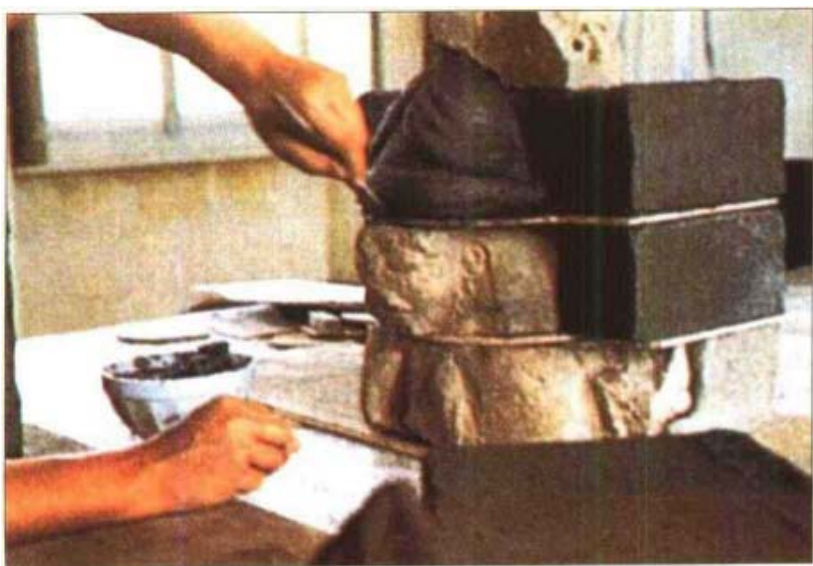
PRESERVATION'S  
GOAL: SAVE WHAT  
REMAINS OR  
SHOW WHAT  
ONCE WAS?

每一位考古学家寻找文物时内心深处都有了解所发现的文物当初状态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常常强烈到驱使考古学家们不仅去保护文物，还要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下面的三块赤陶镶板即是例证。它们取自苏撒因舒什纳克神庙的围墙，每一块由14块砖构成，是公元前12世纪的装饰。在1930年展出之前，修复工作者给镶板填入碎片，用灰泥复制品替代丢失的砖块，仔细地给每一块砖涂上颜色——一切工作

都是为了重现3000多年前这件作品的形象。

这些镶板只是于1912至1924年间在波斯发现并收集的部分砖块。当年这些砖从墙上取下后即被运往巴黎，大部分被放入仓库没有再动，在那里一呆就是60年。在这段时间内艺术修复者的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认识到未来的考古发现和技术进步将使现在最好的复原办法变得过时，文物保护者今天只是努力去显示文物的实际面目。

所以在1990年决定要重新组装神庙围墙的另外三块镶板时，目标不是要对这三块镶板进行修整，而是要显示它们的残存部分。该工程的指挥布里吉特·布尔瓦解释说：“我们发现了裂缝，那是由于古代人生产技术低下而导致的缺陷，诸如他们晒干或烘干砖块的方法，他们将粘土与草混和的方法等，我们对裂缝原状保留。”文物保护者的工作结果见右下图。



■一位雕刻家给左图中的女神做了一个新头饰。甚至在烧过之后新材料也很容易与旧砖区分开来。在1990年对第二件类似的文物，保存者们决定采取与1926年不同的方法，不替换缺失的部分（见右图）。

■ 下图是来自苏撒因舒什纳克神庙的三块镶板的复原图。它们于 1928 年修复。经历了 60 多年之后，镶板中的图案——上身为人、下身为牛的人物、棕榈树和女神——看上去还几乎是新的。由于发掘者没有找到女神镶板最上边的两块砖，且女神的面部受到了严重损坏，修复者对她的五官进行了加工，并给她戴上了用灰泥作的新头饰（下右图）。





■ 为便于将来运输，同时也因为以后会有修改和新发现，1991年在进行复原时砖块并没有永久性地熔合在一起，而是放置在一个金属架上。文物保存者用易溶的人工合成树脂对易剥落的砖块进行了加固。他们没有对这批砖进行再加工或上色。

■ 文物保存工作者利用显微镜研究这些已被贮存了60多年的砖块，鉴定砖上的矿物质、些许的灰泥和沥青装饰及其他沉淀物。这样细致的检查也使3000多年前造砖的工匠的指纹显露出来。



侍奉他。这一看法的根据是有关台泼提-阿哈的另一册文件，其出处不明。该文件记载着在太阳下山之际活生生的女人便被关入他的墓中在黑暗中照顾他。为防止这些女人偷墓中的珍宝（现已渺无踪影），她们必须身穿紧身衣服，这样便于她们做完夜班出来时庙里的祭司对她们进行搜身。

哈夫特泰佩的神庙和手工作坊出土的许多手工艺品提供了曾经在那里工作、生活过的人们的一些情况。有些黏土制作的、涂色的塑像头部面庞丰满、圆润，杏眼，头结发辫，可能是国王和宫女们的塑像。也有裸体肥臀的小塑像，有人将其鉴定为美索不达米亚爱情和战争女神伊师塔。经研究，几千块封套仍完好无损的上筒原来是主要涉及行政事务的信件和其他文本。这些上筒文件表明埃兰的行政机构很活跃，与巴比伦互通

使节，它们还表明在台泼提-阿哈在位时期两国关系正在恶化。出土的其他物品有账目票据、学校教科书和词典，对埃兰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情况。

最有吸引力的发现之一是埃兰人通过查看羊的肝脏进行占卜。这种占卜活动在

古代中东各处都很流行。对这些征兆的阐释表明了国王有何种焦虑，一行文字写道：“假如在纳泼拉斯图（肝

的一个区域)的下部少了一块,欣神将要帮助我的军队。”然而同样的情形假如发生在右边,“我的军队中将出现问题”。假如少掉的这一块位于乌斯乌尔图(另一地区)的上部,“烈火将吞噬我的城市的主门”。

为了在厄运中寻求帮助,埃兰人向众神求助。事实上,内加班提出,埃兰人给自己国家取的名字哈尔塔姆提的意思可能就是“众神之国”。这些神祇中有些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的,如伊师塔;另外一些则是自然界和植物的神灵,他们在古代世界处处出现。后者包括无处不在的动物之王,它具备人形,总是以征服恶魔和野兽的形象出现。也有埃兰独有的神祇,比如苏撒城的保护神因舒什纳克,像其他重要的埃兰神祇那样,她坐在蛇形宝座上,其口中喷出宝贵的水。从哈夫特泰佩发现的圆筒形印章上刻有这些神像,同时还有祷告、献祭和祭祀等场面。

在台泼提-阿哈的统治过去后不到100年,一个新的国王家族统治了安善和苏撒,他们因其祖先的名字通常被称为伊吉-哈尔基德家族。他们和其后的舒特鲁基德王朝建造的都城和典礼中心足以与亚述及巴比伦王国的同类建筑相媲美。伊吉-哈尔基德国王们的力量足以使他们成为危险的对手,事实上,他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抢劫可能是几个世纪后亚述巴尼拔对苏撒发动野蛮进攻,犯下种种暴行的原因。



■ 1904年,法国考古学家罗兰·德·梅克凯内姆在苏撒卫城圣区发现了藏有一批公元前12世纪的奉献物品的秘密。这两个女放在铜块上的金银小铸像便在其中,它们几乎一模一样,三英寸高。描绘的是正在拜神的埃兰国王(国王的一只手放在胸前表示献祭,另一只手抱着一头可能是用作祭牲的山羊)。这批秘藏品中的另一件珍宝是一个4 1/2英寸长的青金石鸽(见右图),身上饰有金钉。



伊吉-哈尔基德家族的第五位国王名叫温塔什-纳皮里沙，他从公元前1260年到1235年统治着埃及，掌握土地、资源和政府，在苏撒及周围平原的城镇和农村开始了主要的建筑和整修工程，最引人瞩目的工程是在苏撒东南25英里处兴建的一座新城市，温塔什-纳皮里沙可能打算用这座城市取代苏撒成为埃及的宗教和政治中心。这座名为温塔什-纳皮里沙的城市本来是仅供奉苏撒城的保护神因舒什纳克的，但是后来随着工程的进展，供奉的神祇也扩展至埃及人的主神纳皮里沙。建筑物上的楔形文字铭文有的是阿卡德语，其他的则是埃及语。温塔什-纳皮里沙的遗址位于现在一个叫乔加赞比尔的地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



次被一家石油公司进行空中勘测的人员发现。从1936到1939年，曾在苏撒做过发掘工作的罗兰·德·梅克凯内姆在此挖了一些探沟，随后，法国考古学家罗曼·吉尔希曼对这个面积为250英亩的遗址开始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从1951年延续到1962年。



■ 1962年在泰佩马里克一个发掘工作的帐篷里，伊萨特·内加班在审视几个罐子、小雕像和金碗，它们是在53座奢华且精致的墓葬中发现的，其年代为3000多年前。这片墓地上面有茂盛的植被掩护，所以在被这位考古学家和他的队员发现前，它一直安然无恙。他们当时正在对该地区进行考察，因为当时非法发掘非常普遍，所以他们的工作被认为大有必要。

吉尔希曼在乔加赞比尔考察的宫殿、墓穴、神庙和手工作坊中，最主要的、且给人印象最深的建筑物是一座金字形神塔（21页），其面积之大足以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同类建筑相媲美。纵使已成废墟，它也雄踞平原，高达82英尺，人们认为在温塔什-纳皮里沙统治时代它至少有170英尺高。

这座金字形神塔由一系列的建筑物组成，就像一个套着一个的许多巨大的盒子。进入26英尺的墙壁上开的三门便是穹状的阶梯，由烘干黏土制作的怪兽格里芬和公牛守护。这些阶梯依次通到献祭的房间。神塔本来有五层：顶层上原有一座神庙，现已荡然无存。这五层中只有三层至今犹在。

金字形神塔和围墙之间的区域提供了一个举行公共仪式的场所。人们通过三个门进入一个宏大、铺砌的前院，这里装饰铺张，饰有用砖块及涂有蓝色和绿色釉彩的瓦片。吉尔希曼猜测这里曾是温塔什-纳皮里沙

和他的妻子纳皮尔-亚苏的宝座所在。国王和王后端坐宝座之时，他们面朝长桌，能观看到露天举行的献祭和净化仪式，血和奠酒从圣坛上慢慢流入坑内。

国王温塔什-纳皮里沙留下的证据表明埃兰文化如何把高原区和山地的宗教信仰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他命人雕刻了一个8 $\frac{1}{2}$ 英尺的砂岩石纪念碑，最先放在温塔什-纳皮里沙城，后来转移到苏撒。在1898年至1909年对苏撒进行早期发掘时发现了这一断成五块的石碑。石碑上雕刻的是国王温塔什-纳皮里沙在一位神面前祈求建立“一个幸福的朝代”。这位神祇坐在可能是盘着的蛇形宝座上，长着一只人耳，一只动物耳，这可能是埃兰文化中神性的标志。此神为纳皮里沙，他的形象通常



伴有流水和蛇。下面是国王的另一尊像，他站在女祭司乌-梯克(可能是他的母亲)和王后纳皮尔-亚苏之间。这些人物下面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美人鱼众女神。在国王最华贵的一件手工艺品上也有相似的一群神祇。这是用青铜和铜制成的王后的铸像，有四英尺高，是摩根在苏撒发现的(24



■ 泰佩马里克的许多坟墓还出土了这些风格鲜明的赤陶公牛器皿。它们的造型与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喂养着的那些驼背的牛群相仿。牛头用作倒水的管口。



页)。在她带饰边的裙子上刻着对任何企图伤害她铜像的人的诅咒，诅咒乞灵于四位神祇：纳皮里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伟大的神”，他是埃兰人的主神；他的配偶基里里莎，被描述为“统治圣林的生命女神”，同时也是众神之母；因舒什纳克，苏撒的保护神；伯尔蒂亚，在阿卡德语中意思是“我的女王”，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女神伊师塔称呼方式。



■ 一位埃兰妇女头戴优雅的紫帽盘腿坐在狮脚凳上，正在往镜子上绕线。她的女仆给她扇着扇子，旁边的桌子上摆着一盘鱼。这个公元前5世纪的残存的五英寸浮雕用沥青、方解石粉和石灰的混合物雕塑而成。埃兰人还把沥青（一种天然存在的矿物沥青，又叫天然沥青）用于制作器皿、雕刻品及充当胶粘、捻缝和防水的材料。

温塔什-纳皮里沙没有建完他的城市便去世了。苏撒城随即恢复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圣城温塔什-纳皮里沙在几乎被遗弃的状态中存在了600多年，直到它像苏撒一样在亚述巴尼拔扫荡埃兰时被毁灭。

虽然温塔什-纳皮里沙很想完成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他并未忽视苏撒。为了光耀众神和他们自己的统治，他和他的直接继承者们在苏撒大兴土木，用征战中掠来的珍宝装饰新建筑物。苏撒成了埃兰这个强国的丰碑，城中有宫殿、神庙以及利用由蓄水池和水渠构成的复杂的灌溉系统进行浇灌的圣林。

**在**舒特鲁基德国王们的统治下苏撒达到了顶峰。这些国王用刻有铭文的、涂了蓝色、绿色和白色彩釉的装饰砖来建造、重建及美化苏撒的名胜，并用彩

色雕球饰和墙壁饰板加以装饰。涂釉浮雕描绘人物以及头戴角状冠冕、长着动物脑袋的仁慈的众神，这一形象在该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埃兰风格似乎既强调宽敞又强调高度。举例来说，按照中东时尚而建的苏撒城的房屋环绕庭院，都有着异常宽敞的觐见室或接待室，在其一端或两端装饰着高高的壁柱，即从墙体外伸的柱状结构。

苏撒城的神庙炫耀该城的财富。早期的发掘者在苏撒的废墟中发现的物品有金银铸像、用青金石和黄金雕刻的小动物及用玛瑙、红玉髓和金丝细工饰品制作的珠子项链(30-31页)。从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如巴比伦、西帕尔、阿卡德和埃什嫩那劫掠的战利品使苏撒更加富裕。最引人注目的战利品之一是一块用黑色闪长岩雕刻的七英尺高的石碑，上面刻着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法典。埃兰人可能在一次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从巴比伦的西帕尔城夺走了这块石碑，并用马车把它运回自己的家乡。

舒特鲁基德王朝侵略成性的国王们提供了许多装饰苏撒的战利品。他们统治的时间是公元前12世纪，这个时代为迅速膨胀的野心提供了充足的机会。由于西北部的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因内部纷争和王朝战争受到削弱，所以舒特鲁基德君主们进行侵略、抢劫和破坏，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的铭文及巴比伦人的文本中均有记载。这种残忍但却有利可图的活动在世纪中叶希尔哈克—因舒什纳克国王的统治下达到顶峰，他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并向北穿过扎格罗斯山区进入亚述人的心脏地带。

那些城池被攻陷、圣像被掠走的城市的历史充满仇恨地记录了埃兰人的侵略。公元前12世纪末报复降临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对埃兰发动了进攻。这次攻击看来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巴比伦人的记载是这样的，原文冷峻地写道：“埃兰的国王永远消失了。”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是一个谜；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在此后的300年里任何有关埃兰的记载。

埃兰不可能已不复存在。被击败的埃兰人可能像邻近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遭受了庄稼歉收和连续的饥谨，而这些又引发了政治上的动荡。使情况更趋恶化的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威胁。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亚述人又重新聚集了力量；在扎格罗斯山区的北端，骁勇的乌拉尔图国王们正在变得更加强硬。更远的东方则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曼尼安人，他们居住在现在名为库尔德斯坦的地区。此外还有首次进入这一地区的印欧语系的诸部族（通常称作雅利安人）的浪潮，他们可能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这些部落最早出现在伊朗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400年，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们500年后才来到这一地区。他们逐渐地建起据点，其中一群人在伊朗高原西北部定居下来，另一群人则定居于西南部。这些人中即有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祖先。

由于受到来自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压力，并且失去了对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区和安善周围领上的控制，据信埃兰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退入山中。苏撒可能仍为政治和典礼中心，但当埃兰人重新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的文字记载中时，他们的国王和军队显然已住在这些文献中名为马达克图 and 伊卢的两座城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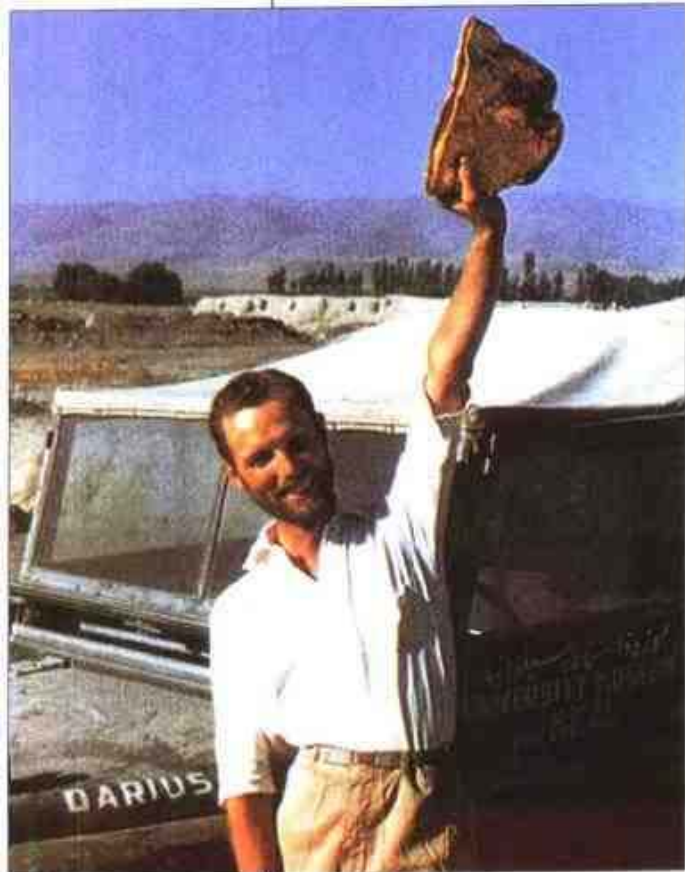
在埃兰人从文字记载中消失的这段时间里，其他民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其中有制造磨光的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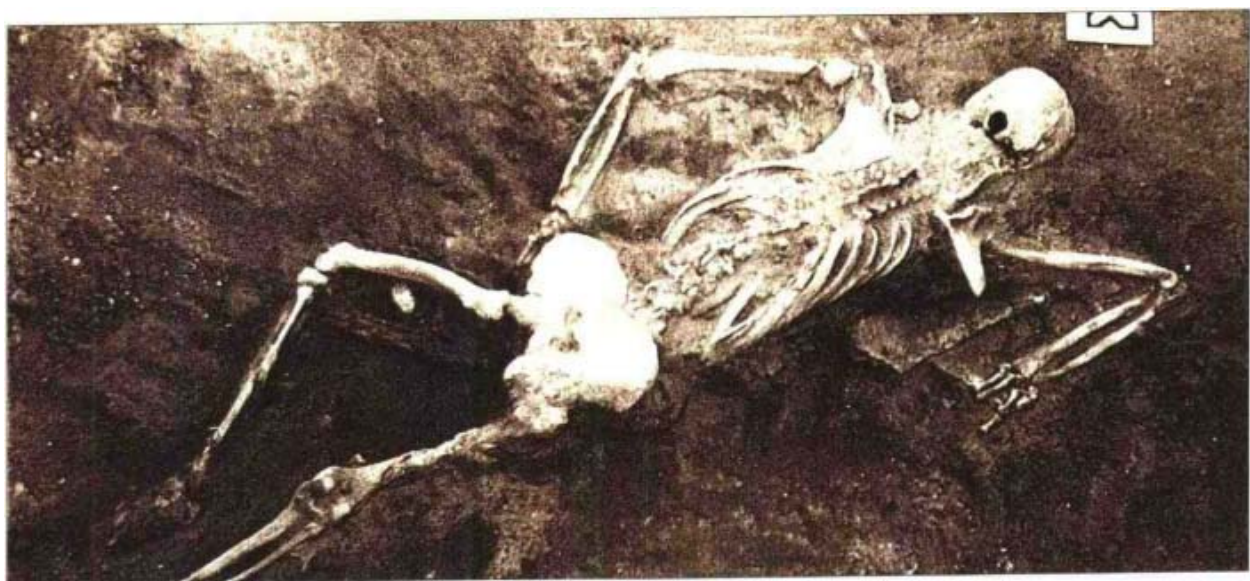
## 在哈桑卢的欢乐与痛苦

JOY AND  
DREAD  
AT HASANLU

几乎没有任何在考古现场感受到的情感进入最后的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界公认的特征。然而，从在哈桑卢进行发掘的美国人 and 伊朗人的经历来看，对一个遗址的发掘工作能够引发许多感受。

1957年考古学者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家小罗伯特·H·戴森的指挥下开始进行发掘。他们不久就挖出了罗伯





特称为“千载难逢”的那件手工艺品。在这个遗址五大建筑物之一的废墟中，在一层被烧焦的瓦砾下，一位挖掘工人发现了人骨。戴森和他的助手们刮掉泥土之后看到了金属的光泽。戴森回忆说：“我认为这件金属制品是一副手镯，又刷去一些泥土，随着这件餐具从一小条变成一小片，最后变成一个金碗，我们的眼睛也越瞪越大。”1958年发现这件手工艺品后戴森兴奋至极，得意洋洋地把这个起皱的器皿举过头顶（左图）。然后他和队友们洗净金碗，盛上酒，为他们的幸运干杯。

随后的发掘出土了武器、金、银及象牙质手工艺品，这些物品表明吞噬哈桑卢的那场大火蔓延得太快以至于侵略者都未来得及洗劫该城。但是铲子也发掘出灾难的证据：246具男人、妇女、儿童和婴幼儿的骷髅，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显然是被压在倒塌

的墙壁和屋顶下面的。发掘人员也在开阔地带发现了残存的尸骨，尸骨上有可怖的头部伤或切断的肢体，显然是一场血腥屠杀的牺牲品。一位学者写道：“当初发生的这场残杀和人类的苦难使不少在现场发掘的考古学家感情上受到震动。”

■ 这一具男性骸骨是在哈桑卢发现的上百具骨骸之一，他面部朝下趴在大约公元前800年的战争中他倒下的地方，右手中的断剑表明他是一位战士，但专家无法判定他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

■ 下面的这个金碗备受珍视，在古哈桑卢至少有三个人为保护——或偷盗——它而丧生。它上面绘制的是风暴之神鞭策一头吐水的牛及一位与怪兽搏斗的拳击手。



陶器的鼻祖，这种灰色陶器被称为“早期西方灰色陶器”，从公元前1400年左右开始传遍伊朗。有些学者把这种陶器的引入归功于新近到达的印欧语系移民。这种陶器一般是在定居点的墓地中找到的，其中有位于里海附近的奈佩马里克的一片墓地。从1961年到1962年，内加班在那里发掘了53座石墓。这些墓的建造时期从公元前1400年到1000年不等。他从墓中找到了大型青铜动物像、青铜武器、金首饰、圆筒印章、玻璃大酒杯及金、银和青铜器皿。

其他的城堡也出土了光彩夺目的宝物。1947年当地的牧羊人在攀登库尔德斯坦的一座小山时偶然发现几件金质手工艺品，在他们设法卖掉这些物品时引起附近的村民和古董商的注意。结果是大量宣称出自这一遥远的古曼尼安人遗址的物品上市交易，现在这些物品陈列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其中最上乘的一件是副黄金胸铠，上面装饰着神话中具有部分人形的动物和长着翅膀的生物，现在陈列在德黑兰考古博物馆(54-55页)。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戈达德研究了这批手工艺品，认为这副胸铠制作于公元前8世纪末，当时这座曼尼安人的要塞遭到了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的劫掠，这位亚述国王向他先前的曼尼安盟友发动进攻，摧毁了他们的城市。其他学者认为这座城市于公元前7世纪沦入劫掠成性的西徐亚骑马部落之手。

这些灰色陶器遗址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哈桑卢，它位于连接亚述、乌拉尔图和曼尼安地区的商路上。美国考古学家小罗伯特·H·戴森1957年开始在哈桑卢进行发掘(36-37页)，挖出了尚存的防御工事和带有螺旋状楼梯、由柱子支撑的大厅。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大厅是神庙。戴森根据哈桑卢的遗迹重现了公元前800年左右乌拉尔图洗劫这座城市时放火烧毁它的情景。

跟当时大多数中东王国一样，乌拉尔图的大敌是亚述人，他们骁勇善战的国王们在所有中东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痕迹。

经历了300年的沉寂之后埃兰王国在巴比伦人编年史上的一则记载中首次被提及，上面写着：公元前814年，埃兰军队在一次战斗中帮助巴比伦人抗击亚述人。埃兰重现于记载中是在新埃兰语时期（公元前743至500年），并在巴比伦人的编年史、亚述铭文和古代书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那是一个战事不断的时代，亚述人总是胜者。公元前689年，巴比伦沦入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之手，他在劫掠该城、屠杀许多市民之后把尸体堆到大街上，一把火将整座城市烧为平地。到公元前653年，辛那赫里布之孙亚述巴尼拔已杀死埃兰领袖们，在伊达卢和马达克安插了依附于他的国王。此后内讧和反对声名扫地的君主统治的起义将埃兰弄得四分五裂。后来在公元前647年发生了亚述人可耻的入侵，亚述巴尼拔将在位的埃兰国王胡班-哈尔塔什三世逐入东部山区，洗劫了苏撒，劫掠了农村。

但是亚述人的枷锁在公元前612年终于被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的联盟甩掉。在接下来的新巴比伦霸权时代四分五裂的埃兰国上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它的首都将呈现出新的光彩，波斯兴盛的舞台已经摆好。

# 通往发现的飞行航线

## FLIGHT PATHS TO DISCOV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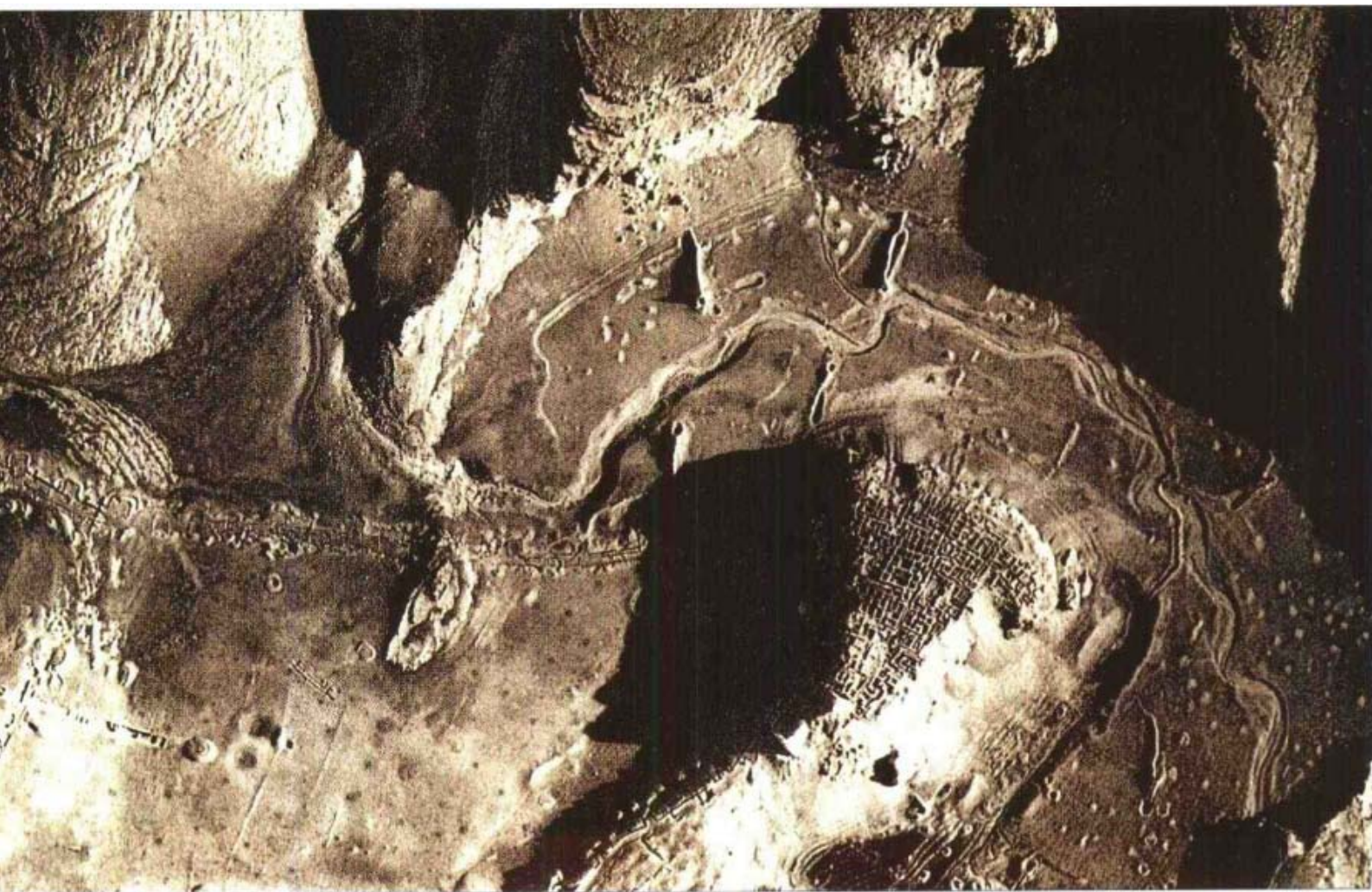
1936年富有的美国女玛丽·海伦·施密特送给她德国出生的丈夫埃里奇·F·施密特一份礼物。施密特是位考古学家，三支伊朗考古队的主管。妻子送给他的礼物是一架韦科双翼飞机，机上配备有220马力的发动机。取名为“伊汉之友”的这架飞机不久就开始在伊朗境内到处飞行。直到1938年，尽管有人曾从空中对其他国家的几个遗址拍过照片，施密特的飞机将导致对古代遗迹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仔细筹划的空中考察，这也正是施密特太太的期望。

施密特指导下的这片区域——南部的波斯波利斯、北部德黑兰附近的拉伊及扎格罗斯山区的卢里斯坦——都排在他空中勘测日程的前列。他用自己的相机拍下了几百张非凡的、全景式的概观照片，就像在位于伊朗南部的公元7世纪的萨珊城堡阿布堡上空拍摄的那张那样。这种图像有助于精确地找到考古探测的地区。施密特的空中飞行省下了三趟往返的时间，在飞行途中他和他的同事们学会了“看得更快”的本领。

空中拍摄是一个难题。在后来装上垂直表置之前，从飞机底部一个孔中拍摄的镜头是不够的。这一悬空装置上面定有相机和望远镜，将地面上的景物取晰、详细地显示出来。由于飞机内部附加了调平装置，相机和望远镜都调整到一个可使拍摄者拍到理想照片的水平面上。垂直拍摄的照片对绘图必不可少，而倾斜的照片对估计建筑物、柱子和墙壁的相对高度更有用。这个飞行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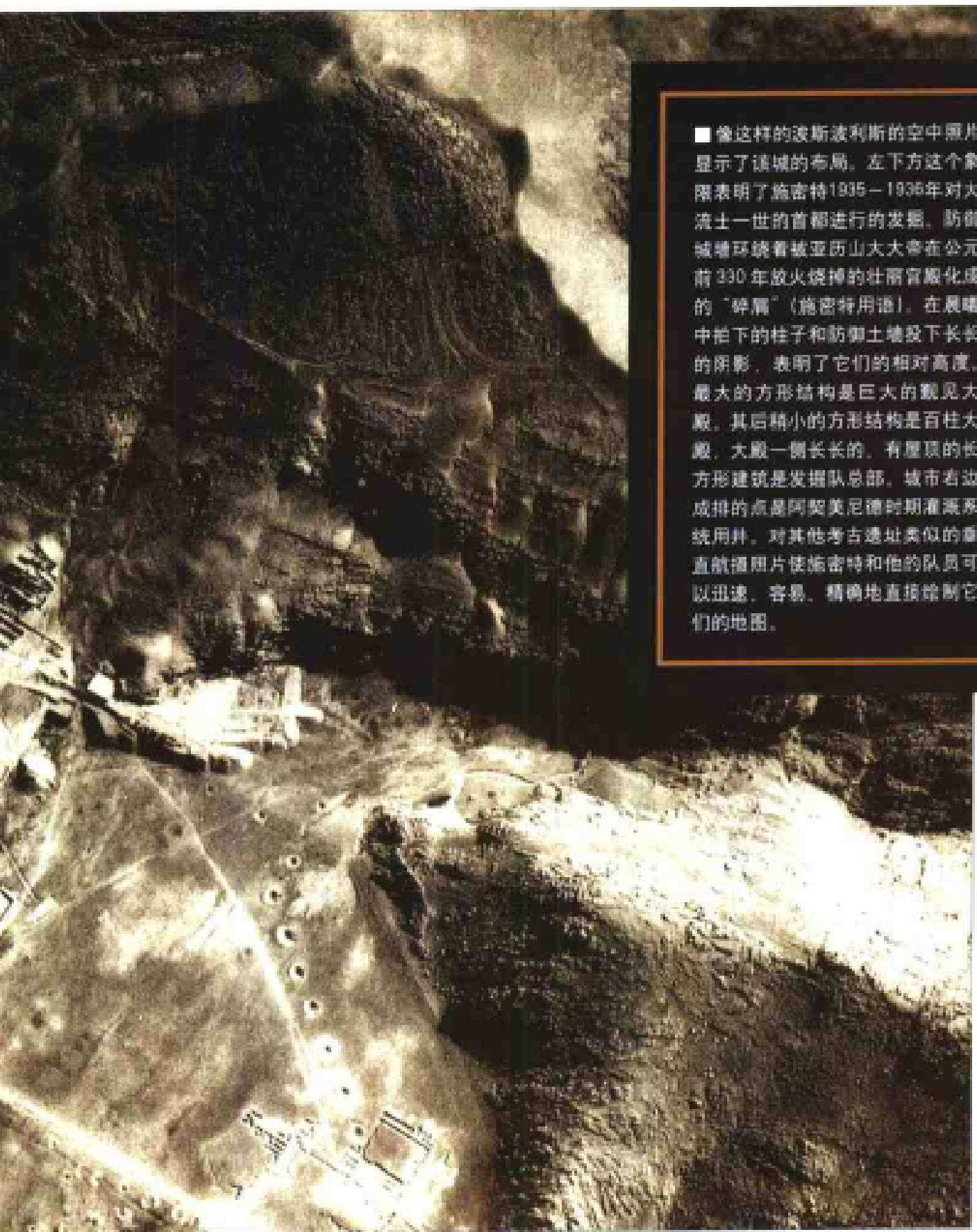
组还发现春季和日出之后的短暂时间提供了最好的拍摄机会, 地貌特征在这个时间内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鲜明。

最重要的是, 这个飞行小组能够把未知区域绘成图表供以后进行考古发掘之用。在飞机上巡视波斯波利斯平原上的 400 多个古代遗址仅用了 13 个小时, 施密特推测, 在地面上完成这一任务则需要多年的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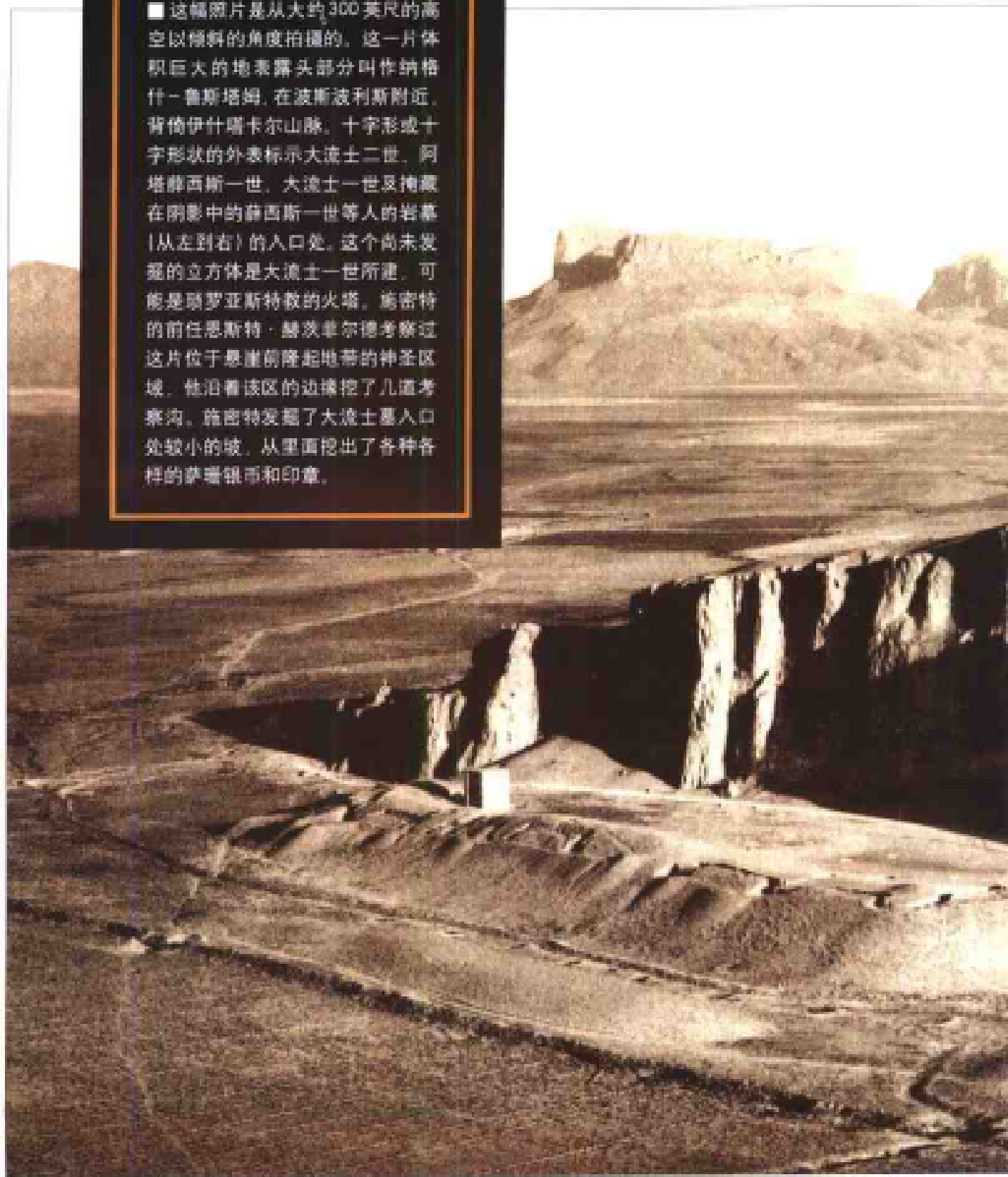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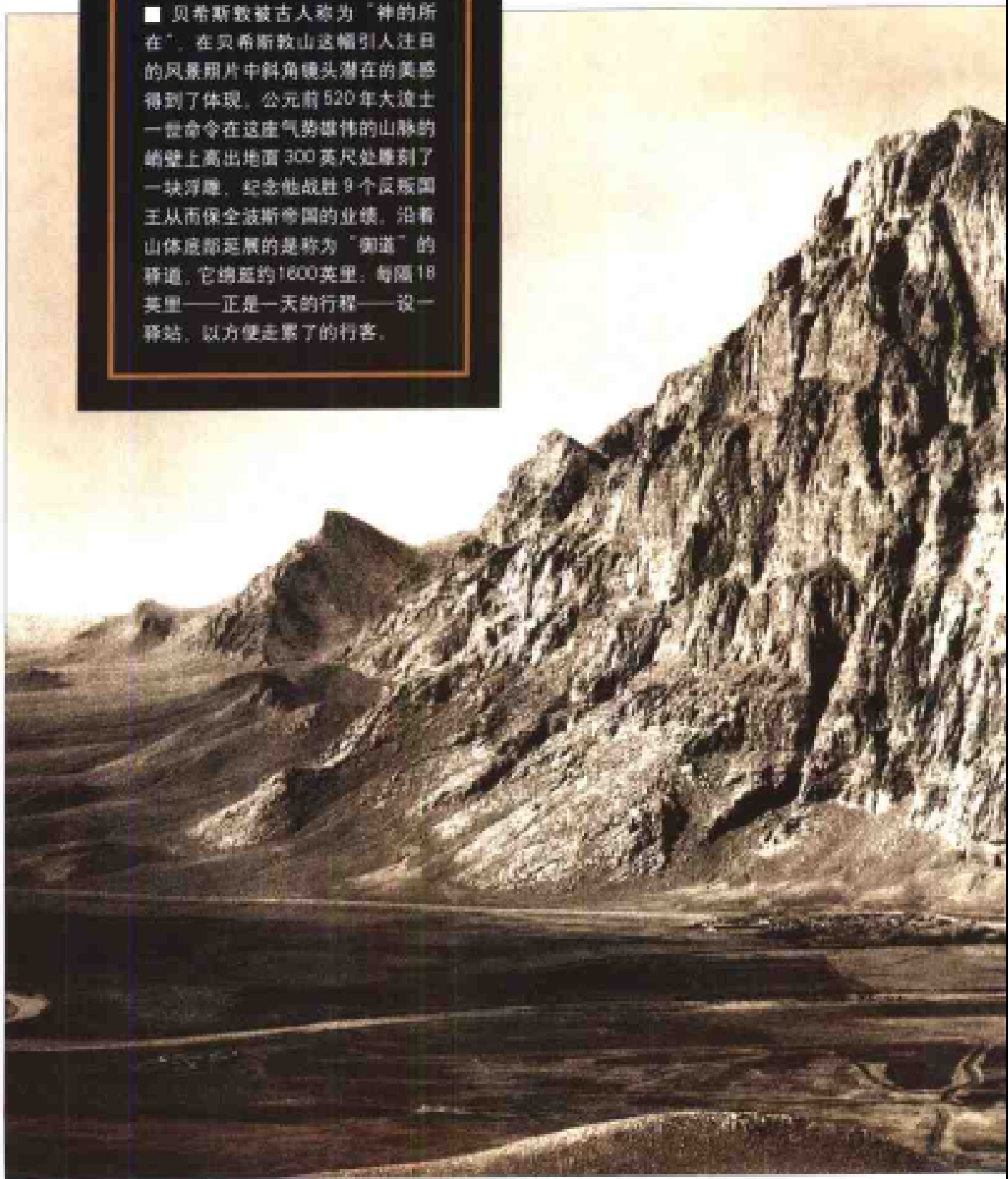
■ 像这样的波斯波利斯的空中照片显示了该城的布局。左下方这个象限表明了施密特1935—1936年对大流士一世的首都进行的发掘。防御城墙环绕着被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0年放火烧掉的壮丽宫殿化成的“碎屑”(施密特用语)。在晨曦中拍下的柱子和防御土墙投下长长的阴影，表明了它们的相对高度。最大的方形结构是巨大的觐见大殿。其后稍小的方形结构是百柱大殿。大殿一侧长长的、有屋顶的长方形建筑是发掘队总部。城市右边成排的点呈阿契美尼德时期灌溉系统用井。对其他考古遗址类似的垂直航摄像片使施密特和他的队员可以迅速、容易、精确地直接绘制它们的地图。

■ 这幅照片是从大约300英尺的高空以倾斜的角度拍摄的。这一片体积巨大的地表露头部分叫作纳格什-鲁斯塔姆，在波斯波利斯附近，背倚伊什塔卡尔山脉。十字形或十字形状的外表标示大流士二世、阿塔薛西斯一世、大流士一世及掩藏在阴影中的薛西斯一世等人的岩墓（从左到右）的入口处。这个尚未发现的立方体是大流士一世所建，可能是琐罗亚斯特教的火塔。施密特的前任恩斯特·赫茨菲尔德考察过这片位于悬崖前隆起地带的神圣区域。他沿着该区的边缘挖了几道考察沟。施密特发掘了大流士墓入口处较小的坡，从里面挖出了各种各样的萨珊银币和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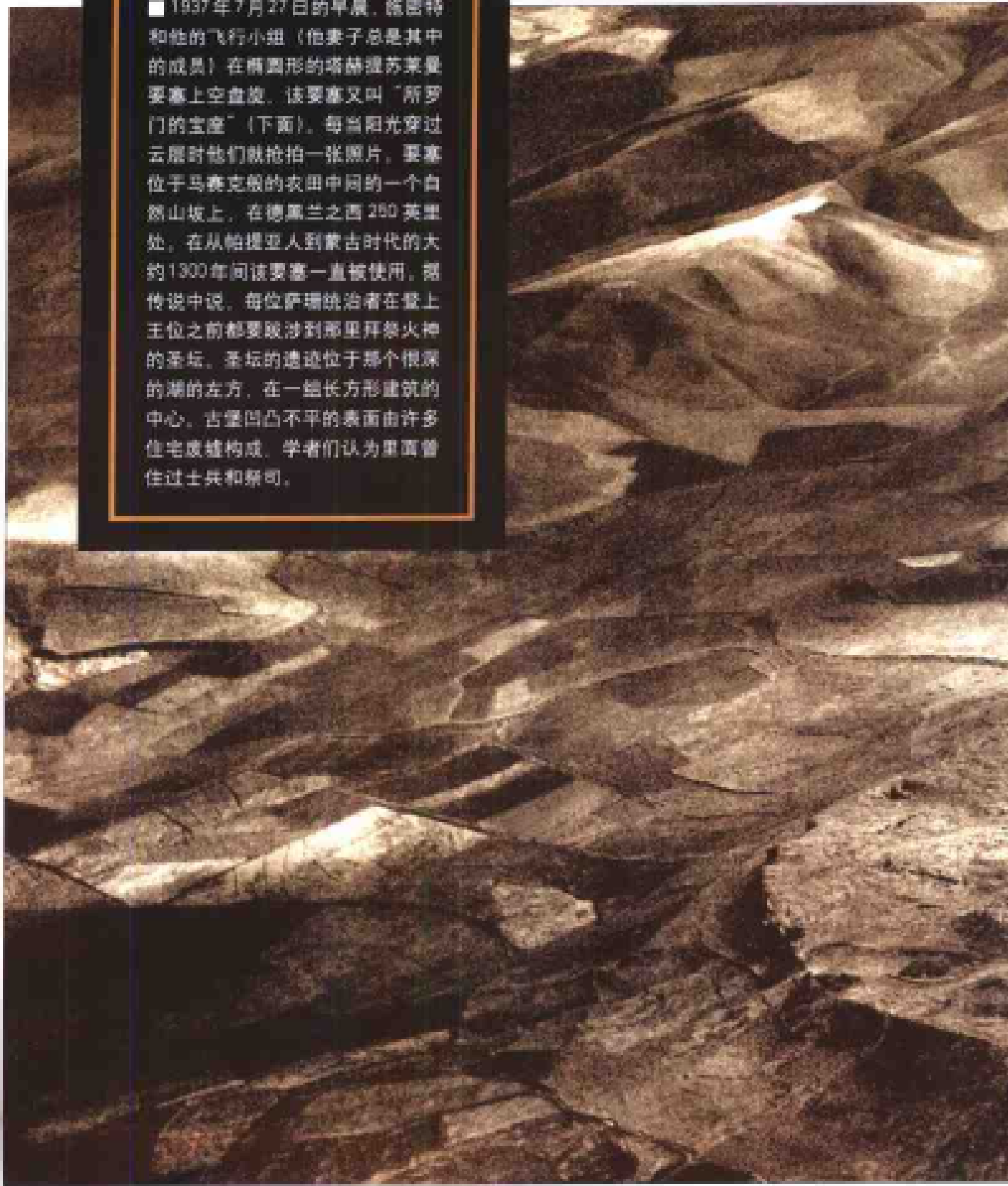




■ 贝希斯敦被古人称为“神的所在”。在贝希斯敦山这幅引人注目的风景图片中斜角镜头潜在的美感得到了体现。公元前520年大流士一世命令在这座气势雄伟的山脉的峭壁上高出地面300英尺处雕刻了一块浮雕，纪念他战胜9个反叛国王从而保全波斯帝国的业绩。沿着山体底部延展的是称为“御道”的驿道，它绵延约1600英里，每隔18英里——正是一天的行程——设一驿站，以方便走累了的行者。







■ 1937年7月27日的早晨，施密特和他的飞行小组（他妻子总是其中的成员）在椭圆形的塔赫提苏莱曼要塞上空盘旋。该要塞又叫“所罗门的宝座”（下面）。每当阳光穿过云层时他们就抢拍一张照片。要塞位于马赛克般的农田中间的一个自然山坡上，在德黑兰之西250英里处。在从帕提亚人到蒙古时代的大约1300年间该要塞一直被使用。据传说中说，每位萨珊统治者在登上王位之前都要跋涉到那里拜祭火神的圣坛。圣坛的遗迹位于那个很深的湖的左方，在一组长方形建筑的中心。古堡凹凸不平的表面由许多住宅废墟构成。学者们认为里面曾住过士兵和祭司。







## 第二章

## 我是居鲁士，世界之王

I AM CYRUS, KING  
OF THE WORLD

**公**元前330年，一支军队穿越了穆尔加布平原，正沿着今天的普尔瓦河上游树木葱郁、陡峭的峡谷一侧蜿蜒前进。这支军队的指挥是年轻的马其顿征服者亚历山大，他正在向东挺进，梦想建立起一个帝国。他们进入了宽阔的、杂草丛生的河谷，瞥见一座半被一丛多节的树木遮挡的建筑物，它使他们焦躁的将军在此庄严地驻足片刻。

亚历山大来到了波斯首都帕萨尔加德的所在地，遇到了在他之前声名赫赫的世界征服者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通常称为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居鲁士在他那个朝代曾建立起一个疆域和势力都亘古未有的大帝国。由于亚历山大希望超过这位波斯君主的成就，他觉得必须在此驻足并对这位倍受称颂的前辈表示敬意。

亚历山大的一位战友阿里斯托布里斯记述了他们拜谒陵墓的情况，这段记述后来被引用在公元前1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著作中。阿里斯托布里斯写道，那是“一座不大的塔，掩映在一丛灌木下面。它的下部很大，上部有一个顶和一个神龛，入口狭窄”。马

■ 公元前5或4世纪的一块金饰板上描绘了一位穿着米堤亚人服装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捆棉子，可能为举行仪式之用。米堤亚人在被波斯人征服之前曾是统治者。他们的势力范围可能从土耳其东部直到阿富汗北部。

其顿人小心翼翼地进入这座当时已有200年历史的塔墓。他们置身于这位国王的墓室中，根据阿里斯托布里斯的记载，他们看到了“一把镀金的长椅及一张镀金的桌子，上面放着杯子，还有一具镀金的棺材”。

阿里斯托布里斯“根据记忆”还引述了一段铭文：“啊，世人，我是居鲁士，我创建了波斯人的帝国，是亚洲之王。因此不要嫉恨我这座陵墓。”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公元1世纪末写亚历山大传记时记述道，亚历山大为表敬意命人把波斯原文译为希腊语并镌刻于波斯铭文之旁。普鲁塔克也就居鲁士的原文写下一个某种程度上更为夸张的说法：“啊，世人啊，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何方（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我是居鲁士，创建了波斯人的帝国。因此不要嫉恨覆盖着我身体的这点儿泥土吧。”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出自阿里斯托布里斯的记载，也可能是在其间的几个世纪里有人把它加入了阿里斯托布里斯的原文。

这段铭文已经消失了——实际上有些学者怀疑它是否存在过——但是这座陵墓依然存在，引起了很久以后的许多外国游客的兴趣。一位19世纪早期的游客克劳迪·詹姆士·里奇坦陈：“遗迹那庄严神圣的外表立刻使我感到敬畏。我觉得自己对这座墓没有正确的理解，我坐在台阶上沉思近一个小时，直至月亮升起。我开始认为它事实上一定是那位最好的、最杰出的，且最有趣的东方君主的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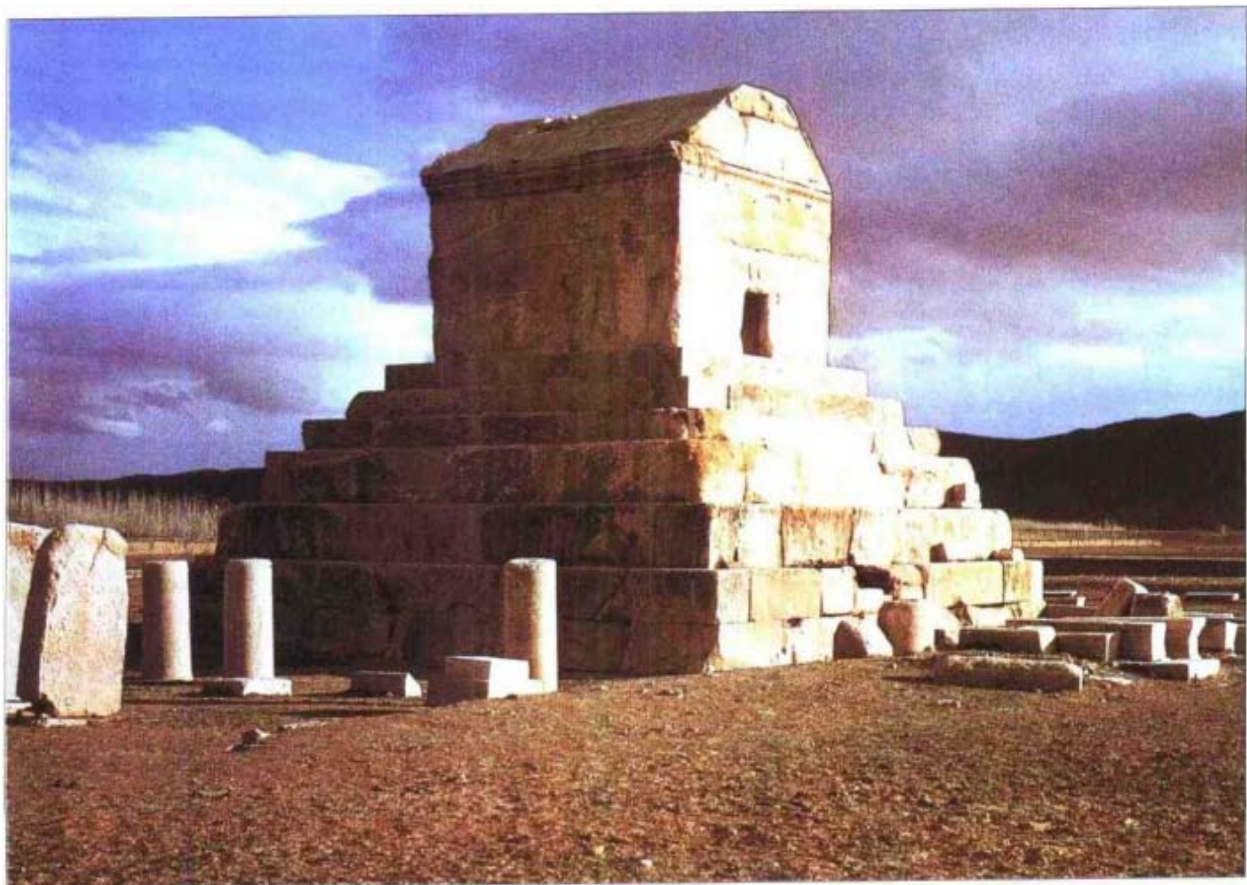
这些形容词的最高级没有一个捕捉到居鲁士的个性或能力，他是一位智力超群、力量出众、目光远大的领袖。他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动荡时代的勃勃生力，他领导着波斯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民族转变为帝国的主人，这个帝国从印度洋延伸到爱琴海，支配着许多不同的、遥远的民族的生活，诸如中亚大草原上的牧人、尼罗河的渔夫、利比亚沙漠的游牧部落、希伯来人、

希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及现在阿富汗境内的游牧部落。此前，从未有过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能统一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如此多样、分布如此之广的人口。

居鲁士和他的继承者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强国的崛起。居鲁士开创的这个朝代通常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名字取自被称作波斯统治者祖先的阿契美尼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存在了大约200年，它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已嵌入了此后其他王朝几个世纪的统治中。阿契美尼德君主们的征服手段和管理方法成为此后开疆拓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仿效的榜样；他们的宗教信仰影响了其他宗教的模式；他们的铭文、纪念碑和毁坏的城市给历史学家以启发，给考古学家留下了难题。

在对壮丽的王都和简陋的定居点进行的发掘工作

■ 波斯国王居鲁士朴实无华的陵墓用大石块建成，矗立在当风的穆尔加布平原上，高35英尺多。这座墓在建筑方面明显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人台阶式的金字形神塔及安纳托利亚人的陵墓——表明居鲁士急于吸收居住在他的广大帝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



54 |

中考古学收集起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优势和胜利的记录。这些发掘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建筑物、雕刻品和手工艺品，它们回答了关于创造它们的波斯文明的许多问题，又引起了其他问题。这份考古记录的基础为古代记录者的著作。当时的文化及政治纷扰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些著述。当波斯军队在中东和欧洲之间东西跋涉之际，外交官们、商人、医生、殖民者、雇佣军和其他旅行者也在同样奔走。这些观察者生动、但有时失真的记述传播开来，著名的希腊作者诸如色诺芬、希罗多德和斯特拉博等经常看到此类记述并传之后世。此外还有《旧约》的编纂者犹太人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曾卷入中东政治的旋风。波斯人统治下的其他王国也提供了包括书信、条约、军事编年史等证据，表明阿契美尼德王朝伟大。把这些臣属国民族的文本串联在一起的则是阿契美尼德君主们自己的话，他们急于为后代留下自己对事件的说法。因此这些不同出处的记载有时互相矛盾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在有一点上这些文献是一致的，那就是：当居鲁士长大成人时，中东进行政治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一直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或统治下。但到了公元前第一个

## 不同艺术风格 充满活力的融合

A DYNAMIC  
MELDING OF  
ART STYLES



民族文化大融合促进了古代中东历史的发展，也对其艺术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这件金质胸饰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宽度超过一英尺，其年代被鉴定为公元前8至7世纪，显然是保存在青铜盆中，埋在伊朗西北部济危伊要塞遗址的宝物之一。埋藏于该要塞的这批金、银和象牙秘藏品于1947年被一位男牧童发现，未及进行适当研究它们就已流散，所以无人知道宝物是要塞的防御者还是劫掠者藏于此以备将来取用，



也无人能说出要塞是亚述人抑或是他们的敌人曼尼安人所建。但是这件胸饰的制作和图案都显示制作者的审美趣味兼容并蓄，要塞居民见多识广的程度更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一手工艺品分为两个饰带，中心是乌拉尔图图案的丝带状树木。上部两个角落都蹲伏一只野兽，表明了游牧的马上部落西徐亚人的影响。要塞可能毁于他们之手。两块饰带上不同的、长着翅膀的野兽反映了诸如亚述、叙利亚、腓尼基，可能还有希腊等遥远地域的艺术的影响。

千年初，一些先前不为人所知的民族正在兴起，其中有伊朗高原的米堤亚人。到公元前7世纪后期，米堤亚人已经从一群不同的部落转变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对亚述发动的一场凶猛的军事进攻中他们成了巴比伦的盟友，那场进攻戏剧性地改变了中东的权力结构。

在经历了大约26个世纪之后的1955年，当一支来自英国考古学院的伊朗考古队在麦克斯·马洛温的率领下对亚述都城尼姆鲁德的废墟进行细查时，找到了表明米堤亚人在那次联盟中重要性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正在从一个被米堤亚侵略者在公元前612年彻底毁坏的、设有御座的觐见室清理碎片，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大约350块上面写有楔形文字的土简残片。考古队队员芭芭拉·帕克把这个巨大的七巧板似的东西拼到一起，她辨认出这些土简是亚述国王阿萨尔哈东与许多不同的部落或城市的首领——其中也包括与米堤亚人——在公元前672年所订条约的官方记载。

这些文件明确断言所有这些首领忠诚于阿萨尔哈东，他们申明后者是他们的最高君主。他们答应服从阿萨尔哈东指定的继承人，遵守下列严格的条款：“你们要保护王储亚述巴尼拔。你们不能违反他；你们不能怀着邪恶的目的动手干反对他的事。你们不能反叛，不能帮助他的兄长或弟弟篡位从而导致他丢掉王位。”契约的条款继续下去，最后以一道禁令结束：“任何人变更、忽视或违犯了这个土简上的誓言或抹掉了土简上的字迹，愿众神之王尼努尔塔用他迅疾的箭把你射杀；愿他用你们的尸体填满这片平原，愿他用你们的肉来喂鹰和胡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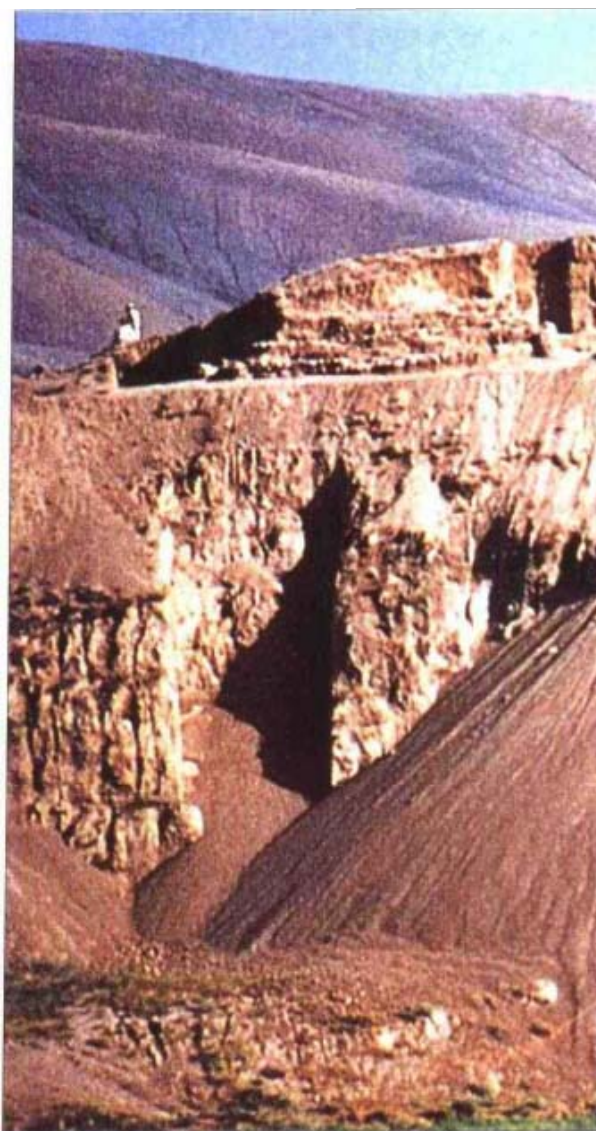
米堤亚人显然并未被这些威胁吓住，他们后来闯

入了圣所的内室，洗劫了宫殿。这些被故意摔碎的土筒碎片堆在被褻渎的宝座华盖周围，说明了这样一个政治事实：亚述的国王们在享受了300多年的霸权地位后已不再是米堤亚人或伊朗西部其他民族的统治者。现在统治中东的有四大列强：埃及的法老；巴比伦人，他们掌握着两河流域，不久他们的影响要向西通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扩张到地中海；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人；还有米堤亚人，他们夺过了亚述帝国的北部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和波斯的西北部。

**波**斯人与米堤亚人背景相似，这时的波斯人尚未在他们很小的居留地之外显示自己的威力。二者都是印欧语系种族，所用的语言密切相关，从中亚出现后即定居在波斯西部的扎格罗斯山区。二者都是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国王的军事编年史上首次被提到，后来这些文件继续以帝国军队经过之处的土地拥有者或纳贡属国的身份提及它们直到亚述衰落。

举例来说，1965年，两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路易·列文和T·凯勒·扬正在伊朗中部的戈丁泰佩发掘一处米堤亚人遗址。他们从当地人那里听到流言说附近的一个村庄有古代铭文。他们循着这些线索追查，发现了在伊朗高原上找到的第一块纪念碑。此碑由公元前8世纪晚期亚述君主萨尔贡二世所立，上面的铭文提供了大量关于萨尔贡在为扩展和守住帝国的东部边界而进行的六次战役中米堤亚领土内军队动向的详细情况，这些细节原来均不为人所知。

今天人们对米堤亚人的了解许多都出自类似萨尔





■ 这座位于戈丁泰佩、有2700年之久的防御工事高出一古代河床大约100英尺，可能是在公元前7世纪当地的可汗或王子的统治下为米堤亚人所用。由于某些尚不了解的原因，这一工事在下一个世纪即被弃置不用，而后却被人占用。

贞石碑上所刻的此类文本。不幸的是，米堤亚人的档案至今仍未找到，虽然这些档案可能埋在米堤亚的古都哈哥马坦那，即被古希腊人称为埃克巴坦那的地方。埃克巴坦那的所有遗迹都埋在戈丁泰佩之东25英里的现代伊朗城市哈马丹下面。

在埃克巴坦那，在冰雪覆盖、雄伟的阿勒万德山脉附近，米堤亚人建了一座雄伟的要塞。希罗多德说，这座建筑物非常引人注目，周围环绕着七重同心圆围墙，每重墙上显然都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在要塞的中心，在最接近米堤亚权力中心的地方，耸立着最深处的两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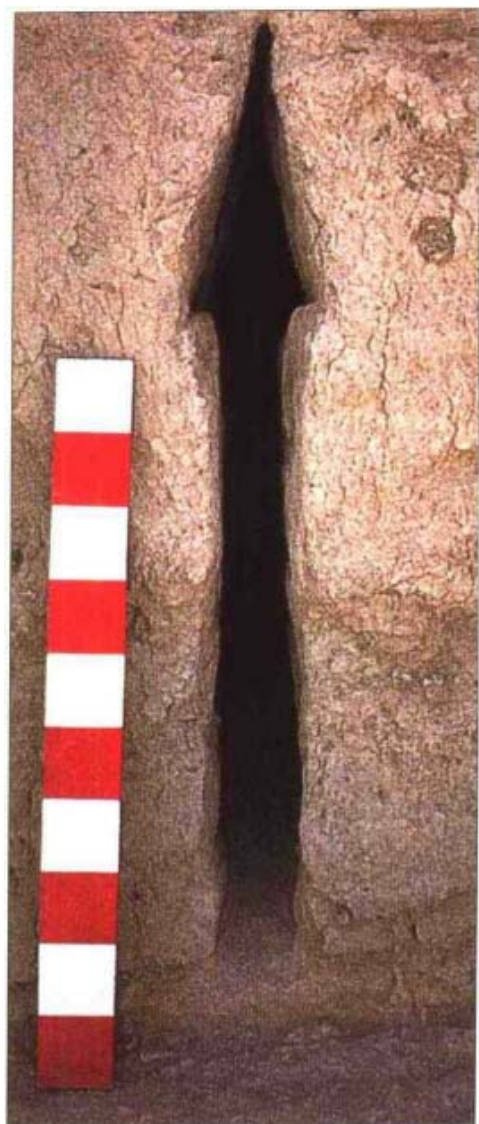


防御工事墙，其表面可能包有金、银镀层。

尽管无法对米堤亚人的埃克巴坦那立刻进行研究，除戈丁泰佩之外，学者们已考察过另外两处米堤亚人遗址。这两处遗址是泰佩巴巴扬和泰佩努什扬，都在哈马丹附近。第一个土丘泰佩巴巴扬是英国考古学家克莱尔·戈夫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掘的，发掘出的壮丽的建筑物令人心动不已。戈夫认为这座建筑物是米堤亚人的，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可能还要早些。这座建筑物可能是一座神庙、设有御座的觐见室或王室或米堤亚上层人物奢侈的官邸。它的中心建筑好像是一个装饰华丽的房间，漆成了红色和白色，装饰着红白两色瓷砖组成的图案。

对泰佩努什扬进行了10年之久的发掘工作始于1967年，由英国波斯研究院提供赞助，英国考古学家戴维·斯特罗纳奇和迈克尔·罗夫主持。他们在这一遗址挖出了一个设防的定居点，很像亚述王宫石雕墙上描绘的那些定居点。

在泰佩努什扬的中心有一个难解的谜：公元前7世纪后期，这个遗址的一部分——包括一个设有圣坛的宗教圣所——被小心地封上了。执行封存的人非常细心，他们不仅把它掩藏起来，还要保护它免遭破坏。他们用页岩填满这一建筑物，然后再在它上面交替地堆上压紧的页岩片层和土砖层，并用巨大的砖结构屏障把它包围起来。这样做的目



■虽然戈丁泰佩的米堤亚人起先好像关注防务，用防御土墙和武器库来巩固这一要塞，但他们最终不再对它进行维护。如上图中的箭孔（旁边放着考古学家的测量竿）所示，箭孔里面装满了垃圾碎片，甚至还抹上了灰泥。

的何在不得而知。

公元前590年，米堤亚已经建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国，开始进行领土扩张。在君主库阿克撒列斯的领导下，他们开进安纳托利亚，意欲从吕底亚人手中把这一地区夺过来。安纳托利亚是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它的地层中分布着脉络状的金矿，并且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或6世纪早期，那里的居民已发明了用硬币手段为日益发达的商业提供便利。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米堤亚人和吕底亚人连续进行了五年的战争，直到公元前585年5月28日那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日全食才使双方罢兵休战。

**照** 交战双方看来，众神显然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吕底亚国王阿利亚特把他的女儿嫁给米堤亚的王位继承人阿斯提雅格以保证和平。阿利亚特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其丧仪之壮观与他作为本地区最富有的国王这一身份极为相称。他的土坟仍屹立在土耳其西部古城萨迪斯的废墟之北，此墓被认为是古代存留下来的最大的土丘，墓中的珍宝早已被洗劫一空。

阿利亚特的儿子兼继位者克罗伊斯（这个名字仍是无尽财富的代名词）登上吕底亚王位。他对米堤亚人仍心怀怨恨，在等待时机。在那次重要的日食过去约35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50年，克罗伊斯获悉他的宿敌正处于困境中：波斯国王居鲁士已经废黜阿斯提雅格国王，劫掠了他在埃克巴坦那的金库，侵吞了整个米堤亚帝国。克罗伊斯认为机会已到，他集合军队向东挺进，希望掠取部分米堤亚人以前的领上来扩展自己的疆域。这个错误的决定使他付出整个王国的惨重代价。

毫无疑问，克罗伊斯没有掂量他的对手居鲁士二世的才干就贸然采取了行动。居鲁士的生平细节将因大量的民间传说而变得扑朔迷离。人们认为这位波斯国王生于公元前598年，他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据说他在婴儿期由于一个恶兆而被抛弃，

得到一条狗的养育。后来，像《圣经》中的英雄摩西一样，他被养父母从几近死亡的状态中救了出来来完成他的使命。希罗多德详细叙述了这个民间传说的部分内容，但他和色诺芬（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士兵兼历史学家）都为居鲁士的身世提供了一种比较现实的说法，他们断言他的父亲是一位波斯王子，母亲是米堤亚末代君主阿斯提雅格的女儿。

无论居鲁士实际上是否是阿斯提雅格的外孙，这个时代所有的编年史上几乎都一致说他在公元前550年击败并废黜了年迈的米堤亚国王。当代的一些记载表明居鲁士本来是阿斯提雅格的封臣，崛起之后就反叛他的米堤亚封主。还有一些记载上说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外地人，觊觎其邻居的领土。他在公然反抗米堤亚人之前已统治波斯8年。

有神秘倾向的巴比伦国王那波尼达曾写下一段奇怪的铭文，记叙在他的梦中巴比伦的主神马杜克预言过居鲁士对米堤亚人的胜利。那波尼达向马杜克抱怨说米堤亚人占据了马杜克特别命令他予以重建的一座古老的神庙，马杜克用一则米堤亚人将要失败的预言来安慰这位巴比伦国王。据称，马杜克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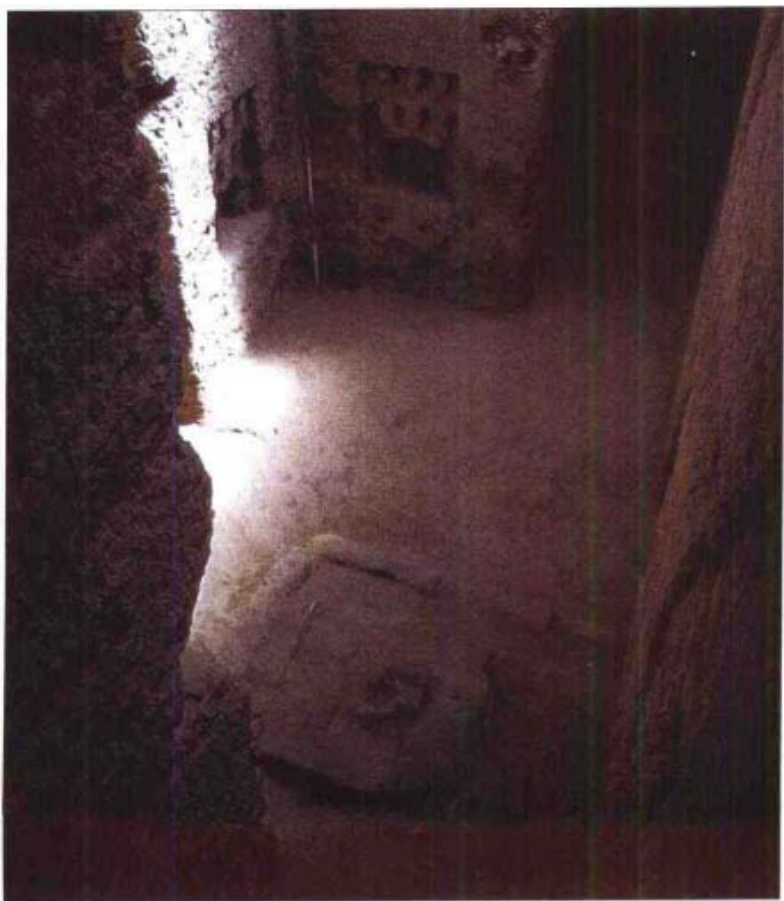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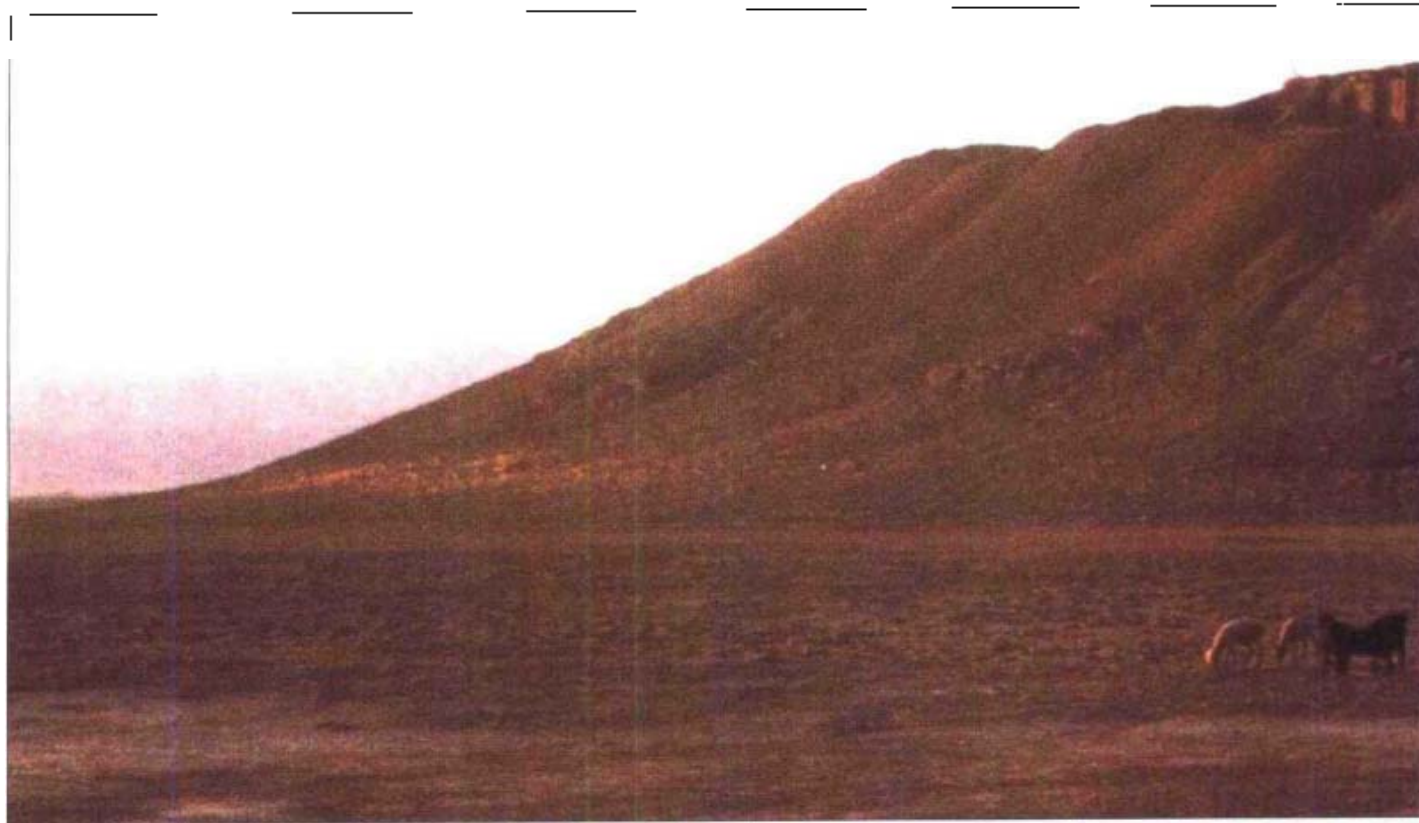


■上图中位于卢里斯坦东部泰佩巴巴扬的这个房间反映了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当地建筑物上少见的一种亮色的用法。在该房间的地面上有 170 多块绘色的黏土瓦片。上面装饰着几何图形（左），可能是在一场大火烧毁该遗址时从屋顶落到地面的。

们、他们的国家和所有的国王、他们的盟友都将不复存在。”他又预言了居鲁士将“驱逐他们”。不久之后，那波尼达获悉波斯人击溃米堤亚人的消息，就在一块石碑上刻下铭文，宣称居鲁士以少胜多的出人意料的胜利实际上是巴比伦之神复仇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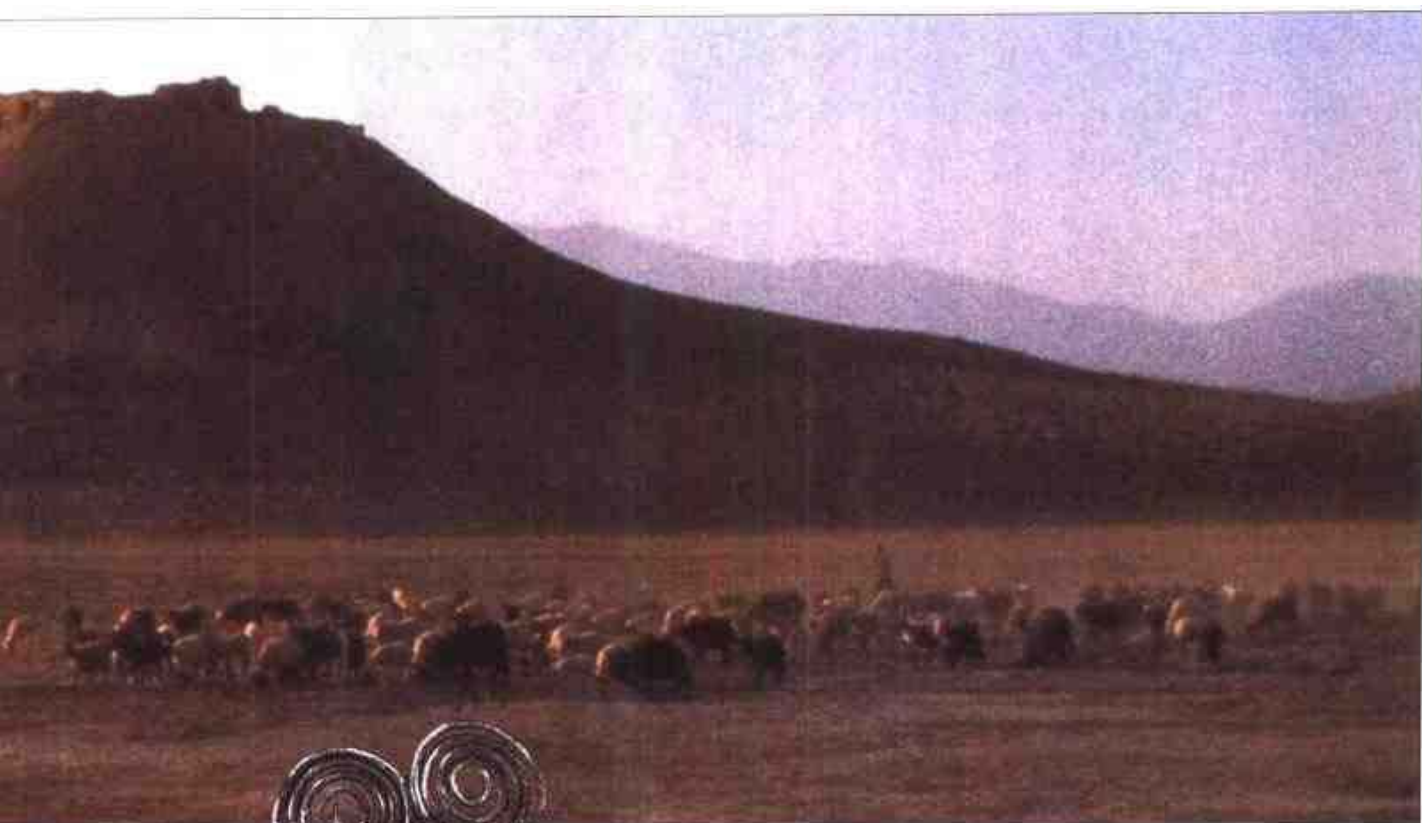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居鲁士后来将利用他是主神马杜克的代表的声誉来对付那波尼达本人。希罗多德说，在凡人中间居鲁士也享有相当广泛的支持。一位心怀不满的将军被阿斯提雅格派去镇压这位波斯暴发户，却跟他自己的君主有旧账要算。因此这位将军和他的军队迅速倒戈，帮助居鲁士击败阿斯提雅格而成为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国王。

色诺芬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可能既包括真实的传记，也包含了可观的虚构成分。他可能从波斯传说中汲取了许多细节，将居鲁士刻画成一位出色的军队指挥员，在战术上果断而又富有想象力，受到部下爱戴。色诺芬说，居鲁士坚持遵守军纪，敏于鼓舞士气，非常审慎、公平，分发报酬极其民主。他非常好客，既邀请高级军官也邀请低层士兵在他的帐篷里吃饭。色诺芬写道：“无论哪一次请客，居鲁士都和普通客人吃同样的肉。”此外，他还一直坚持让军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他认为，既然要求服务人员做到“忠诚明智，注意士兵的各种需要，主动、迅捷、毫不迟疑



■ 米堤亚人泰佩努什扬旧址的遗迹散乱地延伸到一片页岩露头上。它高出伊朗北部的尤卡尔平原121英尺。在哈马丹迄今尚未发掘的米堤亚都城埃克巴坦那之南37英里处，考古学家们在泰佩努什扬挖出好几座建筑——包括一座要塞和两座神庙。为米堤亚人公元前750年左右所建。这些建筑物在公元前6世纪被弃置不用，正是跟戈丁泰佩的情形一样，被人擅自占用。

■ 英国考古学家戴维·斯特罗纳奇于1970年对泰佩努什扬进行发掘。发现在这座公元前8世纪的要塞底部有一座设有火圣坛的神庙。神庙被小心地填满页岩，而后被抛弃。在这里的宗教仪式中显然使用了火。这可能预示火在琐罗亚斯特教更为广泛地使用。琐罗亚斯特教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在波斯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 在青铜碗中密藏的一批银器埋在桑佩努什扬要塞的地下近2000年后重见天日。碗中100多件物品中的螺旋状银器可上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间，这些物品可能用于商品交易中结账。



且要沉着、冷静”，他们应当得到与使者或大使同等的尊重。

居鲁士于公元前546年击败克罗伊斯之后仍继续开疆拓土。吕底亚的金银及其从前控制的爱奥尼亚希腊诸商城丰富的战利品都为波斯军队的征战提供了资金。除个人野心外，他进行扩张还有其他原因。来自今天的阿富汗以远的地方的东部和北部的游牧部落威胁着伊朗高原。为了波斯腹地的安全，居鲁士需要把他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存在尽可能地延伸到中亚。关于居鲁士的东部动态目前几乎没有考古方面的证据，但在今天的哈萨克碱海东部锡尔河河畔有一居民点名为居鲁波利斯，学者们认为此地名标志着该地是居鲁士的边境哨所之一。

波斯西部是地中海的海湾，所有古代世界的财富都在那里进行交易；南部波斯湾沿岸由于到印度去的商队途经该地而富裕起来。斯特拉博说，在这片南部地区，居鲁士在“靠近陶克的海岸”建了一座宫殿，“陶克也是这座宫殿的名字”。1971年，伊朗考古学家阿里·阿克巴·萨法拉兹在博拉兹詹附近的一个地区进行发掘，在距波斯湾海岸大约18英里的一条道路附近出土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物品。他在一座建筑物的废墟里发掘出两排雕刻优美的柱子底座，其风格属于居鲁士统治时期。他据此作出结论说已找到斯特拉博所说的皇家宫邸。

**富**裕的巴比伦为众城之明珠。讲述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征服巴比伦的故事都说该城防御严密，易守难攻。曾参观过该城旧址的希罗多德说它的第一道防线是一条护城河，环绕着周长为56英里、高达300英尺的砖结构环城城墙。此墙墙体极厚，顶部足容一辆驷马战车通过。在这道环形防线之内耸立着同等坚固的第二道墙，该城的入口是100座青铜大门，每道门都时刻有重兵把守。

巴比伦的防卫者宣称该城实际上不怕围困。城中不缺淡水，

因为幼发拉底河从城中穿过；而且，根据色诺芬的记载，谷仓中储备的粮食足够全城居民使用20多年。

要是野蛮的力量无法攻陷巴比伦，居鲁士有别的办法。一些资料断言居鲁士支持巴比伦城内与国内政治和宗教上的不满分子，已为他的侵略打了好几年基础。他还安排了历史上最早的宣传攻势之一——矛头对准软弱的国王那波尼达和他更不得人心的儿子伯沙撒。那波尼达由于宗教异端活动疏远了人民；更重要的是，这个王国未来的繁荣取决于国王呆在巴比伦，他应该举行一些宗教

■ 这些公元前6世纪中叶制作的精美的银碗和带柄的银罐是在土耳其西部发现的，它们使人相信“像克罗伊斯那样富有”这句俗语所言不谬。在这段时间前后，居鲁士大帝目标瞄准了西部，在萨迪斯击败了富有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掠走了他的珍宝。波斯人用这些珍贵物品为大军征战提供军费。





仪式，而他离开首都长达10年之久，甚至在最神圣的节日也不回去。在修复与其国民的关系上他也无所作为，比如犹太人，他们被巴比伦的前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强行从耶路撒冷迁徙到巴比伦，而在他的统治下，犹太人仍作为放逐者留在该城。

居鲁士的公关攻势要点是那波尼达已天怒人怨，所以神指派居鲁士来打倒他。这位波斯国王许诺说要尊敬巴比伦的众神，此前他进犯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城市时确实信守诺言。巴比伦的一部编年史记载，他的大军经过两河之间的地带时宗教仪式照常进行。

10月12日之前波斯人已抵达巴比伦。希罗多德和色诺芬都指出那一天正值宗教节日，宗教活动吸引了全城居民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底格里斯河东部古蒂乌姆省反叛总督戈布里亚斯正在按照居鲁士构想的战略部署指挥着行将入侵巴比伦的军队：在夜幕和为纪念众神而纵情狂欢的成千上万市民的喧闹声的双重掩护下，戈布里亚斯的士兵接近了城墙，悄悄地开始挖一道使幼发拉底河改道的大沟。

希罗多德和色诺芬都没有记载那些驻守在水门、将被几排波斯士兵取代的卫兵们看到他们眼前的河水汨汨地流走时的反应。然而，希罗多德写道，由于这个地方太大，城市中心地带的居民在该城外区被占领许久以后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尚一无所知。显然他们“继续跳舞作乐直到从惨痛的经历中获悉了这个消息”。

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居鲁士和平地进入了巴比伦，并受到城中居民的欢迎。这位波斯国王自己对其胜利的定论仍保存在考古学家们于公元1879年在巴比伦马杜克神庙旧址发现的一块干泥圆筒版上：“我作为朋友进入巴比伦，在人们的欣喜欢庆中，我在原统治者的王宫里建立了政府。我为数甚多的军队平静地在巴比伦各处走动。我不允许任何人进行恐吓。”他宣称自己为巴比伦主神马杜克选中，这位神祇“审视各国，寻找

一位正直的统治者”，当然他找到了一位：“他宣布了安善国王居鲁士的名字。”

居鲁士二世也在干泥圆筒版上记下了他的一些市政改革，包括废除前朝很不得人心的强制劳役制度。他推行的公共工程与今天的政界人士用来赢得选票的并无二致：“我修缮了他们残破失修的房屋，使他们不再抱怨。”

铭文也对他的王国作了一个包揽了他所能想象到的最全面的定义：“我是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君主，合法的君主，巴比伦的君主，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君主，地球上四方的君主。”这种自夸很少被考古学家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这些话确与事实相去不远，因为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就给了他权力统治这个有许多臣属国的帝国。这些臣属国的首领们——从居住在王宫的君主到游牧部落的首长——显然都乐意对这位阿契美尼德征服者宣誓效忠。居鲁士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所有的国王，从北部到南部的海洋，那些坐在觐见室的国王们，那些住在其他各种建筑物中的国王们，还有那些住在帐篷里的西部国王们，都带着丰厚的贡物来到巴比伦并吻了我的脚。”

他手下的笔杆子颂扬他原在意料之中，但许多不同出处的文本也给予了这位统治者非常好的声誉。犹太人由于居鲁士结束了他们的流放状态并允许他们返回故国及重建圣庙而非常高兴，称赞他是“上帝选定的国王”。尽管犹太人严格地信奉一神教，他们仍对居鲁士认为自己受到神佑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在《以塞亚书》中，这位先知宣布：“我耶和華所膏的居魯士，我摠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暢開，不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門。”

尽管希腊人曾和波斯人打过仗，他们却认为居鲁士是“优秀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希罗多德曾在波斯旅行过，他叙述说居鲁士

的声望远远超过他的两位最直接的继位者：“波斯人说大流士是小贩，冈比西斯是主子，居鲁士则是慈父，因为大流士在每件事上都要获利，冈比西斯苛刻鲁莽，而居鲁士很仁慈，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

居鲁士的仁慈似乎泽及那些被征服的敌人。许多编年史家断言居鲁士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征服策略，他不仅背离了杀戮被击败的国王庆功这种传统的作法，据说还让阿斯提雅格、克罗伊斯和其他被废黜的统治者在帝国宫廷担任要职。希腊历史学家兼作家巴克基利得斯生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那时吕底亚帝国的陷落还记忆犹新，他叙述了克罗伊斯在被居鲁士意外击败后怎样绝望地试图自杀。他跳入火中，但这位波斯国王亲自把他从火焰中拉扯出来。

创建并控制一个穿越山脉、沼泽和沙漠、绵延2500英里的大帝国需要相当的行政效率。例如，希罗多德算过，居鲁士把军队从伊朗南部的苏撒开到吕底亚的萨迪斯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行程近1700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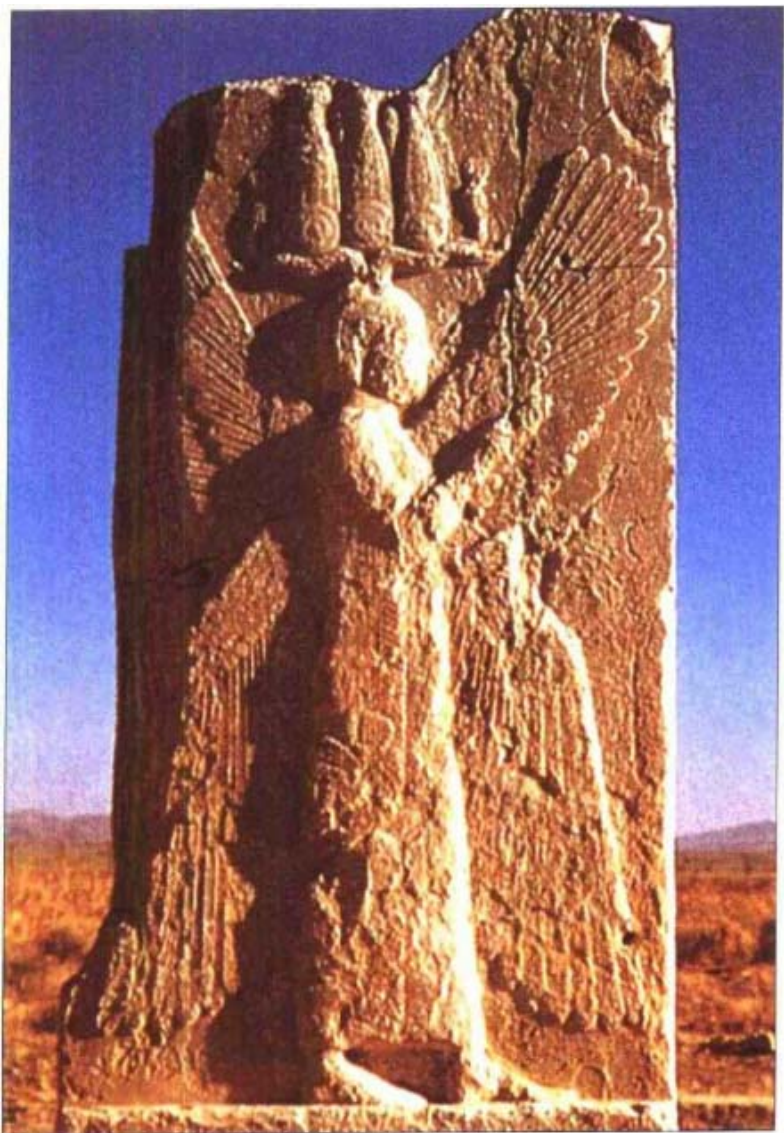
为了确保信息在国王、各省总督和被称为国王的耳目的有权有势的官员（他们在遥远的地方发挥作用）之间高效流通，居鲁士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交通网。色诺芬叙述说：“居鲁士首先查明一匹马在不被累坏的情况下一天能跑多远，然后按照这个距离间隔建了一系列的驿站。他给驿站配置了替换的马匹、照料马匹的马车及管理驿站的合适人选来接收并传递公文，接管倦马和疲顿的人员并换上新马和新人。”如信息紧急，替换的人和马匹夜里也不耽搁，“夜间信使替换了白天的信使继续骑马赶路。有人说当这样传递公文时，文件传送的速度比鹤飞得还快。”

当居鲁士外出巡幸时朝廷的许多官员可能跟随前往。官方档案及管理档案的官员却留在苏撒、被征服的巴比伦或先前米堤亚要塞埃克巴坦那，后者被居鲁士用作夏季宫邸。后来，在公元前

547年左右，居鲁士认为应该在帕萨尔加德建一座他自己的新都了。

斯特拉博说，居鲁士“重视帕萨尔加德，因为他在那里打了征服米堤亚国王阿斯提雅格的最后一仗，从而夺取了这个亚洲帝国，他在此建立城市并兴建宫殿来纪念他的胜利”。然而希罗多德却暗示居鲁士国王偏爱帕萨尔加德是因为那里是他家族祖先的故土。

帕萨尔加德位于群山环拱的山谷里，海拔6200英尺，位于法尔斯省的北部，后来的事情表明这一相对偏远的地点对考古学家是一件幸事。许多古城几乎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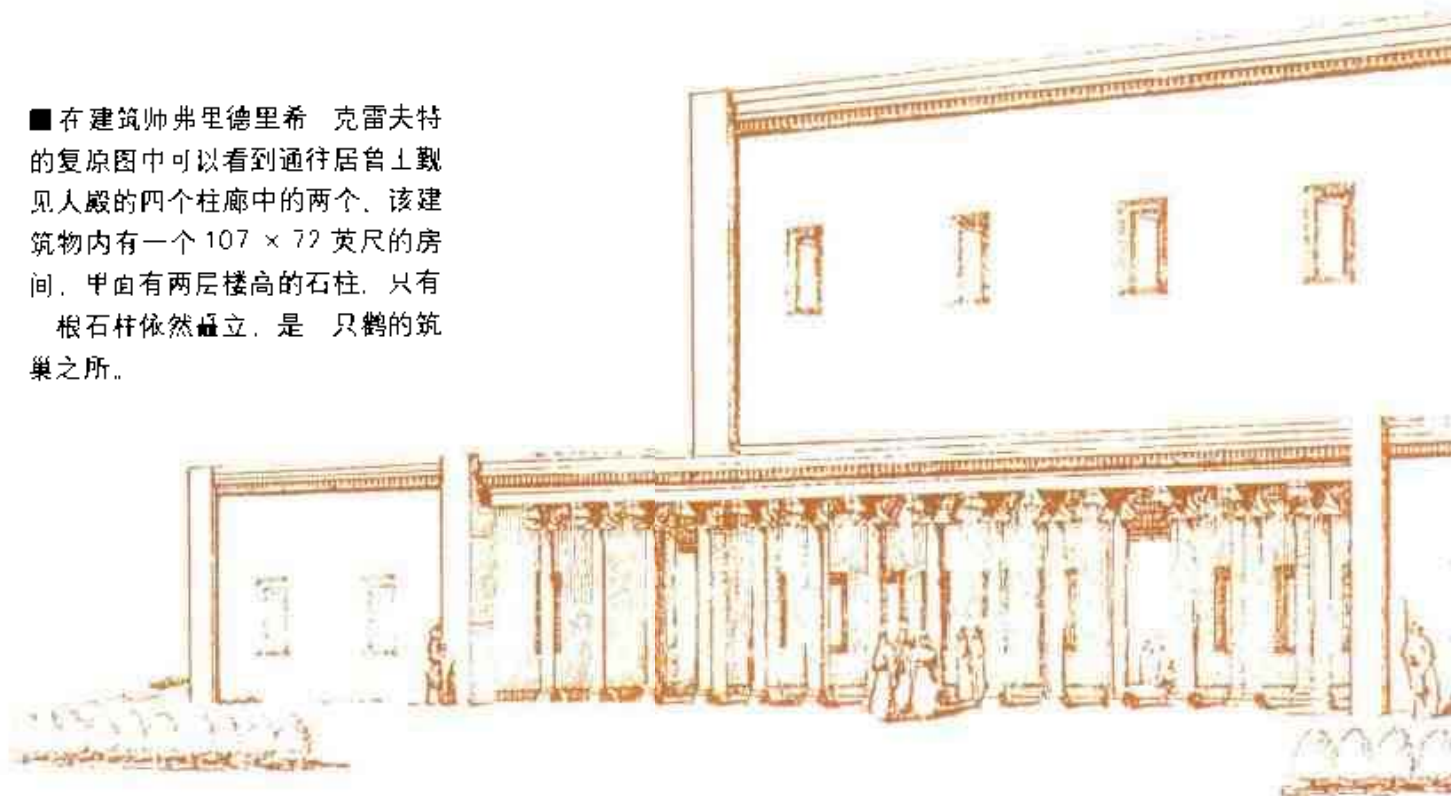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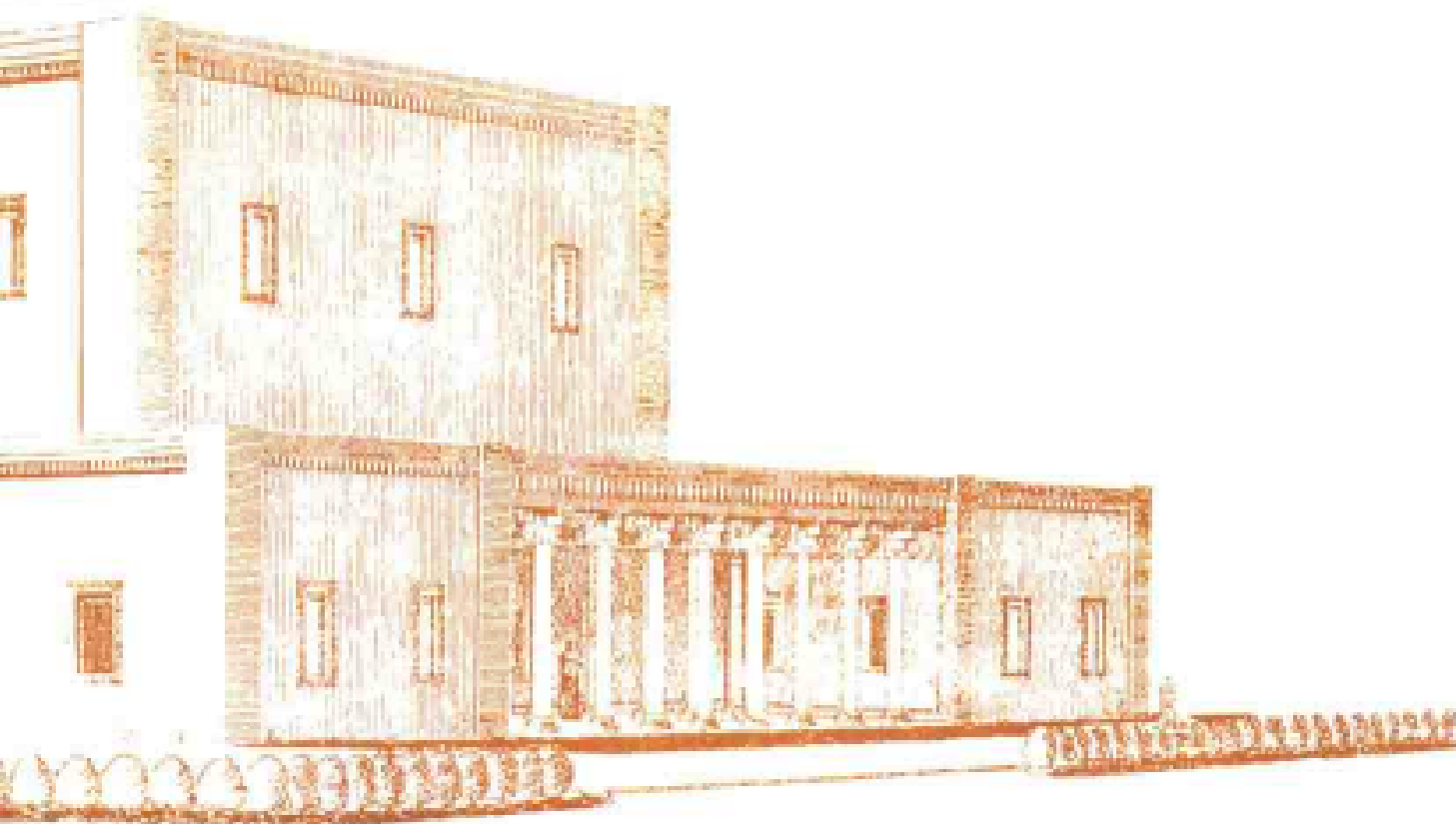
■ 这是帕萨尔加德唯一一块未遭损坏的大型浮雕，浮雕中的人物身着埃及长袍，曾经守护着通往居鲁士宫殿的牌楼。这件雕刻品的各个方面表明在他庞大的帝国境内起作用的文化影响。此人物的帽顶有一部分由弯曲的公羊角和竖立的眼镜蛇构成，似乎以叙利亚或腓尼基模式为蓝本，显然由埃及原型衍生而来，翅膀则取法亚述和巴比伦雕刻。

■右图是居鲁士帕萨尔加德宫邸中一座庄严的人殿(称为宫殿P)的废墟。图中两根残缺不全的柱子左侧是居鲁士的宝座，用大块黑石做成。它后面耸立着一座神秘的塔状建筑物——阿维斯陀塔，再远处是隐约浮现的宝座山。



■在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的复原图中可以看到通往居鲁士觐见人殿的四个柱廊中的两个。该建筑物内有一个107×72英尺的房间，里面有两层楼高的石柱。只有两根石柱依然矗立，是只鹤的筑巢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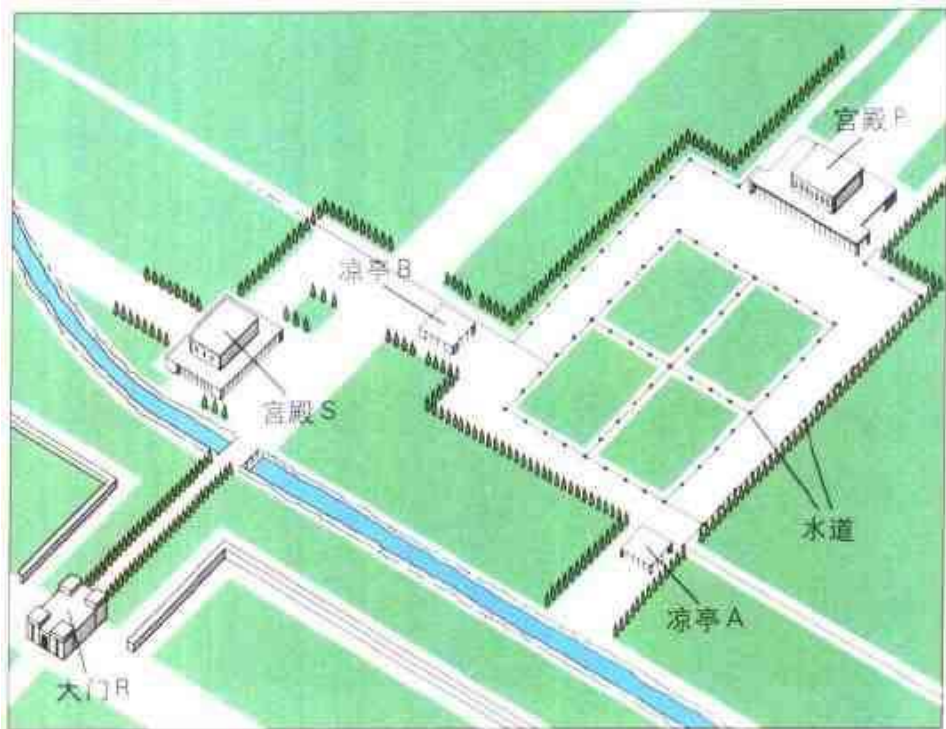


## 波斯皇族 对乐园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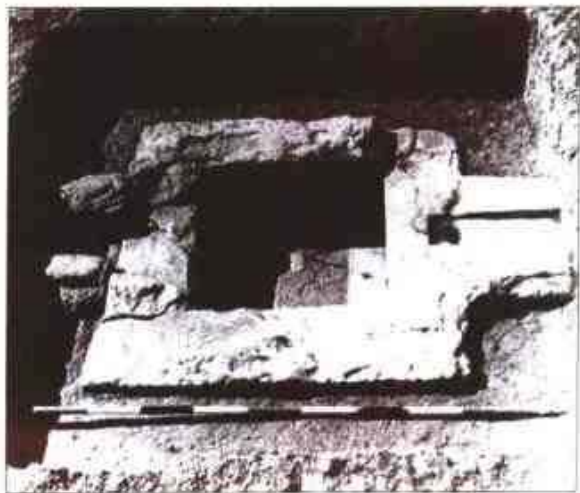
FROM THE ROYAL  
PERSIANS, EARTHLY VISIONS  
OF PARADISE

波斯人把世界称为“乐园”，他们认为乐园就是一种围场——被围墙包围的园林或花园。在他们干旱的土地上一片供水良好、长养乔木和灌木的绿地很受喜爱。波斯国王们下令修建花园以供其消遣，这并不令人惊讶。色诺芬说，小居鲁士（大流士二世之子）领着斯巴达将军来山德在萨迪斯他的花园中游玩。花园的布局精确得如同几何图形，由笔直如箭的甬道和花坛构成——一切都“布置得角度适宜、恰到好处”——空中飘荡着“沁人肺腑”的花香。来山德印象很深，对建筑师人加赞美，却不知居鲁士就是花园的设计师。这位得意的王子透露说花园是他一手设计的，并且他还亲手栽种了部分植物。

小居鲁士对花园的喜爱可追溯到其祖居鲁士大帝，后者在帕萨尔加德建了一座新都城。在这座新都，宫殿P的柱廊里设了御座（见图），以便他俯瞰巨大的内花园。该花园分成四个等分以代表帝国的四个方位。然而这一工程尚未竣工居鲁士便去世了。他死于战事，被葬在帕萨尔加德附近的一座陵墓，墓地周围环绕着另一座花园。



■ 如上面的地面图所示，居鲁士大帝在帕萨尔加德的两座大殿（考古学家标为宫殿P和宫殿S）都坐落在花园中。宽阔的甬道便于人们散步，两座凉亭则诱惑着人们驻足亭内沉思赏景。小径旁边的水道中潺潺的流水使主花园保持湿润，也给花园增添了闪闪发亮的、流动的景观。右边是用加工精细的石头砌成的水池，水从其中流过。





■波斯人对植物和树木的喜爱在上图的阶梯细部表现得非常明显，它取自在波斯波利斯发现的一段阶梯。上面的植物装饰高度格式化，使鉴定工作十分困难。

■在波斯帝国灭亡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花园的热情依然不减，这一点从上图公元1341年手稿上的装饰图案和左图18世纪的地毯图案即表现出来。织工把花园分成许多正方形，大概是对居鲁士大帝把内花园分为四部分的摹仿。



法挽回地永远埋在其后的定居点地层之下，而居鲁士的都城尽管有许多伊斯兰时代的建筑物，发掘却不算困难。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尽管这一荒凉的遗址与居鲁士之间的联系曾一度被遗忘，其他的西方人也来到帕萨尔加德，他们凝望着它的废墟沉思。15世纪威尼斯人若萨法特·巴尔巴尔写道，被亚历山大认为是居鲁士之墓的那座墓在当地人眼中是所罗门的母亲之墓。17世纪设拉子城的一群加尔默罗会修士曾告知旅行者阿尔布雷·冯·门德尔松，墓内安葬的不是所罗门国王的母亲拔示巴，而是伊斯兰国王哈里发苏来曼的母亲。

1812年英国旅行者詹姆士·莫里尔出版了一本游记，并首次详细描述了该遗址上其他建筑物遗迹。他辨认出一座神庙和一座要塞，出版了一册遗迹中的楔形文字铭文。他谈及此墓与经典作家对居鲁士之墓所作的描述惊人地相似，但由于他深信这位国王的都城在更远的南部，所以断言此地确实是帕萨尔加德以及此墓确实是居鲁士之墓这一任务就留待后来者了，该观点已为今天的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19世纪欧洲人如潮水般涌入帕萨尔加德，他们临摹铭文、绘制平面图并作了详细的记录。这股浪潮过云之后，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赫茨菲尔德于1928年开始发掘帕萨尔加德。在仅有一位建筑师帮助的情况下，他对五座主要建筑进行了初步考察。他首先挖出探沟，之后他研究了挖出的证据，不久就确定了两座主要宫殿及东门平面图。他的发掘使浅浮雕、柱子和柱冠的残片及长着人头和动物头的巨型雕像碎片暴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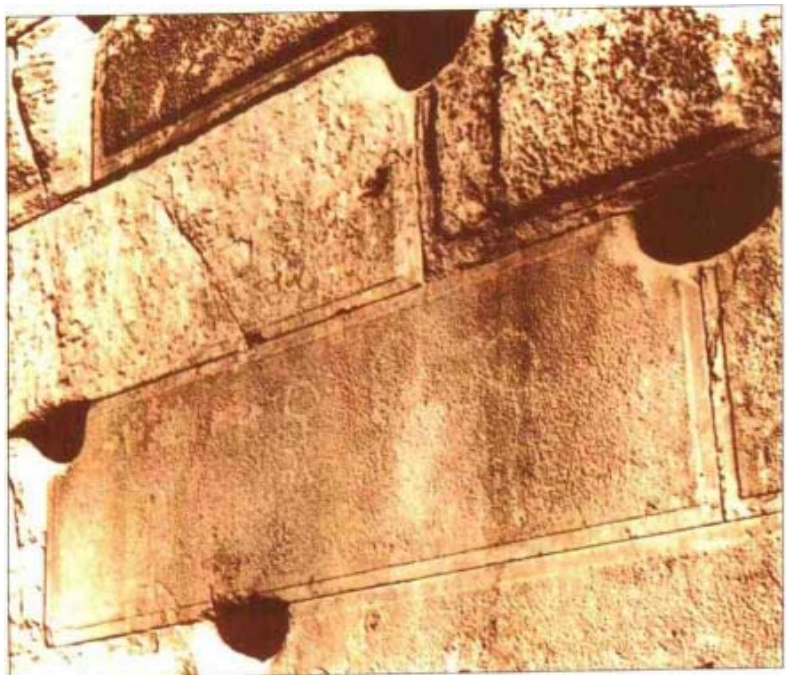




■从飞机上看，帕萨尔加德古都塔甲塔赫特（或宝座门）破败的墙壁气势如此宏大，以至于戴维·斯特罗纳奇提出这些断壁残垣属于居鲁士的一座未完成的宫殿，而非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座城堡。走近后可以看出（右边）这些石工展示了精巧的技术。在中间的那块大石上可看到石匠作的符号，用以标明独特的工作团体。下侧的其他符号已用黄金复制出来。这些洞是拾荒者寻找连接石块的铁夹钳时所凿。

其他考察随之进行。1935年，德国考古学家埃里希·F·施密特从空中对帕萨尔加德进行了开拓性的勘测。14年后，伊朗考古研究所的阿里·萨米恢复对两座宫殿旧址的发掘，并清理了居鲁士陵墓周围的区域。1961年英国考古学家戴维·斯特罗纳奇在帕萨尔加德进行了广泛的系列发掘，在居鲁士策划的都城的破碎的石头中寻找着能表明这位波斯君主的嗜好、风格和对王权态度的线索。

首先他必须弄清楚哪些建筑物确实出自居鲁士统治时代。建筑者使用的技术和工具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石制品上若有带爪或牙的凿子（可能还带一个锤状柄）凿出的印迹就是一个有用的信号，因为这种工具在居鲁士于公元前529年死后才成为波斯石匠的工具。帕萨尔加德建筑者的建筑风格和装饰图案也提供了部分证据，它们反映了吕底亚或爱奥尼亚的西方工匠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这些工匠本人的作品。斯特罗纳奇作出结论说，有这种装饰细节的建筑物可能是居鲁士征服



吕底亚人及其希腊爱奥尼亚臣民后下令修建的。

这种西方影响在帕萨尔加德最突出的一座墓——居鲁士之墓——表现得非常明显。斯特罗纳奇在仔细加工的石结构上鉴定出吕底亚人和爱奥尼亚人的建筑技艺。这些石头部件精确地安装在一起，并用铁夹钳夹住。墓室是一间用大块石板作顶的小室，下面是水平的石结构层。它与萨迪斯的吕底亚国王阿利亚特之墓非常相似，二者大小几乎相等。这些借鉴与东方风格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多文化的建筑实体，现在被鉴定为阿契美尼德特有的风格。

在这些受东方影响较强的建筑中有一座巨大的牌楼，有时被称为带浮雕的宫殿。它的两座主门均有两头巨大的、带翅膀的石雕公牛守护，这种公牛源于叙利亚迷人的动物寓言。这座巍峨的建筑物上有一块约9英尺高的浮雕，雕刻的是一个长着四片翅膀的神奇人物，他的五官和服装综合了数种不同的中东传统(69页)。

上述这种壮观的牌楼似乎用作举行波斯王权仪式的场所。在后来的阿契美尼德首都波斯波利斯发掘出一座相似的建筑，内设石宝座，表明该建筑是君主举行公开觐见的所在。

帕萨尔加德有些建筑物很难鉴定。有一座名为塔里塔赫特的建筑，又名宝座山，由一个巨大的石平台构成，其建筑风格表现出吕底亚和希腊东部石工工程的特色，看来像是一座未完成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处皇室宫邸）的底部。到公元前5世纪早期它已被改用于更为实用的目的，这一点从围场上劳作的痕迹及贮存处即可看出。

斯特罗纳奇继续前辈们对宫殿S的考察。宫殿S又叫“有柱子的宫殿”，它可能是举行宫廷仪式和正式觐见的场所。这座宫殿有用等距离的列柱支撑的门廊，让人想起希腊堂皇的长方形神庙和安纳托利亚的宫殿。它的中心耸立着一座高大、庄严的觐见大厅，无疑是想给到此向君主致敬的使者、封臣和纳贡者行列留下深刻的印象。

居鲁士还下令建造了发掘者们称为宫殿P的另一座宫殿。纵使在毁弃的状态下它也表现出一种更为亲密的氛围。这座宫殿也有中央大厅，但是厅的规模较小、门口较为狭窄，中央的黑白石柱较短。大厅外面是长而幽深且遮荫良好的门廊，廊中宝座的位置使国王在悠闲的时刻能够看到御花园——那一定是帕萨尔加德最美的景色(72页)。

这些花园为居鲁士的陵墓营造了草木茂盛、香气馥郁的环境。公元2世纪罗马的编年史家亚里安曾提及居鲁士墓旁“草长得很高”，有一片“长着各种树木的树林”。设计者们在设计中标上了形式整齐、形成直线的花圃和宽阔、笔直的路径，以反映国王新宫殿的秩序与和谐。为了使植物和鲜花保持翠绿芬芳，水通过约3600英尺长的石制水道网络流入各个由整块大石凿刻而成的美观的方形水池中。

这座乐园内有两座小亭子。发掘其中一座时考古学家们挖出一批特意藏在一高水罐内的宝物，罐子按照传统的阿契美尼德陶器设计制作。两千多年来农夫犁地已毁坏了这个24英寸高的容器的三分之二。然而，在此容器尚存的部分，一层厚土下埋着1162件很久以前某位帕萨尔加德的居民非常珍视并藏在罐子里埋起来的物品。

这批秘藏物包括多件做工精美的首饰，诸如手镯、耳环、坠子、项链，还有用黄金、红玉髓、珊瑚、紫水晶和青金石制作的、雕刻精细的珠子项链，它们被打成了野兽、铃、花、几何图形、神祇头像或人头像等形状。埋藏这批宝物时有人曾仔细地把成对的耳环和其他饰物系在一起，尽管系它们的细线早已烂掉，它们仍并排位于原处。

鉴定这批秘藏物的年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因为在宝物埋藏之后的岁月中农夫犁地已破坏了上面覆盖的土层。罐子本身很粗糙、实用，可能制作于公元前6到3世纪的任何时间。藏在



■ 发掘帕萨尔加德一座花园凉亭的考古学家们在一个简陋的水罐（左图）内发现一批宝物。水罐里面藏匿了1162件物品，其中有1件是被后来复原的，带着金铃垂饰的珍珠项链（上图）。再往右是一只制作精美的金网眼耳环，它是这批秘藏品中一对耳环中的一只（可在罐内看到），挂着一块由金属丝包裹的引人注目的椭圆形青金石垂饰。它与公元前4世纪的伊特鲁里亚耳环在设计上相仿。

罐内的这批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风格也同样难以确定。然而，考古学家们仔细观察一些细节后——诸如小型人头和动物头上的胡子和角等，得出结论说这批物品中有些在埋藏之时可能就已是年代久远的祖传遗物。罐子可能埋藏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或晚期某个时间，很可能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由于亚历山大的军队闯入波斯，一位宫廷妇女惊慌逃跑时所埋。

**居**鲁士没有建成他雄伟的新都便去世了。但是由于帕萨尔加德是根据许多不同传统的建筑师、工匠和雕刻家的灵感所建，所以表现出世界性，这种特点成为居鲁士认为自己不仅是波斯国王，而且是一位真正的国际性大帝国的君主的见证。

居鲁士于公元前529年辞世之际仍在开疆拓土。古代作家对他死亡的时刻和方式众说纷纭。色诺芬出于自己的叙述目的，为居鲁士选择了平静的死亡方式，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对他的追随者和家人说出睿智的话语并与他们告别。在他的遗言中据称有这么一句——“记住我的遗言吧：‘对朋友仁慈，你就会有力量严惩你的敌人。’”

然而，几乎其他所有的编年史家都断言这位波斯君主死于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希罗多德在评述了关于居鲁士之死的许多不同说法后，选择了他认为可能最接近事实的一种。在他的叙述中，居鲁士正忙于在帝国的东北部边界、中亚的锡尔河河畔进行一次战役。河流的彼岸是对居鲁士怀有敌意的马萨格泰人的领土，他们由一位骁勇的女王托米里斯统治。居鲁士率军渡河、扎营，进而为他的对手们设下陷阱。他命令军中厨师和服务人员打开贮存的大量食物和美酒，并把这些放在营地周围显眼的地方。然后，他悄悄地下令全军撤到某一未知地区，可能渡河回到了不会被敌人发觉的波斯境内。托米里斯的儿子斯帕尔加皮西斯率领一支军队攻入波斯人抛弃的大营，开始争抢居鲁士布下的诱饵。波斯人突

然出现，击溃了入侵的马萨格泰人，后者由于酒足饭饱无法勇猛作战。斯帕尔加皮西斯蒙羞迅速自尽。

托米里斯被居鲁士的诡计激怒，倾全部兵力与居鲁士对抗。这场战争首先是弓箭手之间的较量，后来转为近身肉搏。绝大多数的波斯人牺牲了，其中包括他们的国王。希罗多德以托米里斯一则恐怖的轶事结束了这个故事：托米里斯费力地走过尸横遍野的战场，从居鲁士尸体上割下首级，把它浸入血中，她宣布，这是因为居鲁士对血的渴望永不满足。

**到**公元前529年9月，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一世登上王位。四年后他进攻当时距波斯最远的强国埃及，从而使幅员广阔的波斯帝国疆域更加扩大。埃及这一古老的、一度几乎固若金汤的王国已开始衰落。新法老普萨姆提克三世在位，但臣民觉得他与宠爱宫廷里的希腊人和其他外国人胜过本国人的其父一样令人讨厌。腐败充斥全国。埃及军中有一位高级军官是冈比西斯的密探，波斯国王了解到埃及臣民对国王的忠诚业已动摇。

公元前525年初，冈比西斯从加沙发动侵略，当地对埃及没有感情的游牧部落帮助他的军队安全穿过了西奈。波斯军队在培琉喜阿姆与法老的军队接火交战并将他们击溃。希罗多德在战争过去75年后参观了这一战场，声称看到了死者的白骨还躺在倒下的地方。获胜的波斯人沿尼罗河继续前进，到达埃及都城孟斐斯。普萨姆提克的抵抗徒劳无益，波斯人攻陷都城并俘获国王本人。春末，冈比西斯得意洋洋地来到尼罗河三角洲的赛斯。许多埃及编年史家把这位波斯征服者描绘

■ 这座两英尺高、有2500年历史的绿色玄武岩雕像是埃及权贵乌德亚霍勒森，其头颅是现代复制品。雕像上面刻着象形文字的铭文，颂扬他对埃及的征服者、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的支持。他给了冈比西斯太阳神拉之子的称号，从而为这位外国人确立了神圣的埃及血统。在乌德亚霍勒森死后兴起了对他的崇拜。



为残暴的疯子，记述他的军队闯入并亵渎神庙，这并不令人惊讶。

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有目击者兼参与者乌德亚霍勒森的话为证，他在埃及王朝占据高位——赛斯尼特神庙的看守人、高级宫廷御医、国王秘书及法老的海军司令。由于他急于让历史接受他对发生的事情自我开脱的说法，所以让人用象形文字在他的绿色玄武岩雕像上镌刻了一则简短的自传，该雕像现存于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

尽管乌德亚霍勒森在雕像上记下了“降临到全国的巨大的不幸”，并且提及外国军队在他的神庙周围驻扎，他还是与征服者进行了合作。他成为冈比西斯的顾问。冈比西斯认为维持对全国统治的最佳方案是使自己加冕成为埃及的新法老。在此过程中乌德亚霍勒森向冈比西斯提出建议并草拟了使他登上王位的一套正式头衔。为使自己的王位要求具有合法性，冈比西斯像埃及所有国工那样宣布自己也是一位神祇的儿子。可能出于乌德亚霍勒森的建议，他宣布自己是太阳神拉的后代。

新法老和半神人以擢升和礼待乌德亚霍勒森来表示对他的赏识，乌德亚霍勒森没有隐瞒这一事实。他也告诉我们冈比西斯煞费苦心地修复神殿，并对波斯军队占领期间对神庙造成的损坏进行补救。然而，在组织他的埃及政府过程中冈比西斯由于干预埃及神



## 为了大流士登上峭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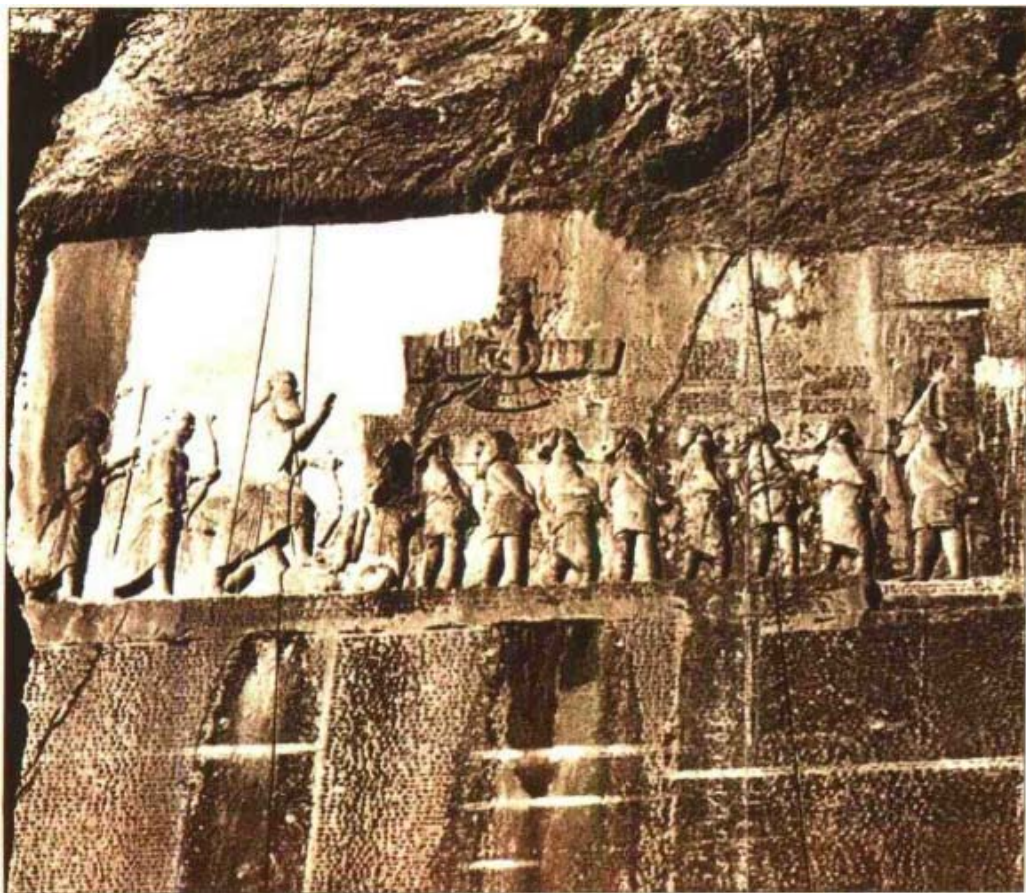
### GOING TO THE EDGE FOR DAR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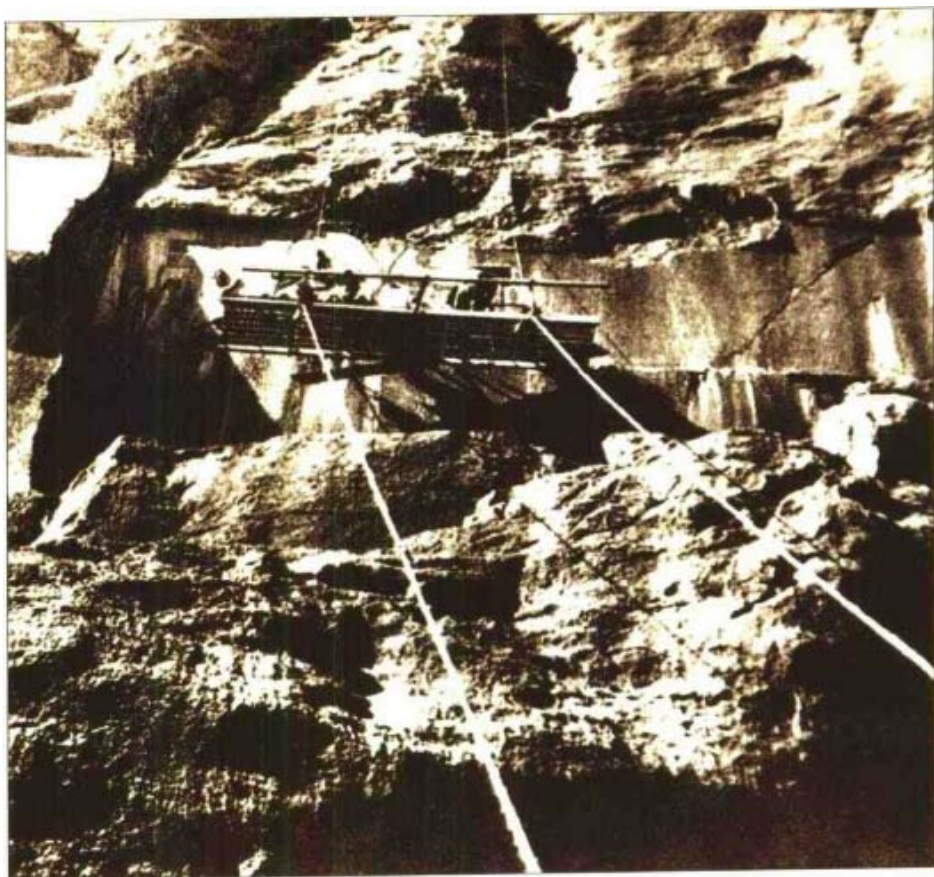
当美国历史学家兼语言学家乔治·C·卡梅伦于1948年冒着生命危险直接研究大流士刻在高出伊朗多石的贝希斯敦平原340英尺的峭壁上的铭文时，大流士的话“现在你相信我做过的事吗？”仿佛在嘲弄他。卡梅伦的目标是临摹铭文并进行拍照，抄录四行迄今无法接近的铭文，制作类似覆盖左边这块10×18英尺的中央嵌板部分区域的乳胶模板；还要弄明白2500年前雕刻师们是如何到达峭壁上的。在那里的峭壁上波斯人用三种语言宣

告了大流士对他的10位敌人的胜利，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则极其巨大的自我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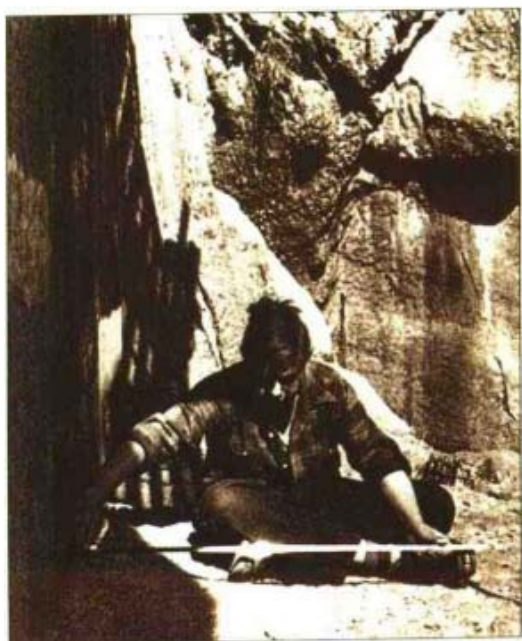
一家在附近作业的石油公司帮忙在悬崖高出雕刻部分200英尺处钻孔并插入钢销，这使卡梅伦能够拉起铁索搭上支架。然而，他和两位助手还须沿着峭壁爬行一段，再从30英尺长的梯子上爬下来才能到达平台。悬崖的露头部分使得升降支架很困难。在考察过程中卡梅伦发现古代的雕刻师们是通过他们凿出的台阶登上高处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梅伦和他的工作人员饱受寒冷和雨淋之苦。为了保暖，卡梅伦穿两条裤子、一件羊毛汗衫、一件羊毛套衫、一件羊皮夹克、一件军大衣再加一条毯子。制作模板要在用作模体的细麻布和网纱上涂五层乳胶。有时卡梅伦必须从没有护栏的支架两端欠出身来，有一次他差点儿摔下去，危急之际被他14岁的儿子汤姆拉了回来。这位男孩开玩笑说：“爸爸，要是你掉下去，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 用钢索吊着的支架由绳子导引，落到嵌板前。水从石灰岩山体渗出，腐蚀了部分铭文，但沉积物对其他铭文又起了保护作用。卡梅伦用锤子轻轻敲掉这层硬壳，使下面的新文字显露出来。



■ 卡梅伦之子汤姆在测量一道狭窄的突岩，古代的雕刻师就站在这道突岩上雕刻浮雕。其父正在一道类似的突岩上工作，突然一块松动的巨石滚落下来，这位学者紧贴在悬崖壁上经受了一场碎石雨。

庙的财政触怒了传统上一直享有巨大经济权的祭司统治集团。他发布一道法令，削减并转移神庙的收入以支付征战的费用，把种种节约措施强加到这一宗教特权阶层头上。该法令保存在公元前3世纪的纸草卷上。

在花了一年时间确立波斯对埃及的控制之后冈比西斯离开了他的新领土。在回国途中抑或是回去后不久冈比西斯就去世了。跟他的父亲一样，他死的详情很神秘，有好几种说法。一位记者——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大夫克特西亚斯——叙述说冈比西斯回到巴比伦后，在用短剑削一块木头以消磨时间时突然刺中自己的大腿，11天后溘然辞世。然而，其他文本却说，冈比西斯途经叙利亚时在一个与米堤亚首都同名的地方死去，这真是命运非常巧妙的播弄，因为早就有预言宣称冈比西斯会死在埃克巴坦那。

许多学者认为居鲁士的远亲、冈比西斯的接班人大流士一世在帕萨尔加德的建筑物上以“居鲁士，一位阿契美尼德人”的名义添加了铭文。他们怀疑这一血统是大流士的虚构。大流士宣称自己是高贵的阿契美尼德血统，但他并不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二世的直系后代。这一虚构使大流士得以通过他们据信在公元前7世纪曾统治波斯的共同祖先阿契美尼斯与居鲁士建立起血缘联系。

大流士把冈比西斯死后发生的事情再现于悬崖上。在扎格罗斯山脉贝希斯敦悬崖的峭壁上，在高出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克巴坦那的古路340英尺处，大流士的雕刻家和书法家们制作了一幅浮雕，以文字和画面两种形式纪实性地描述了导致大流士登上王位的错综复杂的叛乱和阴谋。大流士下令用他的王国内三种最重要的语言把原文镌刻出来：古波斯语、巴比伦的阿卡德语和埃兰语。在埃及的埃勒凡泰尼还发现了写在纸草卷上的一份阿拉姆语的译件。

大流士想记下自己登极这一不可更改的历史的愿望在大约

2400年后导致了古代世界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因为正如罗塞塔石碑导致埃及象形文字破译，贝希斯敦三种语言的文本对破译楔形文字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破译楔形文字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英国学者兼军人亨利·罗林森。从1835年到1847年这许多年间，罗林森多次来到贝希斯敦。他和年轻助手——在他的自传中被称为“一位未开化的库尔德少年”——腰间系着绳子登上峭壁，沿着突岩缓慢地移动，小心地在晃动的木板和梯子上保持平衡，成功地将绝大部分铭文临摹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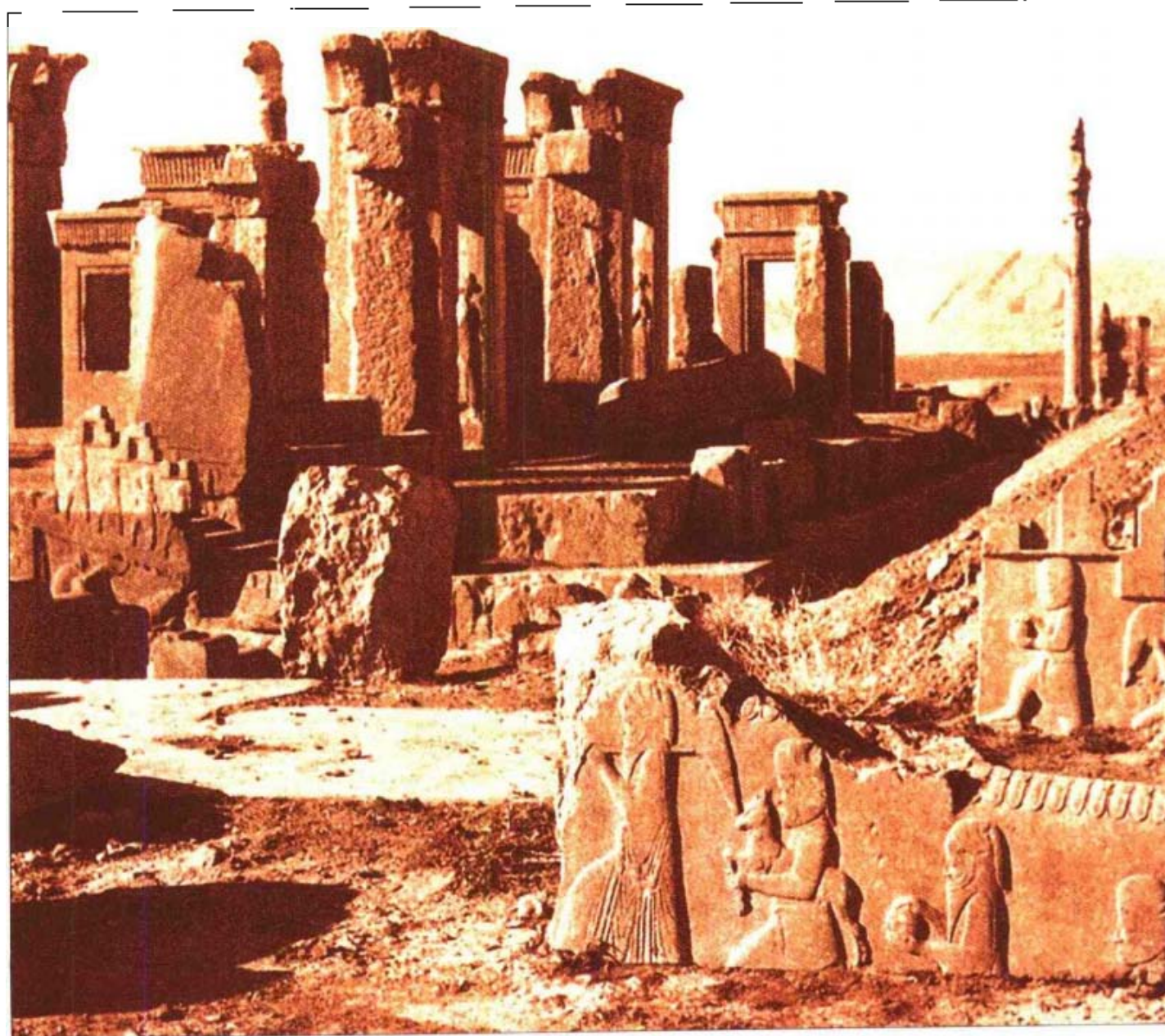
为破译古波斯文本，罗林森把出色的猜测、由希罗多德提供的阿契美尼德皇室成员的名字和家谱知识及对《阿维斯陀古经》辛勤的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阿维斯陀古经》是古波斯琐罗亚斯特教神圣经文的汇编，罗林森知道该经尚存的最古老的版本之一是用早期波斯语写就的。他利用此经书和国王的名字作为研究古波斯文本的敲门砖，进行缓慢而细心的系列比较。在又进行了两年研究之后的1849年，他成功地破译了大流士故事的巴比伦文本中的许多部分。

为验证罗林森和其他从事楔形文字破译工作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检验似乎有效的翻译方法：该委员会邀请四位学者（包括罗林森本人）翻译另一楔形文字文本。1857年对这四位学者的译文进行比较时发现它们非常接近，委员会据此作出结论说使用的翻译方法正确。

从前未被破译的楔形文字封闭的大门如今打开了，古代中东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一座神话、法律、宗教仪式、公共行政文件及关于人物和日常生活细节的宝库——一座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在地球上早期的集体形象的知识库。

# 波斯波利斯：鬼城的辉煌

PERSEPOLIS: A GHOSTLY GRANDEUR



收集并陈列在波斯波利斯的财富如此之多，以至于史书上记载说，它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动用了“10000对骡子和5000头骆驼”来运走所有的财富，不能运走的物品——据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记载——则被付之一炬。这些用黎巴嫩雪松制作的精美的圆柱、柱头、檩条和横梁燃起了熊熊大火，烧掉的还有亚历山大的军队劫掠但可能忘记带走的家具、挂毯和其他易燃品。木屋顶带着阵雨似的烟灰和焦屑坠落到地上，不久只剩下那些石刻的柱

子、门框、浮雕和雕刻品依然挺立，其中许多也在后来的地震中倒下，专家认为大部分土砖墙可能也未被烧毁，但在多少世纪夏季沙暴的冲刷下已渐渐化作尘土。

被风吹来的尘土和沙子在波斯波利斯的旧址堆积下来，同时覆盖了灰烬和遗迹，把它们埋在厚达26英尺的土层下面，使之免受时间和劫掠者的破坏。1931年后在先驱者考古学家恩斯特·赫茨菲尔德及其后的埃里希·F·施密特指导下，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发掘者挖出了这些灰烬，它们证实了普鲁塔克对那场大火的叙述。许多雕刻品保存得如此完好，以至于东方研究所的秘书在1933年描述它们时说：“[它们]就像昨天刚凿出来那样干净、新鲜、轮廓鲜明”。

无论左图中的那一对阶梯浮雕的边缘部分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坏，它们仍是很好的样品。加上大流士一世宫殿的门侧柱上的雕刻（见左上方），尤其是其觐见大殿（右上方可见到该殿的柱子）引人注目的巨型阶梯上的雕刻，它们几乎使世界上现存的古波斯艺术收藏品增加一倍。



## 一段等待发现的历史

### A PAST AWAITING DISCOVERY

当恩斯特·赫茨菲尔德登上仁慈峰去拍摄下面相连的照片时，他简直想象不出等待着波斯波利斯的发掘者们的是怎样的财富。厚厚的墙壁表明它们是防御工事，门口和窗户勾划出曾经豪华的房间，柱子再现出天花板很高很高的大厅。然而，要使这些发现——诸如20000块楔形文字上简或觐见大殿和会议大殿壮丽的阶梯——暴露出来则需要数年艰苦繁重的发掘工作。阶梯饰带露出地面的部分已遭破坏，地下的部分则几乎完好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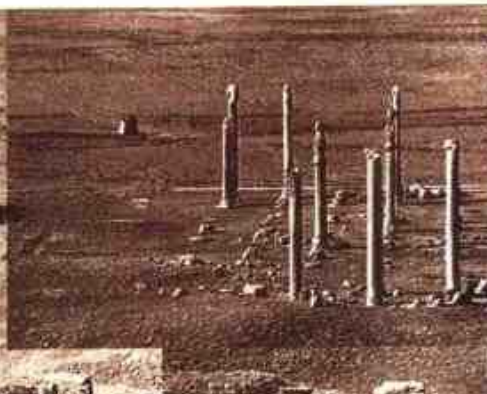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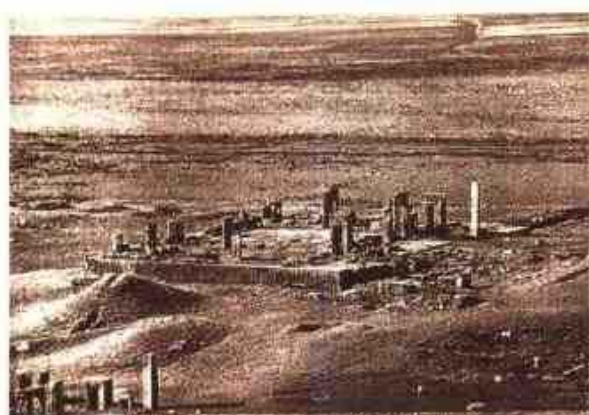


■ 白柱大殿北端的柱廊由一对巨大的石刻公牛守护，上图这颗雕刻的牛头属于其中之一。

薛西斯一世的宫殿

大流士一世的宫殿

觐见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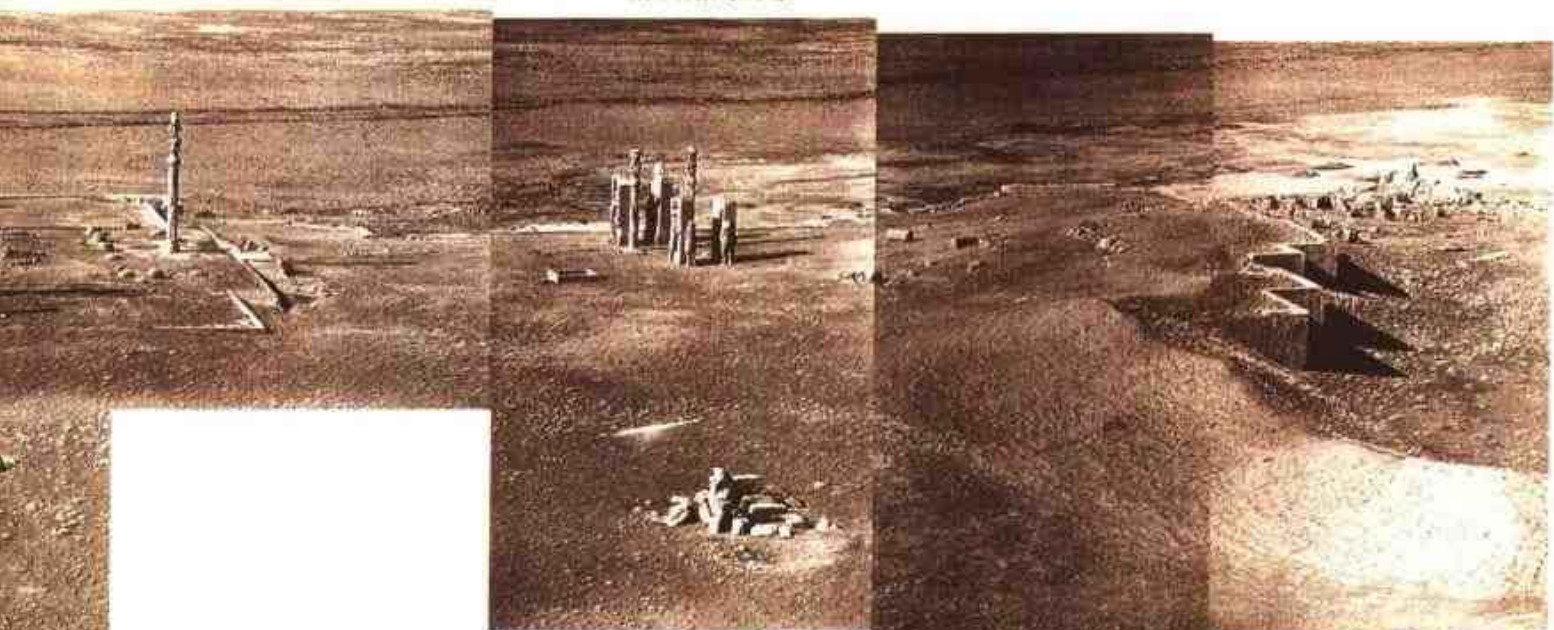
会议大殿

百柱大殿



■ 上图是一位君主——可能是阿塔薛西斯一世——相同的两具雕像，位于满是碎石的百柱大殿南端的两个门侧柱上。

薛西斯的牌楼



未完成的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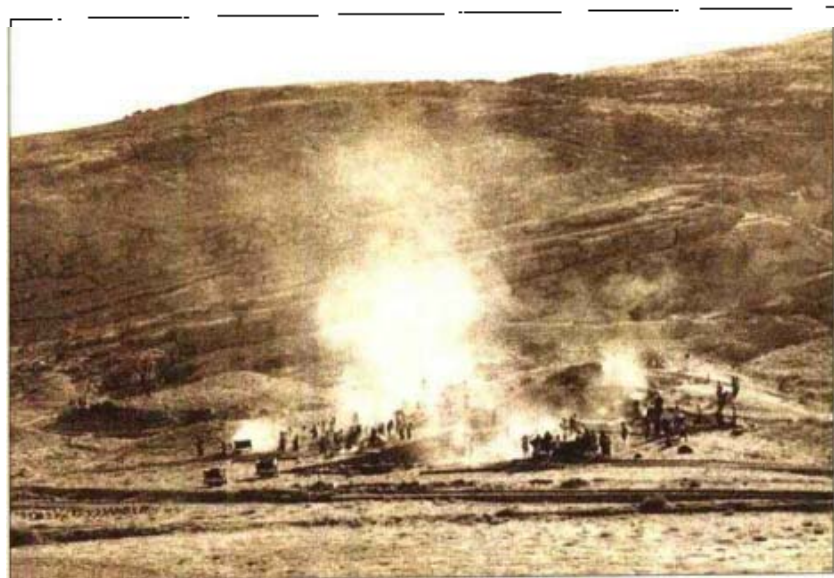
北部的防御工事



## 拂去时间的尘土

### REMOVING THE DUST OF TIME

考古队招募了几百名村民做发掘工程中的挖土和过滤工作，几位受过训练的村民充当工头。每天日出用一面临时凑合的锣来召集村民——那面锣是一个铁盘子，悬挂在木柱上，用木槌敲击发出声音。每天他们先唱一支歌，然后开始工作，日落收工，中间有半小时的时间吃午饭——面包、乳酪、水和羊奶或酸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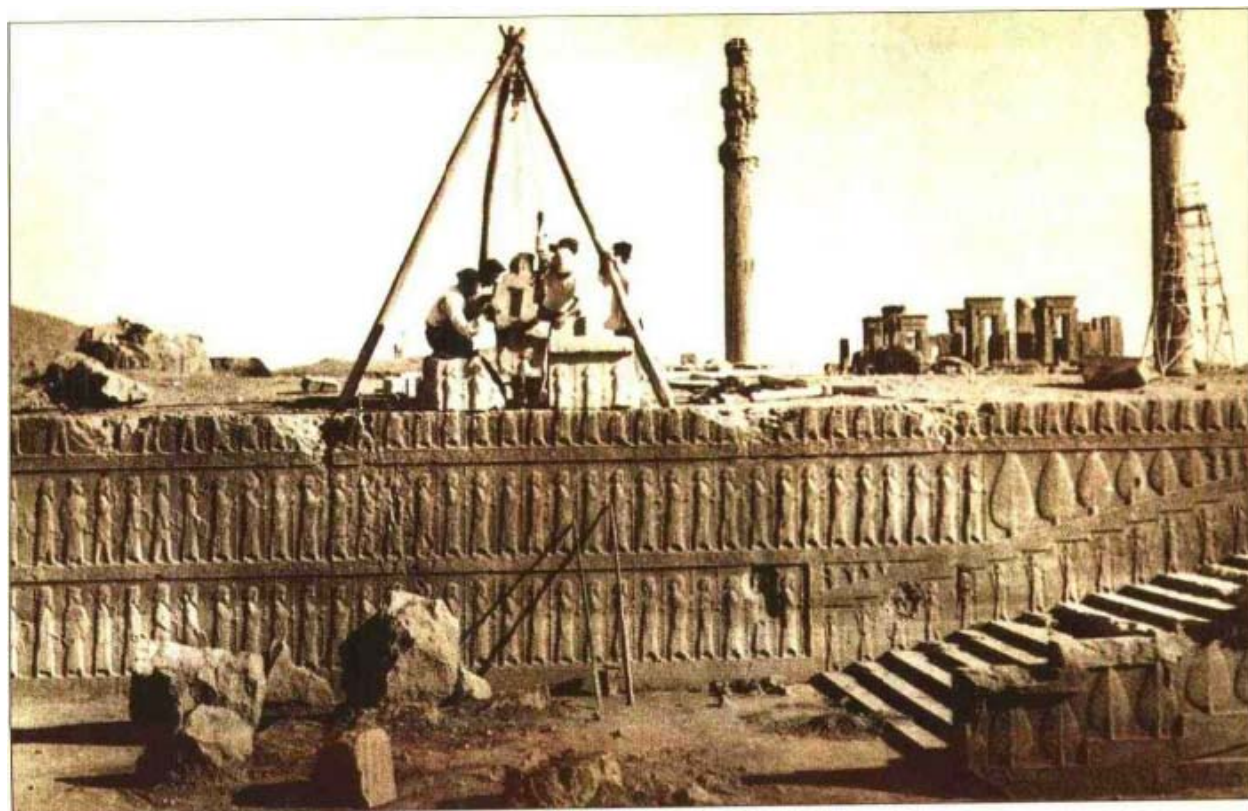
■ 上图中，发掘人员正在挖东部的防御工事。仁慈峰上尘土飞扬。他们用马车把挖出的土运到垃圾场。

■ 下图中，工人们正在发掘右边的百柱大殿和已清理过的国库北殿之间的宫室。





■地震使可见大殿的许多浮雕和其他石刻散落到地上。工人们用绳子和木板用力地把沉重的巨石拉上北部的阶梯（上图）。下图中，工人们在用巨大的三脚架把从东部阶梯倒下的浮雕复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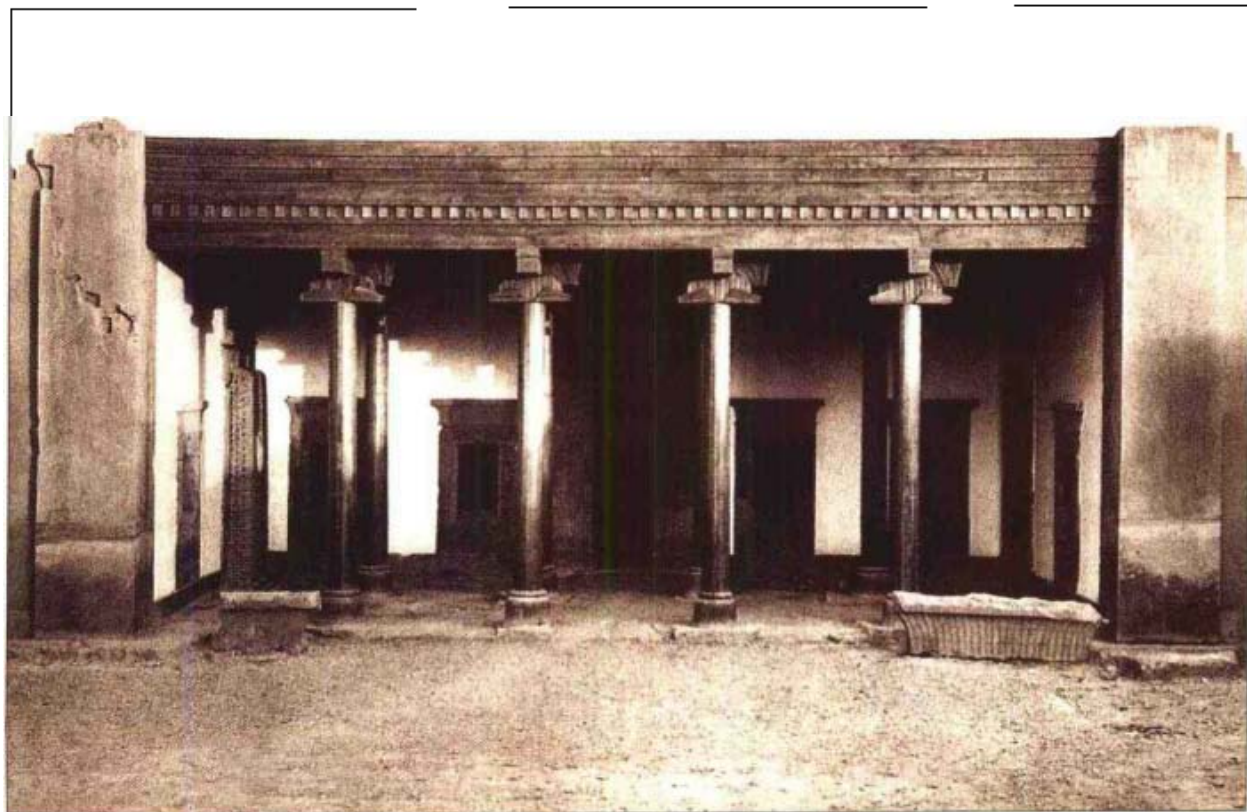
## 在国王的后宫建工作室

### SETTING UP SHOP IN A HAREM

赫茨菲尔德和队员们在帐篷里睡了两季后，终于于1933年在下图这一建筑中找到了舒适的住处，那时这里被称为薛西斯一世的后宫，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把它变成了考古队的工作室和住所。赫茨菲尔德的两条狗和克雷夫特的一条狗均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晚上，当工作日的各种声音沉寂之后，赫茨菲尔德、克雷夫特、绘图员及另一位建筑师聚在一间挂着壁毯的房间，拿起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奏响四重奏，让乐声融入过路的骆驼商队叮铃作响的驼铃声中。



■ 下图中，在后宫的北柱廊里，右刻的门窗环绕着8个柱座，门窗上撑着刻有凹槽的过梁。东方研究所的建筑者在对该建筑物进行复原时再现了磨损的墙壁，并在柱座上安放了新的柱子和柱冠。





■ 工人们在重建的后宫内对碎片进行分类。由于在该遗址区内找不到石柱碎片，建筑师们推断说原来的柱子是木质的。

## 在灰烬中崛起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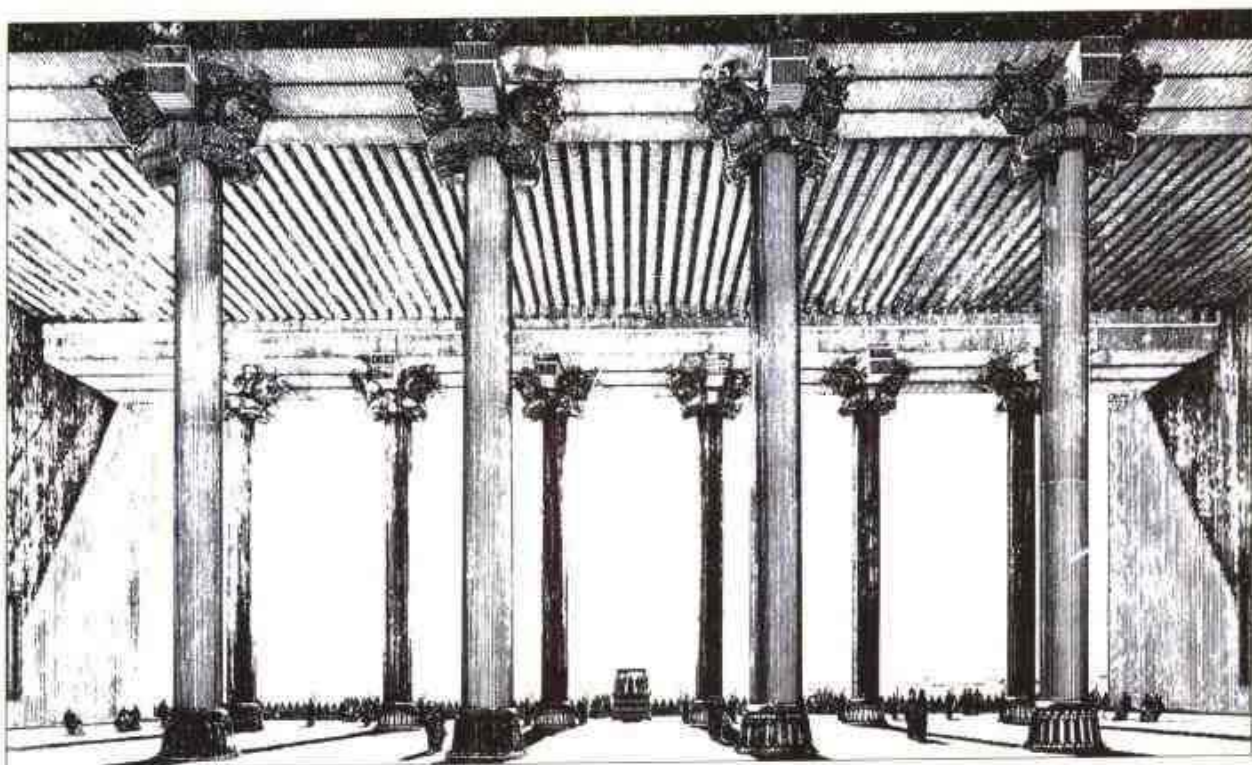
### BUILDINGS THAT ROSE FROM THE ASHES

在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于1935年离开波斯波利斯之后，近30年过去了，此时这座古都又一次支配了这位建筑师的想象力。根据他与赫茨菲尔德在一起的经历及赫茨菲尔德的继任者埃里希·施密特和其

后的伊朗和意大利发掘者的工作成果，克雷夫特绘制了一系列详细的、全面的建筑物复原图，这些复原图把像下图这样荒凉的场面转变成威严、壮丽的景象。这里转载了他的三幅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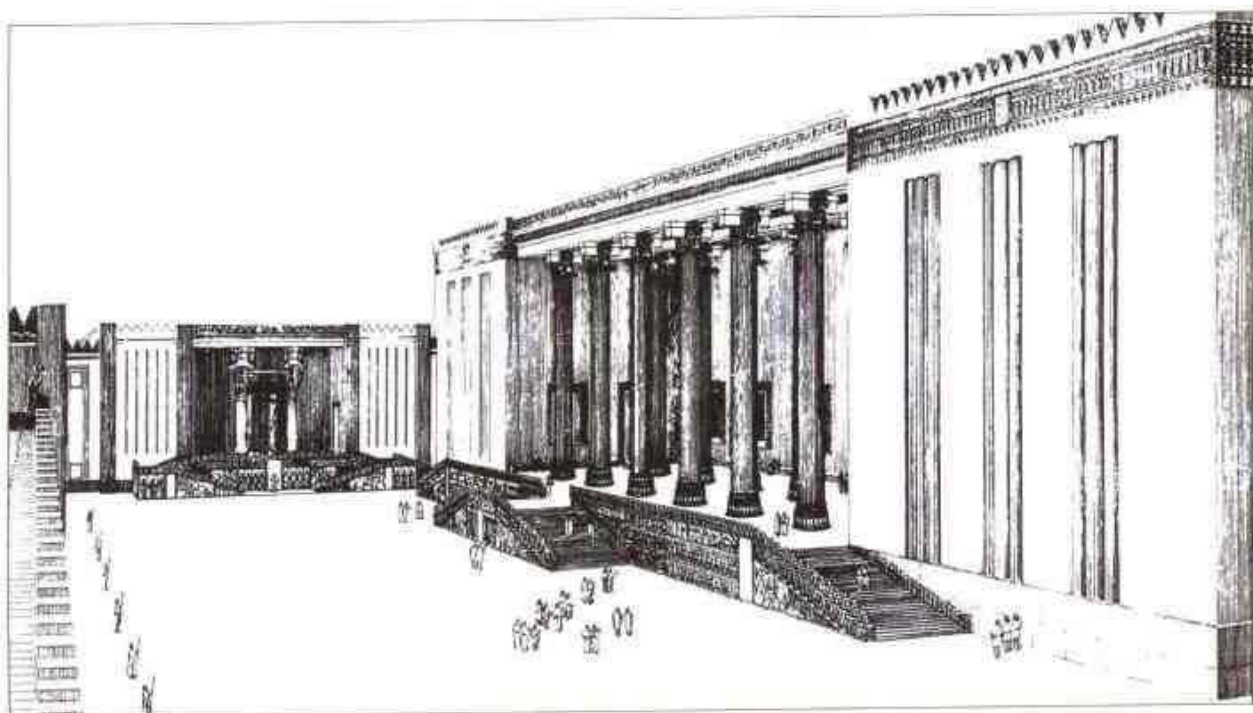
■ 在从北部开始发掘之处拍摄的照片中，可见大殿13根尚存的柱子中的部分石柱使考古学家们的帐篷显得很矮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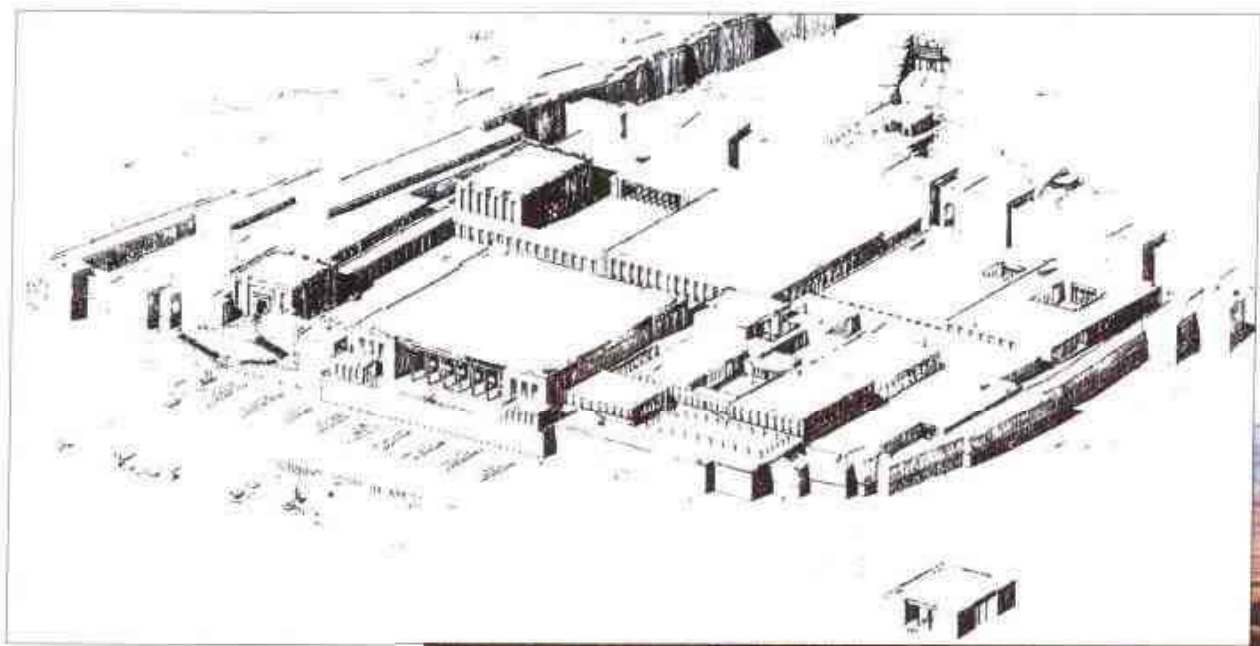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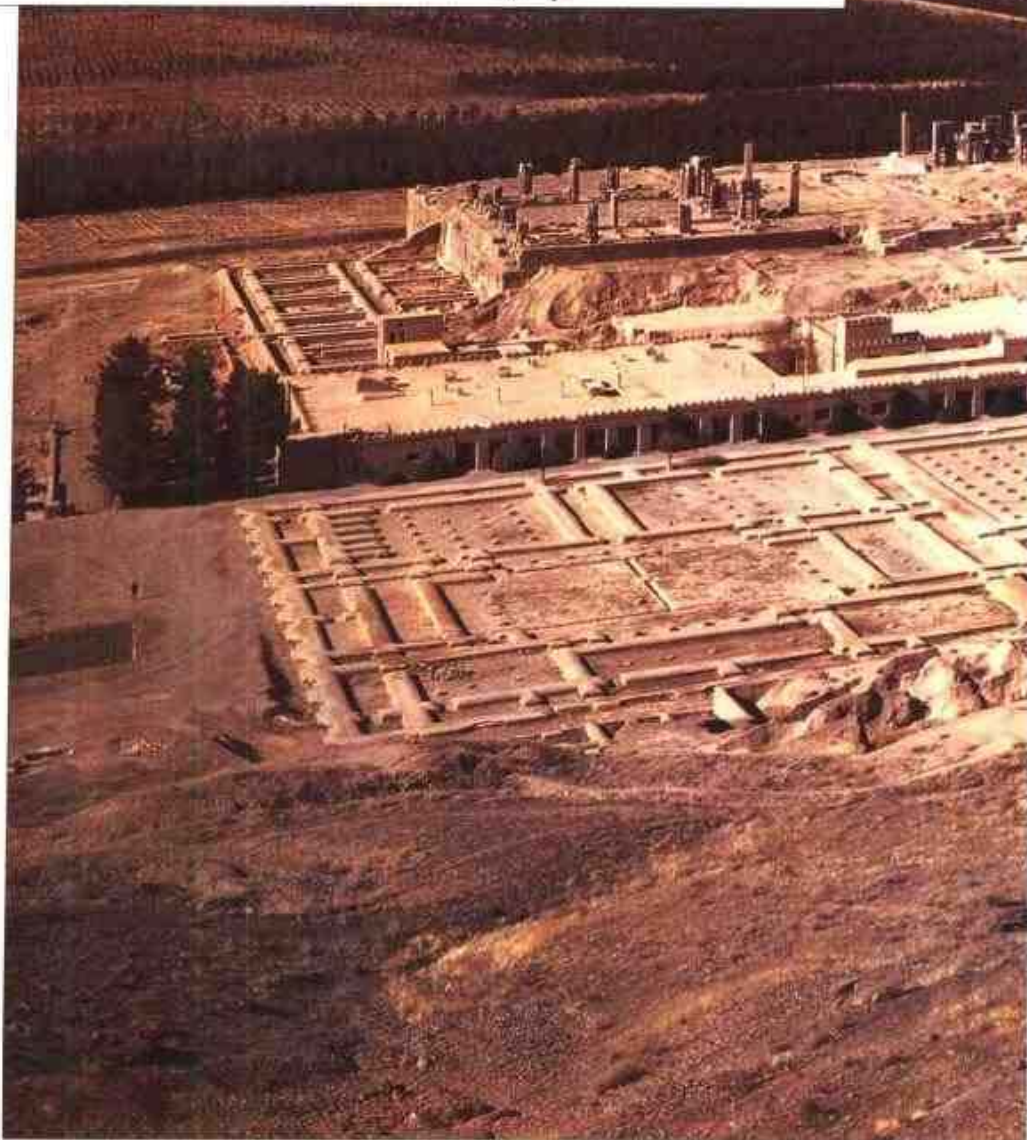
■ 这些 60 英尺高的柱子托着公牛头柱冠，支撑着觐见大殿西柱廊横梁托起的天花板。这是克雷夫特从中央大厅内部绘制的。

■ 克雷夫特绘制的下图突出了通往觐见大殿东柱廊和会议大殿主门的阶梯，宏大的阶梯刻有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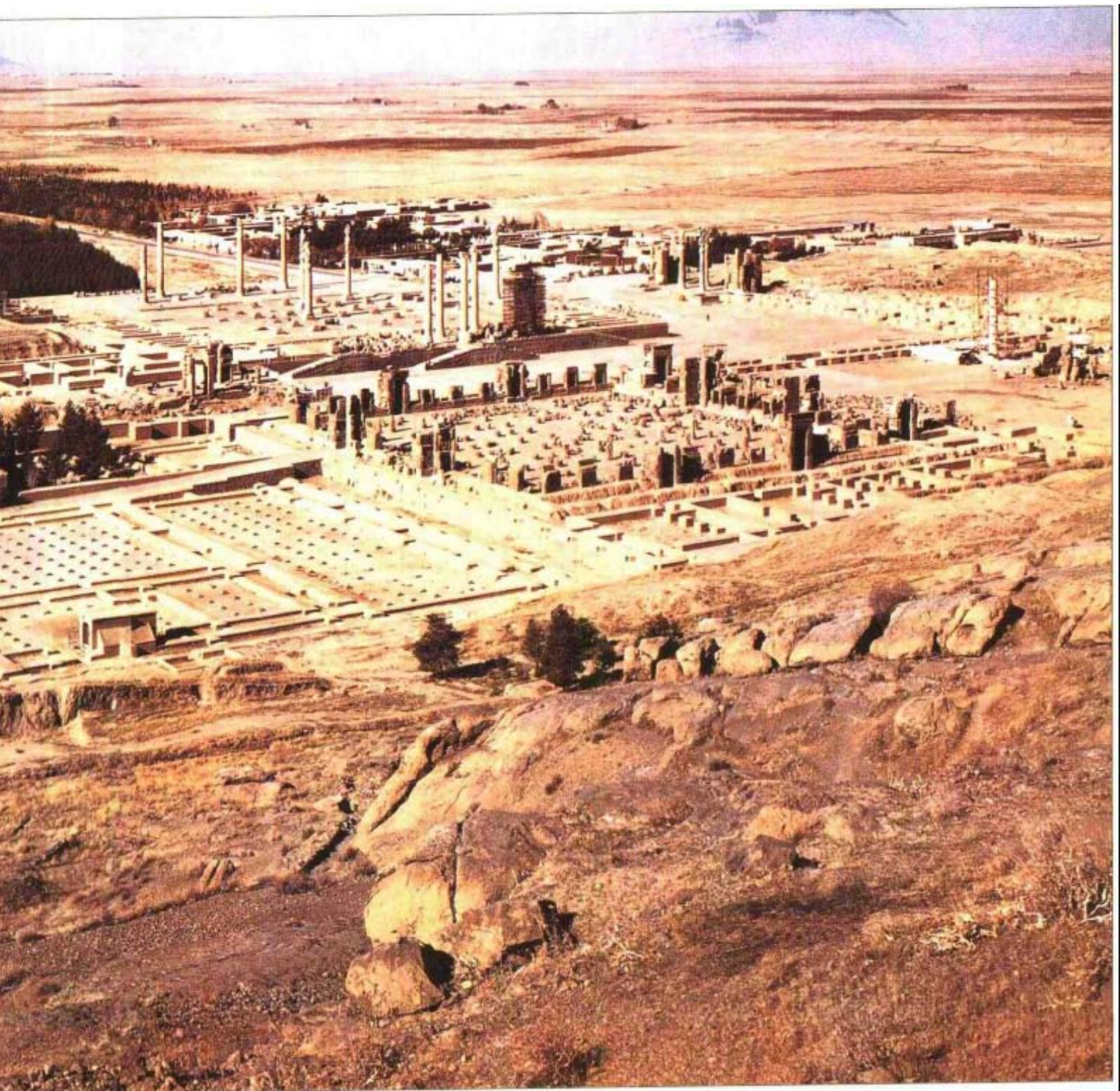




■ 在上面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的复原图中，军队在波斯波利斯西部的平川上集结。该宫殿结构前端的双阶梯通往薛西斯牌楼，所有来客必须经过这座牌楼才能到达觐见大殿，也就是图中中央巨大的方形建筑。



■ 下图是通过几十年的发掘和修复展现出的波斯波利斯全貌。在这张摄于20世纪70年代的照片中它仍然表现出力度和壮美。一支意大利考古队为保存和稳定该城的长方形地基上许多尚存的建筑物做了辛勤的工作。







## 第三章

大流士的帝王之矛  
所及的广阔范围

THE DAZZLING  
REACH OF DARIUS'S  
IMPERIAL SPEAR

在 在修建苏伊士运河期间，在苏伊士之北 20 英里处挖沟的工人于 1866 年发现了一块红色花岗岩石碑的碎片，石碑整体高近 10 英尺，宽约 7 英尺。发现这块石碑令工人们非常惊讶；但倘若他们能读懂石碑侧面用古波斯语、巴比伦语、埃兰语和埃及语写的铭文，他们当会更为惊讶。这些铭文用四种语言重复了波斯国王大流士大帝发布的一则惊人的消息：“我下令开挖了这条运河，它贯通了埃及境内奔流的尼罗河和通往波斯的大海。”

学者们此前曾读过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大流士一世修建大运河的记载，但都视之为浪漫化的虚构而不予理睬。现在铁镐证实了希罗多德的笔下断言。这位希腊人说，大流士了解到一个世纪之前埃及法老曾试图挖掘一条从尼罗河到苏伊士湾的运河，结果却因该工程付出许多人生命的高昂代价而作罢。大流士深知加强帝国周围海上联系的战略和经济意义，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程。“这条运河照我的命令开通了，”在石碑上他这样吹嘘，“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船只从埃

■ 大流士一世在他所建造的宏伟都城波斯波利斯登基，右手紧握着国王的节杖，左手拿着一朵双苞荷花，那是王室的标志。

及通过运河驶入了波斯。”

象形文字的文本描述了该航道正式通航的仪式。许多重要的官员应邀参加该仪式，约有32艘船载着贡品通过运河。铭文对这些船只安然抵达波斯作了适当的记述。文本还记载了一些颂扬大流士成就的言辞，并由一句“此类业绩前所未有”结束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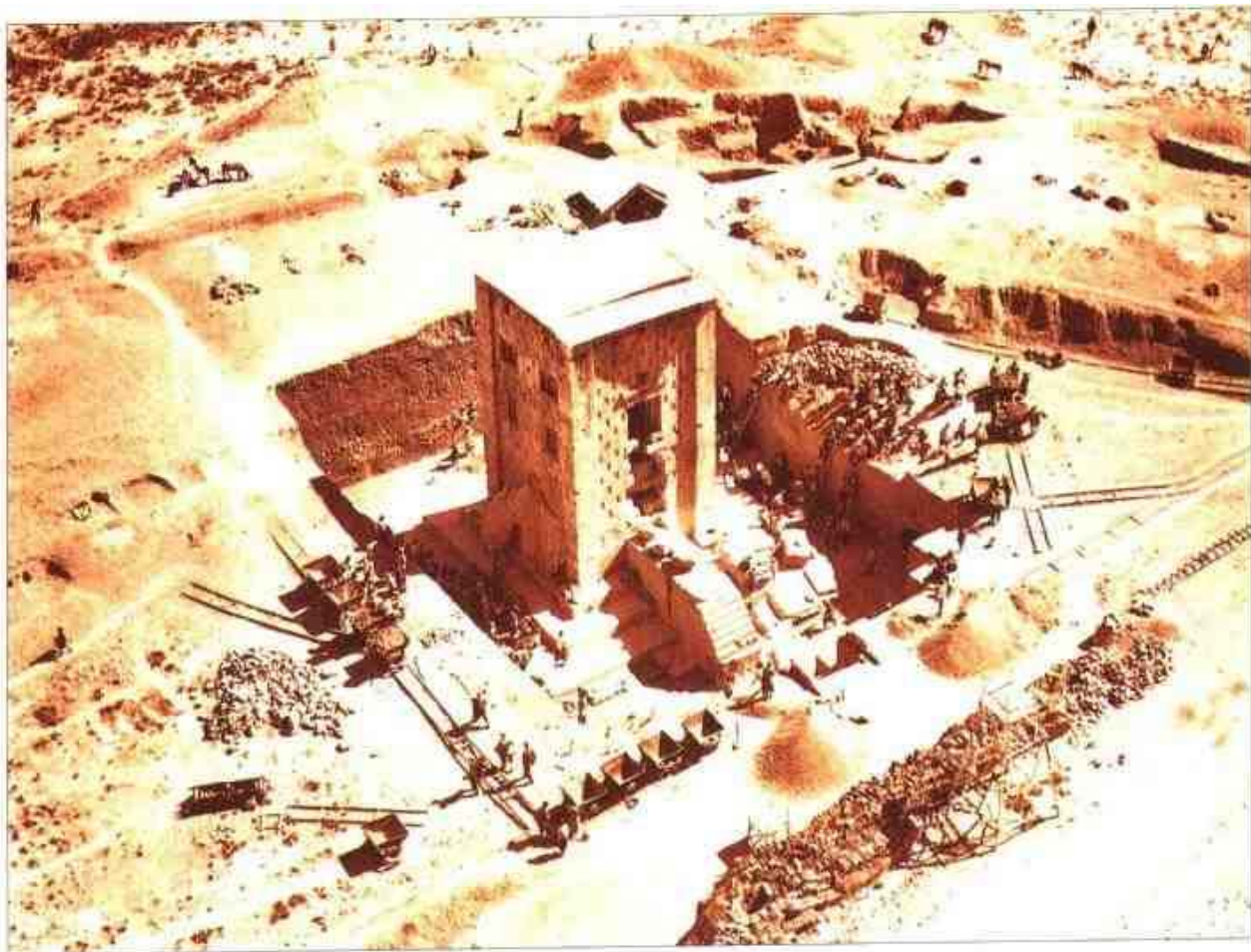
这条运河绵延125英里，其中包括通过西奈半岛苦湖约35英里的天然航道。希罗多德说，运河的宽度估计有80英尺，可容许两艘战舰在划桨状态下通过。船只通过运河全程要用四天时间。

证明运河存在的还有三块竖在航道边沿的刻字石碑，其中两块也在19世纪60年代挖掘现在的苏伊士运河时被工人发现。另一块是在一处早在1799年就被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发现的遗址中找到的；1884年法国考古学家克莱蒙·加诺发掘该遗址时挖出25块石碑碎片，它们被交到卢浮宫，随后神秘地失踪。

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把这一古老的运河描述为大流士36年统治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但事实上大流士时代的成就很多，很难把其中一件置于其他成就之上。大流士对他所继承的波斯帝国进行了扩张，统一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的整个西亚。它的版图从喜马拉雅山脉山脚下一直延伸到爱琴海和北非的沙漠，面积几乎有200万平方英里，境内居住了约1000万居民。

作为亘古未有的大帝国的统治者，大流士有资格吹嘘，他在自己的坟墓上也确实这么做了。他的雕像站在由30个臣服民族的代表人物像托起的平台上，雕像下面写着铭文：“如果现在你在想，‘大流士国王掌握了多少国家？’看看托着君王的[这些人的]雕像吧。那么你就会知道，那么你就会明白：波斯人的矛投到了很远的地方。”

大流士的敌人希腊人也情愿称他为大流士大帝——一个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他的军事才能上的称号。他的前任们——居鲁士二世及其子冈比西斯二世——一直忙于征服，大流士却花费大量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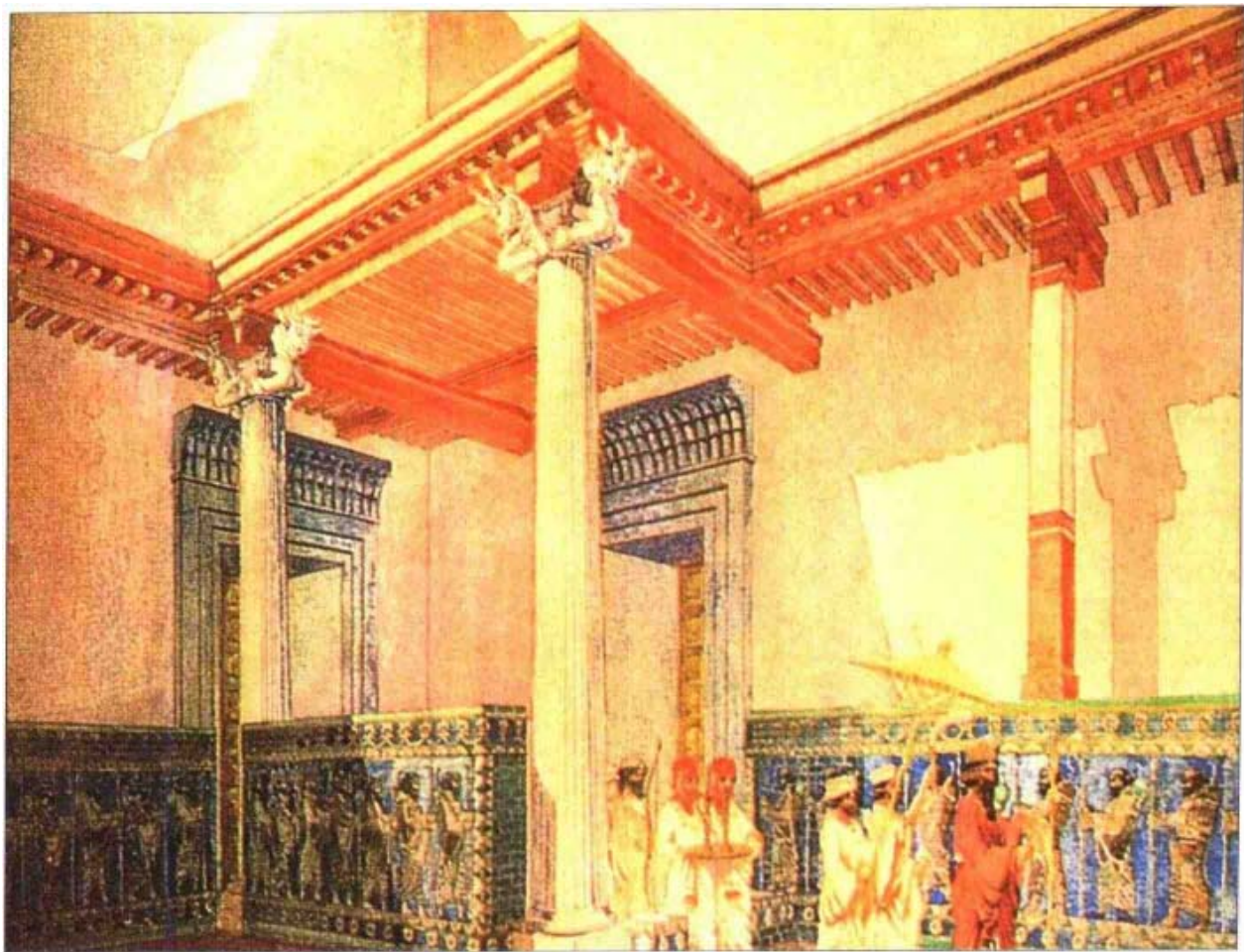


■ 在这张1939年拍摄的照片上，成群的伊朗人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人员的指挥下正在发掘大流士一世建在纳格什-鲁斯塔姆的一座石灰石塔。该地位于波斯波利斯之北24英里处。尽管学者们仍未肯定塔的用途，它有可能是用作陵墓或用于宗教仪式。该建筑物高40多英尺，内有一室，由楼梯通入。

力来创立帝国的管理体系。他继承了居鲁士的传统，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当地统治者的合作而进行统治。臣服波斯者通常都保持原职，臣服民族的宗教和风俗也得到尊重。大流士上简上的文书可以很容易地编成一本司法管理的教科书。

整个中东地区的经济在波斯军队强加的和平局势下繁荣起来。税收岁入源源注入国库，但许多贡金用于支付浩大的工程，其中包括深入阿契美尼德腹地的巍峨壮丽的波斯波利斯都城。

大流士也对埃兰古都苏撒进行了整修和扩建。1929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大流士下令修建的一座宫殿里找到了此事直接的证据。他们挖出许多上简，其内容是纪念修建该建筑物及其壮观的、36根柱子支撑的觀



见大殿。这些土简今天通常称作苏撒城建设特许状，上面详细开列了修建大流士这座宏伟的宫殿所耗费的财富。原文宣称，雪松来自黎巴嫩，其他木材来自波斯南部的卡尔玛尼亚（又名克尔曼）及今阿富汗境内的犍陀罗。黄金来自吕底亚的萨迪斯和巴克特里亚，后者在1000英里之外，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兴都库什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的奥克苏斯河畔。象牙不仅来自国王的非洲领土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也有的来自印度的门盭信德省。

土简上也罗列了建筑过程中雇佣的工匠，有爱奥尼亚的石匠、米堤亚的金匠、巴比伦的砖瓦匠及埃及的木工。看起来仿佛大流士集中了全世界的人才和资源来建造一座与他相称的建筑。

■ 在法国建筑师兼考古学家莫里斯·皮耶绘的一幅水彩画中，大流士一世正率领一列仆从和侍卫进入以石柱支撑的苏撒王宫的一间接待室。皮耶生于1881年，在中东旅行并为法国在苏撒的考古队工作。他在巴黎见到用涂釉瓷砖复原的弓箭手壁缘饰带（104页）后，把它绘在了此画中。

大流士创立的管理体系最终将变得生硬、僵化，使王国遭受来自西方的一位更加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进攻。如果考虑到当时原始的通讯手段，让人奇怪的并不是如此庞大的帝国最终陷落了，而是在大流士死后帝国竟继续存在了150年，且大部分完整无损。

我们对大流士其人模糊的了解来自他的纪念物及希腊历史学家根据传闻所作的描述。譬如，他似乎是中等身材。他在贝希斯敦悬崖上的雕像(82—83页)有5英尺8英寸高，通常被描述为与真人一般大小。尽管此雕像本身难以被视为铁证，位于波斯波利斯附近纳格什—鲁斯塔姆的大流士墓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表明他可能身高不超过5英尺10英寸。据公元前4世纪早期曾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大夫波利克里托斯后来评说，大流士非常英俊，双臂及膝，这一特点在当时被认为是卓异的标志。

大流士性情精悍，有时很暴虐。对那些善于侍奉他的人他却很慷慨。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位由于战祸沦为奴隶的希腊大夫的故事。这位大夫把大流士脱臼的脚踝复位了，大流士给他几碗金币作为酬谢。另一方面，大流士对待敌人极其残酷无情。他对一位骗取王位的米堤亚人的处置是先割去鼻子和耳朵，挖出舌头，而后再刺死。

**大** 大流士在位期间大体上是一段和平、发展和成就的时期，但也有骚乱事件。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镇压在他有争议的即位之后席卷整个帝国的起义浪潮。《贝希斯敦铭文》说，大流士一年之内打了19次仗，处死了8位自封的国王。然而，在恢复秩序之后他对叛乱地区采取了和解政策，减免其三年的税收和兵役以赢得它们的忠诚。

大流士随之把注意力投向东方，把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流域下游的兴都什省并入了帝国的版图。这块新增领土非常



■ 上图中构成弓箭手臂缘饰带的瓷砖于19世纪80年代被法国考古队发现。当时这些颜色鲜艳但易碎的砖散放在通往宫殿的入口处附近。简·迪厄拉富瓦记录了她对这些砖的发掘及运往卢浮宫的关键。“我对这些瓷砖的发现和运送力分担

心……它们一碰就碎。”这些3×13英寸的瓷砖以沙子和石灰为原料制成，然后上了鲜艳的釉彩。在复原成饰带时进行了加固。有些学者把这些弓箭手鉴定为波斯常备军精英10000名不死队的成员。



重要，因为这一遥远地区出产的黄金将使该区成为整个王国最富饶的收入来源地。后来，在大流士统治九年后的公元前513年，他派遣一支军队越过波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对黑海西岸和北岸的西徐亚部落发动了惩罚性攻击。西徐亚部落的人们不断转移以避开他的军队。军队最终被迫无功而返，但大流士利用这次机会征服了马其顿和色雷斯两省。

大流士在那里建立了他在欧洲的立足点，这对将来具有重要意义。欧洲人——尤其是居住在欧洲最东部的思想独立且坚强的希腊人——原来是帝国的长期烦恼之源，即使如此，希腊人给波斯人带来的问题远不及波斯人给他们造成的麻烦。东方闯入者的存在、势力和要求对希腊人造成了严重冲击。

大流士登基时帝国境内已有许多希腊人，尤其在小亚细亚西部边缘的爱奥尼亚省。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人叛乱时麻烦伴随而至——雅典人派军队来帮助他们造反的兄弟，他们烧毁了波斯帝国在该地区的政府所在地萨迪斯城。大流士听到消息后怒气冲天。根据希罗多德的记叙，大流士向天空射出一箭，恳求波斯人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满足他的复仇要求，随后他命令一位仆人每天向他大喊三遍“主子，记着雅典人”，以防他忘记惩罚他们的胆大妄为。

大流士不报复希腊人的可能性很小。他





镇压了爱奥尼亚人的反叛后立即开始制定远征计划，要跟刚刚成立的希腊城邦联盟算账。公元前490年，他的军队在希腊大陆的马拉松登陆，距雅典城只有26英里。他们在那里遭遇了严阵以待的雅典军队。波斯人被迫在狭窄、无保护的地带作战，结果死亡惨重；当海军赶来救援、准备进攻雅典时却发现获胜的希腊军队对既得之胜并不满足，已立刻赶回雅典准备抗击波斯海军登陆。受挫的波斯军队指挥官只好命令军队经爱琴海返航回国。希腊人庆祝他们的大捷，大流士则依旧怒气冲天。

**然**而，从波斯人的立场来看，大流士在希腊的失利与他统治期间的伟大成就相比肯定微不足道。这些成就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大流士在王权制度化方面

■ 当一位希腊重甲步兵进攻一位波斯士兵（上）时，后者举起了柳条盾。这是雕刻在公元前5世纪一艘有红色图案的希腊战舰上的一幕情景。大流士一世统治下波斯帝国疆域得以不断扩张，靠的是一支忠诚、勇猛的军队。除了常备军之外，波斯国王们还利用他们巨额的财富雇佣佣兵作战，其中包括希腊人。

■ 这柄17英寸长的金质短剑（右图）的剑柄以两头咆哮的狮子作装饰，那是波斯人借用的古美索不达米亚图案。尽管通常认为黄金铸作武器太柔软，这里使用的金属在沿剑身靠近剑脊处已进行了加固，表明这把剑可能并不仅仅为仪式之用。



所取得的成功。居鲁士二世和冈比西斯二世靠领袖气质与征服的动力来统治；把他们创建的庞大帝国置于可靠的管理基础之上的则是大流士。

位于帝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君主，他是天命所归的统治者，也是许多民族命运的终极仲裁者。阿契美尼德帝国没有独特的行政中心，因为决策中心总是国王的御驾所在，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他“随身携带他的首都”。

然而即使是能干的大流士要统治这么广阔的疆域也需要帮助，因此他把帝国分成20个组成部分，叫作总督管辖区，司管理之责的总督从波斯最高级别的贵族中选出。许多人来自所谓的“七大家族”，也就是大流士家族及帮助大流士登上王位的6个人的家族；他们因拥立之功获得一项世袭的权力，能够在阿契美尼德朝廷的最高阶层中享有一席之地。

总督的选择确保了波斯人对这些省份的最终控制。然而，在总督之下，帝国的各级行政区——包括各个城市和地区——通常都由当地人治理。非波斯人也能在帝国朝廷的高层获宠，先知但以理就是如此。据《圣经》记载，波斯国王——很可能是居鲁士——“打算定他为全国之首”。《旧约》中的另一个人物尼希米被后来的阿契美尼德君主阿塔薛西斯一世任命为端杯人，这是国王的私人圈子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他也曾被任命为朱迪亚省的总督。

总督们过得像君主一样堂皇。作为君主在各省的代表，他们对所有政府职能负责，从安全、司法到发展经济和征税。这项工作的待遇也与其职责相称。据说，一位巴比伦总督每天有5蒲耳银子的收入，养着1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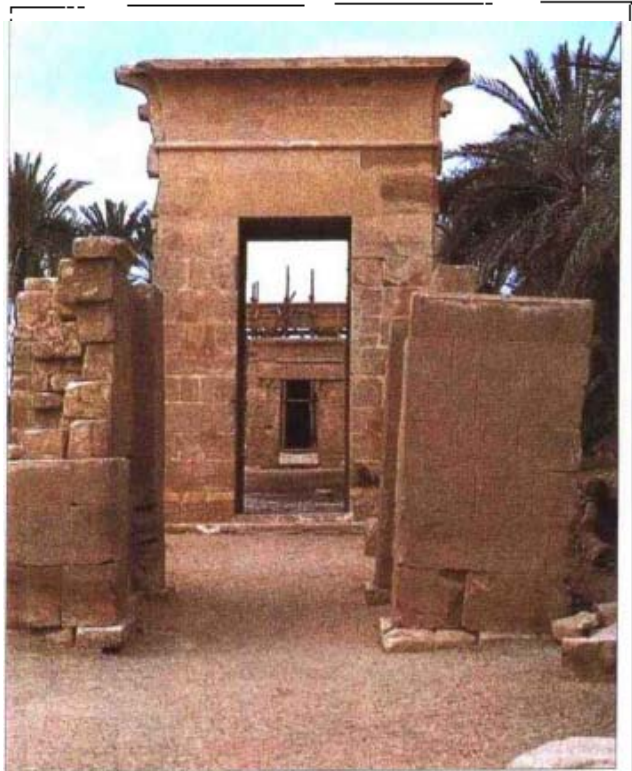
匹马。

由于总督拥有广泛的权力，所以总存在着地方割据的危险。在帝国晚期，当总督一职在某些地区成为世袭职位时确实发生过叛乱，君主只有通过血腥战争才能重新控制这些省份。

然而，大流士自己颇费心思地使总督们与中央保持一致。大流士任命直接对自己负责的秘书去监督总督们的活动，还派了巡回官员——绰号叫“国王的耳目”——来查明总督们治理他们的封疆是否尽责。此外，一切权力最终所依赖的军队服从一系列直接来自国王的命令。出现战争危险时，总督们可以执掌当地的军队，但在和平时期驻军一般都由不受他人约束，直接效忠国王的司令官指挥。

为帮助处理日常管理事务，国王和总督们都依赖一批文书的服务，其职责是对帝国事务作记录。纵使大流士和他的继位者们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文盲，这些文书也必不可少；书本知识并不被看作贵族的美德，按照传统惯例，贵族接受的教育包括“骑马、射箭和讲真话”。因此当君主想查阅历史记载时他需要帮助。例如，在贝希斯敦的悬崖上，大流士宣称铭文“在我面前被题写并朗读”；在《圣经·以斯帖记》中，大流士最直接的继位者薛西斯一世当某晚无法入睡时叫人给他朗读记录。

《旧约·以斯拉记》中的一则故事证明了帝国政府文件的效力。大流士统治年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重修63年前被巴比伦人毁坏的圣庙。犹太人此举事先未向



■一座巨大的门，上面托着在大流士一世的国都波斯波利斯很典型的凹形门楣，依然耸立在埃及哈里杰绿洲的波斯希比斯神庙。大流士之前统治埃及的冈比西斯二世试图削弱埃及数千年之久的宗教的重要地位，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大流士采取了更为和解的手段，修建了许多与此庙类似的神庙。神庙的浮雕上把大流士雕刻为法老。

■右图中这座灰蓝色石灰石无头大流士一世雕像1972年发现于苏撒，极有可能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在埃及雕刻而成。它的袍子和垫座上用埃及语、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四种文字刻着国王大流士的名字。大流士之子薛西斯一世可能在埃及叛乱期间把此雕像运到苏撒放在大流士宫殿的门口附近。

当地的总督请求许可。当犹太人被叫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引用了居鲁士大帝颁布的一项许可，总督于是给大流士写信询问这一法令事实上是否存在。从埃克巴坦那的文件存放处及时找到了该文件，于是大流士回信说总督不但不应阻止这项工程，还应动用公款为修建圣庙出资。

这些君主们无论识字与否都深知文字的力量。大流士对没有一种文字来表述阿契美尼德人的语言（今天的学者们称之为古波斯语）感到不安。由于古波斯语中有一些音不能用楔形文字这种外族语言适当地记录下来，他设计了一种更合适的文字：《贝希斯敦铭文》自豪地宣布：“根据阿胡拉·马兹达的愿望，我造出一种不同的文字——雅利安语，它[这种古波斯文字]以前从未出现过”。

大流士以能公正、公平地对待所有人而自豪，认为这是行政

管理职责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的墓志铭上宣称：“大流士国王说：由于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护佑，我是善之友，而非恶之友；我既不容许以强凌弱，也不容许以弱凌强。”

当时的文献提到大流士时称他为立法者，尽管没有发现任何一部法典上写有他的名字。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本地法规大部分都继续有效，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们普遍希望法律能够不折不扣、无偏无私地得以执行，无论是他们自己的波斯法律还是当地的法规。《圣经·但以理书》雄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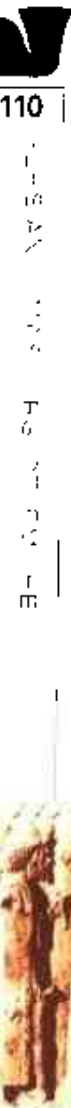
提到“无法废除的米堤亚和波斯法律”，纵使国王本人可能希望废除它们。尽管先知但以理是国王宠爱的仆人，他触犯法规也照样被关入狮窝。

波斯统治者对那些未达到所期许的行为标准的官员们残酷无情。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位被裁决有罪的波斯法官的故事。此人在冈比西斯统治期间接受贿赂，对一件案子处置不公。国王让人剥了他的皮，用他的皮制成垫子装在他生前的法官座位上，然后任命其子承袭父职，并告诉他判案时要记着他的椅子是用什么做的。

**阿**契美尼德君主们依赖小心管理的税收体制为帝国运转筹集资金，这一体制使国库充盈外溢。大流士即位不久就下令普查版图内的土地及这些土地每年预期的收成，根据这些数字确定各个地区应缴纳的岁入税收。在他统治时代收成价值的20%归入国库，波斯本地人享有免税特权。

除以货币或珍贵金属形式缴纳税款之外，特殊省份还要缴纳实物贡品。阿拉伯每年要提供一吨有香味的树脂乳香；埃及则受命每年供给大量的羊、马匹、骡子及一笔现金税款。最残酷的贡物出自巴比伦，该省每年要贡献

■ 米堤亚权贵们带着给国王的贡品走上波斯波利斯会议大殿的北阶梯。雕刻者通过人物以紧密步伐登阶而上传达出步态庄重的感觉。有些官员把一只手放在嘴前表示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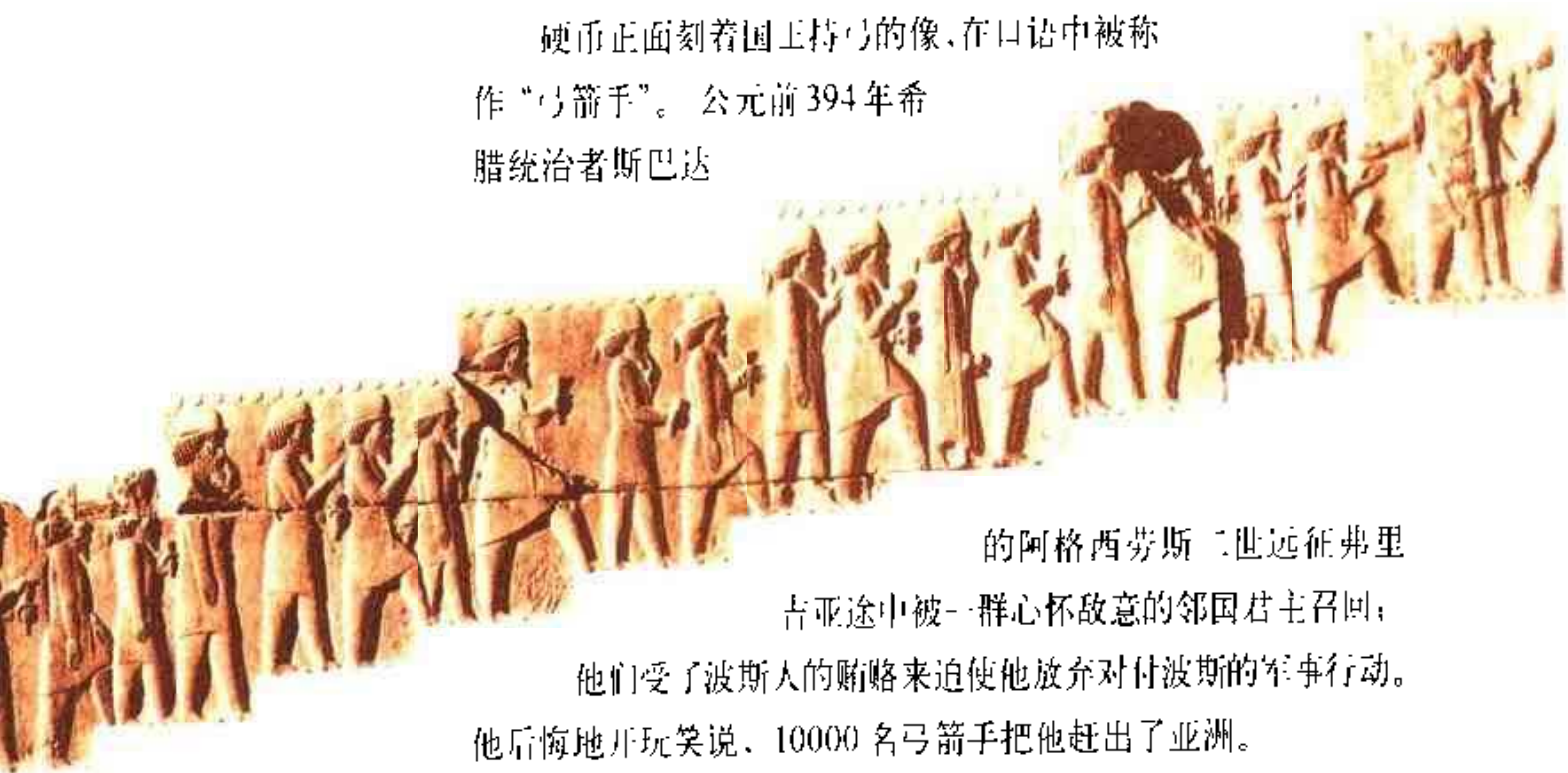


500名被阉割的男童到波斯贵族家庭充当仆役。

与现在一样，税收在当时不受欢迎，但是财政上的负担相对于在波斯统治下享受到的由和平和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言，可能还是相对较小的代价。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国内壁垒的消除，商业繁荣起来，帝国的许多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

由于采用标准硬币商业受到激励。标准硬币这一概念是几十年以前在盛产黄金的吕底亚出现的，大流士借用了这一概念，把它推广到帝国的整个西部地区，而那里各种圈子里的商人们立刻看到了这一改革的好处。帝国的基本货币是大流克，直径为3.4英寸，用1:3盎司含金量为98%的纯金制成。

硬币正面刻着国王持弓的像，在口语中被称作“弓箭手”。公元前394年希腊统治者斯巴达



的阿格西劳斯二世远征弗里吉亚途中被一群心怀敌意的邻国君主召回；

他们受了波斯人的贿赂来迫使他放弃对付波斯的军事行动。他后悔地开玩笑说，10000名弓箭手把他赶出了亚洲。

除了鼓励使用硬币外，大流士还通过支持农业改革促进了繁荣。他给爱奥尼亚的总督写信说，“你在耕种我的土地时从幼发拉底河对岸引进了作物品种，我赞赏你的作法，为此我将在朝堂给予你很高的荣誉”。大流士对灌溉也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为两河之间的平原提供了灌溉之利的古水渠网络——它们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提供水源——也得到扩展。

这些措施的结果是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希罗多德曾在这个地区旅行过。他告诉那些习惯于希腊贫瘠的山区而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小麦和大麦的叶片至少有三英寸宽。至于粟和芝麻，我不想说它们长得有多大，尽管我很清楚；但我也知道未到过巴比伦尼亚的人甚至不相信我说的这片土地的生产量有多高。”

帝国所有的土地理论上均属于国王，但绝大部分实际上被以他的名义拥有这些土地的富裕的大业主控制。大流士时代盛行一项封建协定，拥有土地的贵族要在需要时为国王提供军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产被再行分割，逐渐失去其军事义务。到帝国晚期，国王的许多作战部队依赖外国雇佣兵。

这种封建制度征集的兵员以及后来的雇佣军补充了由职业军人构成的军队核心，后者是阿契美尼德统治的主要支柱。职业军人中最重要的是二万名“不死队”，希腊人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这支军队的数目维持不变：每当一位士兵阵亡或伤残时，另一名士兵立刻补上他的空缺。所有的不死队成员都是波斯士兵，从他们中间抽出1000人的独立分队作为国王的精锐警卫。

为使帝国有效地享受军事强大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良好的交通状况必不可少，在这方面大流士的作法尤其富有远见。他扩展并整修了连接帝国主要地区的主干道网



■大流士一世王宫的 一位仆人站着，手里拿着毛巾和香水瓶，准备侍奉君主。阿契美尼德国王们积累了大量财富，得以享受由数千名奴隶支撑的非常奢侈的生活。

络：道路从波斯南部的阿契美尼德腹地向东分支，穿过伊朗高原到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向西的分支则经巴勒斯坦到埃及。当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取道西路侵犯埃及时，他命人在干道沿线每隔一段距离就埋下一些水罐，为他干渴的军队解渴。

然而，帝国境内的公路没有一条可与所谓的“御道”相比，它从苏撒到小亚细亚的萨迪斯，绵延约1600英里。希罗多德曾在“御道”上旅行过一段，他写道：该公路沿线至少有6个渡口，有许多重兵把守的检查站，111个为旅客及他们的马匹与驮兽提供食物和住处的驿站。私人旅客无疑要为他们的食宿交费，但那些为官方事务奔波的旅客则食宿免费。从大流士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有一些凭单，准许特定的个人在这些驿站可免费获得口粮。

“御道”上的安全由检查站负责，其人员由军队特遣队构成。所有旅客必须通过检查站。除威慑劫匪外，这些检查站也使当局能够对帝国主要公路上的旅客保持密切的注意。这种检查如此有效，以至于当一位流放苏撒的希腊人想把一则促使家乡反叛的信息捎到爱奥尼亚诸城市时，他发现传送信息的惟一办法是把信息刺染于一位可靠的奴隶刮过的头皮上，等该奴隶头上长出新发时，希腊人才派他到萨迪斯去，指示那里的联络人当这位奴隶一到就安排他理发。

虽然大流士的兴趣像他的公路一样广布各处，延伸到王国的各个角落，他情有独钟的还是波斯南部的腹地。他决定在那里留下他最伟大的纪念物，即大流士和他的人民以其国家的名字命名、称为波斯的那座城市。它今天被称作波斯波利斯(116-117页)，位于居鲁士早些年修建的帕萨尔加德西南约45英里处。波斯波利斯的遗迹隆起于一片高平原的边缘，平原周围环绕着光秃秃的丘陵。兴建波斯波利斯的工程于公元前509年左右开始，在大流士之后的两位君主统治期间一直继续进行。此后建筑工作中





断了大约100年，又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再度开工。在此期间，波斯波利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心脏，也是帝国许多财富的仓库。公元前330年该城壮丽的宫殿被最终征服波斯人的亚历山大大帝烧为平地，此后它再未被使用过。

遗留下来的是一片气势雄伟的遗迹，雄踞高出周围平原50英尺的天然石平台上，背靠着光秃秃的山坡。觐见大殿面积近40000平方英尺，专门用于举行典礼，从远处就可看到曾支撑着该殿屋顶的13根60英尺高的

■ 波斯宫廷生活的豪华通过上图这件做工精致的金质角状杯可略见一斑。波斯人贮存了许多黄金，他们甚至把这种贵重金属带到战场上，朝臣们聚集在战场上继续过着豪华的生活。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希腊将军保萨尼阿斯在击败薛西斯的军队后收集的战利品包括“金银马饰、镀有金银的卧榻，全部为金质的碗、高脚杯和茶杯”。

大柱。一段饱经沧桑、装饰着浮雕雕像的巨型石阶梯依然从碎石瓦砾覆盖的平台上突伸出来，它是这座城市昔日辉煌的历史见证。

波斯波利斯这堆位于不毛之地的庄严的遗迹不仅曾经无言地目睹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荣耀，也目睹了自吹自擂的人类野心最终的虚幻。惟其如此，它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吸引了雅好沉思的参观者的兴趣，这从公元4世纪萨珊王朝的旅行者乱刻在废弃的王宫墙壁上的绘画和文字即可得到证明。阿拉伯人于公元642年征服波斯之后该遗址继续吸引着游客，伊斯兰教的地理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堆遗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古典作品重新觉醒的认识，尤其是对有关大流士城市的毁灭者亚历山大帝的著作的了解激发了西方对波斯波利斯的兴趣。欧洲人对这一遗址的最早记载是在15世纪，虽然直到1618年它才被确认为从前的阿契美尼德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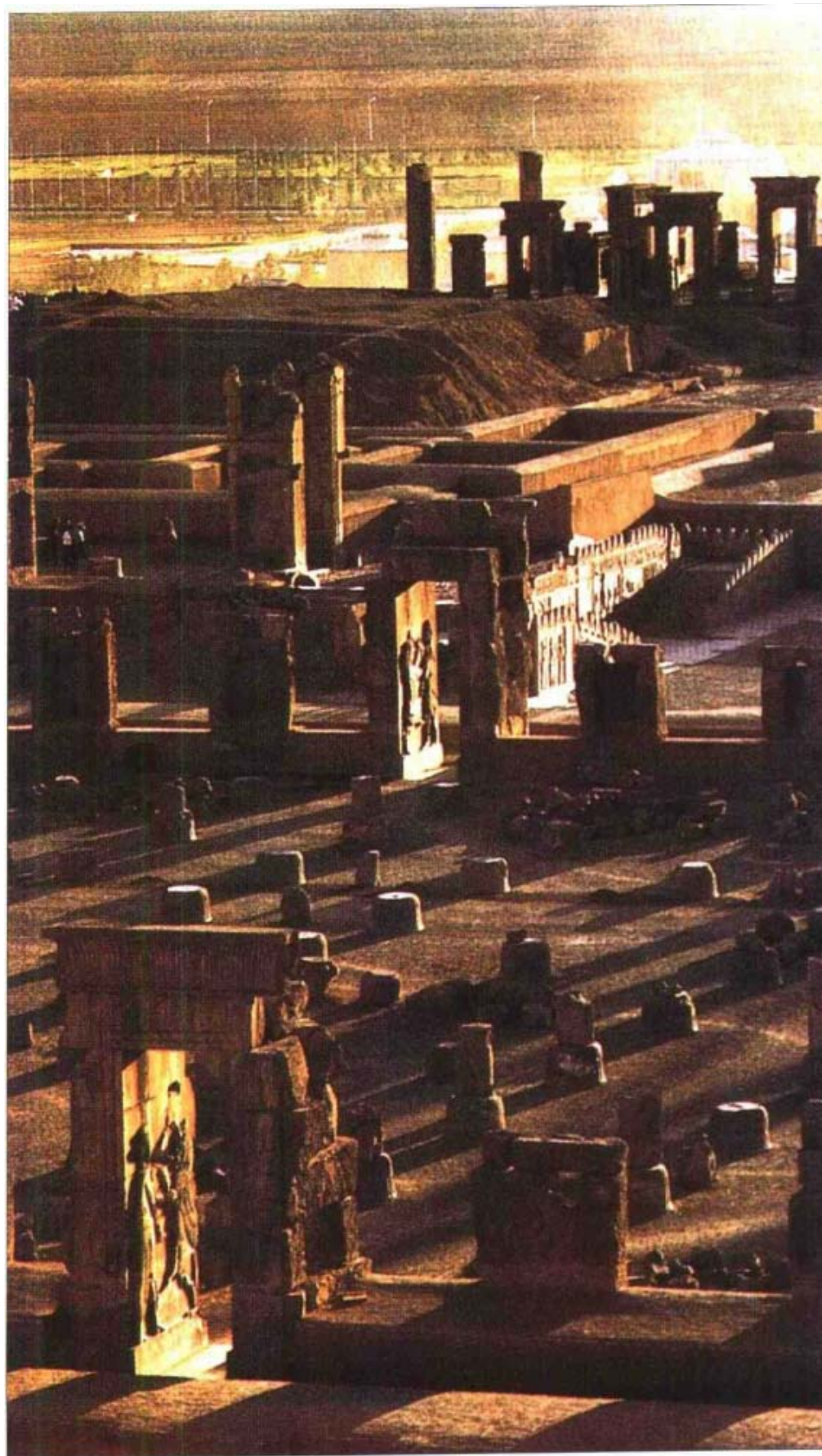
波斯波利斯位于法尔斯省境内，早在1878年该省省长就曾对该遗迹进行过发掘。这位省长是一位令人讨厌的人物，据说他曾对犯了不同罪名的700名子民实施砍手刑罚。他似乎更热衷于寻宝而不是充实人类的知识宝藏。尽管他派了约600人去进行发掘，对挖出的物品却未作任何记录。然而，他的 一名助手对这一工程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于1896年以福尔萨特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名为《波斯遗迹》的书，书中绘制了这些建筑物的平面图和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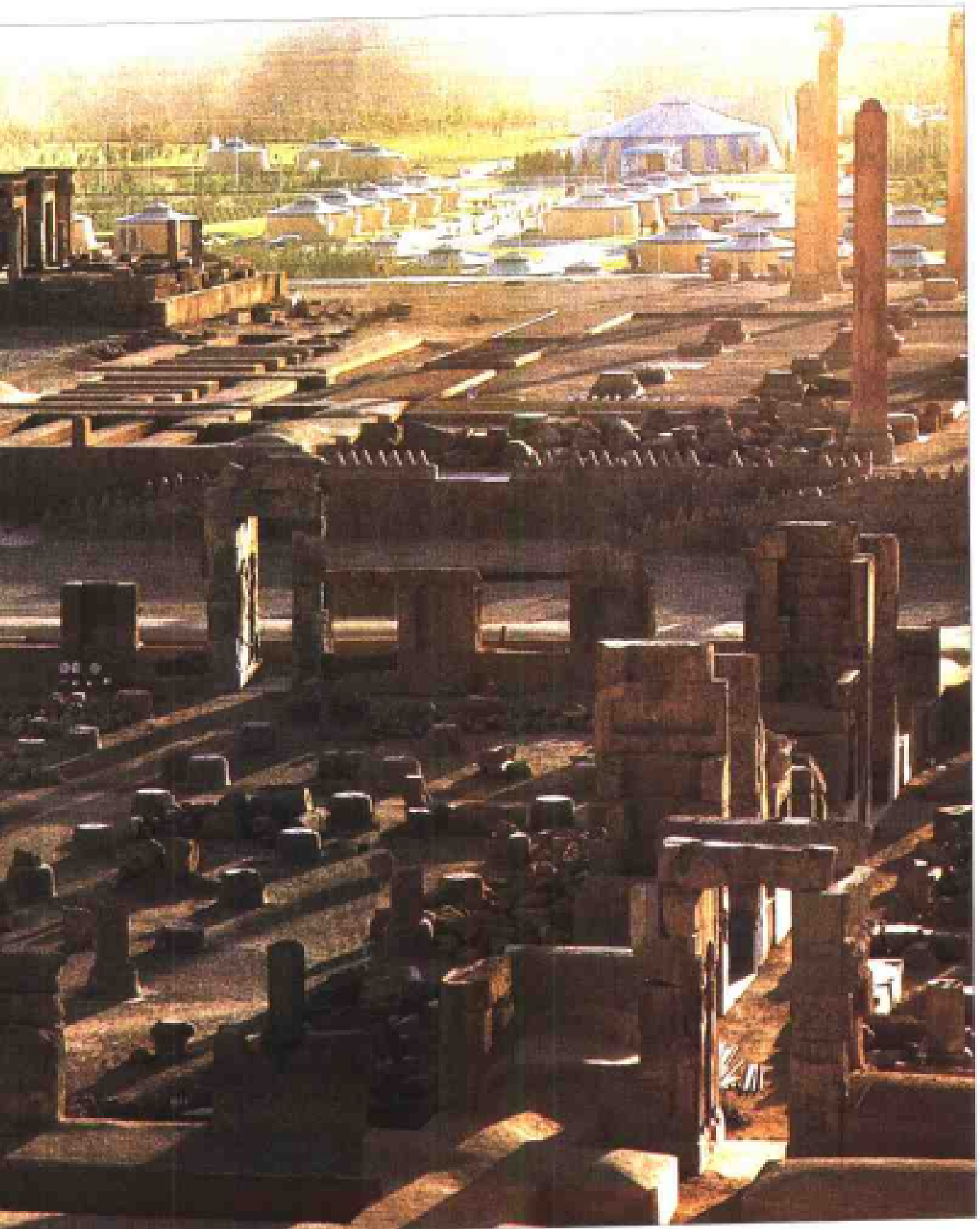
1924年波斯政府邀请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赫茨菲尔德提供一份发掘波斯波利斯的详细提案。他的提案被接受，于是对该遗址的发掘于1931年再度开始，这一次发掘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由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提供赞助。发掘工作持续进行，先由赫茨菲尔德主持，后来由他的德国同胞埃里希·F·施密特(86—97页)指挥，我们今天对波斯波利斯的许多了解都是以这次发掘为根据的。

考古学家们从波斯波利斯的平台（该平台是一个高出周围地



■ 曙光在波斯波利斯投下长长的阴影。背景上能看到伊朗国王礼萨·巴勒维搭建的张篷城，那是为应邀参加1971年庆祝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大会的权要们提供的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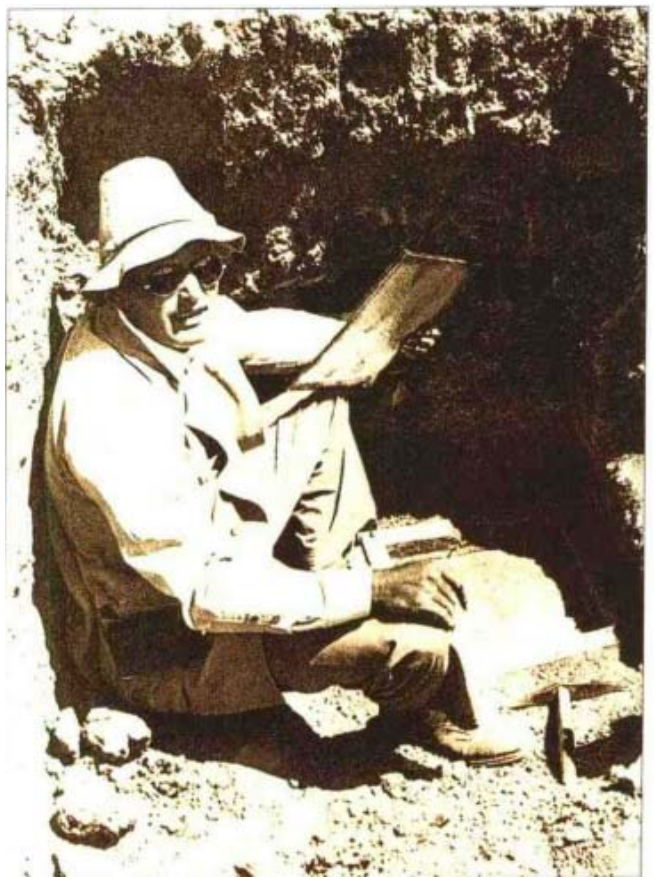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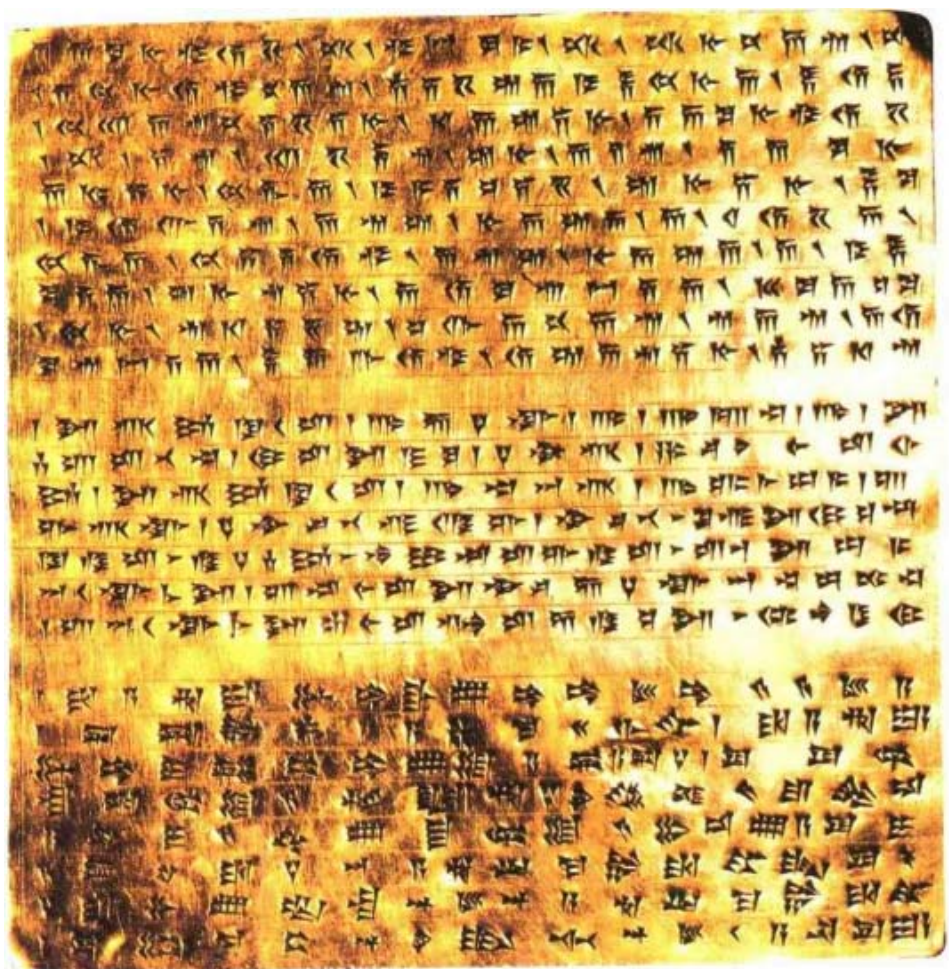


面的石台。城堡即建于其上)上清走了灰烬和碎片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件壮观的物品——一段巨大的仪式用阶梯,它经历了约2500年依然挺立,是波斯波利斯最雄伟的景象之一。阶梯通往觐见大殿的北门,上面装饰着携带贡物的臣民的浮雕雕像。然而,阶梯已受到严重侵蚀,浮雕也遭到数代寻找纪念品者和故意破坏文物者的掠夺和破坏。清理了紧靠建筑物东面的泥土之后,赫茨菲尔德和发掘人员发现了另一段巨大的阶梯,跟第一段阶梯一模一样。惟一的不同是周围的土壤使浮雕未受损坏,几乎像雕刻师2400年前刚完成时那样。

这些巨型阶梯上的雕刻品使其成为现存的最美的阿契美尼德艺术陈列馆。这些雕刻品表现的是坚毅的阳性世界:在雕刻出的3000多雕像中无一女性,惟一的例外是埃兰省代表送交的一头用皮带拴着的雌狮。这些长着胡子的朝臣和来自遥远的异域的纳贡者行列传达的信息也是同样毫无二致。用19世纪英国政治家、波斯研究者乔治·柯曾勋爵的话表达,“所有的一切都在坦然地重复,致力于一个目的,即:描绘出以最恢宏的方式呈现的壮丽和威严”。

施密特1935年来到波斯波利斯,继续赫茨菲尔德的工作。他有一架双翼飞机供自己使用——那是他的妻子送给他的礼物,供发掘小组使用。有了这个有利条件,这位新主管开始工作,既从空中进行勘测(40-49页),也在地下进行发掘。他从一座比觐见大殿略大的华丽大殿搬走了瓦砾。在这座大殿里,国王可能在100根柱子构成的柱林中款待过客人或气度非凡地端坐于





■ 东方研究所的德国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于1933年发掘波斯波利斯的觐见大殿，图中他手持从该殿地基中找到的一块金属书板。这些书板是在大殿主体部分的东北角和东南角发现的，装在两个石灰石盒内。每盒装有两块边长为13英寸的正方形书板，一金（上图）一银。这些饰板上均有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刻的铭文，指出大流士一世是觐见大殿的建造者。

此。这座庞大的建筑物被施密特命名为宝座大殿，它与觐见大殿仅隔赫茨菲尔德曾清理过的一个庭院。后来施密特认识到觐见大殿也有同样的功能，就称它为百柱大殿。这两座威严的礼仪大殿几乎都是正方形，后面是迷宫一般拥塞的金库、贮藏室和寝宫，这些建筑物除地基外鲜有存留。

赫茨菲尔德和施

密特都相信这些辅助建筑物中有一座是大流士的儿子兼继位者薛西斯一世的后宫。薛西斯一世在《圣经·以斯帖记》中被称为亚哈随鲁，是以斯帖的丈夫，他没有伤害波斯境内犹太人的性命。波斯波利斯大多数引人注目的、巨大的建筑物均为薛西斯所建，其中包括他的寝宫。所谓的“后宫”紧挨着大殿，包括22个二室或三室的小套房，可供许多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居住。实际上导致负责发掘并复原波斯波利斯遗址的赫茨菲尔德得出结论说该建筑是后宫的主要因素便是其地面轮廓。

在该建筑物的核心部分是一座威严的殿堂和通往庭院的门廊。通往殿堂的四个门口都装饰着巨大的浮雕，其中一组浮雕描绘薛西斯进入殿堂。赫茨菲尔德认为国王到此的目的是看望寝宫里的嫔妃。今天许多学



者对这一观点持异议。他们注意到发掘所谓的“后宫”时既未挖出首饰，也未挖出其他的个人用品。他们现在认为这座建筑物可能仅由一组补充附近金库的贮藏室构成，施密特在1935至1938年间对金库进行了发掘。

在波斯波利斯挖出的大量手工艺品包括武器、家庭用具、新出土的皇室铭文及一对描绘国王举行正式接见情景的人型石浮雕。此外还出土了100多块刻有埃兰文字的土简，大部分土简提供了金库支出的细节，包括支付给波斯波利斯建筑者的一些款项。

虽然波斯君主们想用波斯波利斯来颂扬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荣耀，遗存的巨大建筑物却位于一个有围墙的平台上一孤立的地点。要进入这些建筑物必须通过一段巨大的阶梯，其宽阔的台阶浅到足以让人骑马上去。这一点导致了一种观点，即：这座城市可能用于举行典礼而非居住。许多观察者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装饰觐见大殿阶梯的纳贡者行列是一年一度事件的真实再现。他们说，这些浮雕表明，觐见大殿的功能之一是作为国王在特殊日子——可能是阿契美尼德年历中最重要的新年节日——接见臣民代表的戏剧性场合。但是至少有一位学者——密执安大学的艺术史学者玛格丽特·库尔·鲁特——认为描绘纳贡者的雕刻可能只表示帝国这一抽象概念，而非真正的仪式。

无论学者们怎样解释，这些非凡的浮雕和波斯波利斯其他巨大的建筑物处在一个与其他居住区隔开的环境中显得很不合适。因此学者们开始认为波斯波利斯与雅典的卫城相似，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大都市举行典礼的中心，这个大都市应在它的围墙外找到。施密特1937年进行一次空中勘测时得到的挑逗人的资料似乎支持这一推测：他辨认出周围平原的400个地形地物，表明这里是早期人类定居点。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碑铭研究家理查德·哈洛克翻译了在波斯波利斯防御工事中发现的大约2000块埃兰语书板，了解到这些书板上提到的附近的许多村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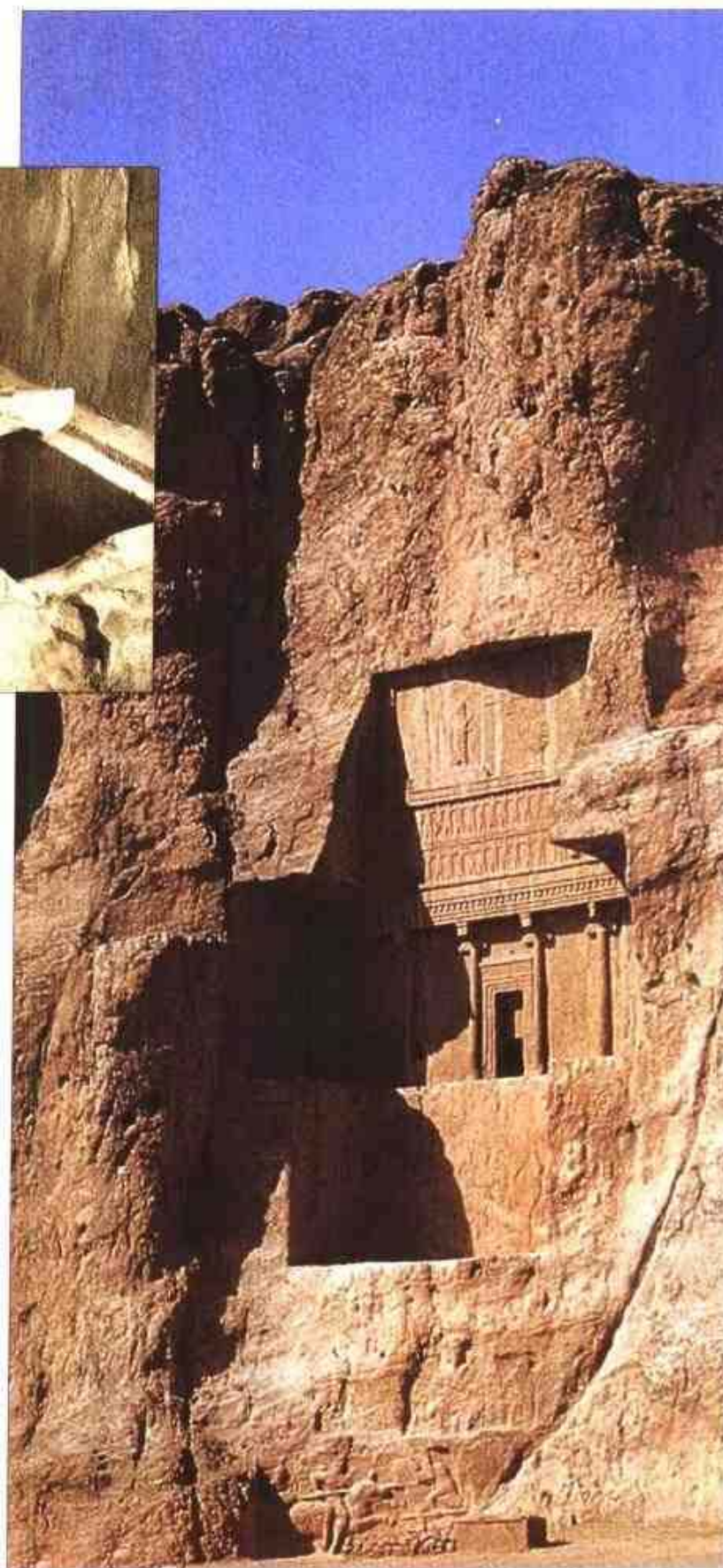
城镇。

施密特打算空中勘测后进行地面勘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计划。20世纪50年代路易·旺当·伯格承担了这一任务，196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博士生威廉·萨姆纳带着他令人钦佩的考古学博士论文计划来到这里，准备考察波斯波利斯平台下面的整个山谷。他曾作为海军军官服役12年，其中好几年派驻伊朗，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考古产生了兴趣。（他还发现了埃兰古城安善，最后成为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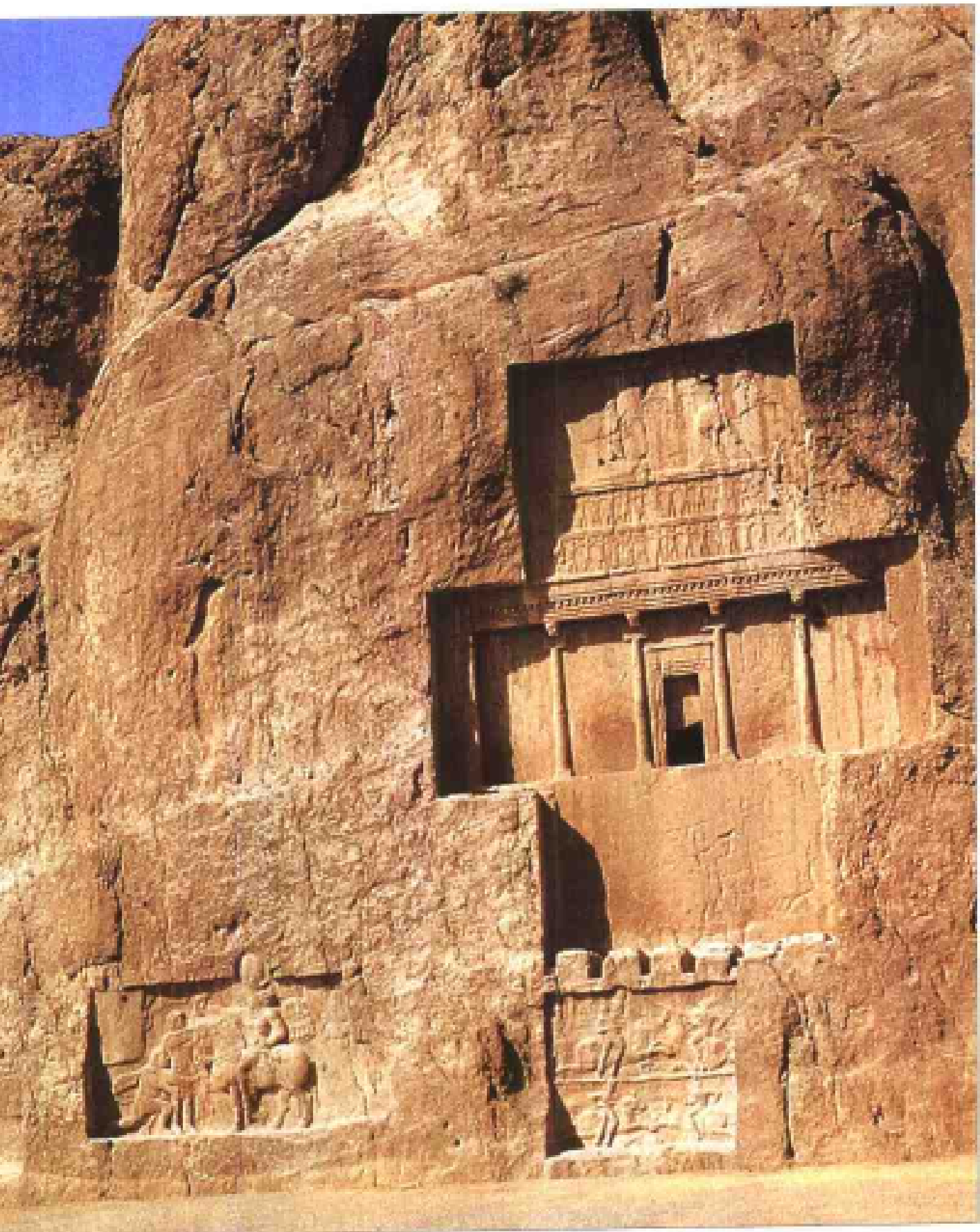
在对这片平原进行地面勘查时，萨姆纳沿着山中峡谷流出的一条河上溯40英里，发现了灌溉工程的痕迹，表明这些水渠曾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浇灌过这片土地。这意味着这片地区完全可能养活了相当多的人口，萨姆纳估计多达44000人。整个平原上确实到处都有被掩埋的建筑物的遗迹。萨姆纳鉴定出39处聚居地，还发现了一条联系波斯波利斯和苏撒的古路。在距波斯波利斯不到两英里处萨姆纳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仿佛印证了此前人们一直无法证实的推测：他发现了一座阿契美尼德朝代的大城市——一座核心城市，周围环绕着大住宅构成的社区。他的结论是此即波斯波利斯的书板中称作马特迪斯的那座城市。哈洛克和萨姆纳把它描绘为养活了波斯波利斯的建筑者的庞大的市中心区，为他们提供食物、织物和其他服务。萨姆纳写道：“当大流士下令兴建波斯波利斯时，马特迪斯突然变成了一座新兴城市，接待了众多外国劳动者，他们携带家小来从事这一伟大的工程。”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未对马特迪斯进行发掘，但是人们认为它大概就是被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们描述为亚洲最富的城市波斯波利斯；平台可能是它举行典礼的中心。在该城鼎盛时期它被认为是大流士的一座永恒的丰碑。其继位者薛西斯一世在城堡的铭文中煞费苦心强调他是在继续前任君主的工作，宣称：“对父亲的建筑物我加以保护；我还添加了其他建筑物。”





■虽然四位阿契美尼德国王——薛西斯一世、大流士一世和二世及阿塔薛西斯一世——命人切削纳格什-鲁斯塔姆的悬崖，把他们的墓建于其中，现在只有大流士一世的墓可通过铭文辨认出来，即右图中右面的那座，被认作阿塔薛西斯二世、三世及大流士二世的那几座墓都坐落在波斯波利斯，每座十字形的陵墓正面都超过75英尺高、60英尺宽，萨珊王朝的君主们在公元3世纪在墓的下方加上了浮雕。大流士一世的墓穴（上图）有三室，每室有三具石棺，20世纪30年代东方研究所进行考察时发现墓中空空如也，对埋在这位大帝身边的人是谁未提供任何线索。



## 文物修复者艰巨的任务： 让倒下的巨人重新站起

A CHALLENGE FOR THE  
RESTORERS: REERECTING  
THE FALLEN GIANTS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纪念物如同病人；没有一种疗法适用于所有病人；同样的药物不能毫无区别地施于所有的病人，即使他们患了同样的疾病。”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简称为 ISMEO）所长朱塞佩·图奇在说这番话时用了一个很好的类比。1964年伊朗当局邀请该研究所前来对庄严的波斯波利斯城做文物保护工作，该所的人员在朱塞佩·蒂利亚和安·布里特·蒂

利亚率领下以医生的技术和奉献精神进行这项工作。

这个夫妻小组从以前发掘者的研究入手，进行了一场战役，目标是稳固现存的建筑物，重新竖起已倾倒的柱子，把浮雕放回原位，修复损坏的阶梯。图奇把他们的工作比喻为“复活”。

蒂利亚夫妇还利用以前的研究证实建筑物上曾装饰过颜色。在20世纪30年代发掘期间所作的研究及后来研究人员对马

萨诸塞州福格艺术博物馆一块浮雕残片的研究，使考古学家们相信这些建筑物上曾用蓝、绿、黄和红颜料突出其局部区域。安·布里特·蒂利亚在一本关于他们工作成果的书中说：“我们把浮雕上的凸出部分浸上水之后再用水高倍放大镜看，发现这些颜色非常显著地鲜艳。”上图中朱塞佩·蒂利亚对原初颜色的再现让人想到波斯波利斯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会怎样闪闪发光。





■ 在会议大殿的门框(右图)上，在国王上方有一位神祇守候以施保护，周围簇拥着一群手执遮阳伞和苍蝇掸子的仆从。

■ 左图中装在铁笼子里的公牛头高度超过7英尺，被徐徐放入波斯波利斯百柱大殿门廊的原初位置上。下图中，工人们正在用取自2500年前大流士所用的同一采石场的石头来替代一根柱子上的缺损部分。



然而，在处理与其附庸国的关系上薛西斯原来并不擅长发扬其父的传统。公元前486年大流士死后他平安无事地登上王位，时年大约35岁。他随即就遇到几次大的叛乱，首先是埃及，后来是巴比伦。在镇压叛乱时其父的残酷无情薛西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对其父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胜利后的大度却表现甚少。例如，希罗多德说，埃及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最糟糕的奴役状态”。此外，薛西斯在宗教事务上也不及他父亲宽容，他在波斯波利斯的一篇铭文中宣称他捣毁了伪神的圣所。

刚刚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叛乱镇压下去，薛西斯就立刻把心思转到惩罚希腊人这件未完成的工作上。薛西斯发动的大规模入侵及最终失败的故事已被讲述许多次，主要是从希腊视角讲的：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及其300名战士宁愿战死温泉关也不向波斯人投降的英勇决定；萨拉米斯湾战役，薛西斯坐在海岸的宝座上，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海军灰飞烟灭；薛西斯退回波斯，接着便是次年夏天帝国军队在雅典西北30英里处的普拉提亚周围的山麓丘陵地带最终被歼灭。所有这些事情都载入了希腊人的民族传奇，此后永存于西方的记忆中。

波斯的失败严重打击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声誉，尽管帝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未受影响。战争过去之后薛西斯仿佛从军务转而专注于波斯波利斯的建筑事业。14年后他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谋杀，这大概是阿契美尼德体系中根深蒂固的隐忧的标志，在以后的岁月中它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问题的核心出在宫廷本身。到薛西斯时代宫廷制



■ - 位于甲拿着花的波斯妇女可爱的形象雕刻在宝石蓝的下颌上。她那松弛的长服和自口摆动的辫子增加了雕像的魅力。这块不到一英寸高的石头发现于古希腊城市埃雷特里亚，该城于公元前490年被大流士一世毁灭。尽管女性形象很少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的宫殿和公共建筑的浮雕上。在一些如上图这种较小的、更私人化的艺术品上却常能见到。

度已和居鲁士时代大不相同。帝国的创建者以他生活方式的简朴粗野为荣，对那些建议迁到暖和地带的朝臣们说：“温和的地域养育的是娇嫩的人。”然而，在其间的岁月中，统治阶层获得了惊人的财富，并相应地养成了对奢华生活的爱好——对此居鲁士不会首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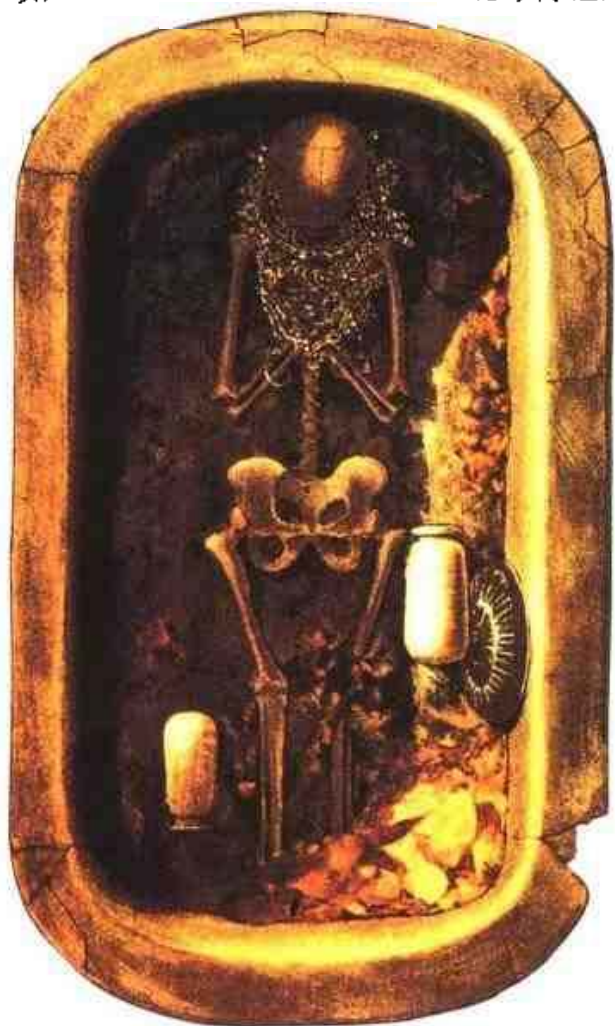
在薛西斯统治期间阿契美尼德君主成了典型的东方君主，被习俗和礼仪与普通人隔绝。只有最高级官员可以不经邀请接近国王，纵使他们也须深深鞠躬，把嘴捂上。访客要拜倒在君主面前；那些侍奉君主的奴仆则须把自己的脸包上，以防呼出的气息扑到国王脸上。至于任何未蒙召唤不幸擅自来到国王面前者，《旧约》上说等待他的是不可更改的命运：“那个人要被处死。”

《圣经》中的以斯帖是薛西斯最宠爱的妻子之一，当她去见国王求助时是冒了生命危险的。

在孤独的荣耀中国王给自己塑造了一副威严的形象。记载中说他身穿带条纹的宽松长袍和深红色裤子，外套长长的、用金线刺绣的图案作装饰的紫色斗篷。当他偶尔来到室外时，一位仆人举着遮阳伞使他免受阳光照射；遮阳伞跟王冠一样，是国王专用的皇室标志。他的耳、颈和手腕上都佩戴着黄金饰物。

其他的高级男女侍臣们分享了他的一些财富。法国考古学家雅克·德·摩根1901年在苏撒卫城的一座墓中找到了他们富裕的证据。他在墓内发现了一具骷髅，可能是一位女性，装殓在一具古

■ 这幅在苏撒绘的水彩画中的骷髅是1901年在苏撒发现的，骷髅上装饰了许多金首饰，周围放着许多殉葬品。拱形墓顶掉下的碎片堆在棺材的底部，从堆积物中发现的两枚金币鉴定出埋葬的时间是公元前350至332年之间。因其骨架小，且葬品中没有武器，此尸骨被推测为女尸。



铜色的、形如浴缸的石棺中，上身覆盖着黄金，首饰和半珍贵的宝石。单放的饰物包括一个接头处是狮头装饰的镀金项圈，嵌着绿松石和青金石；一对装饰相似的镀金手镯；串着红玉髓、祖母绿、碧玉和紫水晶的金项链及饰有绿松石和青金石的耳环（138-139页）。墓中还有两件雪花石膏器皿、一个银碗和65颗可能是缝在现已腐烂许久的寿衣上的玛瑙珠。

君主们被奢华的生活所隔绝，被谄媚的朝臣、太监和妃嫔所包围。妃嫔的绝对数字通常意味着有众多的王子需要抚养；公元前4世纪的统治者阿塔薛西斯二世据记载有115个儿子。这些地位并不重要的王子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却面对着沉溺于宫廷阴谋的种种诱惑。大流士三世之后获得王位的九位阿契美尼德君主中有六位被谋杀。

当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65年被其首相和一位太监总管杀死在床上时，这一模式就确立下来。根据克特西亚斯的说法，凶手们指控薛西斯的长子弑君，并说服

■ 大流士三世之墓一直未曾完成且受到自然力的破坏。它孤零零地搁置在波斯波利斯被遗弃。这位阿契美尼德君主死时他的墓尚未造好来接纳他。他很可能被埋在波斯波利斯平台旁另一座墓（平台旁共一座墓）中。大流士三世之墓就成为他时运不济的统治惨痛的提示物。与建在纳格什-鲁斯坦姆的阿契美尼德君主墓上壮丽的浮雕相比，右图一两个打出草样但未雕刻的卫士像标志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凄惨的结局。





他的一位弟弟杀了他。这位杀兄者于是登上王位，他就是阿塔薛西斯一世。过了不久，当这位大臣又试图杀死他时，他获悉了谋杀的真相并带伤逃脱厄运，于是能够再一次为父报仇，这一次复仇对象是真凶。

在这个戏剧性的开端之后阿塔薛西斯的统治则相对平静，尤其在他于公元前449年与希腊人讲和之后。在他统治期间希罗多德才能够自由地在波斯各处旅行，为其历史著作搜集材料。阿塔薛西斯死于公元前425年。他的儿子兼继位者薛西斯二世当政仅45天就被其同父异母弟弟杀死在床上。篡位者夺得王位不久又被阿塔薛西斯一世的另一个儿子

杀死，后者以大流士二世的名字践祚。

一连串的短命君主看起来对这个主要靠力量和君主的个人魅力维系在一起的帝国产生了深刻的动荡性影响。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大流士二世统治时期骚乱事件几乎接连不断，米堤亚和埃及都发生叛乱。公元前404年，阿塔薛西斯二世继位，在位46年。他也不得不面对多起叛乱，爱奥尼亚和安纳托利亚两省总督曾联手想把他整垮台，尽管这一冒险行动由于煽动者的内讧而失败，埃及却在他统治期间获得独立，并且中央控制普遍被削弱。

阿塔薛西斯二世的接班人阿塔薛西斯三世于公元前358年继位后，帝国的时运出现了短暂的复兴。这位新君主通过杀尽所有潜在的对手这一简单对策扭转了局面，他以同样残忍的方式雇佣希腊雇佣军扑灭腓尼基和叙利亚重新开始的骚乱，然后着手恢复对埃及的控制，并以抢劫神庙及拆除埃及城市的防御设施来惩罚



它先前的背叛。

被阿塔薛西斯三世任命为负责埃及战役的将军之一是太监巴戈阿斯，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任命此人很不合适，公元前338年左右，巴戈阿斯刚从战场上班师凯旋就把敌意转向统治者家族，毒死了国王和他几乎全部的儿子，惟一的幸存者阿尔舍斯被立为傀儡君主。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36年，阿尔舍斯开始表现出不受控制的迹象，巴戈阿斯用同样的方式除掉了他和他的后代。至此，巴戈阿斯已灭绝整个直系继承人家族，所以阿塔薛西斯二世的一位远房侄子登上王位，被立为国王大流士三世，这位年轻人同时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末代君主，他统治伊始就明智地强迫巴戈阿斯喝下他自己的致命毒药。

到大流士三世即位时帝国已经到了末日，他的前任君主们的复兴工作基本上没有完成，埃及和许多其他省份又在蠢蠢欲动，假以时日，这位新统治者可能能够恢复一定的秩序，但他没有得到机会。一位新的敌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出现，他目光坚定地注视着东部正在崩溃的帝国，波斯帝国以前从未遇到这种高水平的对手。公元前334年，这位22岁的希腊国王入侵中东。四年后，波斯波利斯燃起熊熊大火，大流士仓惶逃命。他远逃到今德黑兰之东160英里处的达姆甘，被自己的官员刺死。波斯王朝结束了。

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最后的、动荡的岁月在考古学方面留下的奇特尾声，要在大流士死去约22个世纪后才在怪异的环境中演奏出来。1880年5月的一个深夜，一位头发蓬乱的人摸到阿富汗喀布尔—白沙瓦公路附近的英国政府文职人员F·C·伯顿上尉的军营。这位陌生人解释说他在一个商队作仆人，该商队旅行途中遭强盗袭击，雇主和货物已被扣押，他只身一人逃出报警。

伯顿带了两个传令兵出发去找强盗。近午夜时分他追踪强盗来到一个山洞，强盗们显然正在争论如何分赃，因为有四个人已

受伤。他进行调停，设法说服这些盗贼把许多赃物交回去。有人警告伯顿那些未受伤的强盗可能在他归途中伏击他，所以他和两位士兵一块儿在那里躺了一夜，天亮才出发返回营地。

伯顿安全返回。他立刻放风说他打算率领一支武装部队找回丢失的其他物品。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风声传到强盗那里，他们归还了更多的失盗物品。根据物主即那三位商人的说法，全部失盗物品的3/4都已找回。这时伯顿从商人们口中获悉，失盗货物是一批古代金属器皿，大多数是金质或银质，是三年前在内地发现

■ 一位波斯贵族斜坐在辘轳马战车上。车夫则为站姿。战车上饰有凸起的埃及喜神贝斯像。这些模型只有四英寸长，用纯金制成。是19世纪末在阿富汗发现的奥克苏斯宝物之一。轮子上有球状突起，可能是轮匠为防止战车打滑和滑行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的。为表示对他的谢意，商人们同意卖给他其中一件，这就是现存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一只很大的金臂钏。

伯顿帮助找回的这批宝物辗转落到今巴基斯坦境内白沙瓦以东大约100英里处的拉瓦尔品第商人手中，被印度考古调查局的英国负责人从商人手中购得。那时这批宝物被认为是已知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金属制品最重要的集锦。它们最终于1897年被赠给伦敦大英博物馆。

这批宝物被发现的奇特方式决定了有关其历史和起源的许多问题无法弄清。它们显然于1877年出土于奥克苏斯河（即今阿姆河）河岸，好像是在塔什库尔干附近，那里有古代遗迹。无人对宝物出土的具体地点进行追查，据说这些物品散布在沿河岸一带，让人联想到它们可能被夏季的洪水从河边的藏匿地点冲出来且顺河而下，当洪水退后沉积下来。

奥克苏斯宝物共有约170件，绝大多数是波斯式样，制作时间早在公元前5和4世纪。它们包括一辆金质驷马战车模型、一把金剑鞘和一把金壶、一副装饰着长角的狮身鹰首兽图案的金臂钏、接头处是动物头像的许多手镯，还有近50件薄薄的金饰板，可能是想献给圣坛的奉献物。据拉瓦尔品第的商人说，这批秘藏物中还包括约1500块金币，有些金币被鉴定出日期很晚，现在认为是这些商人后来加进宝物中的。

如此之多的财富被埋在河边的原因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了，因为这些物品中没有一件能表明它们的原主人是谁，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这批秘藏品属于附近的一座神庙。宝物的出土地点是古代的巴克特里亚省，它位于从阿尔泰山脉进入波斯的黄金之路上，是一个富庶地区。毫无疑问，在阿契美尼德王朝鼎盛时期的稳定形势下，该省为许多人——诸如总督、地主和商人——提供了积累贵重物品的机会。

纵使不知道这些物品的来源，也不难想象埋藏宝物之前的背

景：随着帝国国力的衰弱，人们的焦虑和不安加剧，流传的关于战争的谣言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导致物主在受到袭击者或侵略者威胁时最终惊慌失措地藏匿宝物。尽管无人知道这批宝物埋藏的确切时间，它很可能发生在亚历山大战胜波斯人的最后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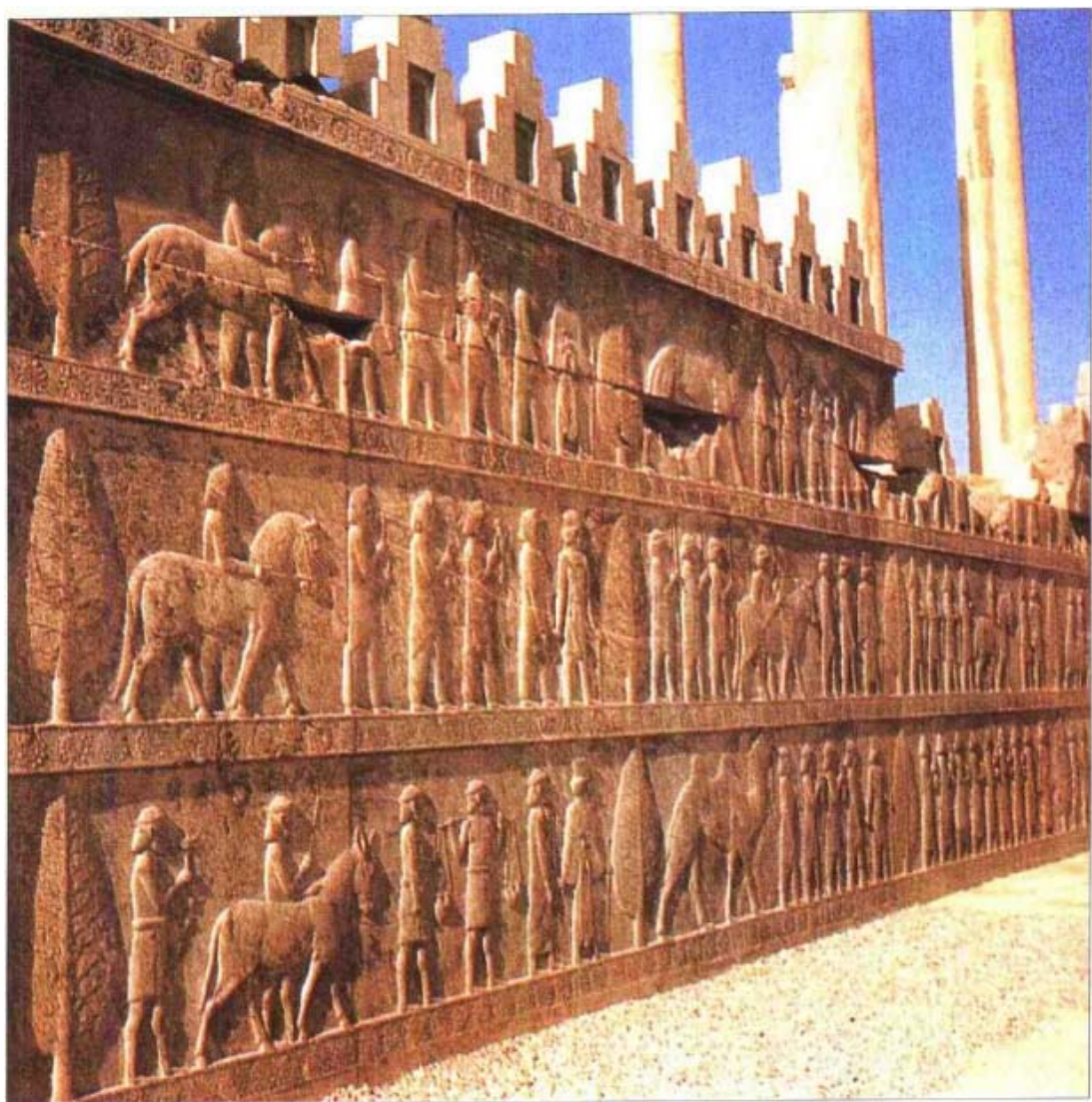
公元前334年，这位波斯帝国的征服者跨过达达尼尔海峡、面对陈兵格拉尼卡斯河（此河流入马尔马拉海）河岸的波斯军队时年仅23岁，他击败了敌军，虽然自己险些阵亡。亚历山大率大军经安纳托利亚向东挺进，公元前333年10月获悉大流士在叙利亚海岸的伊苏斯。当波斯人退往海上时他进行截击，重创波斯军队，大流士的声望也受到毁灭性打击，因为这位君主竟然逃离战场。公元前331年，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尽管波斯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这位波斯国王与亚历山大交战时又一次被迫逃跑。亚历山大于是未遇抵抗进入巴比伦、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该城被他烧毁，有些人说这是他醉酒所致，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对150年前波斯人毁坏雅典卫城的报复。

亚历山大向东穷追大流士几近埃克巴坦那，后来又追到今天的德黑兰附近的拉格。公元前330年夏，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省的总督贝苏斯谋杀了大流士，从而给波斯帝国以致命的打击。贝苏斯在巴克特里亚省内逃窜，越过奥克苏斯河，蹂躏沿途经过的地区。最后他被亚历山大的军队抓获，后者对他谋杀大流士的罪行进行审判，公元前329年春他被割去鼻子和耳朵，后来在埃克巴坦那被处死。

也许是贝苏斯在最后疯狂逃跑途中埋藏了奥克苏斯宝物。然而，无论藏匿珍宝的详情怎样，这批秘藏的、灿烂的珍宝仍然在雄辩地诉说着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衰落——及帝国流传下来的丰富遗产。

# 帝国的贡物

THE TRIBUTE OF EMPIRE



大流士一世是一位享受他胜利的乐趣并进行炫耀的人——他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在这位最伟大的波斯君主统治下，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帝国诞生了，远至埃及和印度的臣民们长途跋涉到首都波斯波利斯来对他表示敬意。他的墓志铭写道：“我统治着他们，他们向我进贡；凡是我吩咐的，他们都予以照办。”

大流士下令在波斯波利斯雕刻了一系列气势雄伟的石浮雕（在其子薛西斯一世统治期间完成），它们沿着觐见大殿的阶梯向前延展（详见左图）。这些浮雕描绘了大流士帝国境内的不同民族，每个群体通过其本地服装可辨认出来：进贡者牵着家乡的野兽，携带各种贡物，迈着虔诚、庄重的步伐去觐见国王；贡品包括贵重的本地原材料——线团、砂金、象牙——及贵重物品，诸如做工精致的双耳瓶和臂钏。

浮雕中的个人和群体代表着来波斯波利斯的代表团，本文涉及到他们中的部分人物。在下面的几页中他们现出轮廓的雕像配上了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手工艺品，尽管绝大多数手工艺品是从波斯帝国境内分布很广的地带寻回的，有的甚至来自域外，它们却是进贡者要献给大流士的独特的礼物。

由于接触到国内许多不同的风格和式样，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艺术家们受到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波斯人热切地从臣服于他们的各民族的艺术和建筑中汲取灵感，他们自愿地把外来特色与本地传统相结合，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崇高的风格，这种风格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和亚洲的工匠，其影响甚至延续到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很久以后。



■ 图中的这只金碗与亚述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左数第一个）拿的那只相似。其把手是拉长身子的狮子装饰，这在波斯艺术中是一种普遍特色。这只金碗是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献给沙皇彼得大帝，可能来自西伯利亚那片广袤的地区内偏远的两徐亚人之墓。



捷陀罗人



亚述人



■ 大图中的双耳银瓶来自保加利亚杜万甲的一片墓地。它与下图吕底亚人手中的两个银瓶非常相似。后腿直立的狮子构成它的两个柄，其中一柄兼作瓶嘴，左边的野兽头上有野山羊的大弯角装饰。右边则没有这种双耳银瓶用于宴会上盛酒。



■ 这头饰有精美翅膀的、11英寸高的弯角野山羊用作饮具之柄。这个金、银制成的动物像融合了数种特殊风格。野兽的身体姿势和制作是希腊风格，而底部的面具则兼有两位神祇的相貌——希腊神赛利纳斯和腓尼基—埃及神贝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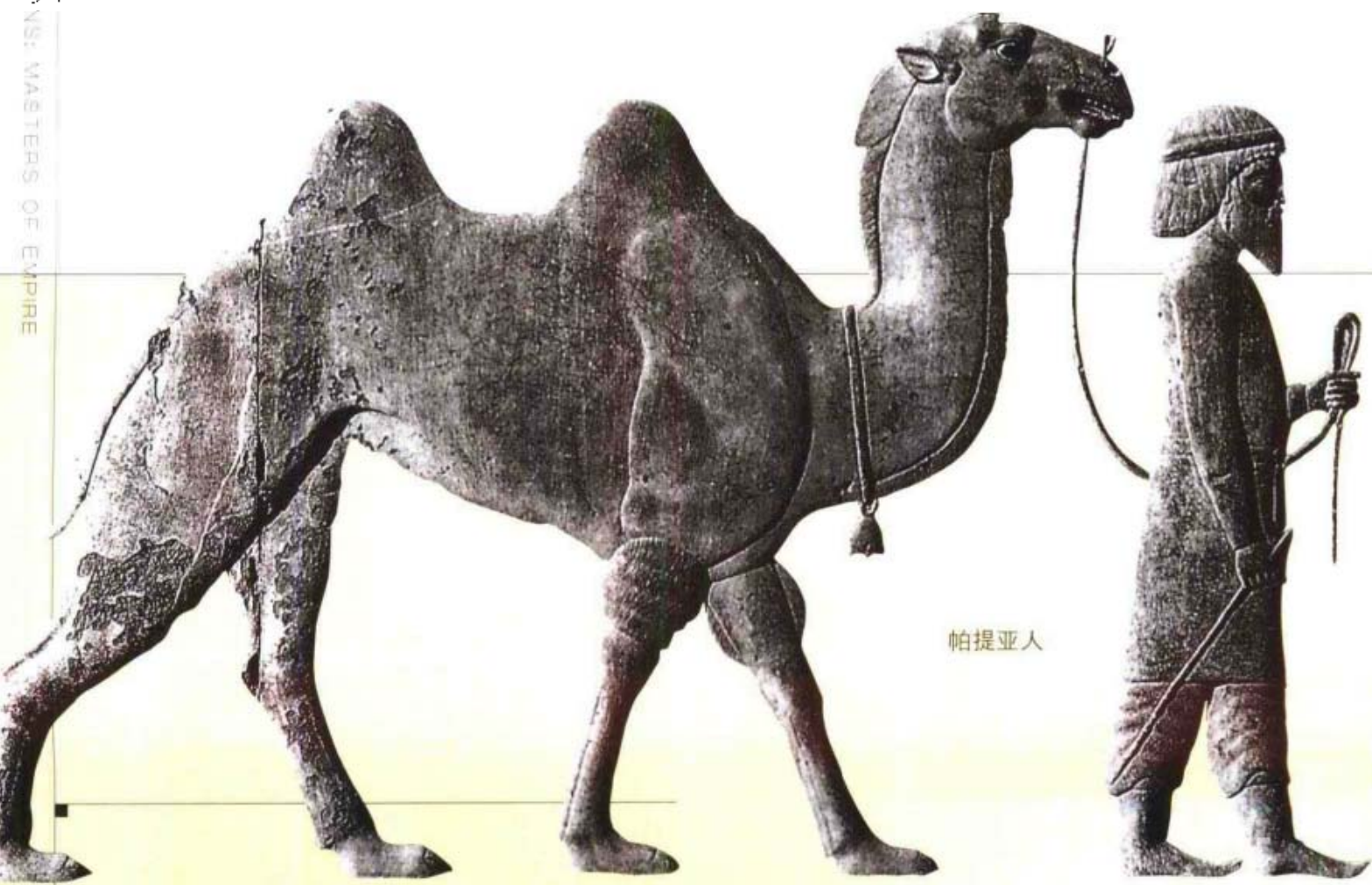


吕底亚人





■ 上图中的项链发现于阿契美尼德时期苏撒一坟墓中，用黄金和宝石制成。它再次表明了波斯人对装饰品的喜爱。使用的许多材料——如下图中最右边的印度人挑在筐中的瓶内所装的砂金——可能是输入这一地区的。



帕提亚人



■ 上图中苏撒出土的耳环上嵌着绿松石和青金石。有这种嵌饰、设计与此相似的耳环在阿契美尼德时期很普遍，无论男女都佩戴它们。在中东文化中很普遍的镶嵌技术可能源于埃及人。



■ 上图乳白色的玻璃罐上装饰着红白两色构成的眼睛图案，它躺在巴比伦一位阿契美尼德时期少女的墓中。玻璃器皿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大量生产，波斯波利斯发现的几块玻璃器皿碎片可能是从那里输入的物品的残骸。



印度人



■ 上图是一件马匹毛护胸的残余物，它在西伯利亚冻土中保存了2000多年，它织于波斯，表明了阿契美尼德时期波斯产品的流通情况。下图中，到波斯波利斯的两位爱奥尼亚纳贡者手里拿着布匹和线团，可能是真丝或金丝线团。



埃兰人



爱奥尼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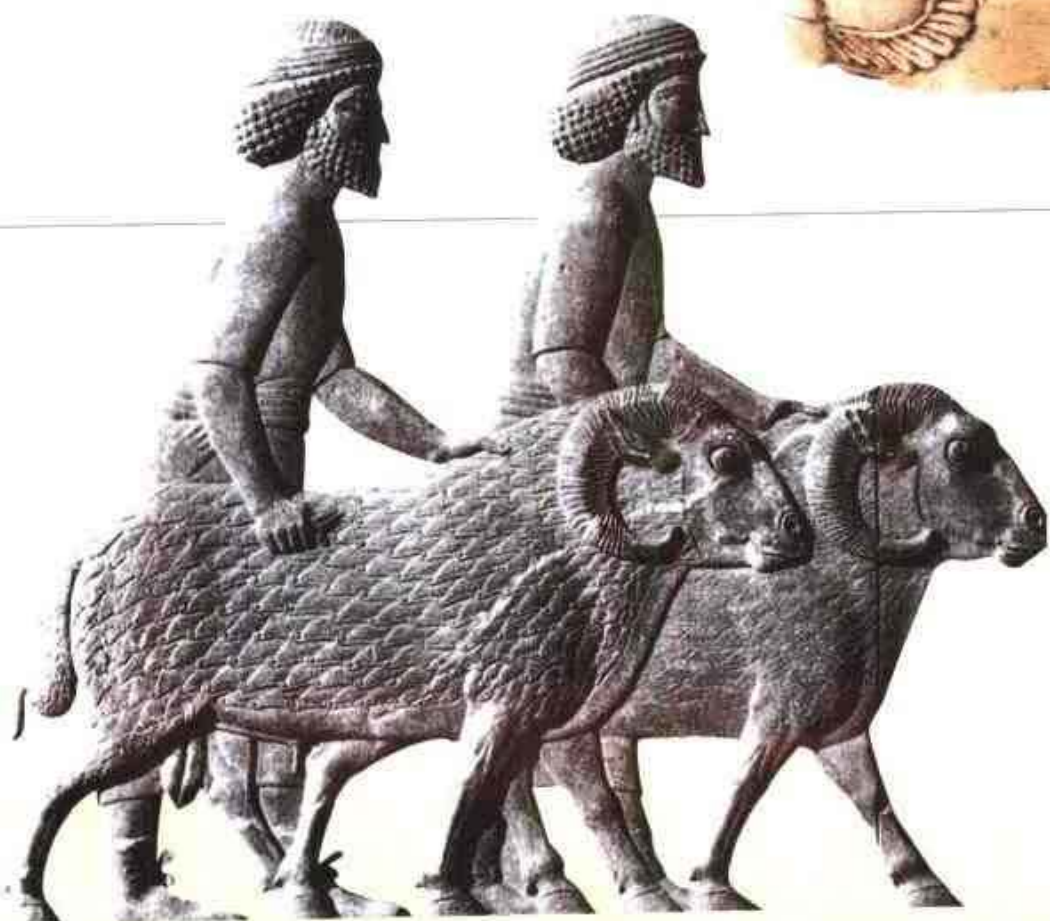


爱奥尼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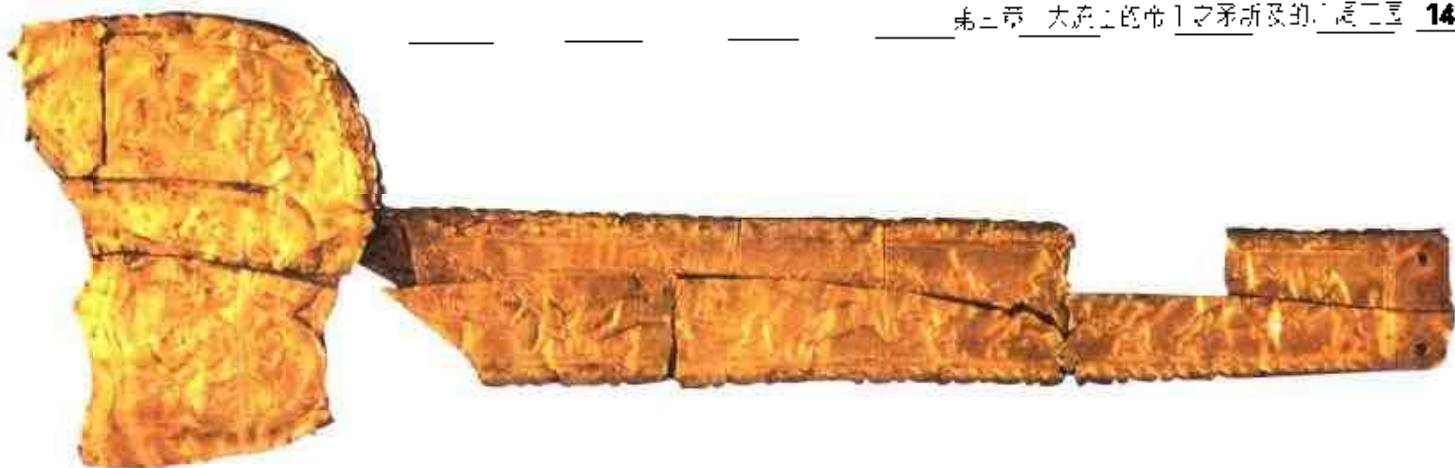
■ 两头一模一样的狮子长着翅膀和公牛耳朵，前爪竖起，使这件金饰品充满生气。该饰物可能装在腰带上，在波斯艺术中经常见到奇形怪状的野兽——尤其是像这两头咆哮的狮子。整件饰品可完全对折，反映了波斯人对对称图案的偏爱。

■ 这是公元前5或4世纪一剑柄的象牙把头，装饰着动物的侧面像，是对波斯波利斯公牛头柱冠的模仿。象牙从埃及、努比亚和印度输入波斯，是很受重视的原材料，被波斯雕刻师们制成许多种装饰品。



亚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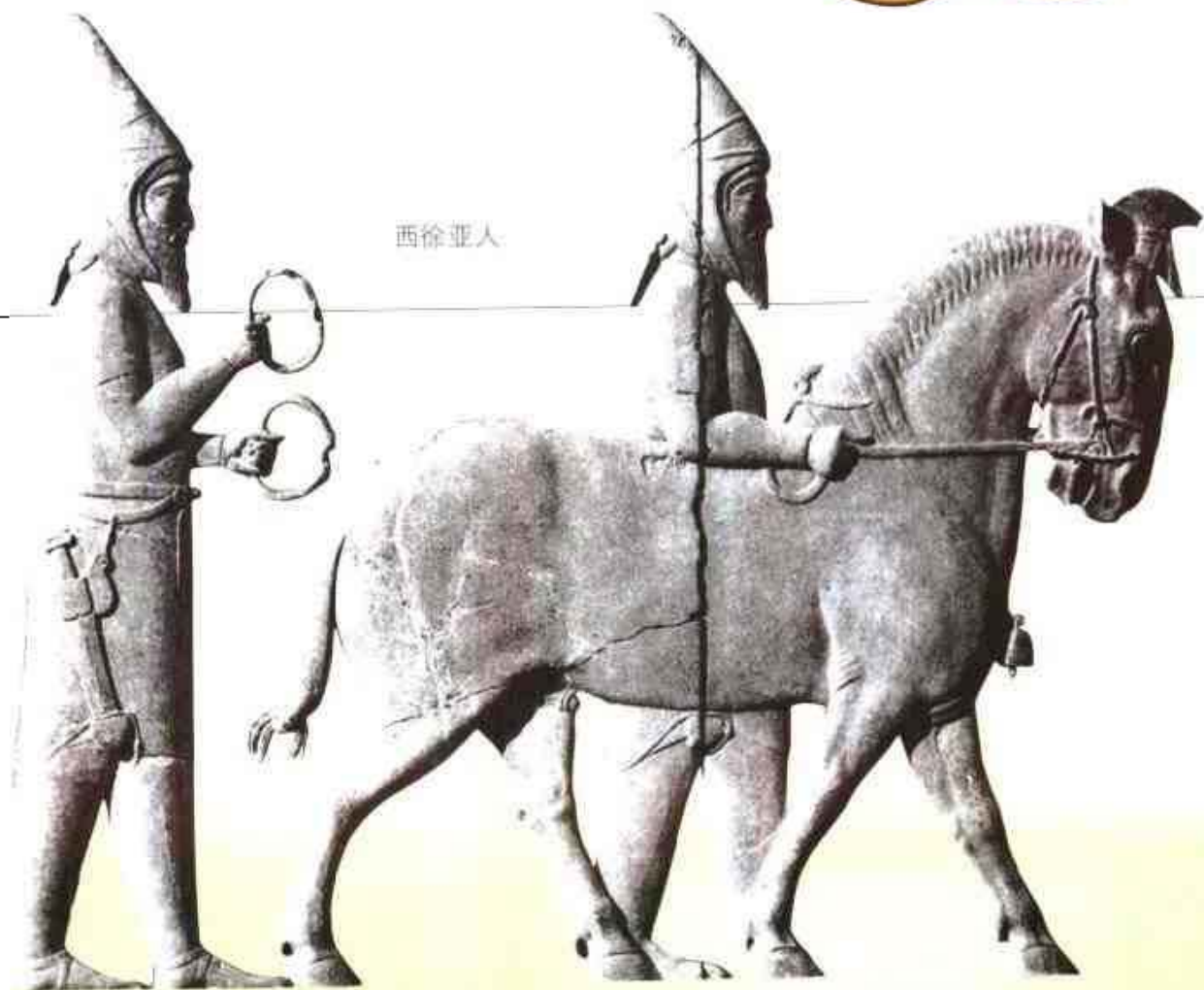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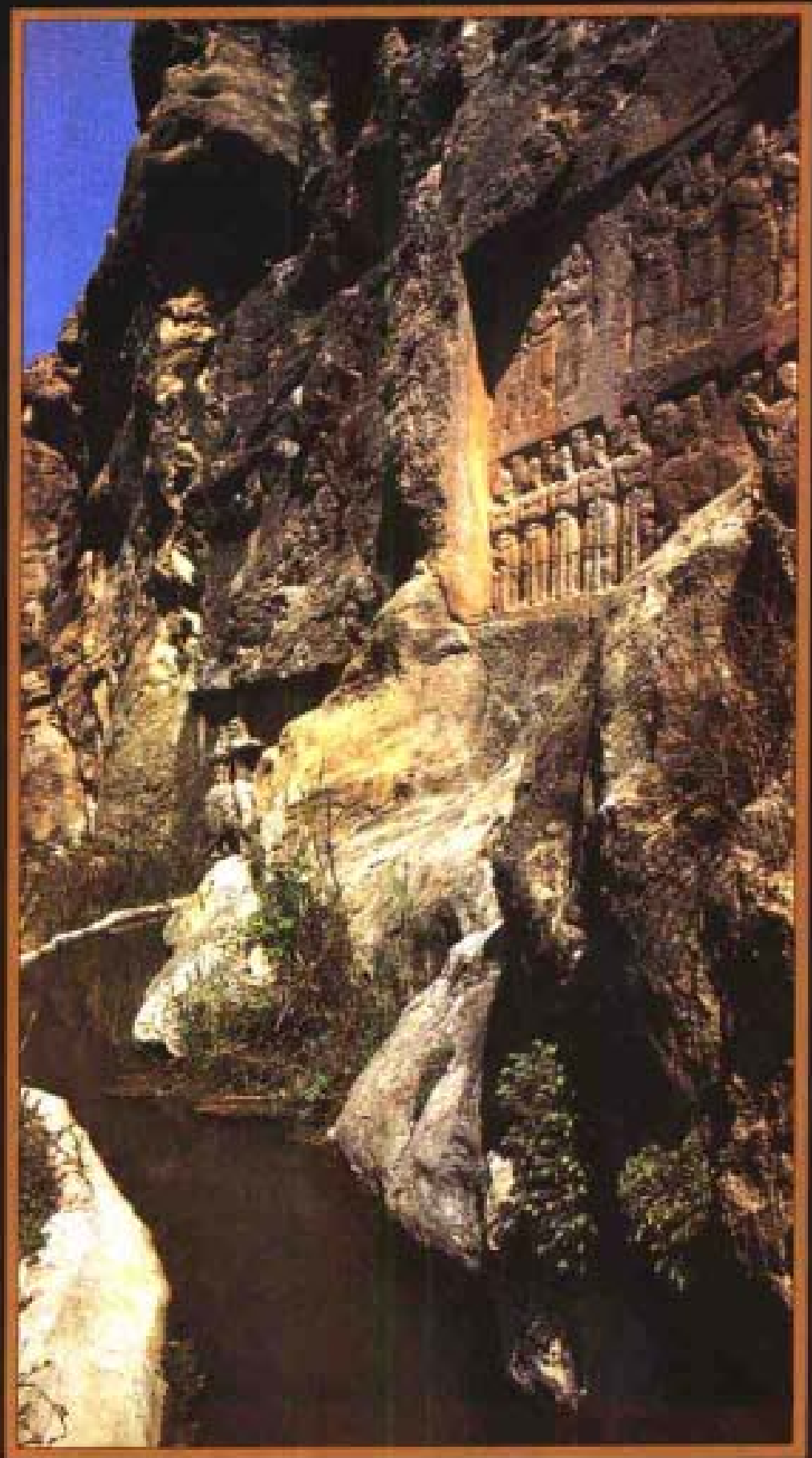
■ 这柄金剑鞘是奥克苏斯宝物之一，它与挂在西徐亚纳贡者和米堤亚护送者腰间的剑鞘很相似。其上饰有凸起的国王打猎场面，猎手们身着波斯人穿的裤子，却戴着与亚述国王相同的头饰。



■ 右边的金臂钏是奥克苏斯宝物中最富丽豪华的首饰之一。其接头处是狮身鹰首的怪兽。臂钏在波斯宫廷被视作令人羡慕的礼品，下图中的西徐亚人对此显然很清楚，他们带了两个臂钏呈献给波斯国王。



西徐亚人



## 第四章

## 帝国的兴衰与兴起

THE RISE AND FALL-  
AND RISE-  
OF EMPIRES

1920年初，由M. C.墨菲率领的英国士兵正沿着幼发拉底河中游在叙利亚沙漠巡逻，以防备敌意的阿拉伯人。3月份他们在—座古要塞的废墟上搭起帐篷。古要塞高出河岸许多，靠近一个名叫萨利希耶的村落。在搜索古堡的西部角落时，墨菲发现了值得向他的指挥官报告的东西：“我发现了一些保存得非常好的古代壁画，”墨菲在一封信中说，“壁画由三个男人、一位妇女和三位残缺不全的其他人物构成，这些人物与真人—般大小。绘画的主要颜色是红色、黄色和黑色。还有一些文字，我已尽力抄录在后面。”

墨菲的消息及拍摄的一些未洗印的壁画人物照片都被他的上校转到了英国驻巴格达的更高当局。上校写道：“这些壁画非常有趣，应该让—位专家过目。要是你的考古学家还在附近的话，他来看看肯定会有收获。”他指的是学者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位卓越的埃及学家，当时碰巧在中东担任芝加哥大学—个小组的负责人，该小组的任务是收购文物及探查该地区有可能进行发掘的遗址。布雷斯特德对墨菲迷人

■ 萨珊王朝是最后—个由波斯当地人建立的、统治波斯帝国的王朝。左图是萨珊王朝的遗迹——纪念两位国王的刻有浮雕的岩壁，位于都城比沙普尔附近。水渠的上方雕刻着双排的沙普尔二世坚忍不拔的贵族们。左边隐约可见的是另一幅浮雕，描绘的是巴赫拉姆—世的授职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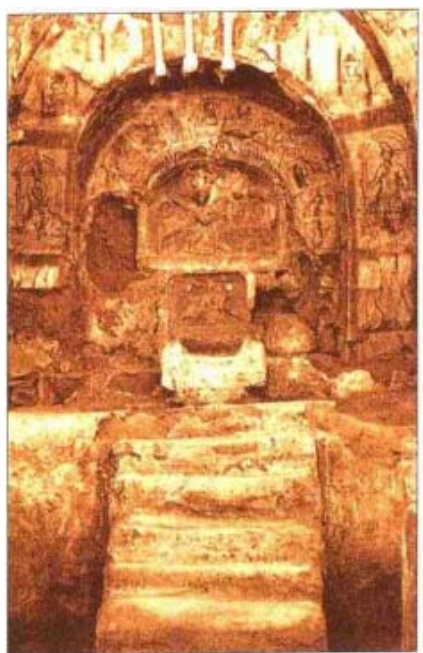


的发现很在意，与同事乘坐7辆英国军车赶往萨利希耶。

在大半无路的沙漠中的旅程十分艰难，对布雷斯特德尤其如此，他已54岁。这行人平均每天走40英里多的路程。然而，毫无疑问布雷斯特德认为这趟辛苦值得，这从他的描述中就可看出。他和同事们来到被毁坏的古堡之后，走过“在这种遗迹中很常见的垃圾堆，到了一个巨大的砖石结构伸出的角落边缘。突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堵高墙，墙上有一幅用多种颜色绘制的庄严的壁画，描绘的是一群人正在拜神，他们与真人一般

■ 在这张沿着杜拉·欧罗波斯西部边缘拍摄的照片中，一片翻滚的沙子扑向该古堡的遗迹。这些沙漠风暴表明了这座公元3世纪被萨珊人摧毁的古堡怎样被掩埋起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发掘工作开始。美国考古学家克拉克·霍普金斯指导了1931至1935年的发掘工作。他写道：“杜拉的石墙就像久已消失、半被掩埋的恐龙的骨头一样从沙漠中显露出来，它们埋入沙中20至30英尺。”





■ 密斯拉斯是波斯的正义之神密特拉的罗马化名字。上图中磨损的台阶一直通到密斯拉斯神庙膜拜仪式的壁龛。这位身着波斯服装的神祇浅浮雕周围环绕着绘制的人像，包括两个坐姿人物，一手拿着卷轴一手拿着手杖。他们被认为是僧侣或祭司（详见下图）。如同罗马士兵在帝国各处修建其他神庙那样，崇拜密斯拉斯的罗马士兵可能修建了这座密斯拉斯神庙。



大小，共有11位。我们突然领悟到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废弃的要塞是古代叙利亚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它已经完全不为西方世界所知达16个世纪”。事实上，对这一遗址所作的学者式的初次检查将导致对它进行几乎20年的考古考察，这些考察为了解一连串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继承者的古代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

布雷斯特德并不是第一位来到该遗址的考古学家。早在1912年，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扎勒和恩斯特·赫茨菲尔德就对该遗址拍照并绘图，但是风刮来的沙子掩埋了这些壁画，他们失之交臂。然而，他们发现了希腊人的石工工程、绘画作品的几个残存片断及铭文，铭文表明这座城市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军队的老兵——可能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修建的，那时波斯处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继承人创建的塞琉西王朝统治下。

布雷斯特德断定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壁画一定是帕提亚人所作。帕提亚人是伊朗人的一支，他们在公元前2世纪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走了古波斯王国的领土，并在此后约400年间维持着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与西部的罗马帝国相匹敌的帝国。事实上，有些绘画反映了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布雷斯特德叙述说：“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看到一幅很小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一位罗马军团司令官被描绘为军队的首脑。”该军官“正在拜绘在墙上的、仿佛是罗马皇帝的三幅画像”。他旁边还用罗马字母写着其姓名和军衔：“朱里亚·泰伦提乌斯，军团司令。”布雷斯特德记述了军官前面“是罗马军队的红色战旗”，表明此地曾经是罗马人的前哨基地。

布雷斯特德还发现了一幅描绘献祭场面和两位女神的画面，上面有艺术家题的标题——“杜拉和巴尔米拉的时运”，据此证实该地就是杜拉。根据公元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恰拉克斯的伊西多尔的说法，希腊人称此地为欧罗波斯。“杜拉”是一个普通的闪族词语，意为设防的定居地，可能指的是该城巨大的城墙。希腊人把此地重新命名为欧罗波斯可能是为向塞琉西王朝的创建者塞琉古一世·尼卡托尔表示敬意，他兴建了许多城市，生于马其顿的欧罗波斯城。

布雷斯特德当天走了，士兵们用沙子覆盖了这些壁画以保护它们，但是到1922年法兰西学院赞助的考古学家来这里进行发掘时，壁画已经损坏。然而由于该遗址材料丰富，法国人仍然在这里呆了两季。后来，1927年，在法兰西学院和耶鲁大学的联合赞助下开始对杜拉·欧罗波斯进行为期10年的发掘，前期由法国学者莫里斯·皮耶主持，1931年后由美国考古学家克拉克·霍普金斯指挥。

这些学者把他们的发现拼凑在一起，发现了杜拉·欧罗波斯怎样在很小的规模上反映了亚历山大大人侵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从前的波斯帝国发生的许多事情：这座要塞城堡是马其顿人在塞琉西君主统治期间所建，后来被帕提亚人夺去，曾时断时续地被罗马人占领过。它曾容纳波斯的琐罗亚斯特教和密特拉教的信徒、希腊和罗马众神的崇拜者及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最终，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占据该要塞，它重复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征服历程，给波斯传统注入新的活力并把它们推广到希腊化的世界。一些古波斯世界的人们可能把这个新政权的观念视作波斯复兴而加以接受，但对杜

## 与邪恶作战 的波斯神祇

THE PERSIAN  
GOD WHO  
BATTLED EVIL

波斯琐罗亚斯特教的核心是对火的膜拜，该教在信徒们心中熊熊燃烧，无论其为君主还是平民。它可能最早于公元前1700年在中亚的农民中间发源，几个世纪里在波斯自然发展，被萨珊君主定为国教。

拉·欧罗波斯古堡来说，萨珊君主征服的旋风带来的却是灾难。

**亚**历山大为他的帝国展望了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公元前324年他强迫80名高级军官娶波斯贵族妇女为妻。在苏撒举行集体婚礼时，他希望欧洲人和那些新近被征服的中东人能够和平地、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他可能认为他们的欧亚混血儿后裔会通过血缘纽带把希腊和波斯两个世界联成一体。尽管他已有一位波斯妻子，在这次盛大的婚礼上他又娶了波斯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的长女巴尔希娜。“这些婚礼按照波斯习俗进行了庆祝”，公元2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亚里安这样描述，那时尚能找到描述这一事件的原始材料，尽管它们现已遗失。“新郎们坐的椅子摆好了，他们饮酒之后新娘们进来坐下，每位新娘都坐在自己的丈夫旁边。新郎握住她们的手吻了她们；国王本人率先举行这一仪式，因为所有的婚礼都一块儿举行。”

与被其预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琐罗亚斯特教也是由一个人创立的，此人名叫琐罗亚斯德。琐罗亚斯德认为自己被上帝（善之神）阿胡拉·马兹达选中了，上帝交给他的使命是教导真理。琐罗亚斯德说，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大地和天空、光明和黑暗。作为道德秩序的创始人，他位于由七个等级的下属神灵们环绕的自然的中心，这七个神灵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同一个

神的不同方面：斯彭塔·曼纽，圣灵；沃胡·玛拿，美好的心灵；亚沙·瓦希什塔，普遍真理和秩序；克沙尔特拉，统治；阿尔迈提，仁慈；哈乌尔瓦塔特，得救；阿米拉塔特，不朽。

圣灵与邪恶的神灵（也即谎言）安格拉·曼纽水火难容，二者都想影响人类，所有人都必须从二者中间作出选择，并帮助别人去追求“善念、善言与善行”。伟大的上帝将在每个人死后对他

作出审判。假如他们选择了善，他们将享有幸福的来世；假如他们选择了邪恶，他们将会受折磨。琐罗亚斯德把天堂和地狱的观念推进了一步，他谈到了可见的世界最后的阶段。在“万物的最后一轮”里，安格拉·曼纽一邪恶和谎言一将被消灭，地球重新开始，成为正义之士天堂般的永久家园。

亚历山大对文化融合的任何想法随着他的死都落空了。在他于公元前323年死后，那一天在苏撒举行婚礼的军官们只有一位没有抛弃自己的妻子。这些军官和他们的军队，可能仍在对亚历山大身着波斯服装教那些将进入其军中的波斯军官马其顿战争技术郁积着不满情绪。从统治之始亚历山大就把许多波斯人擢升到高位，他越来越受到波斯的影响，采纳了波斯习俗。然而，他对波斯人的偏爱非但没有促进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手足之情，反而导致了双方更深的不和。

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很快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为了利益他们可以突然阴险地与他人结盟并残忍地背叛昔日的战友。公元前310年一派势力毫不手软地暗杀了亚历山大的遗孀罗克珊和他的儿子，这一打击彻底击破了亚历山大王朝任何残存的希望，同时也摧毁了一切对骑士精神或仁慈的企盼。

至此，在亚历山大从前的帝国境内确立了三个地区性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三方及和其他人之间还要进行数十年的混战。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托勒密占据了埃及，另一位将军安提柯·莫诺夫萨尔姆（意为“独眼的”）宣称马其顿王位应归其所有，并很快控制了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第三个是塞琉古——后来通常被称为塞琉古一世·尼卡托尔或“征服者”，他是一位强硬的、很有战斗力的军事家，然而，相对于他的时代和地位来说，他却一反常规是一位温和的丈夫、宽容的父亲和仁慈的君主。

正如从这一时期的货币上所见，塞琉古的容貌特征是大鼻子、宽下巴和深陷的眼睛。他像亚历山大一样英俊强健。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至325年在印度作战期间塞琉古指挥着步兵，公元前321年，塞琉古就任巴比伦总督。当他先前的盟友安提柯要求他申报总督收入的帐目时他拒绝从命。由于缺乏足够的军队进行抵抗，他逃到埃及，但于公元前312年率领一支从托勒密那里借来的军队返回巴比伦。由于他在任总督期间赢得了当地人对他的友



■ 这张照片摄于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由两张照片拙劣地拼在一起。图中工人正推着发掘用车沿杜拉·欧罗波斯市场街的中线前行，构成集市（即市场）的沿街商店是塞琉西人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所建，大约200年后帕提亚人攻陷该城并对此进行了扩建，商店的遗迹在图中历历可见。

善，他彻底击败了安提柯的驻军。

心怀感激的巴比伦人把这位胜利者进入巴比伦的那一天（尼散月的首日或公元前311年4月3日）定为一个新纪元——塞琉西时代——的开端以纪念这一事件，并在巴比伦人的历法上正式标志了塞琉西帝国的诞生；而马其顿人的历法早已在公元前312年10月1日宣布塞琉西时代开始。不久，塞琉古开始向东扩展他的王国，企图收复亚历山大夺得但随即又失去的领土。他首先击败他的巴克特里亚敌人，次年进犯印度北部。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帮助亚历山大征服的、军队其寡的众多公国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这位伟大的帝国创立者领导下的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塞琉古明智地决定签订一个条约。他放弃马其

顿对印度河流域的领土要求，从旃陀罗笈多那里得到不下500头驯服的战象作为部分补偿。

大象在地中海地区是一种罕见动物。当塞琉古把军事方面的注意力向西转向叙利亚及更远处时，人们看出这些大象为无价之宝。公元前301年，在叙利亚北部的伊普索斯战役中，他和马其顿国王、色雷斯国王及其人象与安提柯·莫诺夫萨尔姆对峙。这些巨大的、来自异域的大象散发着恶臭高声鸣叫，它们组成的阵式显然对敌方的士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当安提柯的军队——包括其子德麦特列乌斯在内——逃离战场时，安提柯本人阵亡。塞琉古随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东部与印度接壤，西部到安纳托利亚边界，阿契美尼德君主们及后来的亚历山大所统治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囊括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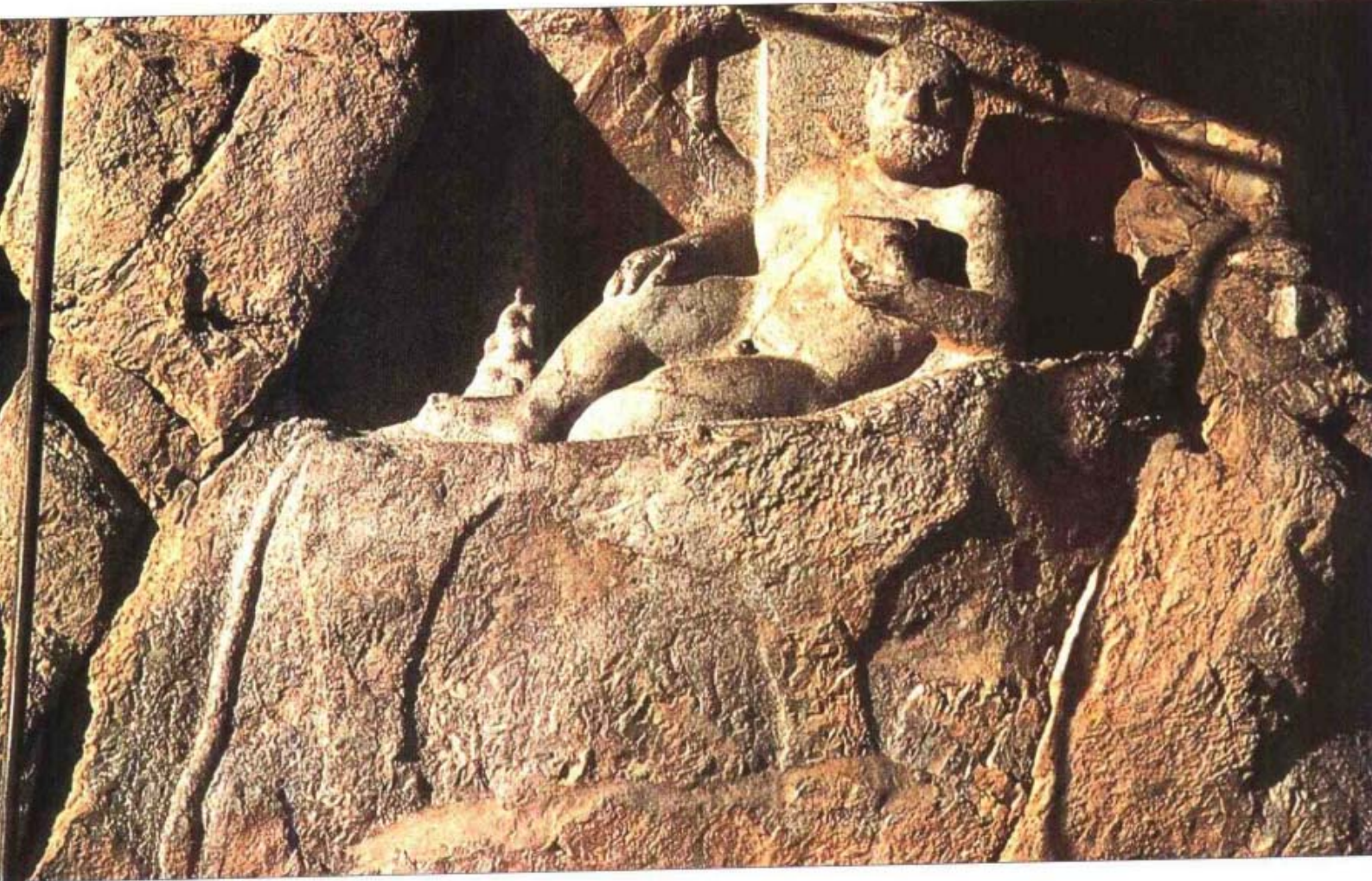
作为一位外国人，塞琉古有一个有利条件使他与波斯人维持了良好的关系。在苏撒举行集体婚礼的80名马其顿军官中，惟有他未抛弃其波斯妻子。其妻阿帕姆是巴克特里亚封主斯皮特美尼斯的女儿。塞琉古没有抛弃她可能是由于他不愿给她如此毁灭性的侮辱，也可能是他真心爱她，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相信她的血统会提高他们王朝继承人的威信。

**击** 败安提柯一年之后，塞琉古一世在叙利亚建了一座新城市，以其父亲的名字把该城命名为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在此后的10年间它是塞琉古的首都。叙利亚的南部被他先前的盟友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占据，他的任务之一是维护自己对该地的所有权。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一项迂回的政治策略——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策略是马其顿人无休止的混战的特点——他的实施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在战场上被他击败并杀死的独眼安提柯之子德麦特列乌斯。他向这位国王美貌闻名遐迩的女儿求婚。

他得到德麦特列乌斯的同意。于是公元前298年，塞琉古和

斯特拉托尼斯在叙利亚的罗苏斯举行的豪华婚礼上结为夫妇。这次联姻本为标志塞琉古和德麦特列乌斯联盟的诞生，事实上却引发了一场丑闻——或者说古代的传闻如此。王太子安条克一世是塞琉古与阿帕姆所生的儿子，塞琉西王朝半马其顿、半巴克特里亚血统的王位继承人，他得了一种大夫们诊断不出的疾病，生命垂危。据公元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亚里安记载，著名的希腊大夫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诊断是这位年轻人得了心理压力引起的疾病。他仔细观察了王子对进入其病房的人们的反应，注意到每当其继母斯特拉托尼斯出现，他就开始结巴、脸红、出汗、面色苍白。安条克的秘密揭开了：他疯狂地爱上了继母。由于自己的愿望不

■ 这位与真人一般大小的赫拉克勒斯雕像于里端着饮水杯，脚边放着棒子，懒洋洋地坐在贝希斯敦的丝绸之路旁的一张狮皮上，一顶防护篷在塞琉西王刻的一个角落投下阴影，右刻背面的希腊铭文标明了其雕刻日期是公元前14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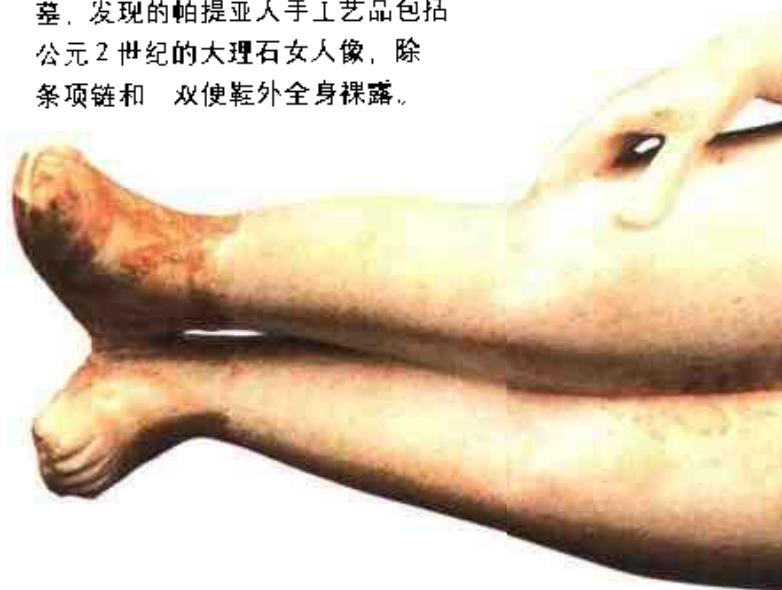


可能满足，并且需要压抑它，王子病势垂危。

安条克很幸运，换一位国王就可能把他这位情敌杀死。塞琉古没有这么做，而是与斯特拉托尼斯离了婚，并把她嫁给安条克。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大夫的建议，可能也受阿帕姆的驱使，她可能不太高兴与这位年轻的美人分享自己的丈夫。此外，塞琉古还任命安条克为摄政王，让他管辖底格里斯河以东诸省的总督们。

长期以来学者们认为塞琉古追求的是亚历山大从前的双重统治目标：波斯人和希腊人一起处理政事。然而，一位查过官吏名单的学者却指出，甚至在塞琉西王朝的统治已

■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业是塞琉西王朝的都城，此城最早于公元前1世纪开始受到帕提亚人影响，20世纪30年代，发掘人员从其帕提亚地层废墟中挖出一座筒形墓顶的坟墓，发现的帕提亚人手工艺术品包括公元2世纪的大理石女人像，除项链和 双便鞋外全身裸露。



历两代之后，普通政府官员中的波斯本地人尚不足3%，这里的普通政府官员是指诸如文书、会计人员和其他行政层以下的官员。事实上，波斯人发现大多数门路都对他们紧闭着：他们几乎从未获准进入体育馆，跟公共浴室和运动场所一样，体育馆只对希腊人开放，并且公开的体育竞赛只允许希腊选手参加。

可能由于总是存在起义的威胁，塞琉古和他的继位者们把希腊移民移居到遍及帝国各处的新建城市中以保持希腊人的影响力。杜拉·欧罗波斯即是一例，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包括至少11座以塞琉古或其王朝名字命名的塞琉西亚城分布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这些城市是按照希腊城市设计修建的，就像散布在异族海洋中的几座希腊文化的孤岛。

这类城市在塞琉西王朝君主和军队的保护下繁荣起来。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建在巴比伦附近，成为东部的都城，可能是

故意想削弱巴比伦的势力。假如意图确实

如此，那么这一计谋奏效了：许多巴比

伦人由于寻求进身的机会加入希腊移民的行列在该城定居下来，这使其他

的巴比伦人非常痛心：随着新城人口达

到60万，他们历史悠久的巴比伦城开始衰落了。

密执安大学赞助的考古队于1927年开始对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进行发掘，

此时底格里斯河已不再从该城旁边流过，虽然空中拍摄的照片证实此河以前确实流经该城。

在随后进行的10年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座城市设计得非常仔细：居民区位于市中心，边上

是两条大的交通动脉。居民区之南是穿过该城的主路，该街道对面是市场和市政建筑；居民区之北是一条大运河，运河上往返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



里斯河的船只川流不息，再往北是神庙和宫殿区。发掘了三个居住层之后原来的塞琉西城市显露出来，城中有许多希腊化建筑，城市的设计是长方形的棋盘式街道布局。该层之上的层面标志着帕提亚人统治的开始，设计已不再那么刻板，添加了中东的特征；顶层代表了帕提亚人势力的鼎盛时期，东方特色占了优势，原来的希腊化建筑几乎全部被毁。

苏撒城的遗迹显示出同样的模式。在塞琉西时期苏撒仍是一个重要的中心，被重新命名为欧拉伊沃斯的塞琉西亚。苏撒城作为国际贸易中心而闻名，同时也是塞琉西君主们铸造货币的行政中心。尽管希腊时代的建筑物今天几乎荡然无存，石头上遗留的铭文提及典型的希腊建筑如体育馆，并且表明希腊众神——尤其是阿耳特弥斯和阿波罗——在城内受到供奉。该城的马其顿统治阶层可能住在法国考古学家罗曼·吉尔希曼于1946至1967年间进行发掘的面积很大的那片区域。他的发掘使垂直分布的街道网络显示出来，沿街曾排列着饰有希腊化壁缘的大房屋。与塞琉西帝国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进入苏撒行政系统的波斯本地人寥寥无几。埃及语言和文化的中心转移到了东部的山区——一个叫作埃利迈斯的地区，它与苏撒保持着商业联系。

塞琉西王朝的都城远在西边，所以国王们无法控制伊朗高原地区。高原地区的省份无论是处于希腊统治者统治下，还是在本地国王的控制下实际上都不受帝国控制，前者如巴克特里亚，后者如波西斯。某些强有力的塞琉西君主如安条克三世重新确立了对当地国王的管辖区，但塞琉西统治者通常对这些省份不加干预。关于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信息来自货币，在波西斯出土的塞琉西王朝的货币与其他省份发掘出的大量货币相比数量少得惊人。

**塞** 琉西的统治终止于公元前281年，他被托勒密王族的一位成员刺死。但他遇刺之前已吞并色雷斯半岛，因此确立了

塞琉西王朝对爱琴海的门户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后来在公元前190年，罗马元老院认为塞琉西王朝对欧洲意图染指，遂派遣一支军队开进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罗马军队击败了塞琉西王朝的第六位君主安条克三世派来抵抗的军队，就此结束了塞琉西王朝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存在。

20年后，安条克三世的一位小儿子（通常被称为安条克四世·埃庇芳涅斯，意为“著名的”）加速了塞琉西王朝的衰落。他下定决心要强制这些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塞琉西王朝统治之后仍然没有完全接受希腊方式的中东人希腊化，其注意力被吸引到安条克三世曾给予相当程度自治的犹太地区。要把希腊众神和宗教仪式强加于这个地区就要扑灭或至少削弱该地区强烈独立的、热诚信奉一神教的人们的信仰。安条克和犹太人之间发生的戏剧性冲突记载在《麦克比斯前书》中，那是未包括在《旧约全书》中的犹太历史文献集的组成部分，这部分文献被称作《伪经》。

公元前174年，安条克任命提出可增加犹太税收的贾森作高级祭司，此举首次给他招来了虔诚的犹太人的敌意。两年以后，一位名叫梅内莱厄斯的人许诺了更高的税收，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资格担任高级祭司，他却仍被授予该职。三年后梅内莱厄斯的敌人迫使他下了台。安条克勃然大怒，于公元前168年直捣耶路撒冷，驻军城内并以故意亵渎犹太人宗教的行径来激怒犹太人。他停止向犹太教的神献祭的日常仪式，亵渎圣坛，还在圣殿中推行对异神的崇祀。

类似的暴行也发生在犹太地区的村庄，包括莫德伊，那里居住着哈斯蒙家族一位名叫马塔赛阿斯的祭司和他五位高大健壮的儿子。马塔赛阿斯无法控制他的怒气，杀死了一位准备向邪神献祭的犹太人及那些被派去监督这一献祭过程的塞琉西王朝的军官们。他和儿子们逃到山上，发动了后来成为独立战争的游击战。

这五位弟兄中有一位名叫犹大，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他是一

位出色的军事首领，他根据阿拉姆语的麦卡班一词给自己取了麦克比这个姓，意思是锤子。《伪经》记载，犹太和他的小股部队多次与国王的优势兵力交战。犹太人宣称他们英勇作战，取得了一连串军事上的小胜，但没有解决宗教自治权问题。公元前164年11月安条克去世，情况随之出现转机，犹太于是率军进入耶路撒冷城，捣毁异教圣坛，建了新圣坛，并洁净了神殿。然后，犹太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始进行为期8天的重新奉献活动，这时距神殿被褻渎刚好三年。从此犹太人每年都要庆祝这个献殿节。

在一连串的塞琉西君主统治下犹太保持了近百年的自治。然而，到公元前1世纪初，这个一度强大的帝国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土地都沦陷给一个通常称作帕提亚的王朝，塞琉西帝国萎缩为叙利亚和西里西亚东部的一个小国。

尽管古代资料上提到过帕提亚人，但在帕提亚王朝灭亡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方对他们了解甚少。公元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贾斯廷曾谈及他们骑在马背上的生活方式：“他们骑着马作战、赴宴、办公事或私事；他们骑着马旅行、休息、大便、聊天。”据说他们是西徐亚人的一支，在塞琉西时期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迁往伊朗东北部的帕提亚省。关于帕提亚人的记载各不相同，但根据贾斯廷的说法，显然有一位名叫阿萨息斯的帕提亚人，他是一位“公认的勇敢”的人，公元前250年后的某个时间他领导了一次起义，推翻了塞琉西王朝设的总督。塞琉古二世于公元前228年想夺回该省又被阿萨息斯击败，他在这一地区的战绩为建立后来的阿萨息斯王朝奠定了基础。

帕提亚人的硬币为现代学者提供了历史事件——尤其是王位继承方面——的线索，它们表明阿萨息斯之后是一系列能干的、骁勇的国王们，他们扩展了帕提亚人的疆土。然而，帕提亚人最出众的军事领袖当属米特拉达梯一世，其统治时间是公元前171

■ 尼萨是帕提亚都城，位于土库曼境内的阿什哈巴德附近。一顶希腊化的头盔护着一位尼萨战士的头像，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尼萨巨大的方形大殿附近一房间内发现了这颗公元前2世纪用黏土制成的着色的头像。



至138年。米特拉达梯建了许多城市，并把帕提亚王国从巴比伦尼亚扩展到巴克特里亚，攫取了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许多地区和半独立地区，诸如巴克特里亚和波西斯，因此他被认为是帕提亚帝国的创建者。他所建立的定居点中有一个是建在尼萨的巨大的山顶要塞城市，靠近今天里海东部土库曼境内的阿什哈巴德。

1948至1961年期间，前苏联考古学家们对学者们称之为“老尼萨”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并根据出土的刻有文字的陶器碎片鉴定这座城市可能是以米特拉达梯国王的名字命名的米特拉达梯城。这座巨大的城堡

的外围是气势磅礴的城墙，其高度超过80英尺，厚度达16英尺。任何企图进犯者都必须登上沿着防御工事的外缘逐渐高起的斜坡（因为这是惟一的入城途径），从而就不得不冒着从上面射来箭雨的危险。

正如一座宫殿、许多神庙和几座其他的公共建筑物的遗迹所表明的那样，尼萨的建筑者们采纳了许多不同的建筑和装饰风格。例如，他们在一些房间里同时使用陶立克式和科林斯式两种风格的柱子。他们大胆地建造了跨度为55英尺的屋顶，显然内部并无支撑物。尼萨最迷人的发现中有一批珍贵物品令人大开眼界，它们被密封在发掘者称为方形大殿的建筑物内。这批宝物包括约60个象牙质角状饮杯，上面雕刻了图案，有些图案是古典的希腊风格，有些



则是东方模式，清楚地表明了此时帕提亚人在艺术和生活上的特点——帕提亚文化的多样性。

米特拉达梯的成功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得很明显：到公元前140年，塞琉西王朝的东都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里为塞琉西王朝铸造钱模的工匠们已在制造印有他的侧面像的硬币。他在这座城市里开创了一项无疑有利于帕提亚人统治的先例——让城里的希腊居民继续安居乐业。此后，帕提亚统治者总是把被征服的塞琉西城市交还给希腊人，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此外，这位足智多谋的米特拉达梯一世还下令在货币上称自己为“费尔海利”（意为希腊事物的爱好者），用这种方式在新臣民中赢得了一定的好感。最后，帕提亚人建都泰西封，它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分处河的两岸。

只是在最近大约100年里考古学发现才找到关于帕提亚人文化特征和成就方面可靠的事实。例如，1903至1914年间，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瓦尔特·安德烈发掘了一座可能名为莱巴那的帕提亚大都市的部分区域，此城位于已进行过局部发掘的更

■ 角状饮杯在波斯人中相当普遍。一位强壮的半人半马怪物从一象牙质角状饮杯的把手处跃起，杯子边缘上雕刻的是进程中的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宗教仪式。左图，另一个角状饮杯饰带描绘了在另一宗教仪式上牲畜被牵走祭献的情景。考古学家们利用在方形大殿内找到的碎片复原了60个象牙质角状饮杯，它们可能是在尼萨或尼萨附近雕刻的。饮杯毁坏的原因是一堵墙倒塌，砸在放置饮杯的石凳上。





古老的亚述都城阿舒尔废墟的顶上。安德烈辛勤的工作不仅使他发现了莱巴那的神庙、家庭住宅和壮丽的宫殿的基本布局，还发现了帕提亚人工程方面至关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发现是建筑巨大的、顶部为圆筒状的房屋（这种房屋通常称为伊万）的秘密。问题是通过使用以当地石膏特制的一种灰泥解决的，这和灰泥粘得很快，砖块一放上去就被固定在那里。因此，当建筑者把砖砌成半圆形以形成筒状屋顶时，下面可以不用支架支撑。莱巴那宫殿的特点是中央有一长方形庭院，四面各有一个筒状屋顶的大伊万。

在阿舒尔西北37英里处的丝绸之路上有一座商业城市哈特拉，那里也发现了许多筒状屋顶的伊万。哈特拉是帕提亚人的附庸城市，却成功地抵御了罗马的进攻：公元117年，图拉真试图征服该城未获成功；公元198年及次年，塞普蒂默斯·塞维鲁无法攻破其防御工事。哈特拉的防御工事包括由近圆形的、四英里长的两重墙构成的一组墙及墙外一道60至100英尺宽的壕沟。1908年，安德烈从空中对该城进行了首次勘察，然而，迟至1951年耗资甚巨的发掘工作才在伊拉克考古学家福阿德·萨法尔的指导下开始。

如果一座城市的力量反映了其地位，哈特拉这座有着许多眼泉水的城市一定是最重要的绿洲商业中心之一。该市中心曾耸立着太阳神沙玛什神庙，它由两座面积为45×90英尺的大伊万构成，每座伊万的两侧均有两座小伊万。安德烈估计，这两





■ 这位哈特拉的贵族妇女穿着飘垂的长袍，戴着头饰和首饰，反映了公元2世纪帕提亚人的时尚。考古学家从此类雕塑和出土的样品上一点一点地搜集关于帕提亚人首饰的知识。这些首饰包括从哈特拉发现的公元3世纪的耳环（上图），用黄金和尖晶石（一种似红玉的宝石）制成，还有公元1或二世纪的塞琉西亚黄金珍珠耳环，嵌着椭圆形的石榴石。

个大伊万的屋顶高耸60英尺。其拱门和上面的过梁上都饰有深浮雕饰带，雕刻着成排的人头及神祇的半身像。此地也出土了人和鹰的石像。

在莱巴那、哈特拉和其他遗址，伊万不仅仅局限于宫殿和庙宇，也广泛出现于较小的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中。在私人住宅中伊万用作娱乐宾朋的起居室，它在夏季为人们提供了荫凉处，且一面开口有助于空气流通。

在距主要城市或商业中心较远处也发现了一些迷人的帕提亚人遗址。1935年，在苏撒城东约50英里处，伊朗西南的沙米村，一群半游牧的卢尔人由于接到官方指令让他们永久定居下来，正在政府指定的地点——一个高山坡上——建造他们半处于地下的简陋小屋。当他们为头人的房屋挖沟打基脚时，一把铁锹碰到了什么金属器物发出清脆的响声。那是一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青铜人像（168页），与青铜像和大理石像的小碎片埋在一起。村民们叫来了该区的行政长官视察该地点，并把发现的物品带回总部。6个月后当他还在等待德黑兰上司的指示时，英国东方学专家奥雷尔·斯泰因经过在伊朗西部艰难的长途跋涉后来到这里，这位学者式的冒险家已届73岁的高龄，一辈子都在考察中亚、印度和伊朗的遗迹。

斯泰因一看到他称为“一项惊人的考古发现”的那些物品，就知道——正如他后来所写下的那样——“显然有必要记下尽可能准确的记录，尤其是这些雕塑品明白地标了日期是帕提亚时期，这是伊朗艺术史上了解最少的一段时期。”这具中空的站姿男人像可能用失蜡铸造法铸成，头和身子未装在一起，装好后此像身高

## 帕提亚人和 萨珊人高耸的 伊万及雄伟的圆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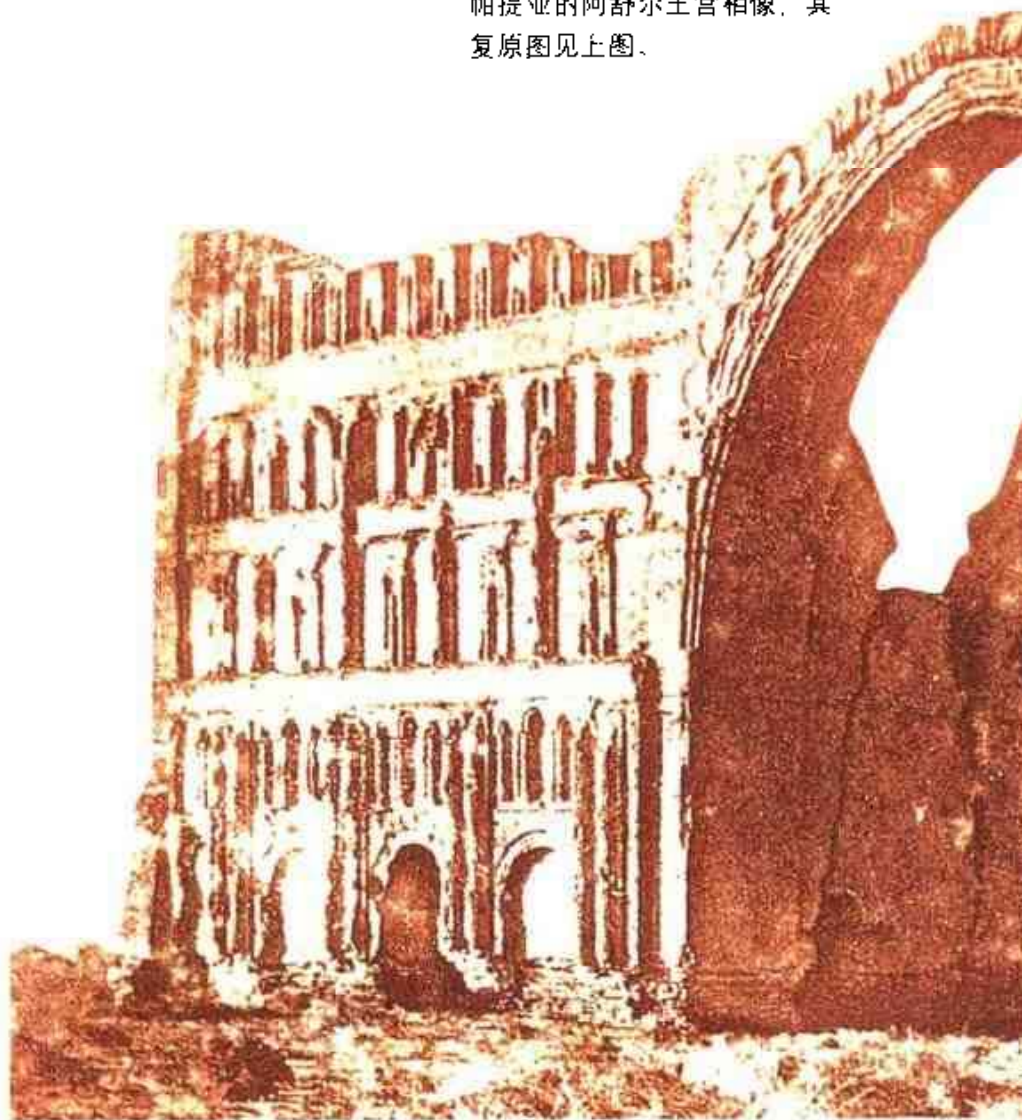
SOARING IWANS  
AND MAJESTIC DOMES  
OF THE PARTHIANS  
AND SASSANI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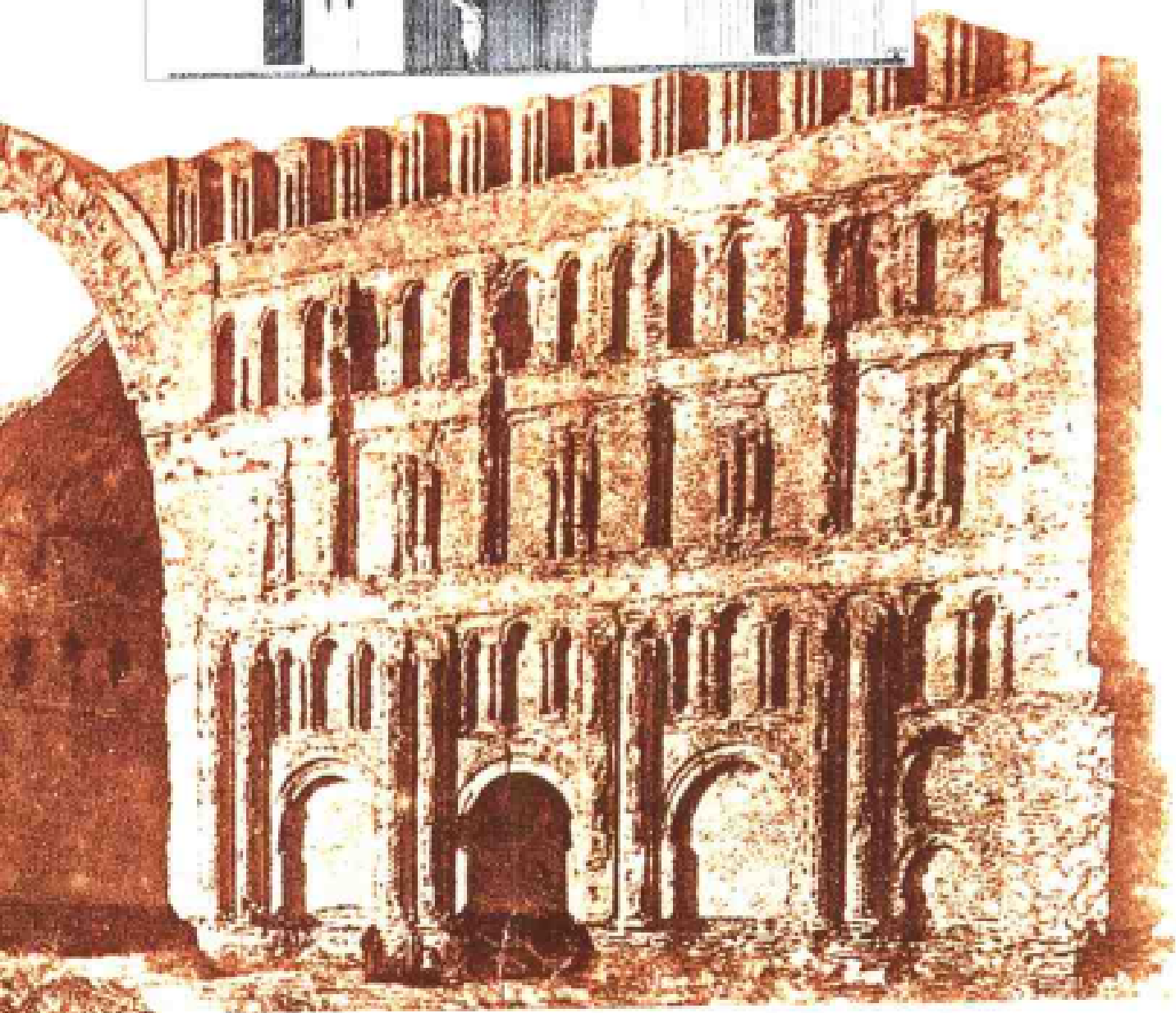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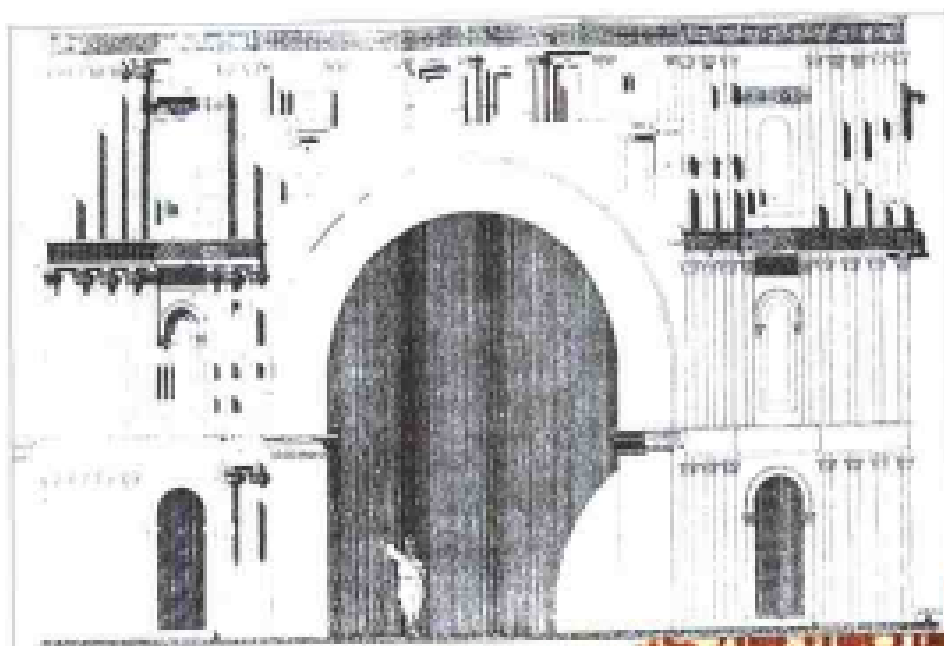
许久以前游过泰西封城美丽宫殿的游客们都对塔格基斯拉的巨大感到敬畏，断言那些宫殿仿佛是神怪的作品。然而，有着高耸拱顶的萨珊建筑物更多地受惠于帕提亚建筑师而非神怪。

帕提亚人在宫殿、庙宇和住宅各处都建起了伊万，也就是带有拱顶的房屋，这种房屋一面开口，通常都是通向庭院。建筑者们能使他们的建筑物跨越这么大的空间而不用中央大柱或辅柱，其技术是用迅速粘合的灰泥由后向前垒上一个倾斜的半圆形拱顶。这些伊万拉毛粉饰的正面露出的柱子是装饰成分。

萨珊人对伊万作了创新，其中包括对角斜拱，这个小支撑结构把邻近的墙壁都连接到角落，使建筑者能给方形房间加上圆顶。萨珊人的圆屋顶和伊万影响了欧洲的罗马式建筑。

■ 萨珊塔格基斯拉王宫的这座115英尺高的伊万（下图）摄于19世纪80年代，就在正向半部墙壁倒塌之前。塔格基斯拉与帕提亚的阿舒尔王宫相像，其复原图见上图。







■ 该圆屋顶摄自公元3世纪设防的杜克塔尔堡王宫，阳光透过一个边缘参差不齐的洞照亮了圆屋顶的内部。在照片中央的小拱形壁龛的任何一面均可见到对角斜拱，它们把房间的角落窝成杯状，这里的对角斜拱可能是萨珊人用来给方形房屋加上圆顶的同类装置中最早的样品。



■ 在距现在的菲鲁扎巴德不远的  
一个山顶，山羊在公元3世纪  
阿尔达希尔一世工宫崩塌的废  
墟中憩息。这位萨珊王朝的开  
国君主在他称为阿尔达希尔的  
荣耀的戒市附近建了带有伊万  
和圆屋顶的王宫。

6英尺4英寸，肩膀部分宽达26英寸。

尽管该区行政长官已留下话禁止在沙米继续进行发掘，斯泰因仍为古董商可能先他到了那里担心，所以他决定尽快赶到那里。法尔斯省省长提供了10名宪兵陪他前往，于是斯泰因在仲冬季节上路了。他骑着骡子经过三天的旅程进入崎岖的山区，骑骡子是他在崎岖不平的乡间旅行最喜爱的交通方式，他认为这种牲畜比驴子和骆驼要好得多。他断言：“由于骡子不同寻常的特性才使冬雨也未严重地妨碍我们的行程，尤其是在易滑的石灰石丘陵地带。”

到了沙米，斯泰因高兴地看到没有违背命令进行发掘的迹象。当人们清掉该遗址五英尺厚的土层之后，他发现了一座许多世纪以前就“已被完全破坏和烧毁的”建筑物耸立在那里，这一点从“大量的烟灰和烧焦的木头”就可看出。一座三英尺高的砖砌圣坛和至少可放置一打此类雕像的石头底座使他明白这座建筑物显然是一座祖龕或膜拜仪式中心，他找到的雕像碎片足以拼凑成约10具雕像。检查了该建筑物的地基石头之后，斯泰因算出其墙壁的厚度为4½英尺，房屋面积为75×40英尺。一枚小铜币表明该建筑物毁坏的时间不早于公元1世纪。

甚至在这具威严的青铜像铸造之前，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就已牢牢控制了塞琉西帝国，他被认为是帕提亚王朝最能干的君主，在位统治30多年，即大约从公元前124至87年。为与东方建立贸易关系，米特拉达梯与中国的汉武帝互派使节，并给汉武帝带去了奇特的礼物，包括鸵鸟蛋和擅长变戏法的魔术师。不久，帕提亚的商队就经常从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出发，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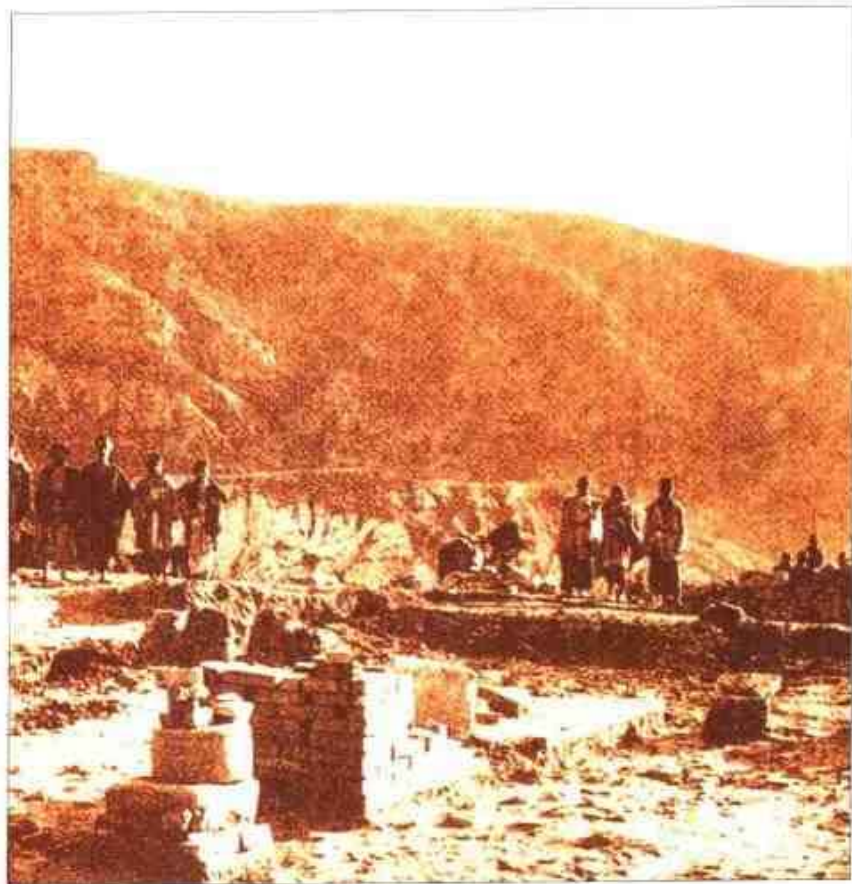
过土库曼的梅尔夫到达哈萨克东部的阿拉木图附近，在那里中国商人用他们的丝绸、香水、香料和其他东方货物来换取帕提亚的地毯、黄金、首饰和地中海的器皿。帕提亚商人用换得的中国货物与罗马人进行贸易，从这种转口贸易中发了大财。

有时候，骑马的帕提亚战士护送经商的驼队经过匪盗出没的路段，他们编成两类分队。一类是重骑兵分队，由身穿铠甲的长矛骑兵组成，通常称为卡特夫克兹，他们骑的马匹上装备着裹身的护马围裙。

他们的铠甲由青铜或铁制作，杜拉·欧罗波斯曾出土过样品。在战斗中骑手们挥舞着12英尺的长矛，矛上有一个大而锋利的刀片，可用来刺穿或砍杀敌人。

更具帕提亚特色的是轻骑兵分队，由骑马的弓箭手组成。这些士兵不穿铠甲，而是穿着束着腰带的皮袍或毛皮长袍，下身穿着装饰华丽的裤子并塞入短靴中。他们最主要的武器是一张强





■ 几段金属线把这具青铜像的躯干和腿固定在一起，它高达6英尺4英寸，被认为是一位帕提亚王子的铸像。此像于1933年被沙米挖地基的村民们发现。6个月后竖在沙米附近的马拉米尔村。英国考古学家奥雷尔·斯泰因爵士对这一发现很在意，花了一周的时间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挖出了内设砖砌小圣坛的帕提亚人神龛。

弓，用粘牢的木头、角和筋制成。

弓箭手们能够发动好几种形式的毁灭性进攻。他们一开始让马慢步走，然后慢跑，最后策马狂奔。在一种毁灭性的进攻模式中，他们突然以最快的速度掉转方向，向敌队的前列射箭。当他们的马转向时，每列的骑手们也转过身去，从马臀上向敌人射箭，连续射入敌人的行列，这种策略被称为

传说中的“帕提亚人的回马箭”。

帕提亚骑兵出众的技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大显神威。那时帕提亚正与罗马交战。公元前53年，在一位名叫苏勒那的封建领主指挥下，帕提亚的骑兵战士和骑马的弓箭手们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卡雷全歼了克拉苏指挥的罗马军团大军。根据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叙述，罗马被击败的消息是以戏剧形式报告给国王奥罗德斯的。他和盟友亚美尼亚国王正在观看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写的《酒神的同伴》一剧，该剧中有一个情节是女主人公捧着其子彭透斯的头，这次演出中她捧的却是克拉苏的头。帕提亚国王对这一大捷感到高兴，却又觉得这位封臣的胜利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因为后者有独立的给养基地，有可能打王位的主意。他的解决办法是把获胜的苏勒那处死。



## 充满活力的 纺织品贸易

### A LIVELY TRADE IN TEXTILES

易损的布料过去保存下来的很少，这并不奇怪，但历史很厚待萨珊王朝的纺织品。约100多块布料碎片保存到现在，使我们对一度兴旺的纺织业有了某些了解，其产品通过贸易被运到联系欧亚的丝绸之路上的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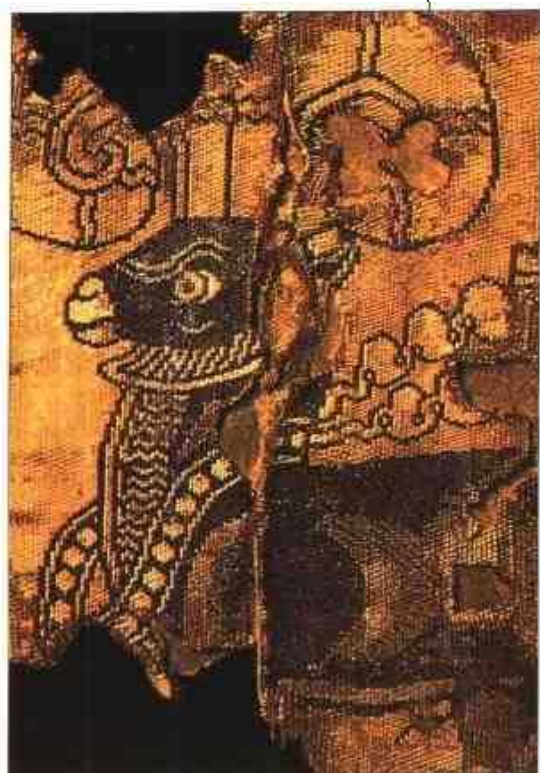
意味深长的是，几乎所有流传到现在的样品都不是在萨珊王朝的国内发现的，而是在境外的欧洲、中亚、中国的土库斯坦和埃及。传入欧洲的许多布匹之所以保存下来是由于它们被归入教堂珍品中，学者们甚至在原织品上看到了曾影响中世纪艺术的艳丽、复杂

在近300年的时间里帕提亚人成功地抵御了罗马的进攻。罗马人一再地对亚美尼亚进行干预。罗马深受拥戴的大将马克·安东尼于公元前36年对帕提亚人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役，结果他至少牺牲32000人。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和帕提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一些分歧。此前，帕提亚人从克拉苏和马克·安东尼手中夺得了各式各样的金鹰旗（也就是罗马军团珍贵的旗帜）；罗马方面则抓获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作人质。失去鹰旗严重伤害了罗马人的自尊心，所以在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安排用这位年轻的帕提亚王子换回罗马的鹰旗。

公元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一路进犯到波斯湾，攻占沿途的泰西封城。尽管不久他就被迫撤军，但帕提亚却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帝国内部的分歧加剧，外敌从四面八方进逼，泰西封三次被入侵者劫掠。罗马人利用帕提亚国力衰弱之机占据了帕提亚通往东方的重要商路上的杜拉·欧罗波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帕提亚末代君主阿尔达班五世由于与罗马的对抗受到严重削弱，无力抵抗一位名叫阿尔达希尔的地方领主，被这位领主夺去了王位。

在伊朗西南部现在的菲鲁扎巴德附近，一道峡谷的石崖高处有一幅浮雕描绘了波斯诸侯阿尔达希尔用长矛把帕提亚国王阿尔达班五世挑于马下的情景，此画面是公元3世纪一幅59英尺长的浮雕作品的组成部分，纪念标志着帕提亚帝国结束的那场冲突。一则传说中声称，阿尔达班五世的封臣阿尔达希尔由于在非鲁扎巴德建了





的图案。

在波斯本土发现的有限的几件织品中有一件是织有妇女形象图案的羊毛织品，学者们认为它源于帕提亚时期，表明复杂的纺织技术在萨珊王朝统治波斯以前就已出现。这一本地的技术还加上了罗马人的技巧，历史资料表明国王沙普尔一世公元前3世纪征服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后强迫罗马的犯人做波斯胡齐斯坦省的织工。

上图在埃及发现的丝绸残片表现了萨珊人的成就，其图案是一头用饰带装饰的公羊——那是典型的萨珊图案。这些织工在古代为自己赢得了名誉，并把这一美誉带入17世纪。

自己的城市并取名为古尔（意为阿尔达希尔的荣耀），因而招致了这场冲突。在那里，一座建在山顶上的要塞防备着通过山峡进入阿尔达希尔的城堡及坐落在下面山谷中的圆形的城市。19世纪早期，三位游历的法国人发现了古尔的遗迹并绘了图。公元224年左右，阿尔达希尔的军队与阿尔达班的军队发生冲突，阿尔达班被杀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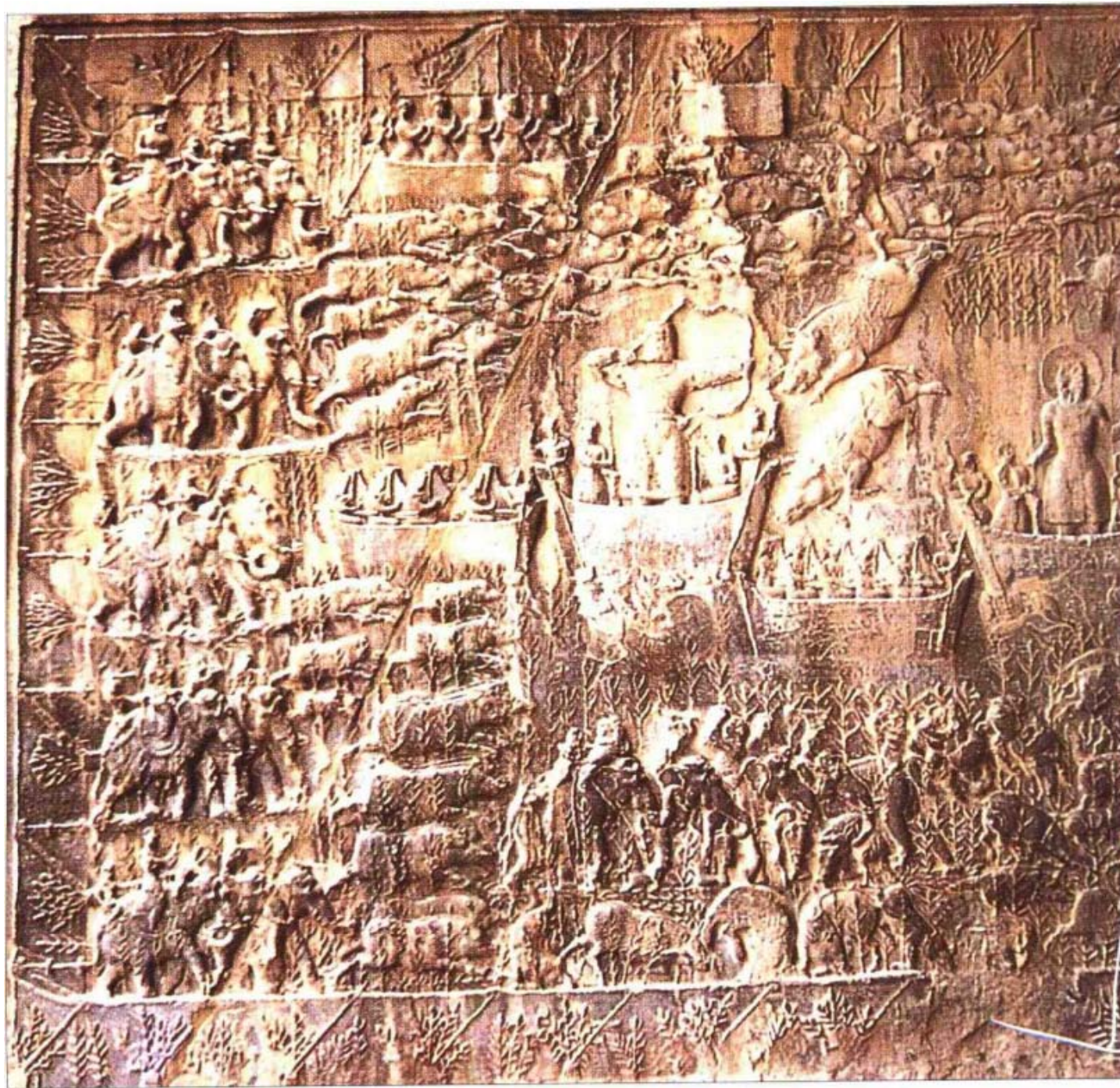
阿尔达希尔的祖父名叫萨珊，因此他和统治这一地区长达4个世纪的其后裔们被称为萨珊君主们。许多学者认为萨珊君主们把自己视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继承者，恢复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价值观念和做法，也就是说，他们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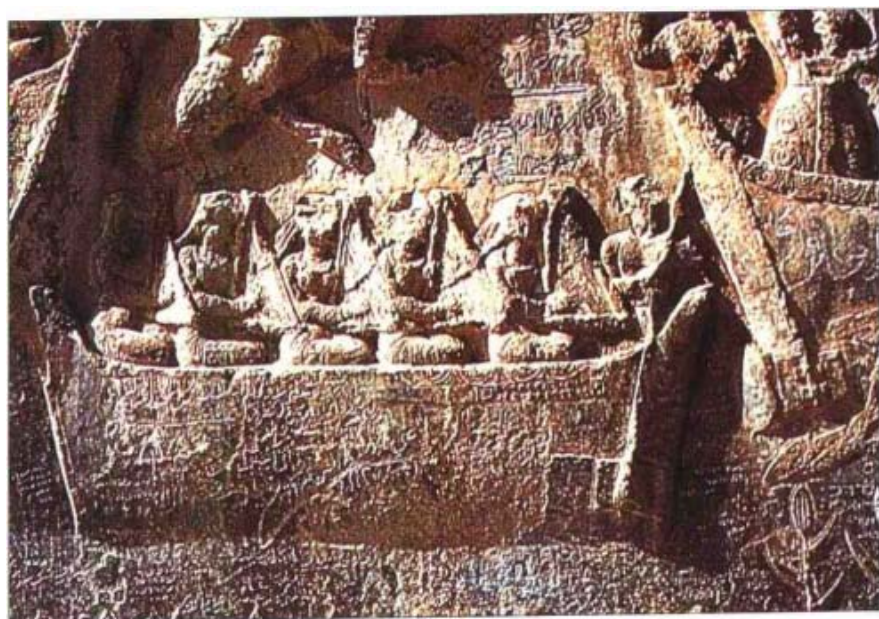
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设立了国教并把帝国变成了在世界事务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他学者则未找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推测。

阿尔达希尔留给其子兼继位者沙普尔一世的庞大王国从印度的旁遮普延伸到安纳托利亚的卡帕多基亚东部边界。在沙普尔的英明领导下，萨珊王朝从大大加强的帝国政府及中央对高度熟练的军队的指挥中获得了好处。公元4世纪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努斯曾在罗马军中与萨珊骑兵作战，他记述了萨珊军队“所有的士兵都披着铁甲，全身各处都裹着厚厚的铠甲，铠甲如此合身以至于铁片坚硬的接合处都与他们的关节相吻合”。由于他们的全身各处包括头部在内都被金属包裹着，他叙述说“射向他们的箭只能通过很小的眼孔射入体内”。当沙普尔把注意力投向收复沦陷于罗马的叙利亚诸城市时，罗马人发现萨珊王朝训练有

索的军队在技能上甚至超过帕提亚人。

为庆祝他的胜利，沙普尔命人在大流士一世的国都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格什-鲁斯坦姆一巨大的悬崖上雕刻了一幅浮雕，就在大流士之墓的下方。在附近一座名为“琐罗亚斯德的立方体”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筑物的正面，沙普尔命人刻上了很长的铭文，用三种语言讲述了他与罗马人的交战：希腊语，使用的是希腊字





■ 左图中部一位萨珊王朝的君主从船上射杀一头跳起的野猪。学者们认为他是库思老二世（公元590-628年），他带了大量的随从，包括第二条船上满载的、弹着竖琴的乐师们（详见右上图）。这幅描绘国王打猎的岩石浮雕是在塔格博斯坦的大岩洞内发现的，细部雕刻很多，从国王的衣服式样到绘在国王下流的涡形水流和水中的游鱼都历历可见（详见右上图）。现代人的乱涂乱画已损坏了这一杰作。

母；帕提亚语和中期波斯语——用阿拉姆语符号衍生的文字写成。

这篇铭文是埃里希·施密特在1936年开始的发掘中挖出来的，它讲述的是沙普尔与罗马人的三次战争。铭文宣称沙普尔取得了不同寻常的胜利，其中有些胜利有古代的罗马作者予以证实。在这篇和其他提供波斯人观点的铭文被发现和译解之前，西方人主要是通过古希腊、罗马史学家的著作来了解沙普尔的军事业绩。

举例来说，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努斯记载了萨珊人如何出其不意地夺去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城内居民性命的故事。他写道，一位女演员在演出过程中从观众的头顶上看过去，尖声叫道：“这是作梦，还是波斯人真来了？”观众扭头去看，却迎上了射来的箭雨。这位罗马人叙述说，“这座城市被放火烧毁”，敌人“满载战利品全部安然返回”。

从波斯人的视角看，与罗马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对无辜平民发动突袭的事情。据沙普尔的说法，这两个强国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在他这一方面完全是自卫——罗马皇帝戈尔迪三世“从哥特和德意志诸王国招募了一支军队，向伊朗帝国开过来，以我们为打击对象”。后来，公元244年，在巴比伦尼亚的边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正面会战，罗马人领袖被杀，全军被歼”。罗马人拥戴阿拉伯人腓力作他们的领袖或皇帝，他们情愿向萨珊王朝赔款500000个迪纳里厄斯（标准的罗马金币）求和。双方似乎达成了一项协议，沙普尔认为这一协议使萨珊人在亚美尼亚有了自由处理权——亚美尼亚先被帕提亚统治，现在处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但是沙普尔指责罗马人背信弃义。他说：“罗马皇帝又撒谎了。”看来好像是在沙普尔处死了亚美尼亚国王之后罗马给亚美尼亚王位继承人、其子梯里达底三世提供了庇护。萨珊人进行报复。公元256年，他们发动攻势，宣称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巴尔巴里索斯“歼灭了一支60000人的罗马军队”。

沙普尔下定决心要把罗马人赶出叙利亚。他对杜拉·欧罗波

斯发动进攻，该城曾处于帕提亚人统治下，现在被罗马人占据。在这次攻击过去17个世纪之后的1932年9月，来自耶鲁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美国考古学家克拉克·霍普金斯及其考察队队员们对该废墟进行考察，发掘出关于这次进攻的生动证据。考察队的队员们聚集在他们特别细心地进行发掘的一座建筑物的内墙前，觉得原来的灰泥可能还未动过。霍普金斯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当覆盖在后墙上的[最后]一英尺的填土被刮掉，暴露出极令人惊讶的一系列壁画时的情景。完整的场面、人物和物品跃入眼帘，它们颜色明亮，在阳光下显得那么动人。”研究表明这些墙壁属于一座公元3世纪的犹太教堂，上面绘有《旧约》中的许多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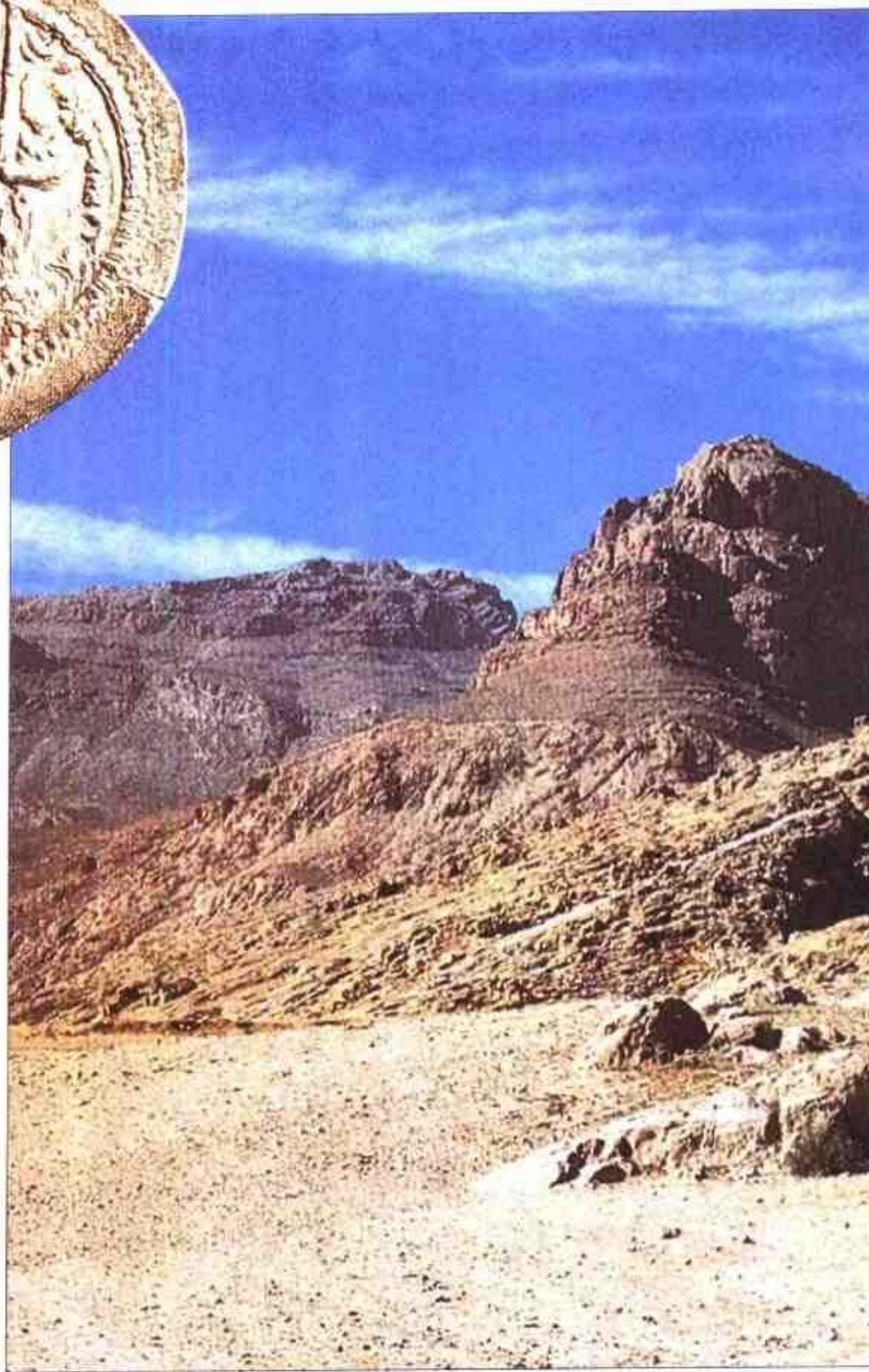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们后来断定，这些壁画保存得异常完好应归功于罗马人最后防线的防御工事。占据该城的罗马人知道萨珊人正在向杜拉·欧罗波斯挺进，他们匆匆忙忙地加固外墙，把外墙后面的街道和建筑物都填满土，因此这座20年前刚扩建、翻新的犹太教堂被土埋到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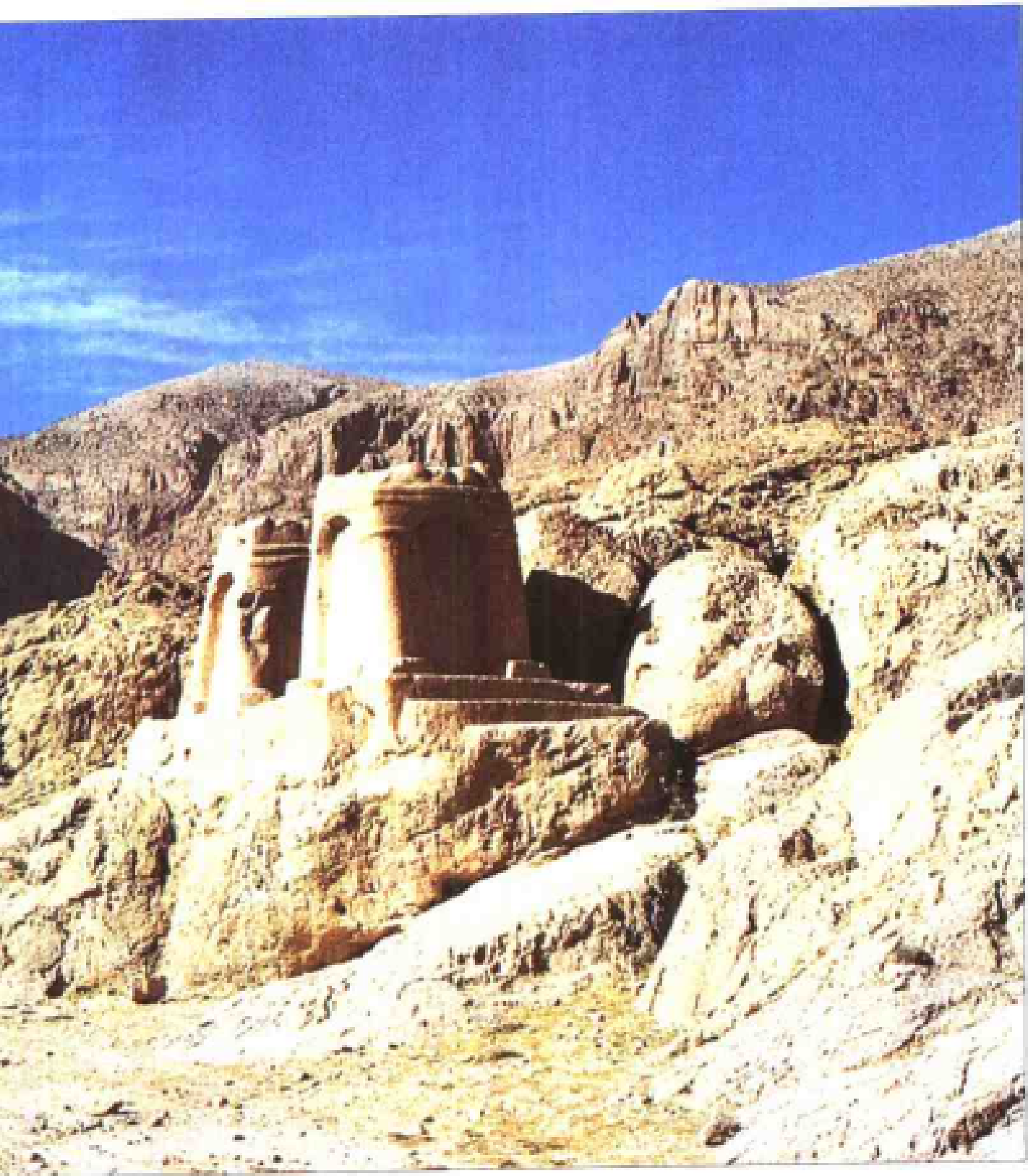
这些措施使壁画得以保存下来，但对抵御萨珊人的攻击却毫无用处。杜拉·欧罗波斯失陷了。考古学家们还在要塞一堵墙下的地道中发现了反映这场较量的一幅无声的插图：地道的一边躺着20位手执武器的罗马士兵的遗骸，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一位孤单无伴的萨珊士兵的骷髅，手握一把剑。这座犹太教堂在近17个世纪的时间里未被触动过，干燥的沙漠沙粒对壁画起了保护作用。

沙普尔在其铭文中提到杜拉·欧罗波斯时说它是“总共37座”被他的军队“焚毁、破坏和抢劫”的城市之一。三年后，也就是公元259年左右，沙普尔在埃德萨附近对罗马人取得的大捷被再现于一块25英尺高的岩石浮雕上，浮雕上描绘了两位罗马皇帝在向他表示敬意，其中一位还屈着膝。因为在埃德萨沙普尔不仅击败了约有70000人的罗马军队，还活捉罗马皇帝瓦莱里安，这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一篇纪念性铭文吹嘘：“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 两座从岩石中掘出的遗骨存放所位于纳格什-鲁斯塔姆附近荒凉的悬崖上，上面是湛蓝的天空。由于琐罗亚斯特教禁止埋葬尸骸污染土地，萨珊人把死者的尸体放在山顶让食腐肉的鸟类啄食，然后把啄光肉的尸骸放入遗骨存放所。琐罗亚斯特也禁止火化，因为火是神圣的，萨珊王朝的君主们在其统治期间铸造的银币背面刻有火圣坛图案，这从左图巴赫拉姆五世时期的货币上即可看出。







俘获了皇帝瓦莱里安和其他人——诸如军队的首领们、行政长官及元老院的议员们，他们都被俘虏并放逐到波斯。”因此，在纳格什-鲁斯塔姆巨大的石浮雕上，沙普尔一世的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被描绘成跪在沙普尔面前，沙普尔还抓着另一位罗马统治者，可能是阿拉伯人腓力的手腕。

沙普尔一世从战争中回到波斯本土之后，建了被它的发掘者、法国考古学家罗曼·吉尔希曼称为萨珊王朝的凡尔赛的比沙普尔城，又名“沙普尔美丽的城市”，据说这个名字是一句格言的缩写：“沙普尔的城市比安条克更美丽”。在一座山的山脚下，沙普尔河从山谷中奔流而出，流向肥沃的平原，在那里吉尔希曼和他的同事乔治·萨勒挖出许多建筑，包括沙普尔王宫的十字形大殿和另一座有着精致的拼花地面的建筑物。伊朗考古局于1968年开始进行的发掘使该城由巨大的城墙和深沟构成的外部防御体系暴露出来，还发现了一座半陷进去的石建筑物，考古学家们认为它可能是一座神庙。他们认为城内居民多达8万人。

附近的一个洞穴可能是这位国王的埋葬地。洞内有一具用一整块钟乳石雕刻成的、栩栩如生的沙普尔雕像，它约有26英尺高，现在仰面躺在地上（181页），可能是被一场地震震倒的。14世纪的一位伊斯兰教观察者叙述说有些人相信它是“被上帝变成石头的真人”。

**像** 他们的波斯前辈一样，萨珊王朝的统治者们试图统一他们扩张的王国内许多不同的民族，宗教是他们选来完成这一使命的手段之一。沙普尔一世对宗教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仿佛乐于接受新观念。他曾经聆听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布道，摩尼把琐罗亚斯特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融合在一起。但沙普尔最终回到伊朗传统的琐罗亚斯特教（176-177页），其继位者们镇压了其他宗教，这种偏执政策的主要煽动者是高级祭司卡尔梯尔。

19世纪，学者们破译了加到纳格什-鲁斯塔姆的沙普尔浮雕上的一篇不同寻常的铭文，发现了卡尔梯尔宗教观点的证据。这篇铭文吹嘘的不是国王的事迹，而是祭司卡尔梯尔的所作所为。铭文揭示了他是一位以迫害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和佛教等众教教徒为乐事的狂热分子，他用铁拳把与他同类的琐罗亚斯特教教徒带入严格的正统状态。例如，沙普尔一世死后，卡尔梯尔是促成把摩尼投入监狱的人之一，摩尼后来死在狱中。卡尔梯尔的神职生涯始于沙普尔国王在位时期，在沙普尔之后的几位国王荷尔马兹德和巴赫拉姆一世及二世的支持下，他在等级森严的萨珊社会由低级祭司跃升到贵族行列，其雕像刻在沙普尔像后面的石上。

在萨珊王朝的整个历史上，宗教容忍的趋势伴随着每一位新主登基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宗教事务，同时也是政事。从公元309至379年统治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二世在基督教被其敌人罗马人定为国教之后就迫害基督教徒，然而他的做法显然历时相当短暂，因为其后的萨珊君主寻求与罗马结盟，与基督徒通婚并任命基督徒作政府官员。

萨珊君主们对待宗教态度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无疑也是其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因为财富从商业和农业中滚滚而来。萨珊君主们推广中东古老的灌溉技术，他们肥沃的土地上出产了大米、蔬菜、椰枣和其他水果。沙普尔一世利用俘获的罗马工程师来设计和建造控制地表水的大坝。萨珊人可能还建了许多坎儿井，这种暗渠把地下水吸出来并抽到地面，水到了地面就能加以利用。

萨珊人对商路的控制令人嫉妒，他们通过对古波斯帝国的公路网在长度和复杂性上加以提高使自己受妒更甚。丝绸之路在萨珊王朝仍居于首要地位，但其商路还包括许多其他干线。商队穿过帝国境内来往于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中心之间，商船载着布匹、金属、各种油料、染料、玻璃、食品、木材和宝



石在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航行。

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它对做生意有益；然而在过了1600年之后，对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赫茨菲尔德来说，其价值已不再局限于金钱方面。20世纪初他开始在波斯地区工作时就对古老的萨珊货币非常注意，他发现每位君主所戴的王冠明显不同。例如，阿尔达希尔戴一顶无檐便帽，顶部是纳入丝绸纱网内的球状头发，而沙普尔一世则戴一顶有雄堞的王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赫茨菲尔德和其他考古学家就能够根据国王们的王冠辨认他们了。

萨珊王朝的许多君主为阻挡中亚大草原上凶猛的敌人们的进攻提供了一道屏障。匈奴人、汪达尔人和其他民族蹂躏了北欧却没有破坏地中海的文明就是由于萨珊人的抵抗，罗马人在不同时期向萨珊君主付款，承认他们在保卫罗马安全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萨珊上层社会大量的财富使他们能够享受过度的舒适生活，君主们过得非常奢华。贵族和王室成员拥有精致的全套金银餐具，许多此类盘碟和大酒杯至今尚存，其中有不少贮藏在俄国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沙皇彼得大帝18世纪开始搜集的一批珍品中。

在萨珊帝国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里，两位最有性格魅力的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和其孙科斯洛埃斯二世——在位统治，在一本11世纪的波斯作品《王书》（又名《列王传》）中他们被作为英雄称颂。《王书》是一部以古代文献为根据的史诗性质的诗体文，交织着波斯神话、传奇和历史事件，萨珊王朝也包括在内。科斯洛埃斯一世不仅以其军事和外交才能闻名，还以其公正及向贫困的农村供应种子和耕牛来减轻农村的困难而著称于世。他曾创建一所大学，据说其首相布祖尔伊米哈尔发明了西洋双陆棋戏。

科斯洛埃斯一世在泰西封建造了一座美丽的王宫，通常称作塔格基斯拉，其遗迹暴露出国王宝座室巨大的筒状拱顶，此拱顶为同类之冠，高耸110多英尺，覆盖了一座80英尺宽、160英尺



■ 沙普尔一世的雕像用一块钟乳石雕刻而成，已在比沙普尔附近的一个洞穴中屹立许多个世纪。一场地震使雕像倒在地上，这具雕像从头到脚原有26英尺高，20世纪70年代文物修复者用石膏修复了雕像毁坏的部分，并把它重新竖在洞口，然而雕像又自己摔倒或是被推倒了。

长的大殿。此殿的装饰已在叙述中讲过，并在手工艺品上目睹。宝座设在大殿的后部，由长着翅膀的数匹马支撑，垫着金线织成的锦缎。宝座前面装有一道帘子，只有在国王举行觐见时才撤掉。国王巨大的王冠用金银制成，上面饰有珍珠、红宝石和祖母绿。这顶王冠太重，必须用一条纤细的金链子吊在他的头顶，金链非常纤细，访客在一定距离外根本无法看出王冠是吊在而不是戴在国王的头顶上。当人们屈膝下跪时，膝下是铺在大理石地板上、织有花园图案的真丝地毯。

与其祖父一样，科斯洛埃斯二世是伟大的勇士，但他更多是以其奢侈的生活方式而非他对穷人慷慨的馈赠闻名。《列王传》一书中记载，一次狩猎时他带了300匹饰有金马饰的马，700头包括鹰和猎鹰在内的猛禽，1160名打着投枪的奴隶，1040名身着铠甲的战士，手里拿着棒子和剑。盛大的随行行列还包括70头拴着的狮子和豹子及牵豹子的300人。这些野兽旁边奔跑着700条戴着金项圈的猎犬，速度之快足以抓住奔逃的瞪羚。国王的随员还包括2000名吟游诗人，他们骑着骆

驼，戴着镀金的冠状头饰，准备用音乐来娱乐猎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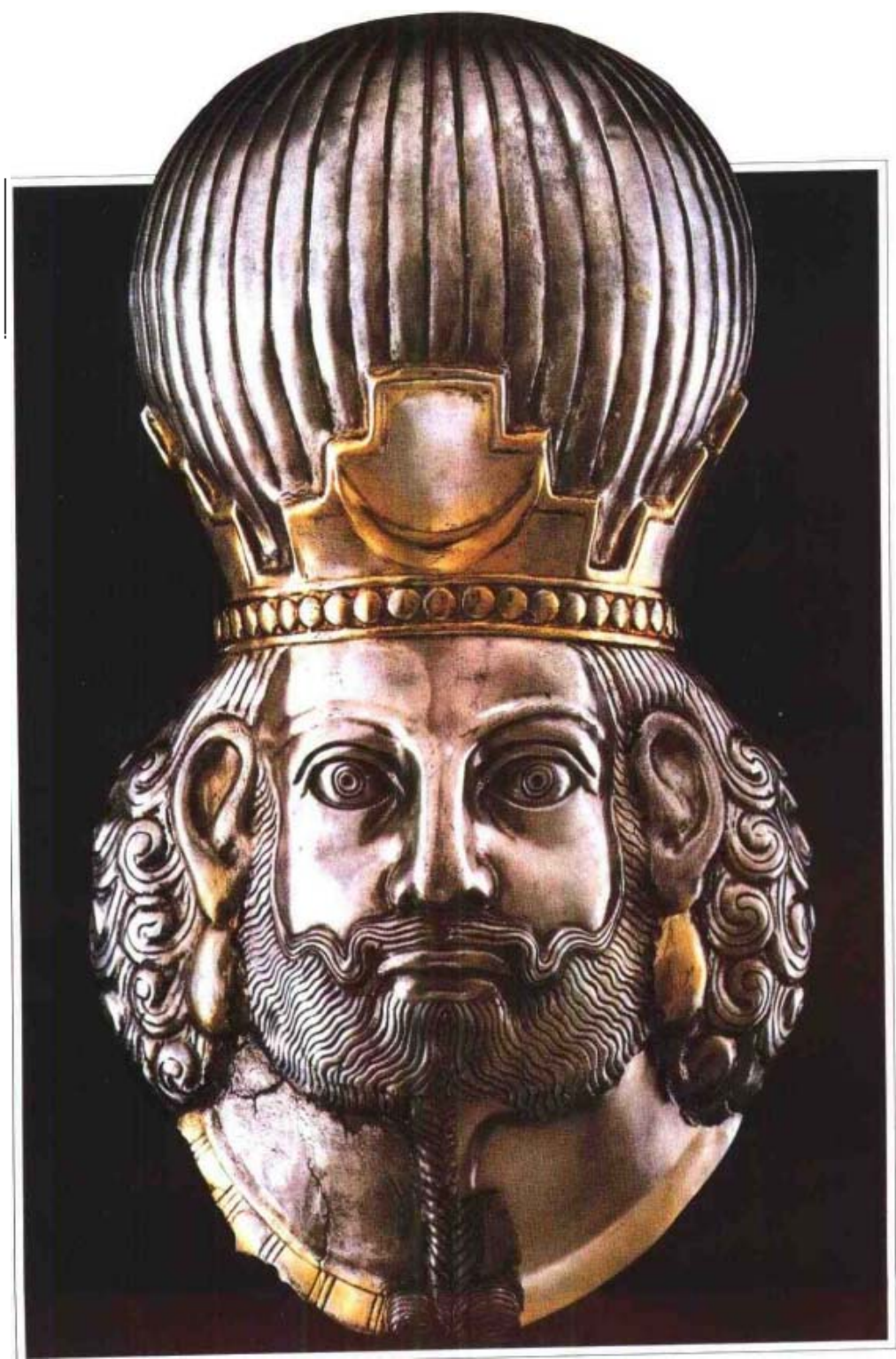
这种享乐的生活没有持续下去。到公元7世纪初，国内的纷争及与拜占庭帝国之间长期、残酷的战争使萨珊波斯帝国衰落了。公元636年，由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提供动力的阿拉伯人冲入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卡迪西亚与萨珊人进行了三天的激战，击溃萨珊人，攻陷泰西封。萨珊朝的末代君主伊嗣埃二世逃脱了。然而，公元642年，在哈马丹南部、伊朗高原的尼哈文德阿拉伯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有些记载说，萨珊朝的农民步兵必须拴在一起才能阻止他们逃跑并迫使他们与阿拉伯人作战。

起初，波斯土地上的新主人对他们那个时代发展程度最高的文化采取了完全是破坏性的行事倾向。他们熔化精致的金银制品以铸造钱币，把从未见过的都市建筑毁为碎石瓦砾。20世纪30年代埃里希·施密特对古伊朗遗址进行空中拍照时对尚能看出的破坏程度之严重深感吃惊，他记述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变成了荒凉的废墟，城市变成了土墩和田野”。

然而不久，阿拉伯人开始对波斯文学和历史表示赞赏，开始接受波斯的政府模式和管理模式，开始重视并模仿波斯人的建筑式样和其他观赏艺术。罗曼·吉尔希曼写道：“尽管清真寺代替了拜火教的神庙，它是按照古代圣所的设计思路建造的。阿拉伯贵族的宫殿装饰风格与萨珊君主的王宫相似。无论使用什么材料——玻璃、金属、纺织品、木头或石头，阿拉伯工匠们都在不屈不挠地抄袭时间已使之变得神圣的过去的基调。”公元10世纪，伊朗的穆斯林统治者对古波斯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很快沿用了他们心目中的波斯生活方式，并正式支持复兴波斯语言。最终，穆斯林们培植并扩展了对波斯的记忆。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亚洲南部，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渗入其他文化，他们都把波斯的传统带入更广阔的世界。

# 悦目的宝物

TREASURES FOR THE EYE



萨珊工匠们用金、银、珍贵宝石和彩色玻璃作原料创造出美妙的艺术品。由于敕令作品要体现君主的尊严，他们迎合了追求奢华的趣味。为确保自己满意，沙普尔二世（学者们认为183页的君主就是）建立了一套体系，把工匠们分成许多专业组，然后，他任命长官对这些专业组进行监督，这位长官指导各专业组的工作，视察今伊朗境内各地的手工作坊，并且显然控制着原材料。对许多王室器皿进行的冶金学分析表明所用的银来自同一地方。

工匠们的技术令人赞叹。他们在使用黄金方面相当节约（可能是由于国内缺乏矿床），黄金常用来增强效果。他们能把独立的铸件焊接到物品的表面，以达到凸起的三维效果。他们常用金箔来突出增添的部分。这一技术被广泛用于制造所谓的打猎餐具，上面绘着国王身着全套君主服饰，在忙着让凶猛的野兽进行殊死搏斗。萨珊王朝的君主经常向盟友和邻近的统治者赠送这种制品以提醒对方他们的威权、勇敢和威力。

萨珊王朝的艺术对从远东到欧洲的文明产生了影响，萨珊人制造的物品作为商品、礼品或战利品辗转很远，最后落在距波斯数千英里之外的地域。其他文化对萨珊作品特色的广泛吸收及盗墓贼对物品的劫掠都妨碍了对它们进行确切的年代鉴定和归属。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萨珊帝国灭亡13个世纪之后它的宝物依然悦目动人。





■ 在这个公元5或6世纪的银盘上，一位国王正在追逐一对奔逃的公羊，他的马蹄下已有两只死羊。浮雕中的图案是独立的部件加到背景上的，并通过覆以金箔和镶嵌细工使之更为显著。

■ 这把萨珊王朝晚期的钢剑剑鞘和剑柄上都镀有黄金，上面还装饰着嵌入的石榴石和玻璃饰物。艺术家们几乎总是把萨珊国王描绘成带剑的形象，宝剑象征着地位和权力。







■ 在这块公元3或4世纪刻有浮雕的缠丝玛瑙上，获胜的沙普尔一世剑插入鞘，抓着图拉真的胳膊，标志着这位罗马皇帝被俘获。这件作品纪念萨珊人公元260年对罗马人的胜利。



■ 植物图案和两组交叉的平行线装饰着这个金碗的水晶底部。这件外观像首饰的器皿发现于苏撒，可能是萨珊晚期所制。



■ 螺旋状浮雕是萨珊王朝玻璃制品的特色。它装饰着这件精致易损的器皿，图中这件器皿被认为是萨珊王朝晚期或伊斯兰早期的作品。

■ 下图的银马可能制作于公元3世纪或4世纪早期。用作典礼上的角状杯。马的头部精心制作的额发充当漏斗，胸部的口充当杯嘴。工匠用金箔来强化效果。






■ 在这个镀银的花瓶状水罐上一位妇女的形象呈波状起伏地拿着一朵花，在她一头小的子喂水。水罐的另一面装饰图案是三位相似的舞蹈者。这种四人表演组是萨珊晚期最普遍的基本图案之一。



■ 在这件公元3或4世纪的腰带垂饰上镶嵌在金质底板上的半宝石（这种半宝石被古人称为蓝宝石）依然闪闪发光。此腰带垂饰发现于德国的沃尔夫沙恩姆，上面的波斯铭文给出了其主人的名字阿尔达希尔。



■ 这个公元7世纪的镀银花瓶上有一只雄鸟装饰，鸟的头部被光环环绕着，还戴一条有椭圆形挂件的项链。在萨珊艺术中，这样的光环和项链常与国王联系在一起。



■ 一条由玻璃镶嵌物构成的闪闪发光的彩灯环绕着这个金碗水晶质的中心，碗中心一位国王以典型的萨珊人姿式双腿伸出，坐在宝座上，传闻中说这只金碗是公元9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秃头查理送给圣丹尼斯大教堂的礼物



# 年表：波斯历史的漫长历程

THE LONG MARCH OF  
PERSIAN HISTORY

## 前阿阿美尼德时期 公元前4000年 - 公元前550年

PRE-ACHAEMENID 4000 500BC

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今伊比西南部广阔平原上的居民已开始建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后来发展成商业活动繁忙的城市。这片通常称为埃兰的区域的首府苏撒最早发展成商业城市，此后又出现了安善等其他的埃兰城市。

苏撒位于东部的印度河流域和西部古代苏美尔文明之间，因此成为贸易中心。它也成为征服者梦寐以求的宝贵的战利品。尽管这段时间的历史一片漆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仿佛以埃兰人和阿卡德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之间频繁的战事为特征，美索不达米亚军队最终打垮并侵占苏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埃兰军队收复这座城市，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对苏撒的控制权在埃兰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之间不断易手。

埃兰人以其金属制品闻名。这个三英寸



金质埃兰人铸像

的金质铸像即是明证——学者们认为它描绘的是一位正在铸神的国王，抱着一头献祭的山羊（见左图）。它出土于苏撒的一座神庙下面，大约制作于公元前1200年。

到公元前647年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劫掠苏撒时，埃兰人已因印度-伊朗的米提亚人黯然失色。米提亚人驱逐了亚述人，然后出现了一派新的势力——波斯人，他们也是印欧人，曾经是米提亚人的附庸。在国王居鲁士大帝的统治下，他们于公元前550年征服从前的主人，成为埃兰人古老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 阿契美尼德时期 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 ACHAEMENID PERIOD 550-330BC

居鲁士大帝宣称自己是传说中的波斯国王阿契美尼斯的后代（这位祖先的名字也成为他所创建的重要的波斯王朝的名字），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帝国冒险活动，征服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他于公元前529年死后，其子冈比西斯继位，他给波斯帝国的版图增添了埃及。



大流士大帝这位军事领袖在冈比西斯于公元前522年死后夺得王位，他巩固并扩展了波斯帝国，把阿契美尼德王朝带入鼎盛时期。他选择埃兰古城苏撒作为首都，从帝国各处征集材料并召集劳动者和工匠重修这座城市，建了一座由砖石构成的雄伟宫殿。宫殿的柱子顶部放着精心制作的柱冠，与右图中10英尺高的石灰岩双牛像类似。在苏撒东南约300英里处的波斯波利斯，这位国王开始兴建另外一组巨大的宫殿和行政建筑物，这项工程直到其孙登基才完成。

在大流士一世之子薛西斯一世统治期间，他镇压巴比伦和埃及的叛乱，对希腊发动了长期的、破坏性的战争。此后阿契美尼德王朝慢慢转入以叛乱和宫廷阴谋为特征的衰落时期。最后，公元前334年，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从希腊东进，扫荡摇摇欲坠的波斯帝国。苏撒和波斯波利斯先后落入侵略者手中，波斯波利斯被焚毁。随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于公元前330年被一位臣属谋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了。



石灰岩柱冠

## 塞琉西和帕提亚时期 公元前 330 年 - 公元 224 年

###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 330BC- AD224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之后不久就于公元前 323 年在巴比伦死于热病。他的将军们就他广阔的帝国的权力分配问题发生争吵——他的帝国囊括了当时已知的世界大部分区域。到公元前 311 年，军队司令官塞琉古登上波斯王位，在巩固对东方叛乱地区的控制之后他建立了自己的三朝，统治过去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部分地区。

与此前的亚历山大一样，塞琉西王朝的君主们试图通过建立希腊风格的城市并让希腊人在城内定居来统治他们的王国。希腊文化的传入永远地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文明发展。但塞琉西君主们无力遏制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这些东部省份爆发的起义浪潮。到公元前 2 世纪初，帕提亚骁勇善战的国王米特拉达梯一世征服塞琉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占据塞琉西王朝的都城。

在帕提亚人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希腊影响仍然很强，这一点从左边的象牙质角状杯即显示出来：其形状是典型的波斯风格，但尖端装饰着古希腊半人半马怪物，杯缘雕刻



象牙质角状杯

了希腊神话中的场面。帕提亚君主们耗费了相当的力量抵御罗马帝国的东侵及对付国内的叛乱。公元224年，国力削弱的帕提亚王朝最终被来自波斯腹地的一个有力的民族萨珊人所灭。

## 萨珊时期 公元224年 - 公元642年

SASSANIAN PERIOD AD224-642

在萨珊王朝统治的早期，古老的波斯帝国进行大力扩张：阿尔达希尔一世征服帕提亚人，其子沙普尔一世继承王位后使版图囊括了今伊朗全境及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及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沙普尔的帝国观非常大胆，他宣布自己是“伊朗和伊朗以外地区众国王的君主”，这个浮夸的称号使其对手罗马帝国对他及其继承者们没有好感。

沙普尔成功地击退罗马人的多次进犯，镇压了东北部贵霜人的起义。但是其后的萨珊君主们不像他那么成功，到4世纪初，许

多国土沦入罗马人和叛乱的贵霜人手中。在沙普尔二世(或沙普尔大帝)的长期统治下,萨珊王朝收复了这个古帝国的许多国土,但当这位统治者于公元379年死后,萨珊王朝又受到起义及来自东部和北部的侵略的困扰,尤其是中亚的匈奴人的侵略。

尽管有这些一再出现的问题,萨珊君主们仍然过着帝王的奢华生活,他们的宫殿特色是独特的圆顶,它从萨珊王朝建筑方面的诸多特点中脱颖而出,对后来的穆斯林清真寺基本设计产生了影响。萨珊王朝的工匠们制作了大量的具有永恒美学价值的物品,像左面镀金的银盘,描绘的是一位骑马的国王在追猎野公羊。

萨珊人由于连年与众多的敌人作战而被拖得筋疲力尽,且因沉重的赋税受到削弱,最终于公元7世纪被伊斯兰教军队打垮。



镀金的银盘